# 武俠世界

**青出於藍**（俠情倫理恩仇故事）　東方白・著

兩位名鏢頭保暗鏢，被一簑衣人劫去，正好被二鏢頭之一的愛子發現其父有通敵之嫌，暗暗追踪，果有其事，而另一鏢頭之子也深入調查，歷盡難險，九死一生，終於破案，其精彩過程請參閱本文，保證拍案叫絕。




$5.00

第28年
11

## 編者話

本刊編輯部已於五月十二日起遷回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辦公（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同文友好，各地讀者通訊，均請今後依照上址與本刊聯絡是荷。

☆ ☆ ☆

﹂青出於藍﹁今期刋出，故事超逾十萬大言，情節緊凑，一氣呵成。講述二位名鏢頭共保一宗暗鏢，途中被一簑衣人劫去，事後被這兩名鏢頭其中之一的愛子發覺其父有通敵之嫌，暗裡跟踪，果然發現有其事，而另一鏢頭之子也相繼深入調查，歷盡難險，九死一生，終於破案……過程曲折迂迴，相當精采，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司馬洛故事﹂銀蛇劫﹁今期開始刋出，是篇鬥智鬥力，緊張刺激連載小說，刋今期第113頁。

☆ ☆ ☆

下期選刋一部江湖傳奇故事——﹂殺手驚魂﹁，描述一個殺手爲金錢去殺人，事成之後，又給其幕後人追殺，以滅其口，於是被迫亡命江湖，幸爲一個浪子所悉，出手奥援……敬請留意下期刋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1期
（總號140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青出於藍

俠情倫理恩仇故事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 保暗鏢 半途遭狙擊

大雨中，兩騎在山徑中狂馳，濺起一片水霧。

這一白一黑兩馬上的人都在四旬左右，前者白面短鬚，神色儼然，不怒而威。後者膚黑無鬚，細眉細眼，兩腮無肉，兩鞍上各挿了一柄長劍，如此寒夜，片褸未乾却毫無瑟索之感，必爲內外兼修的高手了。

但，不知何時，在這兩騎之前約十餘丈外山徑上屹立着一個身材不高，身披白色簑衣，頭戴白笠，面孔全被白笠遮住的人。

前面的中年人對後者低聲說了兩句話，去勢稍緩，似想自簑衣人左右兩側繞過去，但瞬間此人手中的軟劍一閃，長嘶哀鳴中，兩馬各失一腿而仆地翻滾，馬上二人急切中彈離馬背，反應和輕功都是一流的。

然而，二人剛剛落地，簑衣人凌空下擊，勢如奔雷閃電，軟劍在大雨中蜿蜒鳴吟，劍罡排雨，激濺狂射，二人撤劍還手，才八九招就被逼到路邊亂岩之中。

白面中年人沉聲道：「我等與尊駕素不相識，爲何攔路尋釁。」

凌厲的「龍門三擊浪」是唯一的回答，二人被逼得十分狼狽，此刻如有任何其他武林中人目睹，必然不信或爲二人大爲不平，因爲在中原一帶，二人的名氣極大，可是目前在二人來說，感受却截然不同——這白簑衣人的劍法和輕功太詭奇了。

白簑衣，白斗笠，劍芒如雪，但目光却比雪還冷，在二人合作無間的力拚下，白簑衣人也僅用了三十一招，兩柄鋼劍在銀蛇繚繞的軟劍下脫手飛出，此人同時一揚手，二人搖搖倒下。

稍後白簑衣人手中有一件珍珠衫，此刻雨已停，雲隙中有幾顆星星，珠光與星光相映輝，霞芒萬道，此衫上的每一顆珍珠都比鴿卵還大，而前後身還以相同大小的紫珍珠綴成二龍搶珠圖案，人間至寶，價値連城，難怪這兩位名鏢師還要保暗鏢哩。

白面短鬚的正是中原聯合鏢局主持人羅揚，另一黑臉瘦削的是羅揚的好友夏宇，也是聯合鏢局的二號負責人，他們由白帝城保此暗鏢去雲南，此程不到一半就出了紕漏。

附近林中剛來了一人，正要上前查看，倒臥地上二人之一動了一下，睜眼看了一會又閉上眼睛，因此，林中之人改變主意，並未現身，他以爲既然二人之一未死，另一人也不會死。

羅揚的名氣大到何種程度，據說有一次只派四名趟子手，車上插上聯合鏢局的旗幟，押了十萬兩銀子由洛陽送到徐州，居然通行無阻。

原因之一是羅揚藝出天山，論劍術之精博，天山派冠於長白、少林、華山及武當諸派，但主要原因尚不在此，羅揚出道二十五年未殺過人，而且他的劍迄未開鋒，看來以德服人要比以技服人有用多了。

二人同時醒來坐起，他們幾乎也同時知道發生了何事，夏宇伸手衣內一摸，手停在衣內竟未縮回來，蒼白的下弦月光照在二人蒼白的臉上，却很久未說半句話。

「羅兄，出發前弟曾數度要求此寶放在您的身上，結果……」夏宇頹然道：「當時小弟本以爲自己是杞人憂天，嫠婦憂國，那知居然眞的……」

「夏兄，事已發生，說這些已無用，你可看出此人是何門何派，什麼路數？」

搖搖頭，夏宇道：「羅兄知道？」

羅揚只長嘆一聲，夏宇道：「羅兄，他如果殺了我們，是否更徹底些？」

「錯了，夏兄，我們如果死了，就無人負失寶之責了……」

夏宇點點頭，深以爲然，稍後，二人立刻分頭去追，並在沿途邀約友人相助。

× × ×

羅揚一路往南，訪數友都未遇，却被「白帝神君」的手下追逐，因此實即「白帝神君」托運，追逐者聲言，找不回珍珠衫，就要賠償一百萬兩銀子。反之，羅家就永無寧日，因爲除了珍珠衫還有另一樣東西，那東西才更重要。

以羅揚的爲人，對方不必打這種招呼，他也會儘一切努力去找珍珠衫，但是很怪，失鏢不過旬日，武林中似乎無人不知聯合鏢局總鏢頭丟了暗鏢，只是丟了什麼貴重的東西別人並不清楚。

× × ×

昆明南郊的滇池，遠近馳名，如果要由滇池南岸去昆明，而是順風的話，由於是走直路，乘船比馬還快。所以奉師命赴南方採藥的羅璇，就是由滇池南岸的昆陽縣僱舟北上的。

由於風很大，船行極快，過了滇池一半，不知是梢公的舵未掌穩，抑是水底有暗礁？高速行駛的小帆船忽然在大震中翻覆。

梢公水性尚可，自不會淹死，羅璇可慘了，他雖是身懷絕技，却就是不諳水性。須知人在船底水中，由於船底有吸力，一旦被吸住就無救，就在這危急時，忽感髮髻被人揪住，在水底游行，但不久失去知覺。

醒來之時，發現自己在一艘雙桅大船上的豪華艙房中，床前站着一個二十左右，並不甚美，但是渾身充滿了青春活力的女郎。

羅璇幾疑自己是否尚在人間，這一回，自己若是死了，老父何堪？他道：「記得在下在滇池上翻了船，可是這位姑娘相救的？」



姑娘道：「第一次看到一個人即將被淹死的狼狽相，眞逗……」

羅璇紅了臉，道：「羅某對水性一竅不通，不知恩人高姓大名。」

「不必客套，我不過是適逢其會，舉手之勞，我叫白冠翠。」

「在下羅璇。不知白姑娘和附近的『蓮花塢』塢主白芝是否有……」

白冠翠道：「昆明附近姓白的可多哩！你怎麽把我和一個武林中女強人相提並論。」

「白姑娘莫怪，在下只是因爲姑娘水性高強，而且也姓白，因而產生聯想，其實『蓮花塢』主白芝在武林中的風評並不什差。」

「却也不是頂好是不是？」

「姑娘怎知不是頂好？」

「你好狡猾，那有這麽問話的？」白冠翠話鋒一轉，道：「羅璇，我看你行色匆匆，目的地似是昆明，且面有憂色，可能有什麽不順心之事吧？」

「沒——沒有，只是在雲、貴採了些罕見的藥材，都失落在滇池池底，甚爲可惜而已。」雖然這位明朗的姑娘救過他，却也不便說出自己內心的焦灼憂煩之事，但是二人由此邂逅，立刻交往頻繁，情感日增……

× × ×

夜，月黑風高，在昆明以北的普渡河東岸上，一個青年人疾追一個蒙面人，這青年人已經追逐了數百里，他懷着悲痛的心情跟踪，幾次想現身都又改變主意。他以爲蒙面人並未發現他，但逼近昆明，青年人忽然靈機一動，對這蒙面人的意向和目的地已瞭然於懷。

此刻，那蒙面人忽然進入河邊蘆葦中的小徑，青年人循徑追入，迂迴二三丈，眼見蒙面人進入一座半圮的小廟中。

青年人忽然警覺，蒙面人可能已經發現了他，事已至此，他是必須挑明，說出自己內心的話了。他站在小廟院中，望着漆黑的殿中，道：「我相信您一定知道我是誰了！您前此可能以爲這件事做得天衣無縫，神不知鬼不覺，却不知二位保此暗鏢，晚輩在暗中獲悉，知道風險太大，就在暗中跟着保護，結果還是出了事……」

小殿中寂靜無聲，此人是否也要聽聽青年人到底知道多少秘密？既是秘密，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

「您冷靜下來想想看，此寶一丟，聯合鏢局要負多大責任？物主已擺下一句話：找不回珍珠衫和那寶物，須賠償一百萬兩，人心是肉作的，老友情何以堪？雖說『不仁可以邀富』，但即使能如此致富，這種昧心錢用起來豈不噁心？」

小殿中仍然死寂無聲，一件高速墜落的東西，要想接住它或要它本身減緩下落速度，幾乎是不可能的。

青年人忽然跪在草深過膝的院中，道：「你已屆不惑之年，俠名久著，有所謂：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況且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仇，染潔爲汚，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青年人忽見一條人影自小殿側窗掠出，疾如鷹隼，沒入搖曳的蘆葦之中。

在這剎那，青年人心如刀戮，他幾乎寧願死去也不願見此事之發生，立即大叫着彈起身子，儘管他的輕功了得，可惜起步較晚，一逃一追，追的總是吃虧些……

× × ×

「蓮花塢」中有連環十二水寨，位於滇池東南岸，乃是武林重地。此刻午夜稍過，寨外有人求見，本來一般武林人物求見塢主十、九被拒，但此人一說出名諱，守閘者立刻放行。

現在塢主白芝在水榭中接見了這位客人，能在此受白芝茶點招待的武林人物，屈指可數。但武林中盛傳：白芝是以美色統御蓮花塢和半個武林，而不是倚賴武功，此說至少有一半可信，因爲她太美了，以致忽略了她的武功。

「大俠深夜光臨本寨，必有大事要見告……」

「當然！塢主可還記得一年前之諾言，獻寶者即爲貴塢的……」

「這是當然，莫非大俠已有所獲？」

來人似乎並不急于獻寶，道：「塢主一定知道，『平西王』吳三桂的壽誕已近，送禮賀壽者必然絡繹於途……」

「對對！因此，以『白帝神君』和吳三桂的交情來說，不送則已，要送就必是人間奇珍，天下至寶了！」

「塢主果然睿智過人，在下看準了這一點，早已暗暗籌劃設謀，皇天不負苦心人，妙的是，物主居然托聯合鏢局保此暗鏢，到此，在下已知夙願必可得償，乃暗與塢主連絡……」

「曾與本座連絡？」白芝似乎一楞。

「是啊，在下派出心腹，暗暗報告白塢主押運出發之期及所走之路綫等等。而塢主果然及時趕到，施展絕技，才不過二十幾招即得手而去。在下此來正是請塢主信守諾言……」

白芝的臉色陡變，冷艷中充滿殺機，此人心頭一寒，在這兒如果被殺，外面的親人恐怕連一點骨頭碴子也看不到，白芝道：「以前我雖說過對那寶物極爲响往的話，也不過是有感而發，有所謂：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我絕不會沉迷於此，所以本座既未接獲你的通知，也未像你所說的『及時趕到，施展絕技，才不過二十幾招，即得手而去』云云。」

此人暗暗嘆了口氣，姑不論白芝的話是否可信，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太過天眞。貪、色之念一起，立刻陷於泥沼，正是：立身不高一步，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世不退一步，如飛蛾投火，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但是，那夜的刦寶人雖然頭戴斗笠遮住了面孔，身披白色簑衣，却依稀可以看出身材嬌小婀娜。

如說不是白芝，此人難以相信，然而，明哲保身這句話他却是深深相信的，道：「白塢主，果如妳所說的那樣，此寶必落他人之手了！」

白芝冷冷地道：「那就不是本座可以置喙的了！」

「難道塢主也未見到在下派來報信之人？」

「莫非大俠以爲我曾見到你派來的人却不承認？」



「這……這當然不會，塢主乃武林名宿，怎會如此，只是在下想不通，他爲何沒有來？」

「八成是事機不密，在路上就被人截住，逼出秘密而予以滅口了吧？」

「這也十分可能，但此人是以小巧功夫及機智過人見稱的『插翅猿』馮逸，且行前在下再三叮囑，也十分隱秘……」

白芝漠然而不出聲。

此人道：「會不會是『白帝神君』交保此鏢之後又派人刦走？」

白芝仍然不出聲。

此人又搖搖頭道：「『白帝神君』章九蔭雖是黑道巨擘，却未必會有這等小人的行徑。」

白芝道：「章九蔭手下高手如雲，爲何不自己派人送寶，而託你們押運？這一點就啓人疑竇。」

「不錯。如今想來，也不無可疑之處。」此人道：「不過聽說塢主和章九蔭早有過節，此事可眞？」

白芝道：「武林中人誰無幾個仇家？大俠重提此事是何用意？」

「沒有什麽，在下只是以爲，如章九蔭和塢主有過節，也可能故意要我們保此暗鏢，然後使塢主聞風而刦鏢，然後再當塲揭穿使塢主難堪……」

武林中人都知道，以前「白帝神君」和蓮花塢主是一對情侶，出雙入對，不知爲何突告反目，且勢不兩立。

有人說是章九蔭用情不專，另有新歡，也有人揣測是章九蔭乘其不備沾汚了她，因而成仇。

「白帝神君」章九蔭武功高強，世居白帝城附近山中，總之，人人皆知二人仇恨極深，却不知原因。

白芝冷峻地道：「大俠疑心極大，凡事都以臆測作斷，本座與章九蔭是有過節，但並不如大俠說得那麽嚴重。」

「塢主既未參與此事，在下必須告辭了。」此人又說道：「只不過在下對塢主的一番苦心，仍希望塢主體諒……」

此人到此地步，還抱有一綫希望，武林中人無不垂涎白芝的美色，當然，此人也知道，論人品、家世、武功和名望，都不是上駟之選。

只不過人類都有優遇自己，高估自己的優點和貶低自己缺點的通病，文章和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正是這種心理狀態。

白芝道：「大俠對本座關顧，本座並非不知，自然會放在心上的……」這套詞令，她不知說了多少遍，也不知多少人爲這句話自我陶醉呢。

「在下告辭！」此人離座欲去。

白芝道：「大俠此行雖是誤會，本座仍領盛情，不送了……」

「不敢，後會有期……」有人帶他外出，白芝在牆角拉了絲帶三下，一個五十左右，雙目深陷，腰上斜插窄刀的人來到門外，抱拳道：「塢主有何差遣？」

白芝面向後窗外，背着此人道：「你可認識剛才這人？」

「屬下自然認識。他不就是……」

白芝揚手阻止此人說下去，道：「你有沒有把握？」

「塢主是說……」

「此人十分討厭……」

「塢主，屬下有把握在百招之內達到目的。」

白芝揮揮手道：「不要拖泥帶水。」

「是……」此人躬身疾退，騰身而去了。

× × ×

這位賣友求榮，重色輕義的武林名人，出了蓮花塢，心情十分沮喪。儘管白芝否認接到消息，半路刦鏢，他却覺得那簑衣人極可能是她。

看動作及體型是女人，而武林中的女人除了白芝，有此身手的幾乎想不出來。

他出賣了朋友，本指望以此寶作爲進身之階，而結果却等於被人愚弄，心實不甘。

但不甘又能如何？想和蓮花塢作對還差得遠哪。到哪裏去呢？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他踽踽獨行，邊走邊想，自己的心腹「插翅猿」馮逸失踪，必被白芝殺之滅口，正是死無對證，現在只有去找珍珠衫，能察出此寶在何人手中，才知道刦寶的白簑衣人是誰。

如果刦寶人正是白芝，她會如何處置此寶？

人人都奉承近在咫尺的「平西王」吳三桂。雖然近來風傳清廷議論「削藩」，恐怕也只是說說而已。

吳三桂爲清廷四大藩鎭之一，擁兵自重。據說他的軍費幾乎已佔清廷總歲入的半數。

吳是遼東人，字長白，是明崇禎時山海關的總兵。流寇李自成陷北京，吳的愛妾陳圓圓被擄，一怒之下，引清兵入關而破李寇。

滿清定鼎中原之後，封爲四藩之一，鎭守雲南，聲勢顯赫。却一直爲清廷之憂，但又不便動他。

所謂「削藩」（包括另外三藩）實在是針對吳三桂一個人而不得不以其他人作陪，以免吳三桂啓疑譁變。

吳三桂的壽誕，趨炎附勢者流衆多，加之吳本有異志，與武林中某些高手時有往還，所以不論是誰得到該寶，都極可能獻給吳三桂作爲生日禮物。

一念及此，奔行方向就轉向「平西王」府了。

就在這時，前面岩後射出一人擋住去路，此人眼下紮以青巾，手執窄長怪刀，道：「不必逃了！把寶交出來吧！」

「寶？什麽寶？」

「快別裝蒜哩！章大俠託你們保此暗鏢，也是瞧得起你們，你居然私通奸人吞了暗鏢……」

「胡說！失鏢純屬意外，在下正自查訪刦鏢之人，莫非你是章大俠的人？」

「這麽說也可以。」

「這就有點不對路了！章大俠的人找在下又何必蒙面？」

「如果此事可以公開，當初又何必保暗鏢？」

「話雖如此，但尊駕此刻面對在下一人總可以以眞面目示人了吧？」

蒙面人道：「你把寶物拿出來，或說

出該寶放在何處，到時在下自會出示眞面目。」

「在下說過，寶已被刦，迄未找到刦寶之人，叫在下如何拿出來？」

「那就不用怪在下得罪了——」「嗆」地一聲，蒙面人撤出長刀，順勢掃出。

此人讓過一刀，才撤出長劍，那窄刀又凌厲地攻來三式，氣勢逼人。銳不可當，劍勢施展不開，連退兩步。

但此人能在鏢行中混出極高的風評，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絕招儘出，挽回了頹勢，但他却知道，久戰之下，仍非蒙面人的敵手。

這種意念本身就具有洩氣的作用，所以未出五十招，此人已落下風，感覺四面八方都是窄刀的刀影和流瀉的冷芒。

如果是走鏢時遇上硬手，玩命也不能退却，丟了鏢就不同了。

雖然來人暗示是「白帝神君」手下，而此人却仍然存疑。但不論是不是，他都想到了一個「逃」字。

因爲此刻一旦落入「白帝神君」手中，命運之慘就可以想像了。

他快攻五劍，身子倒射而出，然而，對方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意，幾乎同時彈起身子，反而落在他的前面，道：「老兄，壓根兒你就不該接那暗鏢，既然丟了鏢，你找不同來就得認——」

刀浪千重，芒焰在月光下耀目逼人。

此人鬥志已失，疾閃三步，又要再逃。但是蒙面人的一刀詭奇狠辣地自後側刺到。

此人現在相信，這蒙面人不想留他的活口。

如是「白帝神君」的手下，似該生擒他同去，細細拷問，弄清事實才對。

就在這千鈞一髮光景，一道人箭自路邊樹上射下，「嗆」地一聲，一柄長劍震開了蒙面人的窄刀。

蒙面人剛才志在必得，自未提防這一手，急切中閃挪兩步，才勉強避過來人的攻擊，只是左襟上被劍尖挑破了一個洞。

雖是施襲，也足見來人技藝非凡。蒙面人厲吼一聲攻上，窄刀閃動有如冰屑激濺炸開，一口氣就是十二三刀，却未能逼退來人半步。

現在他不能不承認，自己此行任務已無法達成，他並非怕死的人，如落入對方手中，可能洩露主人的秘密，只有逃命一途。

當他狠攻三劍，竄出七八步外時，來人回頭一看，原先那人已在三十丈外了。這青年人十分氣忿，昨夜追丟了他，今夜却不能再被他跑了。

因此，蒙面人才能脫身同去覆命。

這青年人邊追邊喊，但被追的中年人却是不遺餘力，越跑越快，還是那句話，跑的總是比追的佔便宜，追出三五里，靑年人又追丟了人。

這青年人連連頓足，想不到這位長輩還要繼續沉淪下去。而他，居然側身鏢行這多年。眞正是：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

× × ×

又是一個風雨之夜。

蓮花塢中燈火寥落，已近三更。

就在這時自水寨中馳出三匹健馬，逕奔「平西王」府那個方向。當然，此處距「平西王」府足有七八里。

「平西王」府前後共七進，宅大院深，連接王府後的穀倉、菜園、馬廐以及農工僕役下房等尚不在此數。

這三騎爲首的是蓮花塢二號頭子「毒薔薇」馬愛奴，也就是白芝的師妹。

後面的二人，一爲第六水寨首領「擎天手」婁子玉和第三寨寨主「槍神」呼延壽。

這二人是十二水寨中出色的寨主，因爲白芝就住在第六道水寨內，這三人雨夜聯袂出寨，自必身負重任。

三匹快馬奔出約三十里左右，來到山峽之中，兩邊峭壁插天，猿猱不渡，峽寬却僅有兩丈左右，有的地方寬僅七八尺。

由于這一帶也算是蓮花塢勢力範圍，雖不設防，也很少有強人在此出沒。所以「毒薔薇」馬愛奴一馬當先，放心奔馳。

但是，所謂「意外」，往往就是疏忽的後果，就在三騎奔入山峽最窄之處（大約不超過七八尺），幾乎同時，最前面的「毒薔薇」馬愛奴，以及「擎天手」婁子玉雙雙陷落陷阱之中。

原來在這一段長約五七丈的最窄山峽中地上，挖了一個陷阱，長一丈五六，深也只有一丈五六。

按理說，以這二人的輕功，在陷落的同時，應能自馬背上騰身脫困。但是，在他們尚未離開馬背時，各中了一件巨大的暗器。

這玩藝兒自然也可以說不是暗器，因爲它可以作爲短槍使用，這就是鏢鎗。

兩人兩馬落入陷阱中的同時，兩峽之上落石如雨，不久就把陷阱塡滿。配合得天衣無縫。又把多餘的山石，很快清除乾淨。

經過大雨冲刷，塡平的陷阱若非有心人是看不出來的。

自然也無人知道下面有兩人兩馬已被活埋了。

× × ×

四更左右，「平西王」府內宅，燈火已十九熄滅，却是刁斗森嚴，肅靜無譁。

這時一道黑影，五、七個起落，已越過了多道暗卡，到了內眷屋頂之上。

此人手打涼篷暗暗打量一陣，再傾聽一會，這才推窗入室。如說此人色胆包天，似比藝高胆大來得恰當些。

正是：蝶入花房香滿衣。

室內幽香撲鼻，和暖如春，雖然無燈，仍隱隱可見，有美人海棠春睡，吐氣如蘭。此人俯下身子，在這美人兒的玉頰上香了一陣，美人自然醒了，正要呼叫，這人捂住了她的嘴。低聲道：「鳳妮，是我……」激情使他的嗓音有點顫抖。

此人說了這四字立即收手，美人兒立刻舒開粉臂，二人抱在一起。

呂鳳妮是在李自成掠走了陳圓圓之後又納的小妾之一，要不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大破李寇重獲陳圓圓，說不定目前最受寵的就是她。

但有陳圓圓在，鳳妮就大受冷落了。這個大胆的怪客不是別人，正是「蓮



花塢」中第三水寨寨主「槍神」呼延壽。

原來鳳妮和呼延壽同屬燕京人氏，自幼隣居，雖非靑梅竹馬，却極有情。

清兵入關，燕京一帶頗受塗炭，呼延壽在鳳妮父母雙亡下帶她逃離家鄉，但事後又被李闖賊兵衝散。

若干年後，在巧合的邂逅下才知道在吳三桂破賊追勦時收留了鳳妮，在舉目無親之下，也只好委身了。

三月前鳳妮和「平西王」一干妻妾參與地方上求雨祭天大典，正好呼延壽途經該龍王廟前，看到了七八年未見的情人，不由驚喜欲絕。

只是鳳妮在「平西王」身邊，就算他一身是胆也不便招呼，是夜他潛到王府見到了鳳妮。

好在吳三桂有了陳圓圓，正是所謂「三千寵愛在一身」，不暇他顧。兩個人一夜歡娛，從此常常幽會。

今夜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呼延壽並不滿足這種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勾當，道：「鳳妮，跟我走吧！」

「去哪裏？」

「很遠很遠的地方，白芝找不到我，吳三桂也找不到你的地方，咱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着神仙般的生活。」

「阿壽，這種日子我以前也想過，可是，吳三桂的勢力太大，只怕叛了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脫不出他的手掌。」

「鳳妮，妳把他估得太高了，再說他有了個陳圓圓，也不會太在乎其他小妾的叛離。」

「不然，吳三桂很『護食』，就算被他風乾了五七年的小妾妙仙，由于發現她和侍衛張繼武有私，硬是雙雙處死。」

「鳳妮，妳怕嗎？」

「阿壽，在沒有遇上你之前死去我並不怕，如果我們二人雙雙被處死，我就會怕。」

「不要怕，鳳妮，就是要走，也要經過周密的計劃，絕不會貿然從事。總要找個大好的時機才行。」

「阿壽，如果這樣，我就可以考慮，阿壽——」

「鳳妮，不要說話，不要浪費我們大好的時光，良宵苦短，能不珍惜？」激情使他們暫時忘了身在虎穴之中，也正因爲在虎穴之中，這份激情，這無限的溫柔才更值得他們留戀珍惜。

在呼延壽心目中，鳳妮何輸陳圓圓？所以他爲鳳妮抱屈，但也爲自己慶幸，如果吳三桂的看法和他一樣，又如何能在虎穴中享受這份溫柔？

「阿壽，你該走了！現在已經四更多了……」

「鳳妮，我要送妳一樣東西。」

「阿壽，你不要送我什麼，你已經送了我最最需要的了……」

「鳳妮，我送妳的東西正是天下無兩的至寶，反之，那就是對妳不敬了。」

「阿壽，我眞的是不需要什麼禮物。今夜你給我的，超過一切我以前夢想的總和。」

他打開包袱叫她先閉上眼，然後把一件東西穿在她那脂玉一般的胴體上，當她睜開眼看到閃爍的珠光寶氣時，忍不住驚呼，但他及時捂住了她的嘴。

這東西贈與佳人，應比脂粉更受歡迎吧？

× × ×

呼延壽的右大腿上鮮血透褲而出，馬鞍上更是殷紅一片，當他被部下扶到白芝門口時，白芝本能地大吃一驚。是誰有這份能耐？

「是誰？」白芝大叫着：「依我估計，以你們三人的實力，要搶走那寶物，非五、七個以上的高手不可。到底是些什麼人？」

呼延壽大力搖頭，甚而目蘊淚水。

「你眞沒出息！東西丟了是哭不同來的。」

「塢主，我不能不哭，不得不哭，我哭的不是我自己受的委曲和受的重傷，而是……而是……」

白芝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道：「副塢主馬愛奴和婁子玉呢？」

呼延壽忽然大放悲聲，如喪考妣，這一哭可眞把白芝哭傻了，她厲聲道：「你爹死了你這樣嚎過，還是你老娘死了你這樣嚎過？」

呼延壽哭個不停，幾個侍婢也不禁掩口竊笑。一個大男人猛哭不停，她們還是第一次看到。

白芝忍無可忍，上前揚手就摑了一個大耳光，跳脚道：「還不快說！」

呼延壽這才勉強止住悲聲，說道：「屬下……作夢也想不到，自己人會來這一手……」

「自己人？」白芝心頭大震，這句話幾乎和剛才摑呼延壽那個耳光一樣挨了一記的感受。

「誰會想到……副塢主和婁子玉心懷異志，竟想私吞瑰寶，雙宿雙飛，因而才向屬下下手……」

「什……什麼？我師妹馬愛奴會看上『擎天手』婁子玉？不可能……你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塢主……難怪您不信，就連屬下挨了馬副塢主一劍時，還不相信她會叛離塢主。只不過在此之前……屬下已看出二人有時眉來眼去……似乎有點意思……也幸虧素日有此發現……屬下挨了一劍之後，才立下戒心……因而在他們要殺我滅口時……屬下逃得够快……」

關于婁子玉和馬愛奴素日頗爲接近這一點，白芝也略有所察，只是她以爲，師妹已二十四歲，自各寨頭頭中選個終身伴侶，也沒有什麼不對，總比她在外面招蜂引蝶要好得多，却絕未想到，她有這麼大的胆子。

看看偈促門口，仍在流淚的呼延壽，白芝以爲，他沒有同來說謊造謠的胆子，更不具備以一吃二，獨吞寶物的本領。

所以她當機立斷，馬上派出四路人馬，追踪而去。

× × ×

羅璇和白冠翠在一起，情感日增，由于羅璇的眉頭總是舒展不開，白冠翠想儘辦法逗他展顏。

今天，她又在滇池中敎他水中工夫，妞兒開朗大方，在水中又不能多穿衣衫，加之一些水底工夫需要携手或相擁練習，

羅璇眞是享盡了艷福。

泳畢上了畫舫，小婢已備好六色菜餚和美酒爲他們驅寒，時値深秋，湖水已經很涼了。

二人匆匆更衣飲酒，白冠翠道：「雖只數日，你的進步却很快，估計有三個月時間，你已算是水中高手了！」

「有名師指點，何愁不成大器？」

「說你胖，你又喘起來哩！」

「難道不是？要不是妳不避水下酷寒，天天下水教導，那有這麼快的進境？」

「可是我發現你並不樂。」

「也許是後天下之樂而樂吧！」

「能不能告訴我，你有什麼重大的心事？」

「母喪才不過半年，我如何會樂？」

白冠翠道：「依我看，你的不樂並不像是喪母之痛，而是另有隱憂。」

「妳眞會多心！」他舉杯道：「我敬妳一杯，有妳這麼一位美麗的師傅，一輩子也不想出徒了。」

「那好，你就一輩子跟着我，爲我養老送終。」

「妳沾我的便宜，我要罰妳！」

白冠翠「格格」笑着，道：「要不，你怎麼會忘記煩惱，展顏一笑呢？羅哥哥，別再愁眉苦臉地好不好？」

「好！我會逐漸地改進，對亡母的懷思總會漸漸冲淡的。」羅璇道：「府上到底住在何處？總不會老是住在船上吧？」

「當然不會。」白冠翠道：「我住在『平西王』府中。」

羅璇一楞，道：「原來妳是權貴中人，勿怪我第一次認識妳，就覺得不大一樣呢。」

「有什麼不一樣的？我也不過是在王府中作客。」

「是『平西王』的親戚？」

「表親。」白冠翠道：「哪一天我帶你到王府去走動走動，以後就可以常來常往。」

「妳要我去攀高枝兒？」

「你看我像是那種趨炎附勢的人嗎？我只是帶你去見識一下王府的聲勢，以及瞻仰一下一代絕色陳圓圓。」

「嗯！這倒是値得。在她來說，譽之爲傾城傾國，可就名實相符了！」

「不過你也該想想她如今多少歲了？古人說：『自古美人如名將，就怕人間見白頭』。」

「多少歲了？」

「已經將近四十了！不過美人就是美人，歲月對她的影响並不明顯。」

「這點我相信。」

「其實她正是我的姨母，就因爲這關係，我住在王府中。」

「那一天跟妳到王府去瞻仰一下。」

白冠翠返回王府，羅璇留在船上，這畫舫雖僅三丈五尺長，設備却是一流的，那艙房像閨秀的臥室一樣，幽香陣陣，中人欲醉。

夜晚畫舫攏岸，小婢又弄了幾色小菜讓他獨酌，此刻皓月當空，湖面水波不興，好一副迷人的景色，但岸上却有個青年人面對湖上長嘯了三聲。

高吭的嘯音在湖上迴盪，極具功力，羅璇自艙窗望出去，發現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人嘯過之後，似要離去。

此人生相威猛，衣着隨便，雙眉緊鎖，似有滿腔心事，尤其嘯聲中充滿了不平和抑鬱之氣。

羅璇此刻正是同病相憐，立即朗聲招呼：「這位兄台可否請來一敍？」

那青年人看了畫舫一下，道：「多謝兄台盛情……」立即大方地上了船，抱拳道：「兄台寵召，足見盛情，可否見告大名？」

羅璇道：「小弟羅璇，四維羅，璇璣的璇，兄台高姓大名？」

青年人道：「小弟夏心，春夏的夏，心照不宣的心！」

「夏兄請坐！」要來杯筷，爲他斟上了一杯酒，舉杯道：「來，小弟敬夏兄一杯。」

「不敢，理應小弟先敬主人一杯。」

「其實在下也非此船主人。不知夏兄來此是遊覽還是因事路過？」

夏心道：「小弟那有這等心情，乃是路過此處，小作逗留。」

「夏兄，剛才長嘯，似在宣洩胸中鬱氣，不知有何心事？」

夏心嘆口氣，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羅璇見對方不願深談，也就不便追問，只好殷殷勸酒，其實他又何嘗不是滿腹心事？

夏心道：「以小弟觀察，羅兄似乎也有隱憂……」

羅璇嘆聲道：「正如夏兄剛才所說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談也罷……」

兩人乾了幾杯，夏心道：「此畫舫似是『平西王』府的湖上交通工具，不知貴友是……」

「噢！她正是王府的表親。」

「這就是了！」夏心道：「聽說『平西王』大壽已近，賀客已水陸兼程，絡繹於途……」

「當然，吳三桂爲清廷四藩之一，却又是四藩中聲勢最顯赫的一位，巴結權門的人自不在少數。」

大約三更將近，夏心告辭，羅璇道：「今夜與夏兄小聚，也是有緣，不知是否還有機緣？」

夏心道：「小弟在興隆客棧暫住，旬日內還不會離去，如羅兄肯賞光，弟當薄酒虛左以待。」

「過兩天小弟一定前去拜訪……」

夏心經過一條柳蔭小徑處，迎面來了一個少女，二人交臂而過時，少女忽然出手去抓他的衣領。

夏心扭身一閃，一爪落空，但另一抓又到了他的胸前，夏心再次閃過，冷冷地道：「姑娘不可欺人太什……」疾退五步以外。

雖僅兩次抓攻，雙方已有數，姑娘道：「似乎還有兩套。」

夏心情緒很壞，這種憂慮，實不足爲外人道，所以扭頭就走。姑娘又迎頭攔住了他。

夏心冷冷地道：「姑娘誤會了！」

「我誤會你什麼？」

「以爲在下怕妳。」



「如果你眞是那種畏首畏尾的人，本姑娘也就不會找你了！」

「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姑娘找在下有什麼事？」

「你叫夏心是不是？」

「妳……」夏心道：「姑娘怎知在下的名諱？」

「知道你的名諱又有什麼了不起？」

夏心漠然道：「的確，知道在下的名諱，也許還是一種恥辱呢！」

「你太自卑了！但也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

「我連姑娘的芳名都不知道，談別的是否言之過早？」

「我叫白冠翠，黑白的白，冠冕堂皇的冠，翡翠的翠。」

「不知白姑娘攔住在下有何見敎？」

「我知道你有很大的難題，不知何以自處？所以我想助你一臂。」

夏心微微一愣，道：「人們都談世風日下，在下却不以爲然，就以白姑娘的善意來說，似已否定此說。」

「這倒不敢當　此處不是談話之處，我們到附近的小道觀去談談如何？」

深夜主動約一個陌生男子到荒僻的小道觀去談話，敏感的人極易誤會，只是夏心絕不會那麼想。他道：「在下爲什麼要跟白姑娘去小道觀？」

「我是你就會去。」

「只可惜我不是妳，妳也不是我。」

「你雖不是我，却只有我知道你的困難！」

「在下困難確有，却非姑娘所能臆測的。」

白冠翠笑道：「你太小看我了！你敢說你的長輩沒有丟失一件重要的東西？」

夏心心頭一震，道：「就算有這回事又如何？」

「有這回事就必須儘快解決呀！」

「如何解決？姑娘還知道些什麼？」

「還知道你夏大俠幾乎無顏見人。」

夏心渾身如受針刺，豈但如此，他簡直想一頭撞死，他確定此女知道他的秘密，道：「姑娘爲何要救我？如何救我？」

「現在去小道觀談談如何？」

夏心點了頭，二人去了小道觀……

## 夏心追回珍珠衫

夜風很大，「平西王」府内燈火稀落，三更已過。

一條黑影疾如飛鳥，時起時落，居然不帶衣袂之聲，輕功高絕，已伏在王府的簽押房附近屋頂上。

稍後此人穿窗而入，此屋並非簽押房，而是吳三桂的書房。他並不亮燈，憑銳利的目光　四下打量一匝，然後始搜尋。

他在找什麼？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找了兩盞茶工夫，一無所獲，就在這時，屋中忽然掠進一人，道：「朋友，你要找什麼？告訴我讓我帮你找如何？」

夏心暗吃一驚，電目一掃，似乎只有這一個人，但形跡已露，不宜久留，立刻向窗口掠去。

但窗外忽然探進一個頭來，道：「老兄，此路不通。」

夏心回頭向門口衝去，剛才那人擋住，夏心只好硬闖，雙掌一絞「野馬分鬃」，凌厲無比。

此人接下此招，似知厲害，却不讓開路，這工夫又自門外進入一人，二對一暫時平手，這二人都是王府中的一流護衛，但夏心却不知道，他不敢久戰，手底下一招緊似一招。

這時窗外那個也進來了，二對一，還是佔不到上風。但夏心已感到十分吃力，雙方在黑暗的書房中折騰，對方總是對地形熟悉些，自佔便宜。

五六十招之後，夏心奮力出招，仍然保持平手，對方三人自然十分驚服，就在這時，門外有人道：「三位請退下……」

三人如響斯應，立即退下，夏心向門口望去，一個乾癟的小老頭站在門口，手中有根尺半長的旱烟管，桿上還綴了一個烟荷包，土布衣褲，足踩二踢脚沙鞋。

在任何地方看到這麼一個小老頭，都不會令人驚奇，因爲一般的鄉下佬就是這個樣子，但是，一個鄉下佬在這場面上出現，就絕不平凡了。

小老頭道：「跟老夫去見見王爺，只要說出來意，王爺不會難爲你的。」

夏心道：「不必！」

小老頭道：「老弟，不要太固執，在這兒和在你自己府上不大一樣。」

夏心道：「就因爲不大一樣我才來，要是一樣我就不來了！」

小老頭道：「老弟不肯說出來意？」

夏心道：「在高處和在低處的視野不一樣，我只是迷了路，老兄如果不信，就到屋面上奔掠試試看，可能認不出自己的房舍，尤其是深夜。」

「這道理我也懂，只不過老弟這麼精明的人和這等身手，尤其是初來此地，不會閉着眼睛跑，況且這一片宅第除了王府也不可能是別的去處。」

夏心道：「還是那句話，迷了路。」

小老頭把旱烟管交給身後一個小童，道：「老弟，老夫如有得罪之處，還請原諒。」

夏心不出聲，小老頭走進來，道：「老弟請出手。」

夏心知道這老傢伙不好纏，至少要比這三個人的總和還管用些，所以一出手就是師門的「小天星」。

老人接了兩招笑道：「原來是宇内三奇之一『海天一叟』門下……」

夏心正是宇内三奇之一「海天一叟」的門下，不能不佩服這老小子，却猜不出這人是什麼來路。

吳三桂早生異志，廣爲籠絡武林異士，被收容的高手，自然不願招搖。

夏心攻了七八招，自是師門成名的「太極手」，此學剛柔相濟，乍看全是陰柔內勁，所以又名「棉裏藏針」。

夏心出道以來，還沒遇上如此難纏的高手，三十招之後，居然落了下風，不由暗暗驚心，道：「尊駕何人？」

「老弟，乖乖地去見王爺。要想知道老夫是誰那很容易。」

夏心那肯就範？只是他十分懷疑白冠翠那丫頭，會不會是賺他，故意要他前來入陷？

因爲白冠翠並未說出這兒有這麼一個小老頭。

小老頭似乎吃定了他，雖佔了點上風，却不急功燥進，仍是好整以暇，聽師傅說過武林中有一種「雲掌風拳」事實上就是「龍掌虎拳」之謂，乃「龍從雲虎從風」之意。

那次師父談起此功，由於未注意去聽，目前只知是一門絕學，却不知其淵源。

大約在八十多招時，夏心全力以赴，正要施出師門的「救命三絕」，老人忽然吐氣開聲，左拳右掌勢如雷電攻了上來。

由於小老頭搶了機先，而這一招又十分怪異奇特，微微一窒，「唰」地一聲，左腋下的衣衫劃裂，疾退三步。

衣服破裂，比皮破肉綻還要痛苦。

但小老頭並未乘勝追擊，却抱拳道：「老弟，請。」

年輕人多犯吃軟不吃硬的毛病，何況自老頭出現後，一直也沒有對他不客氣，更未恃技驕人。夏心暗暗一嘆，道：「前輩請帶路吧！」

「好好！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也是我的好老弟，請跟老哥哥來。」

穿門越戶，曲甬迴廊走了一會，進入一個十分幽靜的小軒，小老頭點上燈，軒內景物瞭然，知道必是吳三桂的常到之處，陳設並不什豪華，却極之高雅。

「老弟請坐。」小童送上茶點退出，小老頭低聲道：「躭會王爺來到，你就說是一時誤闖王府……」

夏心道：「前輩大名可否見告？相信必爲武林名宿。」

小老頭道：「老夫知你疑心重重，以爲老夫在此，必爲權門中豢養的打手。」

「那你老是……」

小老頭舒指在他手心上寫了「日月」二字。

日月會爲反清復明的機密組織，其實自清世祖率八旗子弟入關，明朝遺臣義士，不甘受辱，即號召同志成立「漢留」，但初次見面就談出此機密，令人不解。

所以要談「日月會」不能不說「漢留」，這二字起源是起自清人的薙髮令，有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說法。

有志之士不甘薙髮，有的隱於深山，有的遠走大漠，有的則出家作僧道，因爲清初多爾袞聽隆臣王文進獻計，有「十降十不降」之規定，其中有「俗降僧道不降」一條。作了出家人，非但不必薙髮結辮，還可以穿明人的衣冠，於是他們把這秘密結社命名爲「漢留」。

發起「漢留」的人是殷洪盛，又名洪英，是山西平陽府人，明崇禎四年進士，爲人智謀練達，好結交江湖異士，以及結識了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和李式開等志士。

這五位志士也正是以後的所謂「少林五祖」。

由於有當時四位大儒如顧炎武，王夫之，傅清圭和黃梨洲等人的大力支持，聲勢大振。

以後「漢留」中有位鄭君達，裝扮和尚投奔少林寺，康熙十一年，清兵征西藏不利，鄭君達建議少林和尚投效清兵征藏，竟大獲全勝，立下功勞。

此舉在當時曾引起志士的猜忌與反對，因此舉似和「漢留」的反清復明背道而馳，其實不然，而是他有遠見，想把「漢留」份子滲入清兵之中，秘密活動。

雖然少林反清復明活動最後敗在奸細馬福儀向福建巡撫告密而包圍少林縱火焚燬（按僅五祖逃出）而未成大事，但「漢留」並未因此消滅，以後的「洪門」即爲「漢留」餘緒，這是後話。

「前輩的大名是……」

「老夫金開基……」

夏心心頭一震，果然不是等閑之輩，此人的輩份，幾乎和「宇內三奇」差不多了，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

「老弟不必客氣，你若到了老夫這等年紀，一定比老夫管用。」

「前輩謬獎！」

「老弟，關乎老夫的機密身份，千萬不可再告訴別人！此事關係重大　非同小可。」

「這不須前輩叮囑，晚輩知道。」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吳三桂由兩名一等護衛陪着進入客廳。此人約五十六、七歲，有一股逼人的煞氣，盡管臉上仍有笑容，且一路說道：「聽說有位年輕朋友光臨……」

金開基示意夏心站起來，道：「王爺，讓小可來介紹，這是『平西王』吳王爺，這位小兄弟叫夏心，一時不察，迷了路，誤闖王府，因他初來此地　夜間高來高去，什易迷失……」

「不妨，不妨！」吳三桂大方地讓座，道：「要是不迷路，本爵還錯過了交這位夏老弟的機會哩！」當下吩咐左右速去廚房準備幾個菜餚　和金、夏共飲。

吳三桂問及夏心的來歷，金開基道：「王爺，這位夏老弟在武林中也算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而且大有來歷，他是『武林三奇』之一『海天一叟』的得意門生呢。」

吳三桂道：「果然是名宿門下，難怪本爵部下三人聯手尚且不敵呢！」

夏心說道：「王爺恕罪，小民實是孟浪……」

「不妨，不妨！本爵最欣賞有胆識之人，換了別人，知道這是王府，請他來還未必敢來呢！今後希望少俠常來走動，走動！」

「承王爺瞧得起，小民高攀！」

「千萬別這麼見外，本爵也並非生來就是貴胄。」吳三桂正色道：「再說『富者多憂，貴者多險』，少俠當即體會此意吧？」

「是的，王爺睿智過人，能鑑及此，當能平安渡過富貴顯耀的一生。」

吳三桂道：「平安即是福。本爵深明此理，夏少俠到此地來有什麼貴幹？」

夏心道：「小民到雲貴採藥，想在此找一位响導，不過，這事也不什急。」

酒至半醉，吳三桂先走，不久來了個年輕人，儀表不錯，只是兩眼有點露神，衣着什是華麗，金開基道：「老弟，這是犬子金聲。金聲，來見過夏心夏少俠。」

金聲漫不經心地抱拳，說道：「夏少俠的人緣眞好，今夜竟由刺客身份一變而爲王爺的上賓，人類的際遇眞是大爲不同



啊！」

「金聲，不可無禮。」金開基道：「夏少俠不過是初來此地，高來高去迷了路而誤入王府的。」

夏心也抱拳，覺得金聲十分傲慢，什至對他也不大友善，大約在拂曉前夏心才告辭出了王府。

×　×　×

又是一個陰雨之夜，雖是已近子夜，「平西王」府內仍是燈火燦然。這時自王府左後方高牆內掠出一人。此人挾着一人，而這被挾的女人又提了一包細軟，挾人之人仍能掠過一丈五六的高牆，輕功十分了得。

兩人落在牆外，這兒是一片竹林，再往西又連接一片梅林　這可能正是他們自此處逃亡的原因吧。

由此可見，戒備再森嚴的府第，只要內部不穩，照樣有人自由來去，這二人正是「槍神」呼延壽和吳三桂的小妾呂鳳妮。就連陳圓圓還沒沾上個「妃」字，（是是她堅辭不受的。）呂鳳妮自然連邊兒也掛不上。

陳圓圓爲明末姑蘇名妓，本姓邢，字畹芬　幼時由養姥陳婦扶養　善歌舞，嘉定伯獻之內廷，明思宗皇帝不納，可能是她的身份之故。

皇宮之內，畢竟不能納妓爲妃嬪，（只不過董小宛和順治皇帝那一類又當別論）後來吳三桂以千金聘之，尚未娶，李自成就陷了北京。

陳圓圓迄不受妃之名義　是因內心對吳三桂爲她引清兵入關，一直有疚在心，固然明末內廷靡亂，權臣上下其手，就算沒有吳三桂，也不會太久，加上慈良（火旁）太子事件，自相殘殺不已，只是在陳圓圓來說，總以爲自己是大明敗亡之鑰，且總思有所圖報。

這工夫雨勢不大也不小，林中「沙沙」作響。

呂鳳妮畢竟是女流之輩，況且這種私奔之事要是被吳三桂抓回，命運可就慘了，當然，要是逃亡成功，後半輩子自是幸福無窮。

因而呂鳳妮有點瑟索顫抖。

呼延壽怕節外生枝，又挾起她向西奔行，在梅林那一邊，他準備了一匹健馬，今夜要冒雨趕百十里路。

那知才走出不到半里，到了梅林處，忽然隱隱看到，二三十步前面有個人站在那兒，呂鳳妮當然並未看到，呼延壽却是心頭猛沉。

不過他有個想法，這人應不是王府中的護衛，要是護衛，絕不僅一人來此，恐怕老早就大聲嚷嚷了。想到這裏，心頭略放。

只是距王府這麼近，萬一雙方動上手，勢必弄出聲音，所以他暗暗決定，不到十二萬分絕不動手。

大約雙方相距七八步左右，呼延壽和呂鳳妮停了下來，呼延壽道：「這位朋友是……」

前面那人道：「把東西留下，你們可以走人。」

呼延壽心頭又放，看此人年紀在三十以內，絕非蓮花塢中的人，居然知道他們手中有「珍珠衫」。

既然此人是爲此物而來的，似乎並不太棘手，他道：「朋友是指什麼東西？」

「珍珠衫和一顆拳頭大的舍利子。」

呼延壽一愣，珍珠衫他知道，而且正在他的手中，但舍利子在何處，他根本不知道，他道：「請問尊駕的大名……」

「你沒有資格問我是誰。」

「這……」呼延壽過去也是蓮花塢中的一位寨主，在武林中也赫赫有名，十二支鏢槍百發百中，何曾聽過這等口吻？就算塢主和他說話也都十分客氣，但目前情況不同，非忍不可，道：「兄台所說的珍珠衫和什麼舍利子，在下從未聽說過。」

來人道：「可敢讓在下搜一搜？」

「放肆，搜一位年輕堂客之身，又豈是大丈夫所當爲？」

來人道：「緊要關頭，一時權宜，却也是無奈的事。」

「何謂無奈。兄台何人？敢在此攔刦王府中人。」

「何方狂徒敢誘拐王爺的女人！」

這話呂鳳妮字字入耳，不由心驚胆寒，呼延壽道：「尊駕這不是強人所難？」

「何謂強人所難？珍珠衫不是穿在這位婦人身上？」

消息這麼靈通，兩人不由互視一眼，呂鳳妮全身都軟了，低聲道：「壽哥，給他吧！逃命要緊。」

呼延壽很不願在自己的情人面前示弱，但此時此刻却又挺不起脊樑，逃走的機會稍縱即失，勉強地點點頭，道：「朋友，在下可以答應，還不能告知身份嗎？」

「東西拿來，當然可以告訴你。」

呼延壽叫呂鳳妮到一邊竹叢後去把珍珠衫脫下來，她是穿在貼肉上身，所以此物拿在呼延壽手中有點餘溫，不由自主地嗅了兩下。

來人一伸手，呼延壽道：「朋友不該說出你的身份再接受此物嗎？」

來人道：「呼延壽，你不會不知道此物原歸何人所有？」

「『白帝神君』章九蔭。」

「此物自何人手中失落的？」

「莫非……你是羅揚或夏宇』一位的後人……」

「我叫夏心，你還要再問下去嗎？」

「夏少俠怎知此物在本人手中？」

「世上沒有絕對機密，正如此物本在白芝手中，又怎會到了你的手中？你何必多此一問？」

「對，我是多此一問了，拿去吧……」丟過珍珠衫，來人接住仔細查看，事關聯合鏢局的信譽，以及兩位長輩的責任，不能不小心，人心叵測，不可大意。

善財難捨之心，人皆有之，呼延壽以爲聯合鏢局兩大鏢頭聯袂保此暗鏢，尚且失手，這小子不過是他們二人之一的後代，就算手底下有兩套，又能高到那裏去？

因此，在夏心仔細查看珍珠衫時，呼延壽已偷偷地自背拔下兩支標槍，「嗖嗖」兩聲射出。

號稱「槍神」，這標槍自非等閑，而夏心也聽出風聲，勁道奇大，一左一右奔向他的左右肩。

夏心查看珍珠衫，豈能無備，知道這

一手很厲害，一左一右正是奔向他的兩肩，上升下挫固可閃避，還怕另有花梢。

在這千鈞一髮檔口，他的抉擇是十分冒險的，身子一側，兩支標槍幾乎貼着前後身呼嘯而過，但幾乎同時，四支又先後射出。

至少「百發百中」這四字，已打了折扣，這四支是上下左右各一支，把夏心可能閃避的方向全部封閉了。

夏心一看就知道，這四支沒有那麽單純，反之，他也絕不會名叫「神槍」了。

如果上下左右各一支原方向不變戮向他，那就是面部一支，小腹處一支，左右胸各一支，除非上下左右作大幅度的閃避，總會有一兩支中的。

夏心可謂胆大心細，突然左右晃了三四下，身子拔起。四支標槍上下交叉及左右交叉向他射到。這樣會形成什麽攻擊方位？也就是上下交叉在夏心面前約有二三尺處再上下分開。左右也是在這距離交叉再分射。

其結果四支標槍所射的方位仍然是面部、小腹和左右胸，只不過是左胸那支射向右胸，右胸的射向左胸。小腹的射向面部。面部的射向小腹。

所以夏心拔身上射，正好避過。但是，這只是六支。呼延壽還有六支。自然不會罷手，立刻又射出四支。

他以爲人在半空，這四支至少會中一兩支。

豈知夏心上昇前就猜到會有這一手，全部以劍震飛出去！人一落地就伸手，道：「拿來！」

呼延壽心頭駭然，看對方的身手，應比他老子還高明多少，早知如此，何必延遲了時間又獻醜呢？

「東西已經交給夏少俠了！你還要什麽？」

「還有個舍利子。」

呼延壽沉聲道：「夏少俠不可得寸進尺，在下能把珍珠衫見贈，絕不會珍惜那什麽舍利子，在下的確沒有此物。」

夏心冷漠地道：「呼延壽，這兩件東西本是一起的，絕不會只有一種而無另一種，我看你不見棺材不掉淚！」

呼延壽十分焦急，道：「夏兄，在下說的是實話，眞的沒有此物。」

夏心道：「由于此物關係家父的名譽，在下必須搜身。」

由于呼延壽身上確實沒有此物，也就忍無可忍，只好拔下最後兩支標槍準備一拚，這時呂鳳妮道：「夏少俠，呼延壽說的是實話，我們身上眞的沒有什麽舍利子，若有一字不實，天打雷劈！」

夏心道：「爲了鄭重，在下不得不弄清楚——」

呼延壽已把雙槍攻了出去。「槍神」的槍法自也不凡，但使他成名的還是標槍。武林中只此一份，標槍都不成，他也知道後果會如何，只不過是明知不可當而爲之罷了。

標槍伸縮點扎五七下，萬字奪有如一個大玻璃球炸開，又如一團星雨洒落，在這芒焰捲纏中，呼延壽暴退三步。

才不過七招，已被逼退了三步。

他感到自尊被撕裂的痛楚，尤其在情人面前，才出平西王府的院牆，就栽得如此之慘，又如何能保護她一輩子？這不是痴人說夢？

他自信槍法都施展到了極限，可悲的是，他一直搶不回先機，也找不回渙散的信心。他的手開始發抖，心頭也開始痙攣。因爲一旦被抓回王府，他死了也得認，讓鳳妮賠上一條命，他死不瞑目。

也許夏心不願弄出聲音，和呼延壽同一心理，都不去碰對方的兵刃，當然，如果夏心蓄意要去碰他的雙槍，他是無法閃避的。

現在呼延壽的一招「雙龍入海」剛被避過，劍如九天巨虹經天瀉下，自雙槍隙縫中架在他的頸上。

瞬間，血拚已經停止。只有呼延壽的牛喘聲，前後也不過二十一招，他閉着眼睛道：「你把我們殺了吧！」

「沒有必要！」

「士可殺不可辱！」

「我不以爲你是士，如果你們身上沒有那東西……」他已開始搜身了，比兒拳還大的舍利子，一摸就摸出來了，只要搜得仔細，絕不會搜不到。

舍利子梵語稱爲「佛身茶毘」，是火化後所形成的珠狀物，晶瑩堅韌，鎚擊不破，是以戒、定、慧修習而成。其色澤有三種，骨爲白舍利，髮爲黑舍利，肉爲赤舍利。

他搜完了呼延壽，呼延壽道：「如果你要以同一方式去搜她，你還算是什麽君子？」

夏心道：「如果如此去搜一個女人，當眞不是君子。」

呂鳳妮流淚道：「夏大俠，如果你這麽搜我，我就一頭撞死！」

夏心道：「放心，我不會讓妳死，叫呼延壽搜妳又如何？」

「行行！這樣當然可以！」呂鳳妮襝衽道：「夏大俠果然是君子。」

夏心雖不敢親自搜身，要呼延壽代搜，却一點也不敢大意，萬一弄鬼，前功盡棄。」

白冠翠告訴他這個秘密，他自然十分感激，但是，他想不通她爲什麽對他這麽好？世上任何事的發生都該有它的動機或原因的。

「呼延壽，叫你的情人躺下，你仔細地摸她的身子，自髮上然後是衫領、雙胸、雙臂、腰、臀、胯間以及雙腿。然後是背部，不可草率，要慢慢地摸。」

事到如今，呼延壽也就不再反對，還是逃命要緊，也可以說能遇上這麽一個對頭，算是很幸運的了。

聯合鏢局失鏢，立刻就家破人散，雖然不是他刦的鏢，東西在他手中，要是別人可不管那一套，奪回東西恐怕還會拿他們洩氣，要了他們的命呢。

呂鳳妮仰臥在地上，而夏心就站在呼延壽身旁，這是深秋天氣，呂鳳妮身上的衣衫極薄，呼延壽的手摸下去，如有舍利子夏心絕對可以看到。

這情景自然很尷尬，因爲固然是呼延壽的手在她身上摸索，但夏心的眼睛盯在呼延壽的手上，也幾乎等于在她的胴體上撫摸一樣。



夏心道：「較爲隱秘的部位要仔細地摸，要不，還要再摸第二次。」

這當然不是苛求，所以呼延壽摸她的胯下時十分緩慢，以便讓他看得仔細而眞切，兒拳大小的東西的確是不易藏匿、而不被發現的。

原來夏心搜呼延壽的身子時，運掌於他的腹部按摩，即使他吞入腹中，想於事後再運勁吐出來，也瞞不了夏心。

至于呂鳳妮，她不會武功，夏心一看便知，所以才要呼延壽取代搜身。現在已搜畢，夏心揮手要她站起來，道：「你們走吧！」

呼延壽的確有點感激，只經歷了一塲虛驚，抱拳道：「夏大俠，後會有期！」

夏心道：「後會有期……」他望着二人的背影，尤其是呂鳳妮的背影以及走路姿態，確是嬌柔纖弱的身子，絕對未練過武，要不，剛才也不會由呼延壽挾着她奔行。

夏心又道：「呼延壽，你是說你根本不知有那東西？」

呼延壽停下道：「正是，夏大俠務請信任在下，在目前，對在下最重要的是鳳妮而不是別的東西……」

夏心已經消失在夜色中，這工夫呼延壽和呂鳳妮才長長地吁了口氣，匆匆往梅林另一端走，這片梅林長寬都在二里以上，到了盡頭，他們的馬就在那兒。

但是，遠遠地趁星光望去，那匹健馬旁似乎有個人倚在馬鞍上，狀至悠閑。正在等他們，又像是他們的同伙一樣。

當然，呼延壽知道，此時此刻絕對不會有一個友人或同伴在等他們。他低聲道：「鳳妮，恐怕不妙！」

呂鳳妮這工夫也看到馬旁有個人，道：「壽哥，你不認識這個人？」

「看不出是否認識，但此時此刻，不論認不認識都不是好事。」呼延壽說道：「我猜想不是蓮花塢中人那必是王府中的人……」

「壽哥，我們怎麽辦？如果是他們，可能沒有夏心那麽好說話。」

呼延壽道：「鳳妹，好事多磨，一點不錯，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壽哥，我們不必騎馬，改道逃走如何？」

「逃走」二字使呼延壽感覺十分刺耳，「槍神」何時挾着尾巴逃過？他搖了搖頭，道：「鳳妹，我只是以爲連累了妳，十分不安，如果只有一個人，我還不在乎他！」

「要不，我把這細軟送給他——」

「不必，如果是王府的人，送也沒有用。如是蓮花塢的人，也許還可以用其他方法拖延一下。」

迎面出現了三人，呼延壽只認識其中一個，竟是王府中的一等護衞「鷂子」沙千里。到此，已不必去研究另外一人是誰？今夜九成九是走不了哩。

他感到不解，王府的人是如何知道的？是不是剛才和夏心打鬥弄出聲音而趕來攔截的？

現在雙方只距十五六步了。沙千里抱拳道：「夫人深夜來此散步，卑職保護來遲……」

這份陰損也眞夠瞧的，呂鳳妮不安地垂下頭去撫弄衣角。

另一個護衞道：「本來我就感覺奇怪，怎麽才三更稍過，就有公鷄在這兒叫的呢？」

另外一個人聳聳肩道：「這你就外行了，有一種鷄叫着『更鷄』，每一更啼叫一次。」

呼延壽此刻眞是進退維谷，人家根本不提他，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似的。「守正安份，遠禍之道」的道理，在這一刻他才領悟到。

沙千里這才打量呼延壽，道：「這位高姓大名呀？怎麽這麽巧，和夫人散步到一起來了！」

呼延壽道：「小可呼延壽……」

一個護衞道：「嘿！一字之差就是毛延壽了！想當年毛延壽在漢宮中故意把王昭君畫得庸俗不堪，後來昭君和番而去，皇帝老子大爲震怒，要殺毛延壽，老小子就跑到匈奴去了，當然，最後還是難免一死。」

另一護衞道：「雖然兩人只差一字，只不過這位仁兄可就比毛延壽吃香喝辣的了！」

沙千里手一揮，道：「呼延壽，跟我們回去見王爺，還是自刎於此？」

呂鳳妮以爲也許還可以挽回，雙腿一軟就跪了下去，連連磕頭，道：「三位，請高抬貴手，放我們過去吧，反正王爺有陳圓圓就不重視妾身了！再說妾身和呼延壽原籍燕京，又自幼是一起長大的。三位，只要高抬貴手，這些細軟就是三位的了……」她把那一個包袱丟出五六步外。

「嘖嘖！」一個護衞道：「沙大俠，聽到沒有，人家還是青梅竹馬，兩少無猜呢！」

另一個護院聳肩冷笑：「呼延壽，你他媽的眞是色胆包天，哪裏找不到女人，居然敢到王府去——」

沙千里又揮手阻止此人說下去。大概是怕他說溜了嘴，說出對王爺不敬的話來。道：「把他們帶回去。」

呼延壽拔下了三支標槍，道：「在下明知珠玉在前，還是不避獻醜之譏！」

「好好！」沙千里淡然一笑，道：「沙某久聞『槍神』的大名，今夜有幸見識一下，正合我意。」他不丁不八地一站，也不撤兵刃，和夏心一樣，口說仰慕，可沒有把「槍神」放在眼皮子上。

呼延壽知道沙千里的輩份極高，有一次聽塢主白芝說起，此人和金開基相差極微。因此，呼延壽才拔出三支標槍。

左手兩支，右手一支，雙方相距約六七步。另外二護衞各自向左右退出了一丈以外。

林中有點霧，但是並不影響他們的視野。

呼延壽也知道，幾乎僅這三支標槍就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了。不久之前，他們還都有無限美好的憧憬，找個人跡罕至，山明水秀之處，過着單純而美好的生活，但不旋踵間，一切都像泡影而幻滅了。

他緊握着標槍，目注沙千里，沙千里也目注着他，在這瞬間，右手的兩支抖手射出，兩支平行射向沙千里的心窩。

兩支標槍相距只有五寸左右，要是一直保持這姿勢和距離射到，當然沒有什麼，只是速度快而已，沙千里自然也和夏心一樣，不會那麼天眞。

當雙槍射到中途，兩槍尾部一撞，槍鏃自然會向一起集合，但集合後未有相撞，乃形成交叉。

這和剛才對付夏心的手法原理一樣，結果却不一樣。在瞬間由平行而又集合然後交叉，就要看對手的反應和經驗了。只要慢一瞬，中任何一支，都會把身子穿透或透過一半。

沙千里似乎已知道他的用意和這種後果，突然挫身，這一交叉自是射向他的左右胸了。

這一下又猜個正着，呼延壽只好一口氣把另外九支標槍射出八支，這是智慧比賽，也是輕功的比賽。八支標槍在十分驚險情況下避過，但其中一支把沙千里的左腋下衣服穿了個孔，却未受傷。

沙千里感到很窩囊，只是他的兩個部下却以爲很了不起，不以爲那腋下的孔對沙千里有什麼影响。

此刻，呼延壽看了呂鳳妮一眼道：「鳳妹，我對不起妳，我要先走一步了……」用僅有的一支標槍戮向他的心窩！

他畢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物，被俘而死，倒不如自裁來得光榮，更不忍看到情人受死的景况。

沙千里在他對呂鳳妮說話時就知他要自盡，已拔身前掠，所以呼延壽想死都辦不到，他的標槍被沙千里的無形掌力震脫了手，人也歪歪斜斜地栽出兩三步。

幾乎同時，沙千里在身子下落時點了呼延壽的穴道。

× × ×

白芝和另一少女幾乎同時進入餐廳，只是二人不同走一門。白芝乍見這少女有點喜出望外，帶點興奮或責備的口吻道：

「小妹，能見到妳的人可眞不容易。眞正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了。」

少女正是白冠翠，道：「老姐，我在你身邊嘛！妳老是抱怨，說我不守塢規，使妳不好帶部下等等，我才離開半個月到王府住些日子，妳就又抱怨了！」

兩人坐下來，小婢擺好了菜飯還有茅台名酒，白芝斟了兩杯，說道：「小妹，在妳離開的這一段時間內，發生了一件大事。」

白芝一向樂天，如今的白芝竟然愁眉不展，只不過她的眉頭展與不展，都可以左右武林中某些人物。

白冠翠道：「老姐不過是嚇唬我，要我以後少往外跑罷了！」他總是如此稱呼，儘管白芝才二十六歲。

「妳明知我不是這意思。」

「老姐，發生了什麼事呀？」

白芝搖搖手，兩邊侍膳的健婢退了出去，白芝道：「副塢主愛奴叛了我，妳信不信？」

「什麼？馬副塢主？老姐，妳可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白芝喃喃地，「還有第六寨主『擎天手』婁子玉。」

「怎麼？像眞的一樣，眞有這麼回事啊？」

「負傷同來的呼延壽說，他們在半途上本想殺他滅口，幸他機警，負傷而逃回來……」

「噢！原來是這麼回事！」白冠翠低頭吃飯，沒再出聲。

「小妹，妳似乎對本塢的事越來越不關心了！」

「我關心又有啥用？妳有很多事都瞞着我。」

「什麼事我瞞着妳來？」

「得了唄！老姐，這次夏宇和妳合作的一檔子買賣，難道只有一件珍珠衫？」

白芝一怔，吶吶道：「妳……妳還知道些什麼？」

「老姐，如果妳親口告訴我，是否能表示妳沒有瞞我任何事？」

白芝今天才知道，妹妹已經不單純了，她喟然道：「小妹，事關重大，並非姐姐故意要瞞着你。」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個兒拳大小的舍利子。據說是釋迦牟尼當年火化時取得的一斗舍利子中最大的三顆之一。」

「舍利子是什麼樣子？能不能讓小妹開開眼界？」

「當然可以！只可惜已經不在我身邊了。」

「算了，小妹又不是非看不可，好像生了一雙賊眼，看一眼就會飛了似的。」

「嗨！妳怎麼老是不信任我？這東西都已經在馬愛奴和婁子玉手中了！我因『平西玉』大壽之日在即，就把珍珠衫獻給阿姨，舍利子獻給平西王，那知馬、婁二人胆子上長了毛，居然敢動我的念頭。」

「什麼？妳派他們二人去送這麼重要的東西？」

「小妹，妳說，不派馬愛奴派誰去？她素日忠心不二，至于婁子玉，也是連環十二水寨中武功最高的一位寨主，難道說一定要我自己去嗎？」

「的確不該，以免讓武林中人說老姐趨炎附勢。」

「我已發下了武林帖，捉拿這兩個人，我不信他們能在外逍遙三個月！」

白冠翠沒出聲，她當然另有想法，道：「老姐，那舍利子有啥用處？」

白芝道：「據說是鏤了一種最奇妙、高深殊勝的內功心法。有此心法，只要有一般高手之武功，即可無敵於天下。」

白冠翠道：「老姐，馬、婁二人要是在三五個月抓不到，一旦他們修習了舍利子的心法，那不是無人能制了嗎？尤其是二人聯手。」

白芝道：「好在他們不懂梵文，而且當今武林中，懂梵文者，恐怕也是寥寥無幾。」

白冠翠失望地道：「如此說來，有了這舍利子也和沒有一樣囉？」

「懂梵文的人不能說沒有。」

「老姐，誰懂？」

白芝以「傳音入密」對白冠翠說了，白冠翠沒說什麼，但其眼中乍現精芒。一閃即逝，她道：「老姐，妳是說『槍神』呼延壽回來了是不是？」

「是啊！悲傷得如喪考妣。本來嘛！他怎會想到馬、婁二人會叛我？」



「老姐，我看妳的知人之術恐怕有問題了。所以古人說：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

「小妹，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姐，我只是風聞呼延壽和姨夫的小妾呂鳳妮有染私奔，而被捉住了——」

白芝突然被震住了，吶吶地說道：「眞的？」

「老姐是以爲呼延壽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嗎？」

「不……不……小妹，妳根本還沒有想到另一件事。」

「什麼事？老姐，我的腦子可沒有妳的靈活，要不，我也能統御蓮花塢，也可以統御大半個武林了！」

「小妹，我忽然想到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呼延壽和馬、婁二人到王府去送寶物的事……」

「老姐，你是不是懷疑呼延壽這個小子……」

白芝道：「對，我懷疑他的話是不是可靠？」

「老姐是說……」

「會不會他們二人合謀，他被黑吃黑一脚蹬開了？」

「當然，也可能是婁、馬二人根本不想吞下而被呼延壽下手弄死了而回來撇清的。」

白芝接問道：「小妹，妳剛才說過，呼延壽和姨夫的小妾呂鳳妮私奔被捉住是不是？」

「是啊！」

「被沙千里等人擒住，他能活着回來嗎？」

白冠翠笑笑道：「這其中有個結。」

白芝眯着眼道：「小妹，我眞是把妳給看低了！」

「這話怎麼說？老姐。」

「以前我把妳當作少不更事的孩子，現在我發現……」

「是否發現了我也可以找男人開開心了？」

白芝道：「小妹，妳在諷刺老姐？」

「老姐別誤會，我只是說個笑話。」

白芝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冠翠說了一切，又道：「呼延壽和呂鳳妮先遇上一個人，不是敵手，被人搶去了珍珠衫。」

「那人是誰？」

「不大清楚——」白冠翠自然是說謊的。

「沒有殺他們？」

「沒有，那人志在珍珠衫，何必要殺人。」

「還有個舍利子呢？」

「這個似乎不在呼延壽身上，搜也沒有搜出來！」白冠翠續道：「那人走後，呼延壽和呂鳳妮又遇上沙千里，結果就被擒。」

「快說呀！被擒之後除非不交給王爺，要是獻上，那有他們的活命機會？」

「說的也是，但却大出意料，王爺居然沒有殺呼延壽。」

「這怎麼可能？呂鳳妮呢？」

「似乎也沒有殺死她，不過還被幽禁着。」

「哦？姨夫有這等涵養？記得以前發生過……」

「對！以前發生過一次類似事件，是男女雙方都被處死了！」白冠翠道：「但這一次却例外。」

「爲什麼？」

「因爲呼壽素說了實話，半句也沒有隱瞞。」

「沒有隱瞞事實就不殺死與他的侍妾通奸的人？」

「事情是這樣的。」白冠翠道：「姨夫問他爲何携帶他的侍妻，呼延壽說，他們是青梅竹馬自幼相處，但鳳妮在王爺身邊却倍受冷落。他願意和鳳妮一起死。不論死活，二人永遠都在一起。」

白芝道：「就因爲這話，竟被赦免一死？」

「對，姨夫似乎很感動，也佩服他們的勇氣，尤其是呂鳳妮也表示，願意和呼延壽死在一起。」

白芝喃喃地道：「這就怪了！妳怎知呼延壽身上珍珠衫被一個人搶了去？如沙千里等人不知他的珍珠衫被搶，呼延壽絕對不會自動說出來的。」

「對，他當然不會說。」

「那你怎麼會知道？」

白冠翠說道：「是我在暗中聽他們說的。」

「他們？指呼延壽和呂鳳妮。」

「不錯。」

「走，小妹，找呼延壽去。」白芝道：「問問他一定知道搶走珍珠衫的高手是誰？」

兩人到呼延壽的住處却撲了個空。原來他回來不是想長久留下，是回來拿他的重要東西的。如備用的標鎗及細軟等等。

「好個賊！」白芝道：「他的胆子眞大。」

白冠翠道：「如果胆子不大會拐帶呂鳳妮逃走？」

× × ×

羅璇和白冠翠在船上小酌，兩人有說有笑，歡愉聲達于戶外。

就在這時，有個人一躍上船，原來船是泊在岸邊的，他們練習潛水剛上來不久，在飲酒驅寒。

深秋的天氣雖涼，他們還不在乎，但在七八丈深的水底，却像冰一樣，內功深的人也不能待太久。

站在艙口的人是個年輕人。看樣子比羅璇大不了兩三歲。

「嘿！我道是誰？原來是夜闖王府的賊！」

「金聲！」白冠翠站起來叉着腰道：「把這句話收回去！」羅璇一怔，白冠翠示意他不要介意。

「哪一句？」

「『夜闖王府的賊』那一句！」

金聲漠然道：「事實如此，冠翠，妳不以爲和他在一起有失身份？」

「呸！別臭美好不好？試問我和誰在一起才不失身份？」

「和我就不……」

「呸呸呸！別不知醜行不行？」

金聲道：「冠翠，和他一起，遲早要

出紕漏的。」

「什麼紕漏？」

金聲道：「此人的來歷，妳敢說沒有問題？」

白冠翠道：「我敢和他在一起，就信任他！」

「冠翠，王爺放了他是家父的面子，但一次可以看面子，如果再有一次，那可就不靈了！」

白冠翠道：「金聲，先不談這些，你剛才那句該要向羅少俠道歉！」

「辦不到！」

白冠翠道：「如果不道歉，咱們就是陌路，今後我見了你不會打招呼，你見了我最好也別打招呼，免得我不回答你而使你難堪。」

金聲似乎很賣她的帳，勉强抱拳道：「羅少俠，在下得罪！」

羅旋道：「在下並未介意。」

金聲問道：「不知羅兄來此，有何貴幹？」

羅旋道：「到雲貴採藥，在滇地上翻了船，準備重返山區採藥。」

金聲道：「那你還不快走，還要等多久？」

白冠翠大聲道：「金聲，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吃幾碗米乾飯的。」

「冠翠妳別管。」金聲道：「王爺雖看在家父面上放了他，但叮囑暗中留意，以防他圖謀不軌！」

白冠翠大聲道：「金聲，王爺眞的說過這句話？」

「這還假得了？」

「好，我待會就去問問他，要是沒說，哼！有你的好看！」

金聲說道：「羅大俠，我想討教幾招，好嗎？」

羅旋吶吶道：「金兄……這在下，不行……」

「怎麼不行？」

「絕非金兄敵手。」

「你太客氣，那夜在王府中，三個護衞聯手都不是你的敵手。」

羅旋道：「護衞怎能和金兄比！」

金聲道：「怎麼？羅兄怕了？」

羅旋道：「說怕了也無不可，古人云：子生而母危，鏹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節用，病可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逆一視，而欣慼兩忘！」

金聲哂然道：「羅兄是達人？」

羅旋說道：「希望成爲達人，如此而已。」

「你到底敢不敢？」

白冠翠一推羅旋，道：「被他瞧扁了那多窩囊，亮一手讓他收斂點！」

羅旋抱拳道：「金兄手下留情……」

金聲一上就是狠招，一直把羅旋逼到艙外，似想把他逼入湖中。

那知羅旋不過是讓他，絕招一出，才不過兩招半，反而把金聲逼到船邊，「卜通」一聲，落入湖中。

這小子自然熟諳水性，他在湖中道：「羅兄敢不敢到水中來試試看？」

羅旋道：「在水中在下一點轍兒也沒有。」

原來那天夏心到王府去是面部化了粧的，頗似羅旋，所以剛才把羅旋當作了夏心。他以爲這羅旋也是改了的。

他上了船訕訕地道：「原來那夜闖王府的不是羅兄。」

羅旋愕然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在下並未夜闖王府，這話可不能亂說。」

白冠翠道：「前天夜裏，有個姓夏的青年人夜闖王府，他說是初來此地，是迷了路。王爺並未怪他，還希望他常去聊天呢！」

「姓夏？」

「不錯。」金聲道：「年紀和羅少俠差不多，身手極高的……」金聲在擰衣上的水。

白冠翠道：「金聲，要到外面去，別弄濕了地毯！」

金聲道：「這是王府的船，可不是你們『蓮花塢』的。」

白冠翠看看羅旋，羅旋却故作未聞。

因爲白冠翠對他說過，她和白芝沒有關係，金聲的一句話顯然是他洩了底。

白冠翠道：「姨父的船交我保養，我就有權逼你下船，下去！」

「冠翠，別這麼火爆，給我留點面子好嗎！」

「我給你面子，你却給我難堪，滾下去！」

金聲還眞不敢得罪，狠狠地看了羅旋一眼，下船而去。

白冠翠道：「羅大哥，你今天會怪我說謊？」

「說什麼謊？」

「說我和蓮花塢塢主沒有關係！」

羅旋道：「我並不介意。」

「我不喜歡我老姐在武林中混，所以我……」

羅旋接說道：「所以，我看出妳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妳明朗、大方、重義氣……」羅旋道：「白姑娘，你剛剛說的夏少俠夜闖王府，他到底要幹什麼？」

白翠冠道：「可能是想偷。」

「白姑娘請口下留德！」

「不信算了。」

羅旋道：「他要偷什麼？」

「可能是一顆兒拳大的舍利子。」

羅旋心頭一震，他已知父親和夏宇大叔保暗鏢失鏢的事，這是鏢局的人到山中找到他告訴他的。

他知道目前找父親不易，而且猜想，「平西王」吳三桂壽筵，刦寶者可能會向吳獻寶。

因此，他在此逗留下來。

想不到夏心居然搶先一步去了王府，而且此刻他也不由心頭一動，莫非這個夏心是夏宇夏大叔的子嗣？

不錯，此人初見時也是一臉愁容，想想也頗像夏大叔，可惜第一次在這船上見面，因一時憂心重重，竟未看出他像夏大叔。

羅旋道：「什麼舍利子？」

「聽說名鏢頭羅揚羅大俠和夏宇夏大俠二人保的暗鏢失了鏢，據說就是保的一件珍珠衫及一顆拳頭大的舍利子。」

羅旋道：「我[illegible]風聞這件事，爲什麼



到王府去偷此物？」

「風傳此物落在王府。」

「姑娘以爲是否落在王府？」

「據我所知，珍珠衫和舍利子雖是一起的東西，但却不在一人手中，珍珠衫在夏心手中。」

「什麼？妳說什麼？」

白冠翠道：「珍珠衫是在夏心手中，但舍利子却不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要到王府去偷。」

「舍利子在『平西王』府中。」

白冠翠搖搖頭道：「不在！」

「那在何人手中？」

「這就不知道了。」白冠翠道：「羅大哥，有件事我想告訴你，你最好守密，因爲這件事還很少有人知道。」

「請說，在下一定保密！」

白冠翠道：「武林中兩大名鏢頭，羅、夏二人保了一趟暗鏢而失了鏢，羅大哥也聽說過是不是？」

羅旋心頭翻騰，道：「略有耳聞。」

白冠翠道：「風聞是夏宇出賣了羅大鏢頭！」

此言一出，羅旋再也裝不住了，不由色變，道：「白姑娘不可信口胡說，敗人名譽……」

白冠翠也會吊胃口，道：「羅大哥是要不要聽，不聽就算了。」

羅旋道：「聽……聽……請說……」

白冠翠道：「夏宇亦刦匪私通，預先通知刦寶者所走之路綫，果然在一大雨之夜的荒山小徑上失了鏢！」

羅旋道：「只有一個人刦鏢？」

「對……只一個。」

「當今武林中什麼人能以一敵二擊敗羅、夏兩大鏢頭。」

「我想一定有，但不知是誰。」

「試問羅、夏二人有沒有受傷？」

「聽說輕傷是有，但未重傷。」

「白姑娘，這消息來自何處？」

「聽朋友說的。」

「白姑娘不以爲刦寶而不殺人有點怪異？」

白冠翠道：「不殺他們大概是還要他們負責賠鏢，也許死了還痛快些！」

羅旋心痛如絞，不知父親現在身在何處？

這夏心如果眞是夏宇叔的兒子，珍珠衫又在他身上，可能他們父子同流合汚了吧？

但是，只憑白冠翠片面之詞就信了她的話？

白冠翠有事離船而去，羅旋立刻去了興隆客棧。

因爲夏心曾對他說過，他下榻興隆客棧。

但是，店家說他已於今晨離去，要去何處並未交待，羅旋仰天長嘆，道：「天哪！你太不公平了。」

羅旋失神落魄地走出了客棧，一路苦思。

如果白冠翠說的不太離譜，夏心得了珍珠衫之後，必不會滿足，一定還要找尋舍利子。

因爲這兩件東西很難說哪一樣更貴重些？

如果他要找舍利子，必然仍在昆明附近。第一，這兩件東西是在一起的，不知道爲何分了家？其次，得到此寶者，也許仍會獻給「平西王」吳三桂。

他以爲自己想得多少有點道理。

還有一點，白冠翠對此事如此清楚，而且最早她不承認是白芝的親人，却被金聲折穿，這才承認。所以白冠翠姐妹二人頗有可疑之處。

於是他沒有回船，在偏僻的市區外住入小客棧。

× × ×

連環十二水寨戒備雖然森嚴，却也擋不住武功高強的有心人，因爲羅旋曾問過白冠翠有關每一寨的格局，以及機關的所在處。

白芝住在第六寨内，這兒當然機關最多，戒備更嚴，水底有滚鍘刀，地面上有翻板，刀山及箭雨。

就如現在羅旋所遭遇的，較之翻板等更凶險，他剛落在後院中，忽然不知何處吹來一陣巨烈的怪風，地上泥塵飛揚，使人視覺不清。

接着四面八方射來數十根寒芒閃閃的長矛。

羅旋的身子在長矛林中轉折盤旋，十分驚險地閃過，有的堪堪在耳邊或額前擦過。

但是，其中一矛射在左後方的一塊木板上，這似乎是個開關，陡然間四面八方又射來了箭雨。

足有上千支沒羽箭，且自四面八方射來，堪稱箭雨或箭林。

羅旋心頭大驚，這種一會矛一會箭的攻法，任何高手也措手不及。

急切中身子忽縮忽伸，輾轉翻騰，以他的絕世輕功，驚險萬狀地渡過了危機，但衣褲上仍留下了兩個箭孔。

他脫出此院，落在大廳後窗外時，簷上忽然落下水來，他急切中一閃，牆上伸出一臂向他腰上圈去。

這眞是步步殺機，羅旋意一動身子就動了。

堪堪脫出鐵臂，忽聞窗内有清脆的女聲道：「羅少俠，本府候駕多時。」

羅旋隱隱看到窗内有一張極艷極媚還帶着醉人甜笑的面孔，但是，他不會被迷住，他知道這是龍潭虎穴，他突然向後急退。

但是絕未想到，眞正的危機是在他的身後，一排大樹上紛紛落下花片，他吸了一口氣就知道不妙，搖搖倒下。

羅旋最討厭的就是這種賺人的伎倆，深秋大氣，那來的繽紛落英？」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躺在豪華温暖的房中。

使人唯一的感覺是，這兒像是皇宮，他雖沒見過皇宮，在想像中，皇宮就是這樣子。

他躺在軟綿綿的床上，不遠處椅上坐了一位艷麗、而眉宇間略顯肅煞之氣的美人。

看來這女人應不小於二十四五歲，但也未超過三十歲。

他覺得這女人的眼神有一種令人難以索解的語言。

「羅少俠，很抱歉！」女郎道：「由於你的身手是本塢創始以來闖塢者之中最高的一位，不得不用『花障』對付你。」

羅璇雖不喜歡用迷藥之類東西迷人，但他夜闖「蓮花塢」理屈在先，他道：「在下應該明來拜訪的。」

「少俠無什麽不明着來。」

「實不相瞞，在下實在有十萬火急的事……」

「不知少俠能否見告大名。」

「在下姓羅名璇，聯合鏢局主持人即是家父。」

「噢！原來是名鏢頭的哲嗣，失敬，失敬！不知少俠夜闖本塢有何見教？」

羅璇道：「諒姑娘早有耳聞有關家父和他的好友夏宇夏大叔失鏢的事。」

女郎道：「當然，這是武林中一件大事，那有不知之理！」

「在下爲老父失寶之事，心焦如焚，不免急躁了些，乃至於夜闖貴塢……」

他發現被制了兩穴，能說能聽能看，但不能動。

女郎喟然道：「原來如此，少俠爲此事而急躁，是值得原諒的。」

「姑娘可知失寶詳情？」

「知道一點。」此女當然就是白芝，能以美艷統御半個武林，她的美自是不必贅述的，她道：「少俠身手高絕，而居然只有二十幾歲，不知少俠今年……」

「二十七歲，姑娘可就是『蓮花塢』塢主白芝姑娘？」

「正是。」

「不知姑娘知不知道家父的失寶流落何方！」

白芝想了一下，嫣然一笑道：「羅少俠，我們一見投緣，由於我大你一歲，你就叫我一聲姐姐如何？」

「只怕高攀……」

「喲！小弟，恐怕是姐姐有點自作多情了吧？」

「這怎麽敢當？」

白芝道：「你我有個稱呼，建立了情感，我才敢直話直說，告訴你一件秘密對不對？」

羅璇道：「白姑娘說的也對。」

「那你爲什麽還稱我姑娘？」

「白姐姐自稱要與小弟交朋友，你坐在椅上，小弟却被制住穴道，這也是待友之道嗎？」

「這……你看我多馬虎……」白芝急忙走近道：「忘了爲你解穴，這果然是姐姐的錯。」

說着就爲他解了穴道，似乎並不怕他，而且立刻下令速做些菜來待客。

酒菜很快就上了桌面，白芝道：「璇弟，你看姐姐如何？」

「小弟不知白姐姐之意。」

「你看我長得如何？」

「還用問？姐姐是武林第一美人！」

「你喜歡？」

「這……」羅璇玉面微紅，道：「武林至美賞心悅目，那個不喜歡？」

白芝笑得好甜，道：「璇弟，有話你就問吧。」

「白姐姐不是要告訴我一個秘密？」

「對，我當然要告訴你。」白芝道：「令尊的失寶珍珠衫和舍利子，本來在我手中。」

羅璇心頭大震，一時激動得差點站起來，這畢竟是關係老丈的令譽及羅家存亡絕續的事道：「白姐，莫非刦鏢是你。」

「當然不是……」

「是別人刦了鏢獻給白姐的？」

「差不多了。」

「誰？這個人是誰？」

「你聽了一定不信，此人是誰我不知道，却是令尊好友夏宇夏大俠的好友。」

羅璇不大信，又不能不信，因爲這件秘密，白冠翠已對他說過，難道說她們姐妹二人商量好要來騙他？

他總以爲白冠翠忠厚些，對白芝就有一種世故老練的看法，他吶吶道：「白姐，這種事也可能發生？」

「是眞的。」

「這麽說，兩件寶應在夏宇手中？」

白芝搖搖頭，嘆口氣道：「這眞是一件悲劇，一失足成千古恨。」

「白姐姐，到底是怎麽囘事。」

白芝道：「數年前在一個公開場合，姐姐半開玩笑說了句話：誰能把珍珠衫及舍利子送給我，我就可以考慮嫁他，這本是一句笑話，居然有人當了眞……」

「莫非就是夏宇。」

「對了，據他說，他曾派人來事先通知我，我當然不知道，後來他的友人刦了鏢，送到我這兒來，我那時還不知道那兩件寶物是交由令尊保的暗鏢，我自然收下了。」

「白姐，刦鏢的人到底是誰？」

「小弟，我也不認識，他送來兩寶時，只聲明是夏宇送我的，沒說出姓名。而我也不認識他。猜想此人既能刦鏢，必是剛自塞外或南荒邊陲來的高手。」

「白姐，此人是什麽樣子？」

白芝想了一下，道：「這個人四十左右，不高，面孔平平實實，一點特徵都沒有。」

羅璇道：「白姐，那人送來的兩件寶物呢？」

白芝道：「由於吳三桂是我的姨父，雖不是親姨父，可是我們走得很近，陳圓圓就是我的阿姨。」

「原來如此！」

「由於姨父的壽筵已近，我就派出得力助手二人，把這兩件寶物送到王府去作禮物，那知……」她說了一切。

她說的故事前事段是編的，後半段却是眞的。

因爲兩件寶的確是丟了。

這件事有點妙，白芝當初把兩件寶物交給副塢主馬愛奴和呼延壽妻子清運送，呼延壽並不知道有兩件事，他只知道有一件，即他自己身上的珍珠衫。

因此，陷在坑中被埋掉的馬愛奴身上的舍利子他並不知道，這也是白芝動了個心眼。也有提防他們三人合謀侵吞之意。

這話白芝自然並未告訴羅璇。

白芝道：「現在應該猜出個大概，呼延壽是擁有珍珠衫的三人之一，另外二人失踪，不是他殺了另外二人，那就是另外二人要殺他奪寶而沒有得手，只好逃亡，因爲我已撤出了武林帖抓他。」



羅璇想了一會道：「白姐是說，連目前妳也不知道失寶在何人手中？」

「是的。」

「也不知道刦寶人是誰？却知道夏宇與刦寶人私通？」

「對！」

「白姐以爲，失寶會不會仍然到了『平西王』手中？」

「這個……我也不知道。」

「白姐，我要立刻去找失寶。」他離座而起。

白芝道：「找失寶也不急在一時。」

「白姐，據說妳和『白帝神君』過去頗近……」

「那是過去！目前早就不來往了！」

「白姐，以『白帝神君』的功力和手下高手之多，他爲什麽不自己送寶而交聯合鏢局護送？」

「這個……」白芝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因爲聯合鏢局信用可靠之故吧！」

羅璇覺得這件事千頭萬緒，但對白芝的話却不能全信，他不以爲是夏宇大叔會這麽荒唐。

這一點他是看錯了，世上確有這麽不自量力，色迷心竅的人。

另外，他對白芝第一次見面就對他說出這麽多的秘密，也感到懷疑，只是還想不出爲何要如此？

「白姐見告一切秘密，小弟永銘不忘。」羅璇告辭，白芝也沒有留難他，且親自送出寨外。

這一切，白冠翠全在暗中看到。

對于姐姐對待羅璇的一切作爲，連白冠翠也不十分清楚。

羅璇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決定去找「白帝神君」，他以爲他交聯合鏢局保暗鏢這件事就大有可疑。

還有一點，他對白芝提起「白帝神君」時，她的表情似乎啓示了一件事實，這也是羅璇要弄清的一點，弄清了這一點，對找失寶必有益處。

他兼程趕往白帝堡，第五天就到了。時已二更，他略一巡視此堡一下，即潛入堡內。

堡內戒備沒有蓮花塢十二水寨森嚴。但佔地却比十二水寨還大。

要是換了別人，必會在昆明一帶偵察。羅璇的想法稍有不同，一件事不從根本上着手，一定是越作越弄不清楚。

找了很久 終于到了章九蔭的獨立院落。

此人被稱爲「神君」，確有帝王的派頭，此堡外表不怎麽樣，他這個院落却極似皇宮大內。

羅璇掠上高牆，飄落大荷缸之後四下打量，要說此院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一點也不算誇大。

到處都是亭台閣榭，奇花瑤草，假山下大池中的魚類，就足有數百種之多。

這個院子之大，足有普通的四合院五個大。

所以要找章九蔭的住處，仍要花一點時間，就在這時，他聽到了琴聲。

本來琴音是柔和流暢的使人有陽春白雪，萬物充滿了生機的感受，但這一會突然變了調，琴音中充滿了殺機。

羅璇是精于此道的人，心知不妙。

要不是章九蔭正在與人對敵，動了殺念，那就是已經發現了他。

果然，一曲終了，只聞不高不低的語聲自左後側小軒中傳來，道：「貴客既已來此，何不進軒一敍——」

羅璇就憑這一點就不敢輕估對方，立即大方地走向小軒，道：「久仰神君大名，路過貴地，不禁好奇，進入貴堡，尚乞不罪……」

到了小軒門口，章九蔭在門口相迎，因爲能到達此院之中，迄未被堡內守衞人員發現，必是頂尖高手。

入軒尚未坐下，小厮已經送上茶點退出。

「白帝神君 章九蔭大約在三十七八到四十之間，儀表不俗，乍看還眞有點帝王之相，顧盼之間，目光威稜逼人，道：「少俠是……」

羅璇道：「在下呂賀……」

章九蔭道：「呂老弟可謂有實無名，能潛入本堡而到達此院者，必爲中原罕見高手，却是藉藉無名。」

羅璇道：「小弟來自北漠，到此不過半年左右。」

「這就是了。」「白帝神君」仔細打量了他一陣道：「不知老弟，此來有何見教？」

羅璇早已想好了計謀，他知道，在這詭譎的武林中要是一板一眼地作事，必然是寸步難行，有時必須變通。

羅璇猶豫一下，道：「這件事眞叫人爲難，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

章九蔭道：「呂老弟既然來了，怎可不說？」

「是……是啊！既然老遠趕了來，自然要說，章大俠過去和白芝是不是有過交情。」

章九蔭面色微變，道：「這和老弟有何關連？」

「關連嘛！也談不上，只不過站在小弟的立場，却又不能不問清楚。」羅璇道：「相信章大俠是小弟的話，也是會如此的。」

章九蔭道：「那就請說——」

羅璇道：「小弟最近和白姐建交，白姐可人，又是武林至美，小弟自然是一見鍾情，我們已有默契，半年後結婚，只不過——」

章九蔭面色大變。

不管是如何老練而深沉的人，一旦扯到「情」字上，就沒有那麽沉着了，他冷冷地道：「半年後要結婚？」

「是……是的。」

「是你向她求婚，還是她——」

「當然是小弟先向白姐示愛，白姐立刻就答應了！」羅璇道：「由于小弟風聞章大俠過去和白姐私交不錯，小弟希望知道，目前兩位是否還來往？基于『君子不奪人所好』的原則，小弟是非弄清楚不可的。」

章九蔭目不轉睛地盯了他好一會，忽然縱聲大笑起來。

羅璇茫然道：「章大俠爲何大笑？」

章九蔭冷笑道：「你要聽實話還是假

話？」

「小弟當然是要聽實話了——」

「那我就告訴你吧．我們還繼續往來．甚至于在二十七八天以前，我們還在昆明與白帝的中間處的宜賓見過面，而且，還……」

「還什麼」？不問可知，這仍然是一對情侶，但却在表面上拉開勢不倆立的架子。

這是爲什麼？羅璇已想到一些可疑之處。

羅璇大爲驚怒，道：「章大俠的話可是眞的？」

章九蔭哂然道：「放眼當今武林，誰有資格佔有花魁白芝？」

「這……就不對，白姐既和章大俠仍有來往，爲什麼又要和小弟結婚？小弟又不是富有的人，這我就想不通……」

「她八成要吃童子鷄吧！」

「章大俠．你說什麼？」這種下流話羅璇還聽不懂。

章九蔭冷蔑地道：「連這句話都聽不懂，你也配在武林中拈花惹草，動花魁的念頭？」

羅璇吶吶道：「既然有這麼一囘事兒，小弟就要攷慮了！章大俠，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小弟此行所要澄清的。」

「什麼事？」章九蔭的涵養實在不怎麼樣。

羅璇道：「小弟風聞白姐有個孩子，大約兩歲左右，我想問問章大俠，這個孩子是不是章大俠的？」

章九蔭好像被冷水嗆了一下，愕了半天，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小弟是想問清．要是章大俠的孩子．而章大俠確巳與白姐分了手．小弟就可以和白姐結合．如果那孩子不是章大俠的．那麼白姐顯然沒有對小弟說實話。這件婚事小弟就要攷慮了……」

章九蔭的臉變成豬肝色，道：「你見過那個孩子？」

「小弟沒見過，小弟的好友見過，不在十二連環水寨之中，而是在昆明市內託人代養的。」

章九蔭又狂笑了一陣，却不同答那是不是他的孩子，道：「姓呂的能到我這兒來，你勉強够斤兩和我動手了……」

羅璇道：「小弟此來只想澄清這兩件事；實在無意和大俠動手！」

「如果你能擊敗我，也許你可以和她結婚！」

「好吧！爲求清靜，咱們要找個無人干擾之處印證一下。」

「地方由你指定。」

羅璇道：「就在堡外隨便找個地方如何？」

章九蔭當然不計較在什麼地方，老實說，他雖然不太輕估羅璇，估計的却不什正確。

二人來到堡外，羅璇爲了不使對方的人跟來，臨時找了個地方，因爲他施展開絕頂輕功，也只有章九蔭跟得上，次流角色跟不上。

這兒是個小山谷，本就人跡罕至，尤其是深夜，絕不會受到干擾。

章九蔭道：「呂少俠喜歡用什麼方式印證？」

羅璇道：「客隨主便，章大俠要怎麼比都成。」

章九蔭瞇着眼看他一會，一臉殺機。這是絕對不免的，爲了女色，人類很少有耐心作合理的解決。

章九蔭未撤劍，如果他撤劍，他就以爲是小題大作。

而羅璇也以爲不必打出什麼名堂來，他的目的在印證白芝是否與章九蔭交惡？如今已證明交惡是假的。

他們既然沒有交惡而裝作老死不相往來，這其間自然大有陰謀。

這陰謀是什麼呢？

這兩人各主持了一個大帮會，因爲章九蔭的白帝堡中也有數百人之多，加上白芝的十二連環水寨，合計約有五七百人之衆。

五七百士卒，那算不了什麼，要是五七百個武林好手，而由某人指揮作爲叛國或作亂的本錢的話，這就很可怕了。

當然，這兩股實力合併，如果暗中進行反清復明的行動，聲勢也不算小。

但是羅璇却不以爲他們會是反清的組織。

「呂少俠，你出手吧！」

羅璇道：「章大俠，在下得罪了……」雙掌一錯，就是一式「童子拜佛」，接着就是十分火爆的「野馬分鬃」。

章九蔭冷笑了一聲，不退反進，一連三招，把羅璇逼退兩大步。

於是他全力搶攻，招狠力大加上他有意把他留下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印證而是拚命。

但是，儘管羅璇連連後退，甚至被對方追逐兜圈子，却一直未失過招，也就是說，章九蔭一點便宜也沒沾到。

老實說，他有點不信，他估計，五七十招內他會得手。

於是他的打法更猛烈而火爆，絕對不使羅璇捱過百招。

羅璇看來拖泥帶水，堪堪不支，但這情況一直如此，甚至過了一百招還是那樣子。

章九蔭忽然有點臉紅，以他的聲望，年齡以及經驗，居然不能在百招內擊敗這小子，這是怎麼囘事？

結果再打五六十招，仍是一樣，章九蔭「嗆」地一聲撤出了他的長劍。

羅璇道：「章大俠，印證到此，也該收手了吧？」

章九蔭一言不發，一劍刺來，劍上的功力顯然又強了些，羅璇只好撤劍。

才不過三招，羅璇的衫袖就被戮了個洞。

這次章九蔭有了信心，絕不讓他拖過八十招，就要讓他躺下。

此刻章九蔭內心充滿了恨，想不到白芝表面上和他山盟海誓，骨子裏却在不斷地「打野食」。

他絕對相信，那孩子不是他的，因爲她一直未對他說過她懷過孕的事。

這本是羅璇胡謅的，沒想到章九蔭一聽就信，由于白芝對羅璇有誘惑勾引之嫌，羅璇才會揑造謊言來試章九蔭。

由此可以隱隱猜出，章九蔭托聯合鏢





羅璇與白帝神君在山峯中作生死鬥。

局保暗鏢送兩寶物，居心就十分陰毒。

因爲保明鏢至少武林中人會有很多人看到或耳聞，但暗鏢則僅限于極少數雙方的人知道，殺人也好，劫鏢也好……容易得手，且會造成神不知鬼不覺的後果。

另外，羅璇還聽說過，他的父親和白芝的父親白嘯天爲了白芝之母而動手。原因是羅揚本是白芝之母的情人。白嘯天是以酒醉玷汚了她，只好嫁他，但羅揚知道此事後找白嘯天決戰，白因被毀了容，而自絕身亡。

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是羅璇之師對羅璇說的。

由此推想，就不難知道劫鏢案的主因了。

又過了百招，居然還是那樣，羅璇仍然是拖泥帶水，頗似堪堪不支的樣子。

事實上羅璇不願招搖，至少目前還不到他大展身手的時候。

不論章九蔭如何賣力，局面對羅璇總是很險，却又能化險爲夷。章九蔭氣結而怒嘯。

羅璇的目的已達，恐怕他長嘯是暗暗召人來對付他，此時此刻他沒有理由冒這份險，立刻收劍抱拳道：「章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小弟望塵莫及——」

章九蔭有點氣喘，他偏着頭打量羅璇，眞不敢再輕估這小子了！要說白芝看上這小子，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小子人品比他還好，功力極高，十分難纏，打下去不會討好，不打又下不了台。

好在這小子挺謙虛，沒有一般年輕人那種跋扈自大的狂態。本來章九蔭想殺了他，看來是辦不到了，道：「呂小弟，你這年紀有此身手，到了我這年紀，就大大地有名了！」

「不敢不敢！」

「呂小弟，你剛剛在堡中說的一切却是眞的？」

「當然！小弟是先認識冠翠妹才又認識白姐的。」

章九蔭道：「假如章某和她沒有斷交，呂小弟將何以自處？」

「這——」羅璇道：「沒斷交爲什麼白姐會說是早巳斷了交？」

「哼！她不知道在玩什麼花梢，小弟，你囘去告訴她，她要自作下賤，就由她去吧！」

羅璇抱拳道：「小弟囘去一定要把章兄的話轉告她，而且要弄清，如果她承認．和章兄仍有來往，小弟也只好忍痛割愛了——」說畢，道聲「後會有期」，轉身疾馳而去。

章九蔭算是老江湖老油子了，却仍沒弄清羅璇此行的眞正目的。

而羅璇却是十分慶幸決定此行的計劃，因爲這是從根本上去瞭解劫鏢案原因的妙法。

## 化裝易容　藏匿小鎮

白芝的武林帖很管用，什至比官方的海捕公文還有用，凡是武林中人，只要接到武林帖，一定會立刻去辦。

因爲任何人能作白芝的座上客，都會引爲終生的光榮。

因此，白芝的武林帖上註明的兩個叛徒馬愛奴和婁子清，不久就有了消息。

馬愛奴在雲、貴邊界一帶出現。

這消息被呼延壽聽到時，他大笑了起來，因爲是他親自指導部下掘坑，也是他親自指揮埋坑的，這怎麼可能？

他以爲這必是以訛傳訛。有所謂「十里無眞信」，正是這個意思。

一句話傳來傳去之後，必會走樣，比喻說，五七十人排成一行，每人間隔一兩步，由第一人傳遞一句話或一句詩，到了末了一人處，就完全不對了。

呼延壽正好也在這一帶，他本想再去探探呂鳳妮　想想還是不敢去。

並非他怕死，而是怕再次被擒，連累了她。

當他聽到這消息大笑過之後，却又以

為有弄清此事的必要。他記得遇上夏心時，對方曾以為他們身上有一顆拳頭大小的舍利子。

由此推想，可能馬、婁二人身上有一顆舍利子，他風聞那舍利子上鏤有一門絕學。

他現在一無所有，如能練成舉世無匹的絕學，他就可以到「平西王」府中把呂鳳妮救出來。

他這人用情是夠專的，對同僚卻太狠毒了些。

他趕到這小鎮上來，在一家酒樓上聽到大家談論，十二連環水寨的副塢主馬愛奴，就在這小鎮上。

這小鎮不過一千戶人家光景，全部也不過五千人。這麼一個小鎮上藏了一個武林高手，有這麼多的人在找尋，居然還沒有找到。

呼延壽自然也是「蓮花塢」要抓的人，只是第一批武林帖上沒有他的名字。第一批還沒有到。

但他仍然是易了容，他看來像個鄉巴佬，至少也有五十歲以上。

他慢條斯理地自酌自飲，一邊聽食客們交談。

甲道：「馬愛奴是『蓮花塢』的副塢主，武功一定很高。」

乙道：「這還用說，簡直是他奶奶的廢話！」

丙道：「此女武功很高，自不待言，咱們要是遇上了，試問哪一個有把握能擒住她？」

忽然角落處有個五十左右的人冷冷地道：「你也未免把她估得太高了！馬愛奴難道能吃人？」

衆人望去，原來是武林名宿「過山雷」蕭大宇。與武林五大門派掌門人齊名。

甲道：「哦！原來是蕭老前輩，要是馬愛奴眞在此鎮上，蕭前輩一定能生擒她的。」

蕭大宇冷冷地道：「蕭某也以為如此，只不過蕭某卻懶得管『蓮花塢』的閑事。她不是武林盟主，更不是衆望所歸的人物，為什麼要聽她支使？」

在武林中敢說這話的人不多，敢在大庭廣衆之前說這話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但卻無人敢鼓掌。

這工夫乙道：「前輩知不知道馬愛奴在不在此鎮上？」

蕭大宇道：「大概在吧！」

呼延壽心頭一跳，論武功，他知道馬愛奴並不比他高明多少，也不會比他低。馬愛奴主要是因為是白芝的師妹，才能高踞副塢主之職。

如果馬愛奴眞在此鎮上，他絕不能放過。

因為他必須殺人滅口，由於馬愛奴也未返回蓮花塢，可見她也有侵吞寶物之心，反正大家是有志一同。

乙又問道：「前輩雖不願聽人擺佈，在此坐鎮，必要時助一臂之力，擒住這個扳帮的人，也是大功一件！總是他奶奶的一件好事！」

蕭大宇道：「好事壞事，你以為自己眞的知道？」

「這——」乙不再出聲了。

呼延壽邊吃邊想，馬愛奴會藏在什麼地方？

她一定是扮了男裝，因為過去出塢辦事，她大多是男裝。

此刻正是晚膳時刻，馬愛奴也要吃晚飯是不是？何不到其他飯館去找？

想到這裏，呼延壽突然付了帳出門而去。

他以最快速度問出本鎮的一些較具規模的飯館地址，逐個查看。當他來到第三家時，他的心頭一跳。

不論馬愛奴的易容術如何高明，呼延壽第一眼就能看出來。

她扮了男裝，像個綢緞莊的二掌櫃。坐在她對面的是個三十左右，長得不俗的漢子。

看看此人所揹的雙刀，呼延壽不由心頭一跳。這不是黑道殺星「燕雙飛」樓雲嗎？

此人的雙刀使起來有如燕子飛舞而得名，原來馬愛奴早就有了戸頭，看他們的熱乎勁，絕非泛泛之交。

呼延壽有點胆怯，但是又不便失此下手機會，至少也該偷聽一下他們交談些什麼？

他由馬愛奴身後進入飯館，也就坐在馬身後的桌上，只叫了簡單的一碗麵食。

只聞樓雲道：「愛奴，妳身上不是有件東西？」

「是又怎麼樣？」

「交我保管比較保險些。」

「喲！你就那麼肯定？」

「愛奴，妳是知道，白芝已下了武林帖，捉拿妳和婁子清，而武林中就有那麼多的帮閒小人，愛管閑事，所以妳遲早會遇上大敵，而我，就很少有人知道是妳的情人！」

「好吧！東西交你保管，你也要小心哪！」

「妳放心！普通高手三五個我還沒放在心上哩！」

「那就好！」馬愛奴取出一個絨盒，遞了過去，樓雲接過納入懷中。

呼延壽心花怒放。心想，合該我呼延壽是此物的主人……

就在這時，又來了一個人，呼延壽心頭一驚，居然就是奪去珍珠衫的夏心。

他嚐過滋味，此人不好纏，自己絕非敵手。

他故意低着頭裝沒看到，沒想到夏心一屁股坐在他的對面。

呼延壽大駭，這一下可完了，不要說兩撥人，僅是這夏心他就調理不了。

呼延壽正要低聲打個招呼，夏心揮手示意禁止，却說道：「老胡，你早來了一步？」

這樣就顯得合理，如果二人不出聲，就會啓人疑竇。而呼延壽一出聲，馬愛奴就能聽出來。

呼延壽心道，夏心安的是什麼心？他似乎知道我的心意，而不要我出聲的。

但至少夏心不會向他下手，這一點他看得出來。

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可以把夏心當作靠山。



待夏心得了手，他再設法弄過來，想到這兒，嘴角上就噙着一抹笑意了。

夏心也叫了麵，正在低頭猛吞，似乎一點也未注意呼延壽的神色變化。

這工夫馬、樓二人付帳離去，而且一出門就東、西一分，分道而去。

夏心也要付帳，但呼延壽道：「夏大俠，由我來付……」

付了帳二人出來，夏心道：「呼延兄要去追哪一個？」

呼延壽心想，這傢伙眞有一套，他似乎也知道東西在這二人身上，只不過却未必知道在樓雲手中，他道：「夏大俠要去追哪一個？」

夏心不假思索地道：「馬愛奴！」

呼延壽心想，我還以為你比我聰明呢！立刻笑笑道：「夏大俠眞是有心人，我就跟大俠一起去追她好了！」

「不！」夏心說道：「你去追另外一個。」

呼延壽不過是欲擒故縱，沒想到夏心果然上了當。心中大叫：傻蛋！你去追吧！保證你是一無所獲，兩手空空。

「是，夏大俠！我就去追另一個。那個人是誰呀？」

「『燕雙飛』樓雲，此人的身手不俗，你可要小心了……」

「謝謝夏大俠關注！待會見……」

兩人一分手，呼延壽疾追樓雲，夏心却暗暗地跟着馬愛奴。大約是足足奔出十二三里，來到另一鎮上，已是二更稍過馬愛奴逕自進入一家客棧。

夏心暗暗跟入，眼見她要了個房間。

夏心要的房間就在馬愛奴隔壁。不一會，有人來敲馬愛奴的門。門開了，雙方都沒說什麼，那人進入，門又閉上。

這人和馬愛奴的年紀差不多，二十六七歲，人品比樓雲要好些，身揹長劍，一下子就抱住了馬愛奴。

「小羽——別這樣，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我更受不了！我們多久沒見了？」

「才不過是一個月光景，看你這副饞相！」

「守了一個月的活寡，我怎會不饞——」連吻帶愛撫，馬愛奴形同癱瘓，只是象徵性地推拒着。

此刻她比對方還要迷亂。男人有幾個是專心守寡的？女人在這方面顯然要好得多。

但在緊要關頭，也就是在馬愛奴緩緩地退到床邊，正要倒下時，這小子忽然鬆了手，道：「愛奴，請原諒！咱們還是談正事要緊。」

馬愛奴星目微張，嬌喘吁吁，她現在多麼希望小羽繼續勇往直前？這眞是吊人的胃口。

「是……是啊！辦正事要緊——」馬愛奴沒精打采地自懷中掏出一個鹿皮袋，塞在小羽手中。

小羽扯開了袋口一倒，一顆拳頭大的舍利子在桌上滾動着。光華照人，璀璨奪目。

「噢！這舍利子果然是一件人間至寶，人身的精華——」小羽把玩着，讚賞不已。

馬愛奴道：「東西先交給你，過一段時間，咱們再去找梵文的人譯出上面的梵文。」

「是啊！就是這麼決定，妳現在是絕對不能招搖的。」

「正因為如此，這東西才不能放在我的身上。」馬愛奴道：「小羽，可是你也要想想，除非是你，這東西我是不會放心交給別人保管的。」

「當然！」他又拍了她的屁股一下，道：「我知道妳對我好，所以我對妳也忠心耿耿……」

在此同時，樓雲奔出鎮外，自懷中取出一個絨盒，打開來欣賞。

裏面是個拳頭大的東西，閃閃生光。

他邊走邊欣賞，那知有人已經逼近了他。

樓雲雖為高手，怎奈他正在聚精匯神地欣賞舍利子，精神自然分散。一道人箭疾射而至。

此人一手搶舍利子，一掌砸向樓雲的背心。

樓雲雖然發現得晚了些，他畢竟是個高手，經驗豐富，反應靈敏，扭身撤步，把受傷害的程度降為最低。

當然，他仍然中了一掌，只是並不太重。

他噙着一嘴的血漬獰笑道：「你是甚麼人？竟以下三濫的手法襲人？」

呼延壽手托着舍利子仰天大笑，道：「你不佩擁有這武林至寶，現在我還要送你上西天！」

樓雲雖受了內傷，仍未把呼延壽放在心上。

如果呼延壽未易容，樓雲知道他就是蓮花塢第三水寨寨主「槍神」呼延壽的話，又會如何？

呼延壽撩衣撤出了用布包着的六支鏢鎗。

「你……你是呼延壽？」

「不錯。你小子命該如此。你可別抱怨！」

「未必。」樓雲哂然笑道：「你也不過是乘人不備背後下手襲人的貨色。」

「樓雲，你注意了——」兩根標槍一前一後射來。

樓雲當然也聽馬愛奴談過呼延壽的標槍霸道，也談過一些趨避的訣竅。

因此，這兩支標槍輕易避過，這一次是三支，分上中下盤襲到。樓雲內傷不輕，總是吃虧，因為無法提聚內力，被下盤那一支戳入小腹之中。慘嚎聲中連退五大步，倒地而亡。

呼延壽頭也不回，帶着滿足的詭笑離去，他有美好的憧憬，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直闖「平西王」府，救出呂鳳妮……

× × ×

和馬愛奴在一起的小羽是何許人？

他比樓雲的名頭更大，是華山派掌門人的小師弟。由於是關門徒弟，他學的比華山掌門人還要多。

也可以這麼說，她的底子比華山弟子門人江帆還要高出一籌有餘。

他就是「飛鷹」秦羽。

此刻他和馬愛奴分手，道：「愛奴，妳要避避風，現在拍蓮花塢馬屁的人很多

，衆怒難犯，爲了將來，此刻必須要忍耐些。」

馬愛奴道：「少羽，你呢？」

「我目前不能和妳膩在一起，儘管我很不願離開妳，可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好吧，過些日子我到何處找你？華山？」

「不行！我們華山是正大門派！而我又是掌門人的師弟，在華山地位崇高，怎可把女人帶到華山去？以後怎能作門下的楷模？」

「那要我到哪裏去找你？」

「到我的原籍去找我好了。那時我會在家中，我家還有父母，也好讓家父母看看他們未來的媳婦……」

馬愛奴聽了這話就有了笑容，她眞正喜歡的是小羽，雖然過去和樓雲也有一段，但在她的心目中，小羽較爲單純，樓雲油滑些。

對女人來說，單純老實是十分重要，應列爲第一位的。

兩人分手，秦羽出了客棧，出鎮往東。夏心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本要下手，但又改變了主意。

他要看看秦羽是不是要去找人譯那梵文。

夏心以爲，秦羽也未必是對馬愛奴忠實。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攔住了夏心的去路。

夏心不由一震，竟是在滇池船上見過一面的羅璇。

「羅兄——眞是幸會。」

「的確是幸會！」羅璇由白帝城返回，途經此處，風聞呼延壽在此，很多人正在抓他，羅璇自然留了下來。

不久他就發現了夏心，也知道夏心盯上了馬愛奴。

但很快他就知道呼延壽去追樓雲上了馬、秦二人的當。所以他對夏心的細心也很佩服。

夏心道：「羅兄來此有何貴幹？」

羅璇反問道：「夏兄在此又是爲了甚麽事？」

「一言難盡！羅兄我有急事，咱們以後再談如何？」

「我以爲咱們二人的事，是最急也最重要的事了！」

「咱們？」

「不錯。」羅璇道：「夏宇夏大俠是夏兄的甚麽人？」

「你——」夏心吶吶道：「羅揚羅大鏢頭是羅兄的甚麽人？」

「家父！」

「噢！羅兄，這可眞是巧遇！咱們是自己人哪！快，我要去追一個人。」

「秦羽是不是？」

「是啊！他是個關鍵人物。」

「是不是他身上有舍利子？」

「對對！追丟了就糟了！」

「珍珠衫可在夏兄身上？」

「在……在……」夏心吶吶道：「只不過這件事……」

羅璇打斷他的話冷冷地道：「是不是有甚麽困難？」

「是……是的。羅兄，要是眞正追不上秦羽，那就糟了。」

「不要緊。」羅璇道：「夏兄，請告訴在下，令尊出賣了家父，與刦鏢者私通。可有此事？」

「這……」夏心本無私心，只是想找到兩寶後還給羅大叔，但是父親私通刦鏢者的事可以隱瞞起來，以便保住父親的名節。

這也正是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半生清苦俱非。」

夏心猶豫，羅璇立即「嗆」地一聲撤劍在手，道：「夏心，足見你和令尊同流合污！」

「不……不……羅兄……小弟絕無此意……」

「那就把珍珠衫拿出來。」

「羅兄，我們去追秦羽好不好？舍利子在他身上。」

「不必操心，他跑不了的。」

「羅兄，秦羽不是個庸手，他此刻已出去數里之外了，一旦被他脫逃……」

羅璇一劍刺出，蘊含無限的機變。

夏心對自己的身手頗爲自負，只好迎戰。心想，速戰速決，待制服你再去追人，也許還來得及。

但是，才接了五六招，他就暗暗心驚，非但要拖得很久，甚至數百招以上，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勝。

羅璇有一腔怒恨，他懷疑的是，珍珠衫在夏心身上，他居然不交出來，這已很明顯了。

夏心心焦如焚，讓秦羽脫出監視之外，再找人可就難了。心情一急，就更是不濟，未出百招，就有點左支右絀了。

「羅兄，我有千言萬語，一時也說不完，希望你能體諒小弟，讓我追上秦羽，一切都可解決！」

「夏兄，令尊與刦鏢者私通，可有此事？」

「不！沒有這事……」

他嘶吼着否認，他實在不甘心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痛苦忿怒，却不知如此回答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人在焦灼不安中玩命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才九十餘招，「嗤」地一聲，衣襟被挑破一孔。

一百一十招左右，又失了一劍，凌厲無匹。這是由一股仇火亢奮，胆大心細所致，以羅、夏二人的技藝，羅璇要擊敗他，總要兩百招以上才成。

羅璇道：「夏心，你是招不招？」

這個「招」字夏心聽來十分刺耳。本來用得也沒有甚麽不對，如果上了公堂審問的用詞一定也會用上一個「招」字。

夏心更加不支，腿上又被划了一道口子。

就在這時，忽然小徑上馳來一人，遠遠地就大叫道：「羅大哥……你在和誰動手……」

羅璇一分神，夏心狠攻了兩劍，疾竄而去。

羅璇要追，來人道：「羅大哥，不必追了。」

原來是白冠翠。



她本是暗暗跟着羅璇，甚至也去過白帝堡，羅璇却故作不知，但在回程中他抓住了她。由於她早已同情了羅璇的遭遇，就對他說出了一些秘密。這秘密並不限於失寶之事，還有金開基、章九蔭以及白芝等的秘密。

羅璇道：「冠翠，爲甚麽不要追？妳知不知道此人是誰？」

「知道，他就是你爹好友夏宇的兒子夏心！」

「妳怎麽會認識他？」

「說來話長，那是在昆明時，是我叫他攔截呼延壽呂鳳妮的。」

「爲甚麽？」

「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只想把呂鳳妮的醜事揭開來，讓姨丈『平西王』知道，殺也好！剮也好，反正也就除去一個和阿姨爭寵的女人！」

「原來只是爲了這個。」羅璇道：「叫妳監視的人呢？」

「當然有了頭緒我才會回來。」白冠翠說道：「這也是我不叫你去追夏心的原因。」

「可是珍珠衫還在他的身上？」

「他不會走遠的，只要呼延壽還在附近，他一定不會遠離。」

「冠翠，妳以爲他會不會與他的父親同流合污。」

白冠翠道：「這一點我也不知道，但猜想不會。」

「爲甚麽不會？」羅璇說道：「果眞如此，我剛才要珍珠衫，他爲甚麽不拿出來？」

白冠翠道：「也許他以爲交給你也不牢靠，想要交給令尊。」

羅璇道：「果眞如此，他就該直認，却吞吞吐吐，態度曖昧。冠翠，秦羽在哪裏？」

「跟我走吧！」

「我只是感覺讓夏心溜了太可惜。」

「不妨，羅大哥，下次找到他，可以暗中看看他和他的寶貝父親是不是一丘之貉？」

他們一口氣奔出十一二里。來到一片樹林中，隱隱發現一座小尼庵。

羅璇一楞：「怎麽？秦羽他會到這裏來？」

白冠翠居然點點頭。

羅璇道：「他認識這尼庵主持？」

「又何止認識？他們居然……」白冠翠紅了臉，道：「眞不要臉，尼姑也找男人！」

羅璇道：「尼姑也是人，她們的孳心未除！和普通的女人一樣，甚至會更厲害些。」

二人潛入庵內，白冠翠指指那禪房，自己却不過去，羅璇到後窗外弄破窗紙一看，嘿！正在參「歡喜禪」哩。

屋內無燈，但月色很亮，以羅璇的目力，可以看清這艷尼的面貌，果然是一代尤物。

眞正是明目皓齒，眉目如畫，而且肌膚晶瑩如雪。

須知任何一個美麗的女人或英俊的男人，一旦剃光了頭髮，醜其美，就能眞正表現出來。

如果是眞正美好的人，他（或她）看來還是美的，如果不是很美的，那就不能看了。

這艷尼大約在二十五六之間，最多不過二十七八，正以婦人的媚和蕩在迷惑秦羽。

不要說秦羽這等年輕人招架不住，這等冶蕩、風流的女人，就是老經驗也照樣現原形。

正是所謂：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

好一會才雲收雨霽，艷尼道：「小秦，你不抗折騰。」

秦羽道：「還不是急趕了十來里路之故？」

「八成先和馬愛奴那婦人玩過！」

「沒有，我既然要來明月庵找妳妙意寶貝，我那還有心情和她……」

羅璇暗暗一嘆，馬愛奴背叛同門師姐，冒此大不韙！也要時時迴避追殺，也不過是爲了秦羽，而他却根本不愛她，還出賣了她。

這工夫忽然有人大力擰了他的屁股一下。他差點痛得尖叫，原來是小妮子白冠翠。

他回頭望去，白冠翠白他一眼，大概是在抱怨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吧？

這工夫她也貼在窗上看，似乎是不大敢看，又很想看。

妙意道：「小秦，東西給我吧！」

「妳急甚麽？」

「不是我急，和你的事，只能偷偷摸摸地，萬一被徒弟們看到，今後我怎麽端起師父的架子教誨她們？」

「乾脆還俗算了！咱們遠走高飛，找個任何同道都找不到的地方過那神仙眷屬生活。」

妙意道：「我也有這意思，却也不能說走就走呀！」

「爲甚麽不能？」

「這尼庵我投下七八千兩銀子，不能白白丟掉，等有機會把它讓出去。」

「怎麽？尼庵也可以頂讓的？」

「怎麽不能？」妙意道：「這是一個出家人永久的棲身之所，也可以說是一個女人終身的事業。」

「好吧！妳盡快出讓，我們不能永遠這樣被窩剛剛熱了就要匆匆離去……」

秦羽下床穿衣，順便把那舍利子丟在她的枕邊，妙意取出來，屋中立即華光萬道。

妙意低聲讚嘆道：「據說這是釋迦牟尼成道及遺體火化後自骨化中尋覓的，得舍利子一斗，這是其中最大的一顆。」

「不錯，」秦羽道：「傳說能作到『戒、定、慧』的出家人火化後才有舍利子，不知妳將來火化後有多少舍利子。」

妙意打了他一下。這工夫秦的衣衫整好，又蹲下吻了妙意一陣子，道：「東西要小心收好。」

「這不用你操心。」

「不是我嘮叨！而是此寶已引起了武林中的軒然大波。」

「你自管放心，明月庵可和武林扯不上關連。」妙意道：「只有你常來，一不

小心才會把武林中人引來。」

秦羽問道：「怎麼？妳嫌我來得太頻了？」

「不是，小秦，我希望你夜夜來，你成嗎？傻瓜。」

秦羽搖搖手道：「三五天後我再來。」說完自前門走了。

妙意聽了一會，秦羽確實走了，她忽然「格格　笑了起來，自語道：「小秦，你雖然比他年輕些，你却不會是我的終身伴侶。格格……」

窗外二人不由自主同時一愣，互視一眼。

這可眞是報應。秦羽虛情假意，騙了馬愛奴，而妙意似乎又騙了秦羽。人心是多麼難於捉摸。

以秦羽來說，他的出身，人品以及身手，都算是一時之選，妙意另一個戶頭是什麼人？

這工夫妙意居然也穿上衣服，留下一張紙條就出了尼庵。

二人不由一驚，妙意居然也是一位高手；就看她以燕子三抄水的輕功出牆而去，就不是泛泛之輩了。

白冠翠道：「我上去試試看能不能制住她？」

「先不要忙，」羅璇道。「她已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不如看看，她的另一個面首是誰。」

羅璇進屋看過，紙條上是說她要出一次門，要大徙法塵尼姑代掌庵務，約三天可返。

由此推斷，她要去的地方絕不會在百里之內。」

× × ×

呼延壽殺了樓雲，奪得舍利子，本來志得滿意，正要遠走，去找懂梵文的人，而且在收拾行囊，忽然有人敲門。

呼延壽有如驚弓之鳥，抓起標槍道：「是哪一位？」

門外的人道：「是友非敵。」

越是這麼說，呼延壽越是啓疑，悶聲不響自後窗走了，一口氣奔出鎭外。

他的手在袋中摸着那舍利子，有了這東西就像有了高深的武功以及有了呂鳳妮一樣。

他不禁仰天大笑三聲，但是笑聲未畢，前面二三十步以外站立一人，呼延壽仔細一看，不由心頭一沉，居然是在那酒樓上見過的「過山雷　蕭大宇。

那時他是易了容的，蕭大宇居然能認出來，呼延壽突然打住，抱拳道：「是蕭前輩嗎？」

蕭大宇道：「正是老夫。」

呼延壽道：「前輩在此有何……」

「等你。」

「前輩等在下何事？」

蕭大宇冷冷地道：「你可以瞞別人，但瞞不了我！」

「在下瞞了前輩什麼事？」

蕭大宇道：「『燕子飛』樓雲是你殺的吧？」

呼延壽一驚，眞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道：「在下不知前輩說些什麼？」他不能承認，一旦承認，就必須涉及舍利子上面去。

蕭大宇道：「樓雲是我的朋友門下，他被襲身死，還是我爲他料理的後事，我怎能不管這件事？」

呼延壽道：「前輩看到在下殺死樓雲的？」

「當然，而且是先向他施襲，使他受了內傷，然後在第五支標槍上戮中了他的小腹……」

呼延壽要狡賴也不成了，道：「前輩，只看到我不得已而殺人，却未看到別人害我。」

蕭大宇冷笑道：「是誰害你，當初你不向馬、婁二人施襲，婁子清會死在坑中嗎？」

「莫非前輩連那事也知道？」

「不錯，那夜大雨，視野不清，我適逢其會只看到了一個尾巴，事後我在你走後掘開坑來，只救活了馬愛奴一人，那是因爲她在馬頸之下，避過亂石而苟延一命，加之是以亂石塡坑，可以呼吸之故，但婁子清却被亂石打死。」

呼延壽不得不撤下標槍，蕭大宇也撤出了蛇頭鞭，也是十三節，只是最前端一節是蛇頭。

呼延壽知道，對付這等人物，兩支齊發是不成的，一次三支，落空後又是五支，居然也被閃過及用鞭砸飛。

還剩下四支，他暫時不用，而以一根標槍一招一式地幹。

「過山雷」這綽號，顧名思義，自然是性子爆躁，而內力也必然渾厚無比。果然，呼延壽被他的蛇頭鞭震得馬步浮蕩不穩，氣血翻湧。

呼延壽可以說差點賠上小命才得到舍利子，那能讓別人搶了便宜？

但他雖是全力搏殺，自信仍然搪不過百招。

在七十餘招左右，他的大腿上挨了一鞭，一個踉蹌差點栽倒，人家另一掌擊中了他的「盲門穴」，一頭栽在地上。」

蕭大宇喃喃地道：「呼延壽，老夫並非貪婪之徒，實在是不甘心此寶落入白芝這種人的手中……」

取出舍利子就着夕陽餘暉看了一會，忽然「呸」了一聲，把舍利子丟在他的身邊道：「傻蛋，這是一種石頭，上面鏤刻的是千字文而不是武功……」說畢，解了他的穴道連拍他數掌，頭也不回就走了。

呼延壽被制住穴道，耳朵却還能聽，不由一驚，怎麼會是假的呢？莫非是馬愛奴騙樓雲？

事實上正是如此，樓雲爲這假的舍利子送上一命。

呼延壽的穴道是解了，但錐心之痛使他滿地滾動哀號，他知道，以前的雄心壯志，美麗遠景，已全部幻滅了。

他已被廢除了武功。

× × ×

羅、白兩少一直十分技巧地跟踪妙意，一天一夜之後，走出三百餘里，竟進入了伏牛山。

白冠翠道：「羅大哥，你有沒有猜出她到伏牛山幹什麼？」

「當然是找一個人。」

「找誰？」

羅璇道：「妙意要找的絕不會是個藉



藉無名之輩，而伏牛山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自然是『玉面神刀』司馬威了。」

「大概錯不了，不知此人有多大年紀了？」

「不太清楚，大約不會超過四十歲吧！」羅璇道：「聽說此人功力之高猶在五大掌門人之上，此人隱在此山的亡魂谷之中。」

深夜才到達亡魂谷，一看地形地勢，兩少才知道，所謂亡魂，是一夫擋關萬夫莫入的意思。

二人小心翼翼地跟入谷中。

谷中樹木並不茂密，却在小徑曲折中有些嶙峋怪石穿插其間，如有埋伏，防不勝防。

加之四面有三面峭壁，對谷中不熟的人，休想逃出谷外。

突然，前面一聲低嗥，兩道黑影撲向妙意，妙意急停快閃，閃過一道黑影的撲擊，道：「老黑，是我……」

奇的是經她這麼一吆喝，黑影立刻停止撲噬，原來是兩頭巨大的黑狼，比一般的狼幾乎大了一倍。

白冠翠大驚，別看她天不怕地不怕，見了毒蛇猛獸就沒轍兒了，緊緊地貼在羅璇懷中。

羅璇輕輕拍拍她的肩胛以「蟻語傳音」說道：「你不要怕，兩匹狼還擋不住我們……」

他在前面要白冠翠在後面緊跟着他。

才走出二三十步，又是兩道黑箭在低嗥中向二人射到。

白冠翠差點尖嘶，却見羅璇身子昇起，反向二狼迎上，雙臂齊張，身子翻轉，二狼居然凌空摔落草中。

絕的是二狼摔下就沒有再動一下，而白冠翠似乎並未有看到羅璇擊中二狼，其實那是用了「凌虛指」神功的。

「羅大哥，你是怎麼……」

羅璇示意噤聲，叫她跟着速行，又走了一段很長而曲折的小徑，忽然石後閃出個老人。

這人鬚髮半白，腰身佝僂，比手劃脚似在問他什麼？

羅璇低聲道：「這是個聾啞的人。」

這工夫老人突然撲上，雙爪銳風懾耳，幻起一片爪影。

凌厲而詭異，看人不起眼，技藝却十分高明，一輪急攻，把羅璇逼退一步。

白冠翠大驚，正要撲上，羅璇示意叫她在一邊戒備，不必加入。

果然，羅璇的招式一變，好像任何一招一式都是軟綿綿的，對方勁烈的爪風一碰上就化於無形。

老人才不過打了二十招左右，有點不信邪，攻擊更加狂烈，就在這時，羅璇側身進入對方的爪影之中。

這一下子老人不由大驚，也似乎在這剎那才知道，人家比他高明多多，要想退都來不及，「雲門」和「維道」二穴立被戮中，搖搖倒下。

羅璇把他弄到路邊石後，白冠翠低聲道：「羅大哥，今夜我才知道你的厲害，看來當今高手能接下你五十招的人恐怕不多。」

羅璇搖搖手，叫她別出聲，却握住她的手，帶她前行。

她感覺到他的手很温暖，這股暖流一直暖到她的心窩中。

她長了這麼大，從未被任何男人握着手而行，內心說不出的甜蜜和羞澀。

到了谷底，忽見一個三十五六歲，白面無鬚，英挺瀟洒，衣着十分華麗的中年人與妙意併肩站在一幢建造奇特的的屋門前。

毫無疑問，這大概就是「玉面神刀」司馬威了，而妙意站在他的身邊，却也十分襯配，且顯得小鳥依人，百依百順的樣子。

司馬威似乎很孤傲，仰頭目注天際，好像漠視于他們二人的存在。

白冠翠正要告訴羅璇，大敵當前，却發現羅璇也是負手目注夜空，根本也沒有看對方一眼。

妙意冷冷地道：「什麼人敢闖亡魂谷？還不快報上名來！」

羅璇仍似未聞，白冠翠心想，羅大哥還眞沉得住氣。

這工夫司馬威才移過目光，凝望着羅璇。

這種舉措固可以模仿，但一個人的胆識和氣度是發自內形之以外的，絕對不能模仿。

所以司馬威目光一凝之後，道：「小友何人？」

羅璇道：「在下羅璇。」

「羅小弟擅闖本谷有何貴幹？」

妙意道：「無知小丑，威哥把他幹掉算了……」出家人說話如此狠毒，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知司馬威冷冷地道：「人家是跟着妳來的，居然還懵然不知！」

妙意不由臉紅，但却並不以爲司馬威當衆給她難堪而不悅，可見她對司馬威是言聽計從，百依百順了。

因此，也可以看出，她對秦羽的虛假了。

也可以看出，她來找司馬威，可能是把舍利子獻給了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很難以捉摸。論人才，外型及年紀，秦羽應該不輸此人，但妙意却寧願仰承此人的鼻息。

看來此人必有特殊能力來控制她。

羅璇道：「正如台兄所言，在下是跟妙意而來的。」

妙意道：「你們來幹什麼？」

白冠翠大聲道：「妳來幹什麼。」

「死丫頭，妳能管我？可是不知死活了。」

白冠翠正要揭她的糗事，羅璇雙臂一張，阻止她說下去，道：「在下來此，是請司馬大俠把舍利子還給在下……」

司馬威忽然微微色變，道：「莫非你就是大鏢頭羅揚的後人？」

「正是，家父失鏢之後，一方面受託運人的追索，另一方面還要去找失鏢，好像世間已經無他立錐之地了，司馬大俠乃是武林名宿，諒能體會這種苦況而賜予同情的。」

妙意冷笑道：「這兒那有什麼舍利子，你們識趣的話，就快滾吧，可別連小命都送上。」

白冠翠冷笑道：「妙意，那舍利子是誰送給你的我們都清清楚楚，要不要我們給你抖出來。」

妙意一驚，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司馬威睨了她一眼，似知她的德性，大概也可以猜出送她的人必是個男人，司馬威漠然道：「妙意，妳回去吧。」

「威哥……你要去找我……」

「過幾天我會去。」

妙意有點不願離去，却又有點不敢違命的樣子，還是出谷而去。

司馬威對她的態度比她對秦羽還惡劣，眞是一報還一報。

這時司馬威才說道：「此物雖然武林中人趨之若鶩，但由于有很多忌諱和限制，在下對它的興趣不濃，却打算『借花獻佛』。」

白冠翠大聲道：「這是羅大哥的令尊失踪的東西之一，你怎麽可以送人？」

司馬威道：「東西雖是羅揚保的暗鏢，在下却非得自羅揚之手，自不應交還羅少俠。」

羅璇抱拳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羅家不能還鏢，可能家破人亡——」

司馬威喟然說道：「這的確是一件値得同情之事，但是在下也僅僅限于同情而已——」

白冠翠道：「我本以爲你是什麽武林名宿大人物哩！原來說話和放屁一樣！」

司馬威冷峻地道：「丫頭，妳說話要小心點，這兒是亡魂谷，不是在妳自己家中。」

羅璇是在求人，當然要低聲下氣，道：「司馬大俠，誰無父母？誰無子女？請你看在——」

司馬威手一揮，道：「羅小弟，不要多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已經答應要送人的。」

白冠翠道：「送誰呀？」

司馬威道：「你們還是去猜吧！反正這東西絕不會放在我的身上，更不會去練上面的心法。因爲要練此功，必須是由童身練起，什至自幼到今從未洩漏，內力渾厚，武功根基極深，而且三年內要嚴格戒酒才行。所以，我辦不到，也就失去了這種資格。」

羅璇又說道：「司馬大俠一定不肯通融？」

司馬威搖搖頭：「除非你能自我手中搶去。」

「既然如此，在下非得罪不可了！司馬大俠請多指敎——」「嗆」地全力撤出長劍。

司馬威並未撤刀，因爲他是「神刀」，和「刀神」差不多。

「神刀」的刀是不能隨便出鞘的。

羅璇道：「司馬大俠請撤兵刃！」

司馬威傲然道：「如果你能接下我三十招，我自會撤刀的。」

「好狂！」白冠翠道：「我看二十招內，你就會塵頭土臉——」

羅璇一劍攻上，看來有如和風細雨，不帶半點霸氣。但是，司馬威劈出兩掌，正要欺上時，好像對方劍上忽然爆出劍罡。而且劍尖顫動，也摸不透是攻是守？是正是偏？是陽是陰？是剛是柔？只感覺這幾手很怪，令人難以揣測捉摸。

司馬威心頭一凜，知道自己把人家估低了。

但他說出三十招，不能在一兩招或三五招之內就撤刀，于是游鬥了十多招，「嗆」地一聲撤出長而烏亮的厚背刀來。

就憑這柄刀混了個「神刀」之名，任何名頭，也都不是浪得的。

一刀掃出，也蘊含了無限的機變和殺機。

白冠翠拍手道：「你不是說羅大哥接你三十招，你才拔刀嗎？結果却被我說中，連二十招也未拖過，我看你不是『神刀』，簡直是『鬼刀』！」

司馬威絕對不是虛名浪得。

他的掌上功夫平常，但以此來衡量他的刀上功夫，那就錯了。

此人的偏鋒多于中鋒，連攻十一刀，竟把羅璇逼退了三大步。

他的刀勢非但淩厲，偏激多變，最重要的是忽剛忽柔，忽軟忽硬。

在對方忽剛忽柔，忽軟忽硬之下，也就很難把握對方的速度，任何武功不能離開速度，也可以說不能控制速度的人，永遠難入高手之林。

羅璇覺得刀勢逼人，刀浪如山。他又退了三大步，現在對方才不過交換了三十多招。

白冠翠不再拍手了，她開始担心羅大哥會不會危險？她的手緊緊地握住劍柄。

「老弟，就憑你這兩套也敢到本谷來要東西？」司馬威冷笑道：「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羅璇不出聲，他必須聚精滙神研究對方的刀路。

就像人走路迷途一樣，越急燥就越找不到出路，冷靜、沉着，實在是作任何事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在險象橫生的九十餘招之中，羅璇衣上已有三道裂痕，腰臂之間還被掃了一道血槽！

只不過在司馬威來說，對自己的表現與收穫並不滿意。以他「神刀」的身份，應在該五十招之內使敵人失去抗拒能力才對。

白冠翠不敢上也不敢說話，她知道羅璇的脾氣，司馬威實在比章九蔭還高出一籌。

這工夫司馬威哂然道：「原來是武林中的頂尖隱士『宇內三奇』首位的『六指全眞』孔尚眞的門下。却也不過如此……」

「宇內三奇」也就是頂尖的人物，沒有聽說還有比「三奇」更高更奇的人物。

首位是「六指全眞」孔尚眞，自是個某隻手上有六根指頭的全眞道人。第二位是「海天一叟」，也就是夏心之師，第三位是「南海瘋姑」紅芳。

那知司馬威這話剛出口不久，羅璇的劍路大變，「嗆嗆嗆」三聲，劍上的威力奇大，竟把對方的刀撞偏，門戶半開。

門戶一開，司馬威一驚，疾退中，人家的劍已突門而入。

白冠翠幾乎停止了呼吸，她想鼓掌但沒有鼓，因爲她要看到司馬威中劍這一刹那。



「神刀」司馬威的確非泛泛之輩，驚駭之時，反應奇快，身子疾偏，「嗤」地一聲，劍尖自他胸前滑過，僅刺破了衣衫及皮肉。但他的刀也在掃出時把羅璇的肩衣划破。

乍看這是平手之局。認眞來說，羅璇稍佔上風。因爲一劍震開了對方的門戶，長驅直入，刺破對方衣衫及皮肉，一氣呵成。

這一劍雖然不太重，却是心窩附近的要害，這和他掃中羅璇的肩衣不可相提並論。

兩人迅速分開，而司馬威撮口一吹，忽自石屋中衝出二人，一個是剛被點了穴的老啞人，另一個是個三十左右的漢子。

二人都用刀，和司馬威的刀樣式一樣，只是輕些，撲上來掄刀猛砍。

此刻白冠翠自然不能再袖手，拔劍迎上，這工夫司馬威已長身而起，瀉入石屋之中。羅璇緊追入屋，司馬威已不見。找了一會才知道，司馬威已自天窗中走了，不由十分懊悔，要是在半途截住妙意，要奪回舍利子應該不難。

此刻白冠翠力敵二人，十分吃力，羅璇上去連攻三劍逼退二人，抓起她的一臂，向谷外掠去。

白冠翠道：「羅大哥，你不要管我，一個人去追一定還能追上他。」

「那也要出了谷以後再說。」

「羅大哥，司馬威似乎說過，他要把此寶送人！」

「那是可能的，當然，那也可能是謊言。」

「他如果要送人會送給誰？」

「這就不大好猜了！」羅璇道：「但猜想是女的可能性較大。」

「我也是這麽想。」白冠翠道：「妙意賊尼似乎眞正喜歡的是司馬威這個人，但是司馬威似乎對她不太感興趣。」

「對！這情況就像馬愛奴，眞正喜歡的是秦羽，而非樓雲一樣，秦羽却喜歡妙意。」

白冠翠道：「羅大哥，他說練舍利子上的武功，還有那麽多的禁忌及要求，可是眞的？」

「大概不錯！」羅璇道：「至少要童身是不錯的。」

「他說從未洩漏，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

「這——」羅璇說道：「妳自己去想吧！」

「我想不出來嘛！」

羅璇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她忽然擰了他一把，而且紅了臉。

出了亡魂谷，自然也不見了司馬威。白冠翠道：「羅大哥，你估計他會往那個方向逃走？」

「應該是往西南。」

「你是說往昆明的方向？」

「這只是一種揣測。」

「我也是這麽想，羅大哥，你趕緊去追，我在後面跟着，追出三五十里，如無所見，就沿途留下暗記，我會循着暗記追上！」

羅璇道：「這樣吧！我在前快追司馬威，妳在後追我，這樣即使妳會落後，也不會太遠，我追出五十里如追不上，就回頭找你。如我沒回頭，妳一直往前追，我會找到妳的。」

「就這麽辦，羅大哥，走！」

羅璇展開上乘輕功一路西南，白冠翠在後面追他。

## 父子二人　意外重逢

羅揚找了些朋友相助，雖然世風澆薄，但够朋友的人還是有，只是很少而已，也有兩個人立刻離家帮他找鏢。

至于夏宇，他也陷入後悔痛苦之中。因爲他出賣了一生名譽所換來的東西，竟被人騙去了。

這天夜間，他在小徑中獨行，忽聞後面有人接近，他以爲不會那麽巧，這個人不可能是熟人，所以也沒有迴避。

那知待後面的人接近，才不由心頭大震，竟是他的兒子夏心。要躲也已來不及了。兩人互視一會，內心都有生不如死的感受。

「爹……」

「你不要這麽稱呼，我已失去了爲人之父的資格。」

夏心深深地嘆口氣道：「你爲什麽這麽糊塗？」

「一言難盡！」

「爲了白芝這個女人？」

「嗨！」夏宇只會嘆氣，在兒子面前能說什麽？

「其實她心目中的男人很難說是什麽人……」

「有人說是『白帝神君』章九蔭。」

夏心微微搖頭：「也不是。」

「不是，你怎麽知道？」

「我聽羅大叔的獨子羅璇對一個女郎說過，而這個女郎居然是白芝的妹子白冠翠。」

「羅璇也在附近？」

「是的，爹，可能他已把刦鏢案査了個一清二楚！」

夏宇默然，夏心道：「基于白芝得寶後立刻派人送往『平西王』府這一點，很可能他喜歡的男人是吳三桂！」

「這……這太離譜了！」夏宇道：「天下恐怕無人不知吳三桂對陳圓圓的痴情，她怎麽會……」

「我沒有說，吳三桂對陳圓圓變了心，我只是說白芝暗暗迷戀這個譭譽參半的『平西王』。」

「莫非吳三桂對陳圓圓色衰愛弛的現象？或者陳對吳有厭倦之說？」

「吳對陳絕對沒有，但陳對吳……」

夏宇道：「陳圓圓會背叛吳三桂？逆這得太遠了！」

「你不知道？這件事有個秘密。」

「什麽秘密？」

「吳三桂有野心，她早有反意，但陳圓圓屢屢勸他要知足，不要自取敗亡，吳似乎不以『平西王』爲滿足，因此……」

夏心道：「他廣交天下武林，尤其如『蓮花塢』以及『白帝堡』這等帮會，一旦起事，自是一大帮手。所以陳圓圓心灰意冷，頗有出塵之想！」

「要遁入空門？」

「是的，吳三桂幾次要封她為王妃，她却不受，主要是看出他非造反不可。」

夏宇怔怔好一會才道：「心兒，你怎會知道這件事？」

夏心說了和王府中金開基交往，無話不談，也常去王府，和吳三桂也吃過幾次酒的事。

夏宇道：「你又怎麼知道白芝對吳有意？」

「第一，像舍利子和珍珠衫這等瑰寶，人人得之而甘心，白芝居然要獻給吳三桂。其次，我見過某次白去見吳，那是一個深夜，見面的地方也十分隱秘……」

「怎麼樣？」

「自言詞之中頗有仰慕且願委身而不計名份，那知吳明言對陳圓圓之情，今生不會動搖。」

夏宇喟然道：「吳三桂即使引清兵入關，留下罵名，在用情方面却是至神至聖的！」

「是的，所以那次白芝忿然而返！因為她的寶已送出，且被部下黑吃黑。」

「什麼，東西不在她的手中了？」

「當然，」夏心道：「她那夜還對吳表示過，會派人來送兩件寶物，但出了岔子，吳三桂似乎不大相信，這也是白芝氣忿的原因。」

「那麼東西到底在什麼人手中？」

夏心說了呼延壽和呂鳳妮逃走，他自呂鳳妮身上奪得珍珠衫却無舍利子的事，夏宇大為驚喜道：「心兒，珍珠衫在你身上？」

「是的，爹。」

「快給我吧！」

「爹要如何處置這珍珠衫！」

「我——我當然要和羅揚兄一起物歸原主。由于目前已經證明白芝是刦鏢人。這東西我不能够再送給她，應該歸還章九蔭。」

「這是對的，爹，可是舍利子還沒有到手。」

「知不知道在何人手中？」

「八成還在馬愛奴手中，她是白芝的得力部下。」

「她居然也能背叛白芝？」

「她的確是背叛了！白芝正在下武林帖緝拿她、妻子清以及呼延壽。」夏心道：「爹，我見過羅璇兄，我沒有把珍珠衫交給他，是因為交給爹比較好些。」

「對對，你馬上交給爹。」

夏心脫下珍珠衫，夏宇穿上。

突然衣袂破空聲一瀉而至，來人竟是羅揚。

夏宇在這刹那，眞是無地自容。因為他相信羅揚這半天必然在附近聽到了他們父子的交談。

「羅……羅兄……」人不能作虧心事，一旦作了，連說話的中氣都不足了。

「夏兄……很幸運能在此遇上你們父子二人。」

「羅……羅兄怎麼會在這兒？」

「我要是不在這兒，要到哪一年才能見到夏兄？」

夏宇搓着手，吶吶道：「羅兄有什麼眉目了沒有？」

「以前沒有，現在却已經有了……」

「在……在哪裏！」

「就在眼前！」

夏宇的目光不敢接觸羅揚的目光，夏心心中十分難過。自己的父親怎麼會受此屈辱？

羅揚冷冷地道：「黑與白交，黑能汚白，白不能掩黑，香與臭混，臭能勝香，香不能敵臭。此乃君子與小人相攻之大勢也……。」

夏宇的頭更低了，而夏心却在一邊顫慄。

他不能忍受這侮辱，雖然是他父親的錯，人人都有護短之心，他怎能例外？人人都有私心，他此刻的私心忽然膨脹起來，說道：「羅大叔，您剛才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羅揚冷冷一笑，道：「賢姪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夏心不知道為什麼說出這些話來，而且雖知自己錯了，却不願改變過來。

「你……你不知道？」羅揚瞇着眼，道：「你以為我剛才沒有聽到你們的交談嗎？」

夏心冷峻地道：「你以為你聽到了，我却以為你沒有聽到！」

「賢姪是什麼意思？」

「不必這麼稱呼了！」夏心一臉殺機道：「如果我們父子不想使這件事的眞相明朗化，就在此地作一了斷呢？」

就連夏宇都心頭猛震，陡然抬頭望着自己兒子一臉殺機，他忽然也被感染了。

作好事的感染力不大，作壞事的感染力可就大多了，何況，在夏宇來說，也只有此法可以及時保住他的一世「英」名。

也只有使羅揚消失於地平綫上，他才能重新在武林中昂首闊步。

儘管知道此事的還有白芝等人，但他們是同流合汚者，絕不會自洩秘密的。

因此，羅揚在驚、怒和輕蔑的表情緩緩後退中，夏宇的頭抬了起來，而且殺機也浮現于他的眉宇之間。

他，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正人君子，在物慾誘惑之下，立刻就會荒腔走板。如果他一直和正人君子在一起，接觸不到壞人，他就能作個好人。

所以在很多很多的所謂好人當中，有很多這種幸運的好人。他們幸運的是未遇上壞人勾引他們，平安渡過一生。

羅揚義正詞嚴地道：「夏兄，古人云：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走錯一步還不要緊，絕不能一錯再錯……」

夏宇冷冷地道：「只怕是你錯了！」

「對！你錯在剛才不該現身，一現身就註定了你的命運！」

父子二人幾乎同時準備撤出了兵刄。

羅揚驚得呆了，夏宇這種人，他作夢也沒想到，是臨時起意，抑是早有預謀。

「夏兄……你不是這種人……千萬不可一錯再錯——」

夏氏父子是不是這種人？至少夏心不是，但是，一種脆弱的自尊心驅使他這麼作，這當然是雪裏埋屍的辦法。

「嗆嗆」一聲中，夏氏父子雙雙撤劍。

羅揚仰天長嘆，道：「天哪！我羅揚前世作了什麼孽，竟然懲罰我交上這種朋



友……」

夏宇一劍自右後側刺來，羅揚心情悲壯，稍慢一步，腋下衣衫被挑了個洞。

接着，夏心也挺劍攻到。

到此地步，羅揚已不再抱有僥倖心理，拔劍迎敵。

事實上，近半月來，他已聽到一些耳語，對夏宇十分不利，只是羅揚還不大相信罷了。

羅揚的身手雖然比夏宇略高一籌，却接不下他們父子五七十招，所以不久就支持不住了。

現在他已不想再說什麼，其實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

才七十招不到，羅揚就中了一劍。左臂上鮮血淋漓，道：「夏宇，你如果還有良心，也該想想，剛進聯合鏢局，非但我為你還了七八百兩的債務，還有人要殺你，也由我出面擺平，三年後，我就把你提昇為副總鏢頭，如今你却刦自己的鏢，恩將仇報……」

這些話夏氏父子很不愛聽，也就更加兇猛地攻擊，但是却被有心人聽到。

事實上這個人最初也不聽清楚，如今聽了這話，他就明白這兩件寶物的來龍去脈了。

這人竟是失去了武功的呼延壽。

他現在十分後悔，要不，他還可以過平靜的日子。因而他就同情羅揚，人悔悟後就會有補過心理。

只不過，他現在却是乾焦急却無能為力。

眼見羅揚不支即將被殺，心實不甘，立刻冷笑一聲道：「李大俠，你看，你可知道這三個人是何許人物？」

他要自說自話就必須緊接着說，又道：「以二對一的夏氏父子，以一敵二的是聯合鏢局總鏢頭羅揚羅大俠。夏宇和人串通刦了好友的鏢，居然還要殺人滅口，我呼延壽雖然不才，也不能袖——」

他立刻又把嗓音改變，道：「呼延壽，你不能袖手，我當然也——」

夏氏父子一聽，來人竟是蓮花塢的呼延壽，他們自然不知他的武功已失，而夏心雖曾擊敗過他，但他若出手就是二對二的局面了。

聽口氣呼延壽身邊還有一人，要是三對二那就不好調理的事。

但是，要他們立刻虎頭蛇尾地離去，他們又不甘心。

呼延壽見二人不上當，心中暗急，而羅揚却更加不支，又中了兩劍，二人似想速戰速決。

呼延壽把兩支標鎗交擊着，發出很大的聲音，道：「李兄，你說我先招呼哪一個？」

夏氏父子邊打邊提防呼延壽的標鏢，攻擊力一減，羅揚可以緩一口氣。

事實上呼延壽此刻已無法在三丈外的以標槍傷人了。

他此刻只能窮咋唬，作勢欲擲。

夏氏父子還以為他怕傷了羅揚呢。

可是時間一久，夏氏父子就起了疑心，只是他們絕對想不到他已被廢了武功，和普通人差不多了。

呼延壽也知道，時間一久，必被看出，就大聲嚷嚷道：「羅大俠，那寶物是一名『白帝神君』交運的？」

羅揚喘着氣道：「正是——」

呼延壽道：「外傳章九蔭和白芝早已翻了臉，那是騙鬼，我未離開蓮花塢之前還在某夜看到章九蔭去找白芝……」

這件事對夏氏父子還算秘密，不由一怔。

呼延壽正要再嚷嚷，想以這方法把夏氏父子嚷走，但忽聞背後有衣袂聲傳來，回頭望去，不由魂飛天外。

他目前是絕對不能見到此人的，偏偏就會遇上。

來人竟是馬愛奴。

她把舍利子交給秦羽，却等不到秦羽，心怕上當就出來找他，却在此處遇上了這場面。

可是到目前為止，馬愛奴還未認出呼延壽，注意力是在打鬥諸人身上。

呼延壽想溜，馬愛奴才看出是他，殺機一起，道：「呼延壽，這可是天意！」

呼延壽知道不妙，道：「馬愛奴，咱們的帳待會再算，妳可不能放過賣友求榮的夏氏父子吧？」

馬愛奴道：「是怎麼回事？」

呼延壽簡單地說了一切。馬愛奴道：「我不管這件閑事。」

呼延壽道：「珍珠衫你要不要？」

「在誰的身上？」

「夏宇。」

「眞的在他身上？」

「如果有一字不實，妳馬上可以宰了我。」

馬愛奴道：「我要宰你却也不怎麼容易。」

呼延壽道：「至少妳比我高明。要動手就要快點。」

「奇怪！你為什麼不出手？」

呼延壽低聲說了一切。馬愛奴出手如電，果然制住了他的穴道，這才相信他已失去武功的話。

這工夫羅揚力盡，「噹」地一聲，長劍被夏心砸飛，人也被震出三步以外。

夏宇獰笑一聲，掄劍刺去。

馬愛奴實在並不怎麼關心羅揚，却以為，一旦羅揚被殺，她一人就要面對夏氏父子二人，她絕對不是敵手。

所以她厲叱一聲，立即抓起兩支標鎗，長身而起，在空中就射出一支。呼嘯而出。

當然，她不是標鎗高手，但過去和呼延壽在一起也練過標鎗，只是玩不出呼延壽那種境界來而已。

夏宇一劍又刺過來，正好馬愛奴又射來一槍。這一槍被夏心掄劍撥飛，再次刺出，但馬愛奴已够上了部位，一劍掃向夏心的後側。

畢竟還是保命要緊，夏心閃開，總算救了羅揚一命。現在羅揚雖已力盡，夏宇也好不了多少。二人再幹，誰也不能在七八十招內佔到上風。

馬、夏之戰十分激烈，呼延壽此刻乾焦急，帮不上忙。

跑吧！他現在是可以趁機溜掉的，但總以為有點不好意思，要是不溜，待會馬愛奴眞會殺了他。

馬愛奴雖是蓮花塢的副塢主，劍術却也不太高，所以五十招內就落了下風。

「宇內三奇」老二「海天二叟」之徒又豈是等閑？

而夏氏父子以爲，旣然已抓破了臉，就必須殺了羅揚，使這件案子永遠也揭不開。

夏宇和羅揚都是在支撐拖時間。羅已力盡，但他比夏略高一籌。夏還未盡力，在招術上却低羅一籌。

這就是能暫時維持殘局的原因。

「馬愛奴，」夏心冷冷地道：「管這檔子事，妳還不大够格！」

「我才不管別人的閑事，珍珠衫是我以性命搶來的，拿來！」

夏心說道：「作夢！看來妳這條爛命也非送上不可了！這可是妳自己送上門來的。」

馬愛奴道：「名鏢頭原來是個出賣朋友的小人！」

「人間至寶，人人得之而甘心，無所謂出不出賣！」

呼延壽急得直搓手，看樣子羅、夏二人打到末了可能雙雙力盡倒地，但馬愛奴可能不敵。

呼延壽由于徹底覺悟，就希望救羅揚以贖自己的罪孽，可是自己又不管用。

現在只要再有一人加入羅揚這邊，夏氏父子是絕對支持不久的，而他越是遲遲不出手，對方就必然懷疑。

呼延壽立刻走出林子，緩緩走近。

他的手中還揮舞看標槍道：「馬副塢主，妳看我先弄哪一個？」

馬愛奴道：「你的『雙飛燕』手法不是一絕，百發百中嗎？就亮一手吧！」

呼延壽道：「要死的還是活的？」

馬愛奴道。「死活都成。活蹦蹦、亂跳跳的當然好些！」

夏宇一看這陣仗，相信他的兒子也未必能避過「槍神」這一標槍，到了緊要關頭，父子骨肉之情也就流露出來了。他大聲道：「呼延壽，你們要的是珍珠衫是不是？」

呼延壽道：「當然！」

「好！你先別發標槍，我給你們，但要讓我們父子離去，尤其是我兒子。」

呼延壽道：「你把你兒子當寶，在我心目中，這份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也實在不怎麼樣。」

夏宇道：「怎麼樣？」

馬愛奴道：「好吧！珍珠衫在何人身上？」

夏氏父子二人立即停手。雖然夏心不服，但是再加上呼延壽那是絕對應付不了的。同時也感受到老父的關切，只好不出聲。

夏宇柱劍張口猛喘，羅揚也一樣，而且身子搖晃不穩，如再拚五十招，他可能虛脫而倒下。

「心……心兒……」夏宇揮揮手，使個眼色，道：「你先走吧！爹把珍珠衫還給人家，反正這東西也不是我們的。」

羅揚說道：「雖然這東西不是我的，却是由我負全責的暗鏢，就是賠償也要我來賠，珍珠衫該交給羅某還給交運之人才對。」

夏宇一看，又來了機會，道：「羅揚，你眞是不知愁，要不是馬姑娘和呼延大俠援手，你不是早就完了？」

羅揚道：「羅某只要三寸氣在，必定索回寶物，物歸原主。這是作人的基本道理。誰像你們父子，非但不去找尋失寶，居然想殺我滅口。試問，那個大雨之夜刦寶的銀衣人可是白芝？」

夏宇不想再談這件丟臉而又窩囊的事。道：「你們二位看看，這人有多麼不識好歹。」

呼延壽冷笑道：「我看你非但不知好歹，簡直是皮厚如革。眞他娘的連你們祖宗八代的人都丟光了。」

夏宇見兒子不走，連連使眼色。

夏心本以爲羅揚要珍珠衫，必然會和馬愛奴幹起來，他們父子就可以收漁翁之利了，但這回兒看來，非但呼延壽不火爆，連馬愛奴似也沒有光火。

看來機會不多，夏心只好離開現場。

夏宇見無法挑起雙方的火拚，只好脫下珍珠衫。但羅揚接了過去，道：「馬姑娘，妳如果要殺羅某，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大概不須五七十招就可以辦到。但羅某爲了貫徹自己的信念，必須收回此衫。請姑娘和呼延大俠見諒！」

夏宇大聲道：「馬姑娘，他這是輕視你們二人！」

呼延壽道：「你少在這兒挑撥離間。娘的！你站到一邊去！」

夏宇看看馬愛奴，見她似在考慮要不要動武？呼延壽在馬愛奴耳邊低聲道：「馬姑娘，我以爲羅揚是個君子，爲了信守諾言，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老實說，這種人武林中已不多見。姑娘是有正義感的人，一定不會作出親痛仇快的事。如姑娘能成全，這位誓死不屈，寧折不彎的英雄俠士，我呼延壽自現在起，願執鞭隨轎，終生服侍姑娘……」

馬愛奴本來並不關心羅揚，看看他和夏宇二人的節操，眞有霄壤之別，尤其呼延壽都能義正詞嚴，自己爲甚麼不能作個順水人情？

況且，這珍珠衫本就是自羅揚手中刦掠去的。還給人家也只是作了本份的事。

於是馬愛奴也點點頭。

這結局就連馬愛奴自己都感到意外。

夏宇一看，已知不可挽回，連忙向羅揚抱拳說道：「羅兄，恭喜你了。在下告辭……」

羅揚實在是厭透了也看穿了這個人，只淡應了一聲，抱抱拳而沒說甚麼。

呼延壽說道：「羅大俠，你快把珍珠衫穿上吧！而且要特別小心！夏氏父子已經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們可能還會强搶豪奪的。」

羅揚穿上珍珠衫，兜頭一揖，道：「大德不敢言謝。羅某刻骨銘心，永誌不忘兩位的大恩——」

呼延壽喟然道：「羅大俠，我也不是甚麼好料，但自武功失去之後，又被你的正義所感染，才毅然改邪歸正。可貴的是，馬姑娘也點了點頭。」

馬愛奴道：「我也是受了羅大俠義無反顧的感召才點點頭的，其實我在白芝身邊，一輩子也不會作出甚麼有益於武林之事。」



羅揚道：「怎麼？呼延大俠失去了武功？」

「是呀，要不我爲甚麼一直地窮咋唬却又不出手呢？我實在是乾焦急而無能爲力呀！」

「原來如此。羅某更是感佩萬分了。但不知呼延大俠是如何失去武功的？」

「一言難盡。」呼延壽道：「以後有空再談，有件事我還要順便告訴羅大俠，令郎羅璇在附近，但身邊還有位女郎。」

羅揚自是十分高興，道：「這太好了！有犬子協助，諒能盡早找回舍利子歸還物主。只不過現在想來，『白帝神君』章九蔭手下高手很多，自己不運送却託聯合鏢局護送，不能不啓人疑竇。」

馬愛奴道：「你猜對了！相信家師姐和章九蔭還在繼續來往，但表面上却作出勢不兩立的樣子，這就耐人尋味。」

呼延壽道：「會不會是他們計議好了，要羅大俠護送暗鏢以便害他——」

羅揚道：「目的呢？」

馬愛奴道：「我們邊走邊談吧！反正羅大俠目前也需要我們同行保護的。」

羅揚抱拳道：「多謝馬姑娘。」

馬愛奴道：「有一次師姐曾透露過，師姐的母親早和羅大俠認識——」

羅揚一震道：「原來費雅姿是白芝之母。這就是了——」

馬愛奴續道：「昔年白師姐之母雖和羅大俠較早認識，且交非泛泛，却被師姐之父白嘯天追到手，大概不是用正當方法。不久結褵，某次羅大俠又和白嘯俠遇上，你們二人——」

羅揚嘆道：「我們遇上以後，本來我想避道而行，第一，我算是情場上的敗將，同時也風聞他是以卑鄙手段獲得費雅姿的。我瞧不起這種人。那知他反而迎面攔住了我。」

呼延壽道：「是不是向大俠示威。」

「不錯，而且他說了一句下流話，才引起我的殺機。」

呼延壽道：「是一句甚麼話？」

羅揚道：「他當時曾說了這麼一句下流話：羅揚，你現在還要不要？我已經玩膩了！你要就還給你！」

馬愛奴哼了一聲，呼延壽罵道：「白嘯天，簡直是個雜碎！費雅姿眞是太不幸了！」

「我當時盛怒，也爲雅姿悲忿，立刻動上手，大約在兩百招上，我毀他了的容，」羅揚道：「他瞎了一隻眼，鼻子被我削去一半，治療了約一年，無法恢復而自絕了，所以他的女兒恨我入骨，但却不一定知道昔年的是是非非。」

馬愛奴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師姐會和夏宇勾結刦鏢了，原來她旨在害羅大俠爲父報仇。」

羅揚喟然道：「嗯！正是如此，但是在下絕對想不到夏宇這個老友居然也會出賣我。」

馬愛奴道：「還不是爲了師姐的女色？他也太自不量力了！」

三人走出七八十里，這才分手。分手前馬愛奴告訴羅揚，舍利子在華山掌門人師弟「飛鷹」秦羽手中。

× × ×

呼延壽往地上一跪，道：「馬姑娘，也不知道我呼延壽是犯了什麼毛病，居然生此毒念來害妳和妻子清，妳把我殺了吧！我已是廢人，活着也沒意思了。」

「是啊！」馬愛奴道：「你爲什麼忽生毒念？」

「說來話長，却仍不値得原諒，妳還是把我殺了吧！」

「說說看。」

「我和吳三桂的一個小妾呂鳳妮是自幼青梅竹馬的伴侶，來蓮花塢後，在偶然的機會中相遇。」他說了一切，包括夏心搶了他們的珍珠衫，以及被沙千里擒回的事。

馬愛奴道：「你還可以去找她。」

「我想開了！」呼延壽道：「第一，她已習慣了豪門生活，跟我流浪未必吃得了苦。其次，如果我們再被捉住，連累她也是不忍，而且我的武功已失，用以前的辦法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死了心！」

馬愛奴道：「那你今後作何打算？」

「我願意永遠爲姑娘拾鞭隨蹬……」

「呼延壽，你爲什麼要這樣？我沒有呂鳳妮美。」

「其實我找她，也不是由于她美，而是顧念過去的情感。」呼延壽道：「姑娘不殺之恩，使我難以回報，而且也看破了人生，如不珍惜，蹉跎了也太可惜——」

馬愛奴喟然道：「我自坑中脫困後，本來發誓要找你報仇的，但我也有侵吞舍利子之念。而且相信秦羽已背叛了我。」

呼延壽道：「姑娘何不痛下决心，永遠離開這個是非圈子，找個山明水秀之處安度此生……」

馬愛奴望着呼延壽，兩人的目光緊緊地糾纏在一起，是的，若不及時抽身，恐怕今生都抽不出身來。

人生數十寒暑，若不珍惜把握，會彈指而過吧。

呼延壽道：「到時候，我可以下田耕種，上山打獵，下海捕魚……」

「而且我還可以找到我師姐爲你恢復武功。」馬愛奴道：「知不知道，我的大師姐是誰？」

「不知道。」

「她就是『千手龍女』喬薔。」馬愛奴道：「我們師姐妹三人，大師姐的武功最高，師父說她過了四十五就和她老人家差不多了！而三人中我的武功最低，那只因爲我最不用功！」

「令師是……」

「家師就是『宇內三奇』之末『南海瘋姑』紅芳。」馬愛奴道：「家師當然不瘋，而是嫉惡如仇，武林中人給她這個綽號。」

呼延壽道：「失敬，失敬。原來家師就是三奇中的名宿。」

「可是我們的身手，並沒有發揚家師的武學，說來慚愧！」馬愛奴道：「由于你的覺悟，感召了我，我决定退出這個罪惡的武林！」

呼延壽跪下磕了三個頭，道：「姑娘從諫如流，在下敬佩萬分！」

「快起來！呼延壽，你能感召我退出江湖，我該感激你才對！」馬愛奴道：「

本來我不想放過秦羽，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會有好結果的——」

他們走了，先要去找她的師姐，爲呼延壽恢復武功，然後歸隱。

人的一念可以決定一生榮辱窮通，如果呼延壽不救羅璇，爆行這份善事，他的結屬就沒有這麼好了。

所以，「一念能動鬼神之說」，也就是這個意思。

## 武林瑰寶歸原主

羅揚找回了珍珠衫，信心恢復不少，體力也已恢復了，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兒子。

但是，夏宇父子始終未遠去，因爲他們已動了殺機，就不可能改變此念，他們一定要殺他滅口。

如果他們能有呼延壽的悟性就好了。

夕陽啣山，倦鳥投林，這景色是十分迷人，也予人以極爲明顯的啓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羅揚在山石上休息了一會，看看幾十餘里外的村鎮，決定急趕一程，在鎮上過夜，但是危機已至。

夏氏父子，又雙雙出現，羅揚爲之色變。

他可以看出這一對父子居心至毒，絕對不能抱任何奢望。

夏宇道：「羅兄，把珍珠衫拿出來，我們……」

羅揚當然不信他的話，他是嘆一聲道：「非分之福，無故之穫，非造物之釣餌，即人世之機阱，此處着眼不高，鮮不墜彼術之中。夏兄，以你的才智，應能體會這幾句話——」

夏心說道：「你不必再說了！一切不幸已經造成了，我們只想把這不幸化於無形。」

羅揚道：「夏賢姪，化不幸於無形最好的辦法就是回頭猛看！」

夏心已攻上了來，羅揚知道，今夜又是生死存亡之局，一定要小心應付，也要儘量拖延以待奧援。

當然，夏氏父子自然知道他的心意，自會以速戰速決方式對付他，其實夏心的身手比乃父還高一籌。

所以羅揚不久就感到危機四伏。

「羅兄，你只要把珍珠衫脫下，告訴我們舍利子在何人手中，我們決定放你一馬。」

羅揚以爲，就是小孩子都不會上當。所以他不出聲。

才不過六十多招，身上又添了一兩道血槽。

這等對手，想拖延時間都不容易。就在這時，夏宇猛砍一劍，夏心的劍忽然遞了進去，這是三奇老二「海天一叟」的絕招，左支右拙的羅揚自然是無法破解！

夏心的劍尖指在羅揚的心窩處。父子二人相視而笑。此時此刻如有第二者存在，一定會驚奇地看到他們父子二人的表情是多麼猥瑣！

夏宇走上似要脫他的外衣，脫下衣內的珍珠衫，那知一聲厲叱，人影一閃而至，人到劍到，似乎早在附近。

夏心爲防來人背後施襲，只好迴劍迎敵。

而羅揚也趁機把夏宇逼退。

他們發現來人竟是白冠翠！

夏心認識她，什至對她亦有點意思，他却沒有想到白冠翠的意思不是他，而是羅璇，告訴他一些秘密，也不過是利用他而已！

當然，目前夏心還未體會到這一點，他道：「冠翠，妳怎麼也會在這兒？」

白冠翠自忖她和羅揚聯手，未必能擋得住夏氏父子，她是個心眼多的女人，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她道：「我是適逢其會。」

夏心道：「冠翠，這件事妳別管。」

白冠翠道：「我是不想管，只不過想知道這位是什麼人？」

夏心道：「他姓羅……」使個眼色，要夏宇動手，反正殺了人之後，怎麼編個理由都成。

夏宇立刻就懂了孩子的心意，自羅揚後側一劍猛刺而去。那知白冠翠站得距離夏宇近，一劍就刺中了夏宇的屁股，而且刺得很深。

夏宇尖叫一聲，立刻收劍大叫：「妳！妳這是幹什麼的？」屁股上立刻血流如注。

白冠翠道：「對不起！我本想問清楚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夏大叔出劍就刺，我一時情急想去格開，未想到大叔的身子橫移了半步，我收劍不及，及正好刺中了大叔的……」

這說法似是而非，却也無法反駁，夏心道：「爸，冠翠說的也許對，你快上藥包紮一下……」趁說話機會，又一劍刺向羅揚。

這一次羅揚有備，閃了開去，夏心繼續猛攻！

白冠翠道：「夏心，你爲什麼要殺這位大叔？」她早知道這是羅璇之父羅揚，說不定會是她未來的公公呢，就算看相貌也能認得出來。

但她却不說穿。

此刻夏心絕招出盡，羅揚又有點招架乏力！

要是羅揚受了傷，她就是帮他也沒有什麼用！所以她咬咬牙，閃到自行療傷的夏宇身後，長劍搭在他的右肩上。

夏宇一嚷嚷，夏心立刻停手，道：「冠翠妳……」

白冠翠道：「我發覺你們老是欺負這位大叔，我看不順眼，而且這位大叔看來又不像個壞人！」

夏心面色一變，道：「冠翠，妳知道他是誰？」

「你是說這位大叔？」白冠翠連連搖頭：「不知道，我從未見過！」

夏心豈是傻子，冷冷笑道：「這麼說妳一定要插手了！」

白冠翠道：「不錯，你要是不聽命令，我就宰了你的寶貝父親！」

夏宇慌了手脚道：「姑娘好說，妳先把劍移開！」

「你是個老狐狸，而且十分陰毒！」白冠翠道：「我要是移開劍，你不會放過



我們，我才不作那種傻事。」

夏宇道：「姑娘說說看要怎麼樣？」

白冠翠道：「把你的劍丟在地上。」

夏宇猶豫了一下，丟在地上，白冠翠用脚一踏，「卡嚓」聲中一斷爲二，而且把那劍柄用脚一勾，勾出五七丈外草叢中去了。

然後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往他屁股上的創口上一拍一搓，道：「請吧！」

夏宇尖叫了一聲，痛得吡牙裂嘴，都流出了眼淚。

白冠翠收了劍，對羅揚道：「羅大叔，我們走吧！」

羅揚很佩服這姑娘的心機，事實上對付這一對父子，就該用這種方式和手段，踩斷其劍，是使其無力反擊，在他創口上用泥沙一搓，他大力一動就會痛，要動手也會威力大減，就必須設法找個地方洗乾淨再上傷藥。

夏心氣得發抖，但也沒有辦法。

因爲他的武功是這四人中最高的，却也未必是羅揚及白冠翠聯手的敵手，況且還要照料他的父親。

白冠翠和羅揚走後，夏宇邊罵邊哼哼，道：「心兒，這個丫頭好毒，這創口上的泥沙要是洗不淨，就不會好。」

「爹，馬上到河邊去洗淨吧！」夏心道：「他們跑不遠的！」

這工夫羅揚和白冠翠邊奔邊談：「姑娘芳名是——」

「我叫白冠翠。」

「令尊是……」

「白嘯天！」

羅揚一窒，吶吶道：「這麼巧——」

白冠翠道：「羅大叔，你不必介意，關于昔年那件罪案，我也聽家姐白芝說過，老實說，那不是大叔的錯。」

「難得姑娘是非分明。」

「當然，當初我聽了這話，也不能沒有私心和衝動，後來在我娘病重時，我娘告訴我眞相才改變了想法。」

羅揚不便說什麼，只是連連嘆氣。

「我發現我娘生前沒有愛過我爹，這當然是由于我爹也從來沒有眞心愛過我娘之故。」

「姑娘是個好人。但好人却往往有不幸的下場，天道——天道——」

羅揚又道：「白姑娘是不是認識犬子羅璇？」

「是啊，我們是分頭去追『玉面神刀』司馬威的。我和他失去了連絡。」

「爲什麼去追『玉面神刀』？」羅揚道：「此人亦正亦邪，但武功極高。」

「大叔，羅大哥的武功比司馬威還高，所以司馬威力戰不敵，逃出亡魂谷，羅大哥太快，我追不上，他說要回來找我。我們所以要追司馬威，是因爲舍利子在他的身上。」

羅揚一震，道：「怎麼會在他的身上呢？」

「說來也很妙，舍利子本來在家姐的師妹馬愛奴手中，她送給了相好的『飛鷹』秦羽，而秦羽却又送給了一個叫妙意的尼庵主持！」

羅揚道：「秦羽是後起之秀中有點名氣的年輕人吧？」

「對，但他顯然騙了馬愛奴，而妙意又無獨有偶地出賣了他——」

「是不是又送給了『玉面神刀』司馬威？」

「是啊！羅大哥去追司馬威可一定要追上，反之就斷了綫，那就不好找了！」

羅揚道：「是的，司馬威這人剛愎自用，他得了舍利子會不會又送給別人？」

「會呀！他當時就表示過可能又要轉手。」

× × ×

半月之後，羅、白二人又來到昆明附近。

他們並未遇上羅璇，猜想可能未追上司馬威。

這使他們二人都十分担心。

這天正午，在山陰道上竟遇上了秦羽和妙意，二人正在打鬥。別人不知他們爲了什麼，可瞞不了羅、白二人。

二人停下來觀看他們搏鬥，看來妙意略遜秦羽一籌，已有點招架乏力，他們可能已打了百十招以上。

這工夫妙意道：「秦羽，我們不要打了，人家在看笑話。」

二人果然收手不打，向二人望過來。

妙意道：「你們是什麼人？有什麼好看的？」

白冠翠哂然道：「的確沒有什麼好看。尤其是一個不守清規的尼姑，會有什麼好看？只不過我們十分好奇，你們兩個怎麼會打起來？不是好得像一個頭嗎？」

妙意揮劍就要衝上。但她忽然打消此意。

她是老油子，看看白冠翠的篤定，以及羅揚儀表堂堂，目光湛然，分明都不是庸俗之輩。她道：「你們是什麼人？」

羅揚道：「在下羅揚，這位是白冠翠白姑娘！」

妙意一聽，嘿！果然都大有來頭，要是秦羽袖手，由他一人來應付二人，她是絕對應付不了的。

羅揚道：「秦少俠是不是爲了舍利子的事和這位師傅在動手？」

秦羽道：「我們的私事，別人何必干涉？」

白冠翠冷笑道：「只可惜你們的私事都和我們扯上了關係，爲什麼就不能够干涉？」

秦羽道：「你們干涉得了嗎？」

白冠翠道：「大概差不多！姓秦的，馬愛奴把舍利子交給了你，也不過是討好你，但你却送給了妙意……」

秦羽和妙意不由一窒，秦羽冷笑道：「就算有這麼回事又如何？」

白冠翠道：「兩位在此刀來劍去地幹什麼呀？」

妙意道：「妳最好少管閑事。」

白冠翠道：「我就代兩位說了吧！是不是爲了舍利子的事。」

秦羽道：「是又如何？你們大概也在爲這個窮忙豁吧！」

白冠翠道：「我說秦大俠，你想不想知道舍利子在何人手中？」

秦羽哼了一聲不出聲。

白冠翠道：「我說舍利子在『玉面神刀』司馬威手中，你信不信？」

秦羽一震，看了妙意一眼，他顯然信了幾分。

白冠翠笑笑道：「想知道那東西是如何在司馬威手中的嗎？」

妙意厲聲道：「死丫頭！妳少在這裏嚼舌頭。」

白冠翠打着哈哈道：「妙意，妳也不必咋唬，司馬威又把舍利子送給另一個女人了——」

妙意面色大變，道：「送給誰了？」

白冠翠哈哈大笑道：「妳不是說我在嚼舌頭嗎？」

秦羽居然冷笑道：「她送給誰是她的事，妳不是多餘管這閑事。」

羅揚正色道：「舍利子和珍珠衫本是羅揚等爲人保的暗鏢，由羅某手中丟失，我們找失鏢，怎說是管閑事？」

秦羽道：「別人送我的東西，我再轉送別人，這也是我的自由，我又沒有刧鏢，又能把我怎麼樣？」

白冠翠道：「我們是不能怎麼樣，只是看了一次大笑話！」

妙意抬抬下顎，示意動手，秦羽點點頭，他們二人似乎要暫時拋却怨嫌對付大敵了。

白冠翠道：「秦羽，你知不知道那夜你在那尼庵中和妙意分手後她說了句什麼話？」

「什麼話？」

「她說你是世上最笨的傻蛋，說完就去了亡魂谷。」

「妳去過亡魂谷？」

「當然，我們還殺了兩頭巨大的黑狼呢！」

秦羽又瞪了妙意一眼，道：「你們自衞吧！」

白冠翠道：「羅大叔，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二人撤劍，秦羽撲向羅揚，妙意接下白冠翠。秦羽雖是年輕一輩的佼佼者，比起中原名鏢頭，在火候上却差了些，經驗太重要了。

白冠翠和妙意的身手差不多，而白冠翠所差的也是實戰經驗方面。

但是，羅揚邊打邊關心白冠翠。秦羽却只顧自己，並不關切妙意，這樣羅揚就吃了虧。

當然，以羅揚的功力，秦羽就是想以這點便宜擊敗他，最少也要一百五十招以上，什至兩百招。

七八十招以後，白冠翠的髮髻被妙意挑開。頭髮被風吹散，有時影響視綫，就很吃虧。

羅揚很焦急，要去援手，秦羽就纏住他。

妙意邊打邊蕩笑，更影響了白冠翠的情緒。

羅揚只好聚精匯神地拚鬥，希望能及早擊敗秦羽。這麼一來，秦羽的確有點縛手縛脚。

但不久，白冠翠忽然發出一聲尖呼，原來她的頭髮被削斷一綹。

羅揚望去，秦羽快攻三劍，把他逼退一步，他只好設法把秦羽往那邊引。

希望能引到妙意和白冠翠那邊，以便俟機援手。

只不過秦羽知道了他的心意，絕不上當。

妙意道：「丫頭，我要在妳臉上劃個十字，然後再收留妳到我的庵中去作尼姑，了此殘生。」

白冠翠心頭涼涼地，果眞如此，還不如死了好些。

所以招式上就更無法中規中矩了。

羅揚說道：「白姑娘，不要理她說什麼，切忌浮躁，必須抱元守一，才能夠持久——」

羅揚趁說話時分散了秦羽的注意力，突然撲向妙意，攻出凌厲的一劍。

他爲人方正，從不施襲，也從不暗算別人。但爲了白冠翠，而對方又是一個淫尼，他可就不管這麼多了。

妙意沒想到羅揚會施襲，稍一遲緩，左後肩上被刺了一下，這還是她閃得快，傷勢不重。

妙意尖叫一聲罵道：「羅揚，原來你也會放冷箭！」

白冠翠大笑道：「爛尼姑！羅大叔是正人君子，這是他有生第一次施襲，妳猜爲什麼他會這樣？」

「不要逞口舌之利，我仍能收拾妳這個死丫頭！」

白冠翠道：「殺死妳這個佛門敗類，可以說是替天行道，爲人間作善事。淫尼，妳的肩背上流了很多的血。」

這一手也很有作用，事實上流血並不很多。

白冠翠這麼一說，妙意就以爲眞的流血很多了。

在心理作用之下，她好像力氣大不如前，出招也不靈活了，本來佔優勢的局面，已大爲改觀。

優勢不見，却也未落下風。

只是這麼一來，白冠翠的死機就不存在了。

況且淫尼酒色無度，不免淘虛了身子，在長時間的搏鬥之下，也就試出來了，自不能和白冠翠這個童女來比。

羅揚見白冠翠穩了下來，心中一高興，攻擊力就旺盛了，秦羽又落了下風。

就在這時，忽見一條碩大人影，凌空瀉下，有如鷹滾隼翻，十分了得。

此人落地後，羅揚立即停手道：「是華山江掌門人嗎？」

「正是江某，這位是——」江帆其實已看出是羅揚，却故意表示不認識。因爲羅在和他師弟動手。

羅揚回答道：「在下是聯合鏢局的羅揚！」

江帆這才抱拳說道：「原來是羅大鏢頭。」

「師兄——」秦羽見師兄來了，不由大喜道：「姓羅的倚老賣老，他欺負小弟，你要是不來，小弟八成活不成！」

江帆五十左右，高瘦而有神，道：「師弟不可胡說！」

秦羽大聲道：「師兄不信可以問問妙意。」

妙意道：「江掌門人一定要信，姓羅的和這個丫頭要殺我們二人！」

江帆道：「他們要殺人總要有個理由吧。」



秦羽道：「羅揚和這丫頭一口咬定說是舍利子在我們二人身上，小弟怎麼解釋都不成。」

江帆抱拳道：「羅大俠，這是怎麼回事？」

羅揚道：「江大俠自不會聽令師弟一面之詞，事情是這樣的……」

白冠翠接道：「江掌門人，舍利子和珍珠衫本爲『白帝神君』章九蔭之物，他要送給吳三桂作爲壽禮，自己手下高手如雲却不自己送而託羅大叔的聯合鏢局保暗鏢。結果被家姐刧了鏢。

「而家姐把這兩件寶物送給吳三桂的途中，却被她的部下黑吃黑，舍利子落入蓮花塢副塢主馬愛奴手中，但馬愛奴却又轉送了令師弟秦羽，秦羽騙了馬愛奴，却把舍利子送給這個淫尼妙意，而妙意却又把……」

妙意一使眼色，二人立即撲向羅、白二人，自是要捂住二人的嘴，不使他們說出來。

但二人動手仍可說話。白冠翠道：「沒想到妙意眞正喜歡的却又不是秦羽，而是『玉面神刀』司馬威。竟把舍利子送了司馬威。剛才我們途經此處，本是看到令師弟和妙意在此打鬥的，大概是爲」舍利子的事，但他們立即停止打鬥，又來對付我們二人。其實眞正想殺人滅口的是他們二人……」

站在一旁的江帆默然，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秦羽大聲道：「師兄，別聽他們胡扯，我和妙意師傅只是初識，我們並未打鬥，他們說的全是假話，因爲他們瞧不起華山派，他們說華山派是五大門派敬陪末座的小老弟，論武功，還不如蓮花塢中的寨主，還說師兄您的功力比其他四大門派掌門人任何一派都……」

羅揚沉聲道：「秦羽，你居然如此胡謅，挑撥是非！」

白冠翠道：「江前輩，秦羽完全在說謊，我和羅璇羅大哥會親眼看到秦羽和妙意在庵中苟且……」

江帆冷冷地道：「白姑娘，妳的羅大哥在何處？」

「他去追人還沒有回來。」

「既然沒有回來，我爲什麼一定要信妳的話？」江帆道：「我們華山派再差，也是武林五大門派之一，和那些左道旁門的什麼堡什麼塢可不大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白冠翠大聲地說道：「看看你師弟的行爲以及你身爲掌門人的風度作爲，老實說，你是塊什麼的料子……」

羅揚道：「白姑娘不可無禮。」

白冠翠道：「他本來就是個黑白不分的糊塗虫。」

羅揚抱拳道：「江大俠，羅某剛才說的確是實情，年輕人不免有荒腔走板的行爲，這也不足爲奇！」

江帆漠然說道：「江某對敝師弟知之甚詳，他雖然不什用功，却也不會如此胡來……」

白冠翠又說道：「羅大叔，什麼廟就有什麼神，這本來就不足爲怪的，要不，爲什麼秦羽來自正大門派却如此胡作非爲呢。」

羅揚抱拳道：「江兄不信，那只有以後事實來證明了！就此別過。」

「羅總鏢頭，請留步……」

羅揚回身問道：「江大俠，還有何見教？」

江帆冷冷地道：「久聞總鏢頭大名，且據說大俠的劍迄未開鋒，所向無敵，江某早有見識之心，惜未謀面，今天可否趁此機會，向大俠討教幾招？」

羅揚也聽說過江帆剛愎自用，果然不假，但是仍然抱拳說道：「江大俠，此時此地，羅某實在沒有這樣心情，以後再說吧！」

那知江帆「嗆」地一聲撤出劍來，道：「江某以爲這是再好也不過的時候，羅大俠請……」

白冠翠道：「要比劍是不是，我和你比！」

江帆道：「令姐還差不多，妳退到一邊去！」

羅揚道：「江大俠一定要印證一下，希望點到爲止……」

「那是當然！」

江帆先攻，羅揚採守勢，因爲他看出，江帆似乎眞以爲他說過藐視華山派的話，頗有殺機。

羅揚以爲總是穩紮穩打好些，也許會有奧援。

當然，這希望十分渺茫。

江帆的功力嚴格的說，是和羅揚差不多。只是他的人在一邊虎視眈眈，爲他壯胆，打起來就精神百倍。

羅揚這邊就不同了，尤其白姑娘萬一出了漏子，他對不起自己的兒子。有此顧慮，就很是不利，所以七八十招後有點不支。

白冠翠十分焦急，知道羅大叔也不會要她援手，她道：「江掌門人，你是說不信自己的師弟和這尼姑的事？」

江帆道：「當然不信。」

白冠翠道：「你問問他們，敢不敢發誓？」

江帆道：「子虛無有的事，又何必發誓？」

白冠翠道：「江帆，以前我還不信，今日一見，你果然是一個剛愎自用，毫無涵養的人，也就難怪名列五大門派掌門人之末了！」

江帆大怒喝道：「無知丫頭，妳懂什麼？」

白冠翠道：「我懂的事多哩！老實說，要不是羅大叔不久之前打了近百招，消耗了大半體力，你絕非敵手！」

江帆沉聲道：「哼！快把這個賊女拿下！」

妙意只等這句話，立刻就仗劍撲上。

白冠翠連忙急退道：「我不要和妳這髒女人動手！」

妙意更加惱怒，掄劍追殺。

這工夫秦羽却不出聲，因爲他也恨透了妙意，表面上却又不表示出來，那是怕外人笑話，並非不信白冠翠的話。

一個追，一個閃避，妙意越急、越怒，就越是追不上她，氣得她在「哇哇」大叫。

「秦羽，你是死人？你就不會來帮帮我？」

白冠翠道：「妙意，秦羽恨妳入骨，妳難道不知道？」

秦羽還是不出手，而他似也不肯聯手對付一個少女。

妙意越火就越喘，白冠翠就越是逗她，使她全身發抖，磨牙切齒。

白冠翠偶爾回頭刺出一劍，妙意幾次都差點中劍，更是忍不住破口大罵，這麼一來，江帆自是信了白冠翠的話，這尼姑不是好貨。

可是人類經常會不敢面對現實而承認錯誤，錯也要錯到底。

現在羅揚又陷于危險中，江帆似乎不能把他傷在劍下絕不會收手。

他要以羅總鏢頭的挫敗來提高他在武林中的地位和聲望。

至于白冠翠，此刻也和妙意交上手，畢竟她的經驗差，五七十招後已露敗象，妙意一旦得手，絕不會留她的活口。

羅揚道：「江大俠說過點到為止，羅某甘敗下風……」

江帆好像沒有聽到，但是攻勢更加凌厲。

就在這時，在偏西的太陽方向掠來一人，飛落當地，只劈出兩掌，就把妙意砸了個踉蹌坐在地上。

然後他冷冷地說道：「爹，請退下休息。」

白冠翠跳着拍手，道：「羅哥哥，你眞是及時雨……來得正是時候！」

羅揚一聽兒子來了，不知那來的力氣，「噹」地一聲，把江帆震退一步，道：「璇兒，你要是來遲一步，爹怕是不能全身而退的。」

羅璇道：「爹，不是璇兒自吹自擂，您的劍術比他高明多多！您不過是力盡而已！」

他面對江帆一字字地道：「江大俠，相信你意猶未盡，對不？」

江帆冷冷地道：「小輩無禮！」

羅璇冷蔑地道：「只可惜你為老不尊，心地不善，我若不來，家父必因力盡而傷在你的劍下，老實說，你不配為一派掌門人！」

江帆厲聲道：「師弟，給我拿下。」

秦羽也不知天高地厚，以為在衆目睽睽之下，可以出個鋒頭，立刻人到劍到，攻出一劍。

羅璇一閃，冷峻地道：「姓秦的，你一個不成，和你師兄聯手吧！」

此言一出，非但江帆怒極，秦羽跳脚，就連羅揚也以為兒子有點輕敵，道：「璇兒，你——」

羅璇揮揮手道：「爹，您放心！璇兒剛才說過他不配為一代掌門人，所以要證明這句話！」

江帆厲喝一聲撲上，就是一招「天外來鴻」。

羅璇的劍未出鞘，閃了開去。

他連閃三招，江帆老臉掛不住，攻勢更加兇猛，簡直是玩命打法。

直到秦羽也上了，羅璇才拔劍迎敵。

這二人的合擊，勢道非比等閒，本來江帆師兄弟以為這小子發狂，要給他點眼色看看。但三十招過後，羅璇雖未沾到便宜，江、秦二人却也沒有得手。

羅揚激動得熱淚盈眶，英雄出少年，眞是一點也不假，兒子果然是有七八成把握才出手的。

白冠翠拍手道：「羅大叔，江帆眞的不配作掌門人，武功蹩脚，作人也差勁，老實說，他也只是貴鏢局一個趟子手的材料！」

江帆一聽這些話，氣得眼珠子也發了藍。

但武功這玩藝一點也强求不得，況且心情激怒，自會影响出招，而白冠翠又大聲道：「羅大哥，你去作華山派掌門人還差不多……」

秦羽越打越寒心，過去他很自負，以為在年輕人之中，他是頂尖人物，現在才知道，和人家還差了一大截子。

江帆師兄弟二人武功路子相同，攻擊起來自然比較容易產生威力，他們有個想法：既然已經聯手了，人也丢了，就必須勝。

這想法也就是患得患失，這會使他們有沉重的心理負担。

他們越打越氣餒，羅璇越打就越有精神。

就這樣大約折騰了一百三四十招，羅璇一招「鵬搏九霄」，「噹」地一聲把秦羽的劍盪開，去勢不變，刺向江帆的右腋下。

江帆此刻正是一招用老之時，要格架自是不及，要閃避也遲了些。

師兄弟二人，此刻都有生不如死的感受。

要是二人聯手也輸了，今後武林將無他們立足之地，秦羽的劍被盪開，去救援更是不及。

「嗤」地一聲，江帆的長衫腋下被戮破，且皮肉也受了傷，羅璇收劍疾退一丈以外道：「承讓！」顯然他手下留了情。

現場上除了江帆師兄弟的急喘聲，眞是萬籟俱寂。尤其是江帆，一代掌門人，以二對一竟然輸在一個年輕人手下。

白冠翠把一塊羅帕遞給羅璇，道：「在華山派的大事紀錄簿上，應該大書特書：康熙十二年十月三日，華山掌門人江帆江大俠偕同師弟秦羽，雙戰聯合鏢局總鏢頭獨子羅璇在一百三十七招上落敗，江掌門人右腋衣衫破裂，皮破血出……」

江帆紅着臉抱拳道：「大意失招，就此別過。以及是機會在下一定還要再和少俠印證一次！」

轉身奔去，秦羽跟去，妙意自然也走了。

白冠翠要把妙意截下，羅揚道：「白姑娘，算了！看來武林中有很多人都是浪得虛名的。」

白冠翠道：「江帆無能，也要加上羅大哥技藝高超才行，是不是羅大叔？」

「當然！」羅揚道：「是非多因强出頭，江帆要是有身份，光明磊落的人，剛才他就不該出手，這正是所謂自取其辱，現在我把珍珠衫脫下，由璇兒穿上，也只有在你身上才保險。」

他脫下來交給羅璇。羅璇道：「爹，為什麼要交給璇兒，我們在一起，穿在誰身上還不是一樣？」



羅揚道：「爹約定要和柳裕生及曲大直在洛陽會面，三天後即到期，人家慨然相助找尋二寶，爹不可失信於人。」

羅揚道：「璇兒和白姑娘陪爹一道去洛陽就是了。」

「不必。」羅揚道：「這條路爹走過很多次，十分熟悉，而爹一路上也會小心的，你們要在附近找舍利子，要知此寶比珍珠衫重要多多。」

羅璇道：「爹，您現在四面受敵，章九蔭的手下在找您，武林中一些覬覦寶物的人也在找您。」

「不必担心！」羅揚道：「一旦和柳曲二位滙合，合三人之力就不可輕侮了。」柳裕生人稱「無影狻猊」，武功了得。曲大直的綽號是「開碑手」，以掌力渾厚聞名於世。

白冠翠道：「這樣吧！羅大哥送大叔一程，我在前面鎮上客棧中等你。」

羅揚道：「這樣也不妥，把白姑娘一人留在鎮上，我也不放心！你們不必操心，我不是初出茅廬之輩。」

最後還是由兩小送出三十里分了手。

兩人住在距昆明不遠的昭通縣城內。

其實羅揚此刻並不危險，險的是兩少，原來此縣城一帶，醞釀一次大規模的火拚。

兩人落了座，洗了澡，到前堂去用晚膳。

這工夫大約上了三四成座，二人一看，幾乎全是武林中人，甚至全是五大門派中人。

當然，都不是五大門派中的一流人物，其中有少林的俗家大弟子崔通，武當派俗家大弟子呂志明，長白派二號人物仇吉，華山派大弟子趙冲，及天山派大弟子李泰。

二人叫了飯菜，白冠翠道：「羅哥哥，另外一個面孔青紫透白，穿了一身華服的中年人是誰？」

羅璇道：「此人我沒見過，但必是武林中人，據說使毒之人，終年製毒，煉毒加上使毒，再小心也多少會中點毒，雖有解藥也無濟於事，因而面孔會有青紫透白之色，由此推測，此人可能就是『毒郎君』張子玉。」

「對對。我也聽我姐姐接過，這人使毒，武林第一，好像和『平西王』走得很近。」

這工夫又進來兩人，居然是蓮花塢中的第一和第二水寨寨主，第一寨主是「獨角蛟」狄虎，第二水寨寨主是「飛豹」錢起。

白冠翠是背向門外，所以二寨主未看到她，羅璇道：「剛來的二人，頗似蓮花塢的人。」

白冠翠技巧地回頭看了一下，忙說道：「羅哥哥，是蓮花塢第一及第二水寨寨主。」

羅璇道：「奇怪，這些人怎麼會在一起？」

「應該不是在一起的，至少蓮花塢和五大門派是陌路才對。」

「為什麼？」

白冠翠正要回答，門外又進入一人，羅揚道：「此人我也在『平西王』府見過，但他未見過我。」

「你也去過平西王府？」

「至少有四五次之多。」

白冠翠道：「他就是吳三桂的心腹金開基。」

羅璇道：「似乎有一場搏殺即將展開，咱們到後面去，暗中看看再說。」

二人付了帳來到後院，暗暗監視這些人。

這工夫又來了三八，竟是「白帝神君」的手下。

最後由金開基發言，約五大門派的人明夜三更在西郊小山上解決，不見不散。

是為了什麼要對決，也沒有說出來。

似乎雙方心照不宣，只是「毒郎君」一直在一邊觀望，看來中立，不帮任何一方。

有些人已經走了，金開基這才移樽就教，來到「毒郎君」張子玉桌邊，抱拳道：「張大俠似乎在看熱鬧。」

張子玉道：「正好遇上了熱鬧，不看又如何？」

金開基又道：「恐怕不是正好遇上的吧？」

「金大俠是說……」

「金某希望張大俠站在我一邊——」

「為什麼？」

「合乎張大俠的利益，不愁不能升官發財！」

張子玉冷冷一笑，道：「可惜在下對名利沒興趣。」

「既然不重名利，張大俠又何必淌這渾水？」

「我說過，喜歡熱鬧，如此而已。」

金開基道：「希望張大俠是個眞正看熱鬧而不會臨時技癢而插手的人。」

張子玉笑笑：「這就很難說，說不定興之所至……」

金開基抱拳出門而去，這一切兩少都有到了。

羅璇道：「冠翠，妳以為張子玉會不會插手？」

「一定會。」

「他是哪一邊的？這些人應如何分別敵友？」

白冠翠道：「應該是這樣的，蓮花塢二寨主及章九蔭的部下，加上金開基等人為一撥。」

「他們是一伙的？」

白冠翠點點頭，道：「另外，五大門派為一伙，而『毒郎君』張子玉八成是五大門派這邊的。」

二人返屋不久，白冠翠忽感渾身搔癢，手腿上立刻出現紅色斑點，而羅璇也有相同現象。

也許是由于羅璇的功力深之故，症狀因抵抗力强而不明顯。他對使毒也內行，原因是「宇內三奇」無一不精通歧黃，對毒也有研究，但並不使毒。

「我們中毒了——」羅璇很肯定。

「中——中了張子玉的毒？」

「八成，要不，還會有誰？」

「他怎麼會認識我們？再說我們並未參加他們的對決呀！」她搔得更厲害了。

「他似乎對我們很清楚，來這一手的

用意，也許並不想置我們于死地，而只是不希望我們參與明夜的大對決。」

「對對，哥，這八成是他的目的，這怎麼辦——」

「忍一點，別用力抓，抓破了皮就會潰爛，我想我們還不至於束手無策的。」

「莫非哥哥你也會祛毒之法？」

「『宇內三奇』雖不精歧黃，自也包括祛毒在內，只是不屑使毒罷了。這毒物叫做『滿天星』。」

「哥，你既然會祛毒之法，就請你快點！我實在忍受不了哩！」

「只怕絕不僅僅是癢而已，還有眞力不暢的現象，眞力不暢順，自然就無法發揮技藝」！」羅璇道：「要爲妳我祛毒，不能在此，以免爲人所逞……」

他們偸偸地換了一家客棧，先由羅璇自行運功逼毒成功之後，再爲她祛毒。

這要兩道手術，先是行功逼毒，再全身推拿，雙管齊下，只能穿少許衣衫。

「冠翠，這逼毒之法只怕妳不能夠接受。」

「不，我不在乎任何方式。哥，快點，我眞的忍不住要猛抓了！」

「千萬不要抓。」他說了方法。

白冠翠哼哼道：「哥……怎麼要這樣子？」

「是啊！推拿時掌上有吸引力，把體內餘毒吸淨才成。所以衣衫越少越好。」

「哥……我信任你……那……你就快點吧……」

羅璇道：「冠翠，記住！妳自己也要配合。且謹記三豐眞人的歌訣：了了眞空色相滅，法相長存不落空；運起周天三昧火，鍛煉眞空返太無。」

白冠翠是有根基的女孩，牢牢地記住他的解釋，於是羅璇先爲她運功逼毒，大約三個時辰才畢，身上紅斑已褪了大半，這「滿天星」還眞厲害。

然後叫她自脫衣衫。只留下下體的短褲。

白冠翠的面孔不是很美，但胴體之美，却無出其右。那種無骨的、綿軟、膩滑的感受，只有實受者能體會到。

白冠翠最初被他的雙手在體上推拿摩索，無論如何，無法收懾心神，她悲聲道：「哥……我辦不到……」她哭了。長了這麼大沒經歷過這種事。

「爲什麼？」

「因爲你的手好像有魔力，我盡了最大努力——總是不能心如止水……哥……我好差勁……」

羅璇忽然長嘆一聲，道：「我——」

「哥……我知道你討厭我不能收懾心神。」

羅璇吶吶道：「不，冠翠——其實我更慚愧……我也不能收懾心神……」

「你——」白冠翠一愕，說道：「哥，以你的功力和修爲，你也不能收懾心神嗎？」

「修眞原是要心眞，心眞不怕嫦娥近。避色難以當色陳，遠女難以見女神，若要色心根挖盡，常見花容不動春。」羅璇道：「妳不知道自己的胴體有多麼動人？也就無法瞭解我的心情了……」

小翠心頭大震，此刻是喜是憂？

她從未聽人說她的身體有這麼好，這當然也是由於別人未看到她的裸體之故。

當然，別人說她的胴體美那是恥辱，羅哥哥說她美，她簡直喜極想哭。

所以越是如此，她越是不能夠收懾心神。

羅璇道：「冠翠，我們都要盡力控制自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前面那一首禪歌，即可作爲殷鑑，時刻不忘。」

「哥，請教我制念之法。」

「一念剛生時，猛然斷之。」羅璇道：「當然，斷了之後，念又生念，紛至沓來，使人有斷不勝斷，制不勝制的感受。這時不要慌張，就像知道盜寇一定要來一樣，這在宗法術語來說，叫着『初能止』。意思是如能應付得法，即可進入正安止鏡，所以這又叫着『知而不隨』。」

「哥，什麼叫『知而不隨』？」

羅璇解釋道：「這正如我們憇息江濱，東流水逝，眼睛觀之却不隨流水而去，任由那妄念突起突落，認識它却不爲所動，如此，生滅無端之妄念，自與不生不滅常住眞心無所交涉，而作到抱元守一的境界……。」

白冠翠這才能收懾心神，互相配合。

他的雙手在脂玉般的胴體上搓揉推拿，她已經能無動於衷，而羅璇也能心不二用。

大約也有一個半時辰，才全部完成，然後羅璇自行調息恢復體力。

午夜，他睜開眼，她已把宵夜擺在床前几上，道：「這個『毒郎君』張子玉眞不是東西，我們不能放過他。」

「當然，不過一定要弄清這個人到底站在哪一邊？」

「哥，你可知這兩撥人爲什麼要對決嗎？」

「不太清楚。」

「以前我還有私心，現在一點也沒有了！所以要告訴你。」白冠翠一邊整衣，一邊倚在羅璇的肩上說道：「清廷派人監視『平西王』，他要造反的傳說，什囂塵上。」

「這已不僅僅是傳聞了。」

「監視他的人必須是和他很近而且有親屬關係的人才能不露出痕跡，也能達到監視的目的。」

「莫非令姐她以陳圓圓的關係，常常走動王府……」

「對，她的確是清廷派來監視吳的人，但是，家姐却暗暗愛上了吳三桂。」

「他們的年紀——」

「是的，他們的年紀差距很大，但男女之間的事，往往不是年紀可以限制的。她愛他是英雄，愛情專一。」

「正因爲對陳圓圓的情感專一，所以她才沒有希望呀！」

「對！這就有點矛盾。她或者以爲，她的年紀比陳圓圓輕得多。」

「如因她的年紀輕就愛上她，吳三桂的專一不是又有問題了？」

「完全對。」白冠翠道：「我姐姐就是這麼矛盾。不過近來她去王府攤了牌，吳三桂的態度不大好。而且並不相信家姐曾派人送寶爲他祝[illegible]的事。我姐姐有點惱羞成怒了。」



羅璇問道：「她是眞的要爲清廷効勞了？」

「大概是的。」白冠翠道：「家姐的蓮花塢，章九蔭的『白帝堡』加上金開基，都是清廷放在吳三桂身邊的棋子。也許還有，但隱蔽得很好。」

羅璇道：「五大門派呢？」

白冠翠道：「是暗暗協助吳三桂的人，他們的掌門未便明顯出頭，却派了些二三流人物。成了大事，吳三桂一旦君臨天下，五大派就變成了從龍子弟。萬一事敗，掌門人可以推稱部下自作主張。」

羅璇道：「但五大門派却打着反清復明的旗號。」

「那是騙鬼，想想看，要是吳三桂心目中還有明室，當初會因爲一個愛妾被李闖掠去而引清兵入關？他有沒有國家社稷思想，已十分明顯。」

「這話很對！」羅璇道：「可是吳三桂只是野心大，想作皇帝而已。」

兩人四目相接，他緊緊地摟住了她。

此刻他們都不必再抱元守一了，但他們却都能有分寸而不及於亂。

× × ×

時近三更，這不太高的山峯之上林中，人影幢幢，兩方面的人各踞一片樹林，只待三更正時到達。

兩小當然也來了，而且手上及臉上，甚至脖子上還有很多的紅斑點，而且不時抓抓這裏搔搔那裏。

三更正時已到，雙方的人陸陸續續地走到兩邊樹林中間的一大片草地上。

代表清廷這邊是以金開基爲首。其次是蓮花塢的人，只是白芝未來。白帝堡的人也來了。而章九蔭也未露面。

對方是五大門派中人，還是以那幾個人爲主，爲首的是以長白派二號人物仇靑爲主。

羅璇道：「冠翠，妳在這大樹上不要動，也要小心，我到四周巡視一匝，我以爲應不止這些人，一定還有人。」

「我也以爲如此。哥，你也要小心。尤其是見了『毒郎君』張子玉。」

羅璇施展了上乘輕功，穿射於林間樹上。

他忽然間看到了兩個不該來的人，那是夏氏父子。

這一對父子，羅璇已經看穿了，不知自己的父親爲什麼和夏宇相處這麼多年，竟不知其爲人？

這二人鬼鬼祟祟地，似乎根本不想參加打鬥。

那麼他們來此的意圖是什麼？只聞夏心道：「爹，他怎麼還不來？」

「估計他會來的，只不過東西未必會在他的身上。」夏宇說道：「心兒，咱們這次就不必怕了！不要說一個羅璇，就是加上他的老爹，和那個丫頭，也都不足論了……」

羅、白兩少不由一怔，聽口氣似乎他們有了奧援，而且絕非泛泛之輩，會是誰？誰會和他們同流合汚？

夏心道：「爹，可是那個老小子迄今未露面？」

「他會來的。」

「怎知他一定會來呢？」

「因爲武林中分爲三大方面，第一撥中立袖手，稱之爲出世派，不大管武林中的閒事，除非紕漏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第二撥是站在『平西王』那邊的。他們以爲『平西王』必會得天下，拍馬屁要拍得是時候。第三撥當然就是清廷派來監視『平西王』的人了。」

夏心道：「這些人不是太單薄了些？比喻說，蓮花塢、『白帝堡』，以及金開基這些人，和五大門派比，是不是——」

「不然。」夏宇道：「五大門派目前是懷抱琵琶半遮面，掌門人還都不願出面，却叫門下的人參與，態度很曖昧。萬一清廷大幹，派了大批高手來，他們就可能龜縮，要是『平西王』立刻大幹而又勢如破竹，十分順利的話，五大門派自然就明朗化直接介入了！」

「是的，爹！」

「表面上看來，只有『白帝堡』和蓮花塢的人，加上金開基也不過如此，但是還有些獨來獨往的人物，也都站在清廷這邊。」夏宇道：「俗語說，胳膊總是扭不過大腿的。」

夏心道：「如果東西在他的身上，他會來嗎。」

夏宇道：「對，一般來說，那東西在他身上，他不該來的，但這是正面看法，自另一面看，他一定會來，以便暗示東西不在他的手中。」

現在，雙方已經幹上了，什麼印證？事實上就是玩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決？可見夏氏公子說的有可能，必有一個超級高手暗中操縱。

這些人有如傀儡，身不由己。

就在這時，羅旋發現了另外一個人物，立刻對白冠翠低聲說了兩句話，兩人立刻東抓抓西搔搔起來。

這個人看到他們，聳肩一笑，就消失了。

本來五大門派這邊落了下風，有人倒下，但不久華山的秦羽出現，加上妙意也出手，情況改觀。

羅璇道：「冠翠，妳要記住，不論那人在不在附近，我們都要時時抓搔，表示很癢。」

白冠翠笑笑，道：「這傢伙到底有什麼企圖？來了却不出手？」

「他當然有企圖。」羅璇道：「只是我現在還猜不出他要幹什麼？」

「會不會是某一方面的人，却暫時不出頭，在緊要關頭施毒而造成決定性的結果？」

「可能如此，也可能尚不僅此。」

這工夫蓮花塢的一個寨主以下人物傳來一聲慘嚎，被少林寺的俗家大弟子一刀砍斷了左臂，倒地哀號。

蓮花塢的第二水寨寨主「飛豹」錢起大怒，未出二十招，就把崔通的大腿上捅了個窟窿。

「白帝堡」的一個高手此刻一棍砸斷了武當派俗家大弟子呂志明的右小腿，人未站起，又一棍砸下。

但是秦羽及時撲下，連攻三劍把此人逼退，奇招乍出，把這人的左耳削飛了。

雙方狠打血拚，眞正是對決，不留一點餘地。

有些人也許並未十分清楚在此玩命到底是爲了什麼？但他們却並不去認眞地弄清。世人大多如此。這就是盲從吧？

死傷的人越來越多，漸漸地連高手也開始有死傷的了。「白帝堡」的高手已重傷三人。

蓮花塢的第一水寨寨主「獨角蛟」狄虎，左肩上中了長白派二號頭子仇吉一斧，已無法再戰。

第二水寨寨主錢起，也被武當派的石頭道人砍了一劍，背上流血不已，石頭是武當的二號人物。

當「白帝神君」章九蔭出現時，有如虎入羊羣，劍起劍落，血雨狂噴，不久已倒下七八人之多。

這工夫武當二號人物木頭道人和章九蔭也幹上了。顯然，木道人比章九蔭還是略遜一籌。

不久木道人被章一脚蹴斷兩根肋骨。

當司馬威出現時，夏氏父子也已現身了。

他們是爲此人而來的，自然是爲了舍利子。

父子二人不打招呼就撲向司馬威。

司馬威道：「夏宇，你幹什麼？」

夏宇當然不出聲，而且父子二人邊打邊想把他逼進林中，個別解決。

司馬威雖然號稱「神刀」，以一敵二，仍非敵手。不出百招就很吃力，岌岌可危了。

羅璇道：「冠翠，妳以爲哪一方面會贏？」

「清廷這邊。章九蔭雖已現身，五大門派的一流高手却都未露面。」

羅璇搖搖頭，道：「也許兩邊的人都不是贏家。」

「怎麼？中立的人會是勝家？」

「也許。」

「哥，你是不是指張子玉？」

羅璇讚賞地握握她的手，不論是什麼部位，手、脚、身子和四肢，她的任何地方都有說不出的軟柔、溫暖，眞是女人之最——女人中的女人。

她倚在他的懷中，道：「哥，張子玉會向這麼多的人施毒？」

「他並不希望如此，但爲了不使任何一個現場上的人漏網，他又必須如此。」羅璇說道：「所以咱們現在就要有所準備了……」

說完，二人都自衣袋內掏出了一包東西……」

夏氏父子和司馬威的打鬥雖已看出高低，司馬威的刀法淩厲，還作困獸之鬥。只可惜人多而亂，各幹各的，無人援手。

就在這時，場上的人一個個有如酒醉，步伐蹣跚，東搖西晃，相繼倒下。

就連「白帝神君」章九蔭，司馬威以及夏氏父子等人也都沒有例外。

當然，羅白兩少也自樹上掉落下來，落在草中人事不省。草地上不少於六七十人，全都橫七豎八地倒下了。只有遠處的夜梟哀鳴，點綴着荒郊的夜景。

此刻，張子玉出現了。

他邁着方步，笑得十分放肆，事實上他目前是這兒唯一未倒下也未失去知覺的人，他爲什麼不笑？

首先，他走向「白帝神君」章九蔭，很仔細地搜了他的身。

接着就是夏氏父子，秦羽，然後是司馬威。

而搜司馬威却是最最仔細的，竟搜了三次。

「毒郎君」有點失望，怎會找不到？

他以爲那東西絕對在這些人中某一人的身上。

尤其是司馬威身上沒有，他想不通，他知道舍利子最後是落在司馬威手中的。

於是他的目光又落在妙意淫尼身上。

他走過去搜，也搜得十分仔細，任何地方都摸過，他眞的失望了。

這些人身上都沒有，就不可能在其餘的人身上。

但爲了牢靠，只好逐個地搜，任何一個小嘍囉也沒放過。

六七十人全部搜完，約需個半時辰。

結果還是多餘浪費時間，他氣得踢了司馬威兩脚，他算定會在司馬威身上的。

既然不在妙意和司馬威身上，這就難猜了，於是他爲司馬威及妙意服下了解藥，却各自點了他們兩個穴道。

不久妙意先醒來。

張子玉問道：「妙意，舍利子你給了誰？」

妙意知道張子玉的毒厲害，道：「送給了司馬威。」

「眞的給了他？」

「有一字不實，死無葬身之地。」

「可是他身上也沒有，妳一定知道，他放在何處，或者又轉送了什麼人？」

妙意道：「張大俠，這我就不知道了，以司馬威的爲人，他似乎不大可能再送給別人。」

「爲什麼？」

「我以爲他對我夠忠心，不會出賣我的。」

張子玉哼了一聲，又弄醒了司馬威道：「司馬威，舍利子放在何處？」

司馬威暗暗一嘆，眞是流年不利，先是敗在羅璇手下，如今被這傢伙毒倒，爲的都是這東西。

司馬威也不能不低頭，那個不怕毒？他道：「遺失了！」

「蓬」地一聲，張子玉以膝蓋砸了他的肋骨一下，痛得司馬威面孔扭曲了一陣子，使毒的人，那會不狠？

「說，如果我問三聲你不說實話，我就叫你化成一灘濃血……」他手中捏了一個小瓶。

司馬威却以爲，不說他可能還能苟延一段時間，說了馬上就會完蛋，他道：「張大俠，在下說的是實情，妙意送了我，我不小心弄丟了，到處找也找不到，如果東西沒丟，我就大可不必來淌這渾水。」

「這叫着欲擒故縱。」張子玉道：「也許，你又借花獻佛，送給了別人。」

「沒有，眞的沒有。這麼貴重的東西，我怎麼會送人。」

「哼，這麼貴重的東西妙意怎麼送給你？而秦羽爲什麼又會送給妙意？當初馬愛奴怎麼又會捨得送給秦羽，而樓雲得了個假的，還送上了一條爛命呢！」

他知道的不少，司馬威暗暗心驚。



但是，他絕對不能說，如果能說，他當初就不會把這麼貴重的東西送人了。

「不說是不是？好吧！」張子玉打開小瓶塞子就要倒：「現在說還來得及。」

司馬威長嘆一聲道：「大俠要殺我，也是命中註定的，誰叫我不小心遺失了呢？老實說，我死不足惜，只是愧對妙意的一份誠意。」

張子玉一脚把他踢昏了過去，再去問秦羽，秦羽也不敢不說實話，說是給了妙意。

最後問不出名堂來，又問夏氏父子。

他們二人似有所悟，只知道在司馬威手中，別的一概不知。

現在他弄醒了「白帝神君」章九蔭。

他以爲也許在他身上，問道：「章九蔭，我知道舍利子又回到你的手中，拿出來吧！」

「這是誰說的？舍利子和珍珠衫最初確是我的東西，但是聯合鏢局保暗鏢却失了鏢，從此再也未看到這兩件瑰寶。」

張子玉暗暗焦急，如果章九蔭有此物，他今夜也不會來此的，他道：「章九蔭，你以爲會在誰的手中？」

章九蔭道：「羅氏父子，正在找這兩件東西，羅璇還到本堡去找過章某，他們父子也許找到了這東西也說不定。」

「神君」弄到這地步，他簡直是生不如死。

於是張子玉走近羅、白兩少也搜了身，且把二人弄醒，道：「羅璇，你們一定知道舍利子在何人身上？」

白冠翠回答道：「我們也正在找這東西。」

張子玉道：「依你們猜想，可能在何人手中？」

羅璇道：「據說最後落入司馬威的手中，十之八九還在他的手中。」

張子玉以爲這話也對，把二人點了穴，又把司馬威弄醒，「蓬蓬蓬」就是三脚，全踢在肋骨末梢處。

司馬威什麼威風也沒哩，痛得吡牙裂嘴，一頭大汗，張子玉道：「再不說，我就零碎收拾你。」

司馬威畢竟也是一號人物，道：「你殺了我還是一樣，丟了就是丟了！其實我比你更焦急！」

張子玉沒了主意，殺了他也沒有用，況且舍利子最後在他的手中，殺了此人就斷了綫。

可是和舍利子相關的人這麼多，又不能統通帶走，一時之間沒了主意，最初他絕對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果的。

就在他一籌莫展時，忽然身後傳來了一陣斂笑聲。張子玉一驚而廻身，發現一個身高不到五尺的矮子一搖三擺地負手走了過來。

張子玉當然不是初出茅廬之輩，一看此人的眼神和步伐，就知道是頂尖高手，但是，他居然不認識此人。

張子玉道：「你是何人？」

儘管他相信此人大有來頭，却自恃一身毒物，夷然不懼，天下那有不怕劇毒的人？

來人笑着說道：「我是一個看熱鬧的人！」

張子玉道：「尊駕可知在下是誰？」

「哦？你不是武林中的使毒名家張子玉嗎？」

「對！請問尊駕來此……」

來人道：「你來幹什麼？我就來幹什麼！」

張子玉一震，此人也是爲舍利子而來的，自是他的大敵，手一揚，一個荷包似的東西向來人飛去。

來人也很絕，明知他是使毒名家，却仍然伸手一抄抓在手中，還放在鼻孔上嗅了兩下，道：「香味是有一點，只是不大純……」

張子玉凝視此人足有半盞茶工夫，這人居然一點也未中毒，不由心頭駭然。雖然這「勾魂荷包」不能算是他最毒的東西，却也無人敢放在鼻子上聞。

於是他又往上風頭轉去。

那知此人更絕，道：「要到上風頭是不是？好好，我到下風頭來——」眞的自動來到下風頭。

而張子玉拔下領內的大摺扇一開一搧，至少有十二三道粉紅色的小箭，射向矮子。

矮子也不閃不避，大袖交揮，紛紛落地。

還大大地吸了兩口氣，道：「這個嘛！稍微管用一些……」搖了一下，倒地不起。

「他媽的！我要是連你也擺不倒，就是你的小舅子——」走上來正要搜身，矮老頭睜開眼道：「記住！你是老夫的小舅子——」

張子玉心頭猛震，這勾魂扇上的粉紅小箭是他最毒的一種暗器，居然對此人無效。他怎會不驚？

閃電戳出一扇，那知腕脈竟被扣住。

這人借力躍起，「嘎嘎」怪笑着。

到此，張子玉終於想起了一個人，吶吶道：「前輩可是『海天一叟』？」

「小子，你終於明白了！找到東西沒有？」

「沒有，前輩，晚輩本以爲這辦法是絕對可以達到目的的。」

「想想看，司馬威會送給誰？」

「晚輩問過，也施過刑，這老小子就是不說。」張子玉道：「也許眞的不小心弄丟了？」

「放屁！」小老頭道：「這麼重要的瑰寶他會弄丟了？少來這一套。」

「是的前輩，晚輩也不相信。」

「好，你去把他弄醒！」他鬆了手。

張子玉走近司馬威又把他弄醒，司馬威一看，他自然認識此人，不由暗叫倒楣，怎麼會遇上他？

在「三奇」之中，最不好惹的就是「海天一叟」，並非說他的功力最高，而是他有點邪氣。

「司馬威，認識老夫嗎？」

「認……認識……」

「要是不說實話，我和張子玉可不大一樣。」

「是的，前輩，只不過東西眞的丟了！因爲那東西圓圓滑滑地，奔行間在口袋內極易滑出……」

「啪啪啪」「海天一叟」在他身上連

拍三五掌，司馬威立刻滿地打滾，這就是分筋錯骨手法，極盡殘酷，不論你是什麼英雄好漢都無法忍受。

司馬威却是咬緊了牙硬是不說。却不停地嗥叫着。

當然，這種酷刑也不能過久，太久也可能痛死人的，兩盞茶工夫，「海天一叟」使他恢復，道：「司馬威，說不說？」

司馬威以爲事到如今，說是死，不說也是死，送了人的東西爲何要便宜別人？以「海天一叟」的身手來說，只要告訴他送了誰，他馬上就可以拿到手。司馬威寧死都不幹。他道：「是眞的丟了！你整死我又有什麼用？」

「海天一叟」又拍了幾掌，他不信是丟了，他却很相信分筋錯骨的酷刑有用。

司馬威又是滿地翻滾嗥叫着。

此刻羅璇睜眼打量四周，自然聽到也看到了「海天一叟」整司馬威的事，他很佩服司馬威，他相信司馬威把舍利子送了別人。

他低聲對身邊的白冠翠道：「『海天一叟』竟是這樣一個人。」

白冠翠道：「這就難怪他會有夏心這種徒弟了！哥，你以爲舍利子到底丟了沒有。」

「應該不會。」

「他也送了人？」

「是的，反正說了是死，不說也是死，他就不會說。況且他送的人必是好友或心愛的人。」

「你以爲是個女人？」

「十之八九……」就在這時，羅璇示意她禁聲也不能動。因爲他發現了一個人影，正在向林外窺伺，由于距兩小不遠，且月色甚好，他可以看到此人的表情，不由心頭一動。

那邊草地上司馬威還在呼叫，這工夫張子玉却趁機解了夏氏父子的毒。就在這時，在林中窺伺的人悄悄離去了。

「小翠，走，小心別弄出聲音來。」

「走？往哪裏去。」

「找舍利子去。」

「在此處偷聽這老賊逼供不是很好的機會。」

「他必是白忙，快……」

二人悄悄出林，向那人跟去，白冠翠道：「哥，你似乎巳胸有成竹了！」

「差不多！」

「是誰呀？」

羅璇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她陡然一怔，道：「哥，你這就……」

羅璇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妳帮帮我。」

「這怎麼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羅璇道：「我剛才叫妳不要出聲，就是因爲發現她在一邊覬覦，她的表情啓發了我的靈感。」

「她——她剛才來過？」

「是的，小翠，本來我過去也想過這種可能，但又被我推翻了。」羅璇道：「妳該知道我要妳帮我什麼忙？」

「是不是帶路去安全地帶以及告訴你可能藏寶的地方？」

「對對！快走……」

兩小進入了蓮花塢，由于小翠是輕車熟路，順利進入而毫無阻攔，而且帶他去到那可能藏寶之處。

這地方誰也想不到，要不是小翠，羅璇一年也找不到，由于蓮花塢一半建于水上，一半建于岸上，水底有個藏寶之處，就在白芝的床底，掀開石板，就可能潛到水中。那是一個石箱，裏面有很多不怕水濕的寶物，舍利子就在其中。

這是小翠下去取上來的。

看在小翠份上，羅璇並未難爲白芝，二人又悄悄出了蓮花塢，連夜北上，白冠翠道：「哥，我還是不明白，你只看到我姐姐到現場上去了一趟，怎知舍利子給了她？」

羅璇道：「第一，我過去是這麼猜想過，後又推翻，剛才看到白芝在林中向外窺伺，她看到司馬威受酷刑，她表情上顯有同情與不忍，又有要出面而又打消此意而狠下心腸的神色，由此判斷，可知舍利子在她手中，試想，如果司馬威另有心愛的女人，在武林之中，除了妳姐姐白芝還會有誰能使他如此忠心耿耿的？」

「是的，哥，你眞聰明，反應眞快，舍利子等于繞了個圈子又回到家姐手中。你以爲司馬威絕對不會提？」

「人是血肉之軀，忍耐終是有限度的。」羅璇道：「如果『海天一叟』一直用刑下去，他也許會忍受不住而招供，這當然也不能怪他。」

「如果招了，他去找姐而撲了空，我姐不就倒了楣？」

「你老姐也是罪有應得。不過看在妳的人面上，我曾留了個的條子，叫她及早退避大敵……」

「謝謝你！哥……」她貼在他的懷中奔行，不久，他們遇上了南下的羅揚，兩友並未隨他南來。那是因柳裕生喪母，必須回家奔喪，曲大直被仇人追殺而重傷。

羅氏父子重逢，而且是在找到了舍利子的情況之下，自是欣喜若狂，羅揚道：「璇兒，這東西本爲章九蔭之物，現在看來，一個交運，一個刧鏢，分明是爲了報仇預先商議好了的詭計。」

白冠翠道：「所以我以爲，這東西只有璇哥有資格擁有，落入壞人手中，後患無窮。」

羅璇說了一切，羅揚道：「白姑娘說得對，落入章九蔭什至『海天一叟』手中都是禍害，事不宜遲，找滅因大師去。」

滅因大師即少林一位資深長老，掌管藏經樓，去過天竺，深通梵文。三人改道而行，但才奔出三四十里，「海天一叟」巳帶着夏氏父子追了上來。

羅揚知道會有什麼後果，道：「璇兒，你和白姑娘速逃，去找你師傅，我來擋他們一陣。」

「爹，來不及了！要不舍利子交給您，您去找家師，如璇兒不幸，請家師爲我報仇……」

「海天一叟」凌空飛落，「嘎嘎」怪笑道：「好小子！差點被你蒙混過去，據張子玉說，你們中過毒，大概巳治好，却裝着未治好的樣子，使他不加提防。如果治好，自不能入蓮花塢盜寶的，況且查點現場上少了你們二人，加上司馬威最後招了供，老夫以最快速度進入蓮花塢，也巳



看到那字條，據白芝說，可能是你……」

就是這麼回事，只是這老賊的速度也太快了，羅璇也未想到此賊先看到了那字條。

羅璇道：「此物本是章九蔭所有，基於世上至寶唯有德者居之，所以晚輩絕不讓它落入壞人之手。」

「什麼？老夫是壞人。」

白冠翠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道：「怎麼莫非你以爲自己是個好人？」

夏氏父子雙雙撲上，雙戰羅璇之下，十招內不但佔不到上風，反被羅璇的凌厲招式逼退一步。

「退下來！」「海天一叟」道：「孔尚眞這牛鼻子的傳人還眞不賴，老夫試試看。」

羅揚道：「以前輩的身份，你是以大欺小了。」

「你們父子一齊上，再加上那丫頭如何？」

羅璇對羅揚道：「爹，不必了！還是由我自己先支撐一段時間再說，看情況最後還是不免的……」

羅璇一個人，「海天一叟」「嘎嘎」怪笑道：「小子，你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這可是你自己找死，不過，看在牛鼻子份上，只要你拿出舍利子來，老夫不與你計較。」

羅璇道：「還是那句話，此物絕對不能落入壞人手……」「海天一叟」怒極劈出一掌。

羅璇也未撤劍，以掌迎上，「啪」地一聲，勁氣四溢，羅璇居然只退了半步。却嚇了羅揚一大跳。

老賊的功力固厚，但有所謂英雄出少年。年輕力壯，加上出身名師「六指全眞」孔尚眞門下，而又嗜武若狂，其造詣自不可以常情去衡量。

「海天一叟」輩份是高，涵養却未相對地提高，乍看羅璇不太吃力地接下這一掌，不由暴怒。但却不再力拚，以他詭奇玄奧的掌法狂攻。

五十招之後，羅璇就感到壓力愈來愈大了。羅揚往上一撲，却被夏宇接下。白冠翠也撲上，又被夏心接下來。

羅璇知道小翠絕非夏心的敵手，不免分神，更是不濟。不過老賊却暗暗發狠，要是不能及早除去這小子，不久他就不是對手了。

不到八十招，羅璇險象環生，老賊却怪笑着：「小子，拿不拿出來？」

一道人影如電射到，竟不聞它發聲，但到了上空却又冉冉落下。老賊一看不由心頭一涼，立刻住手，道：「牛鼻子，你也來了？」

來人正是三奇之首的「六指全眞」孔尚眞，他淡然道：「本來不該來的，可是貧道如果不來，會有什麼後果？」

老賊不知道雙方的差距，叫他就此罷手一走了之，至少在徒兒面前下不了台，他道：「牛鼻子，你以爲老夫怕你？」

孔道長道：「貧道有何可怕之處？」

「那就對了！正好今夜在此相遇，就領教你三招……」說是領教，却是玩命，提聚十成力道施出一記雙撞掌。

孔尚眞頌了聲「無量壽佛」！雙掌微舒之後，竟以單掌迎上，「蓬」地一聲，氣流廻旋，地上泥塵飛濺。

孔尚眞身子一搖而上，氣定神閒，「海天一叟」却退了一大步，顯然氣血翻湧，這是因爲他用了十成力道，出力大反震力也大之故。

雙方的差距巳十分明顯了，白冠翠拍手道：「怪老頭！你還要再練。請吧！」

「海天一叟」面色冷漠，抱拳道：「牛鼻子，後會有期……」帶着夏氏父子二人消失在夜色中。

羅璇立即拜了下去，道：「恩師如果來遲一步，弟子只怕……」

孔尚眞道：「我早就來了！林中羣毆，『海天一叟』逼供，以及你們到蓮花塢盜寶，爲師都巳看到，只是要看看這老賊的爲人到底如何？」

這時羅揚也上前見禮，白冠翠也拜了下去，道：「道長伯伯，你眞了不起！你的武功是怎麼練的？這也難怪，要不羅大哥怎能接下這老賊的七八十招之多。」

「起來，起來！」孔尚眞道：「一個人的心術不正，技藝自會受到限制，加之自視什高，目空一切，功力有退無進，這舍利子是本門之物，乃是你師祖昔年坐化後失落的，自應物歸原主，爲師是爲了此物，才跟滅因大師學了五年的梵文……」

白冠翠拍手道：「道長伯伯會梵文，就不必去少林了！要是我羅哥哥學了舍利子上的武功，他會有多厲害。」

羅揚使個眼色要她不要多問。

孔尚眞道：「可以這麼說，羅璇學了之後，很可能比我高明，青出於藍了。」

此刻山野的夜空不斷傳來白冠翠那歡愉天眞的笑語聲，天也快亮了……

（全文完）

龍虎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 艷賊（上）

## 邂逅艷女郎

卡凡離開報館的時候，經已是下午七時零三分。

雖然是深秋時分，天氣却不算冷，特別是今天，由於受到一股熱帶氣流的影响，所以，日間只穿一件長袖襯衫也覺得熱，就算是在晚上，很多人也只穿一件襯衫，只有一些人加了一件薄薄的外套之類的秋衣。

卡凡則只穿了一件短袖恤衫，有點涼，却不冷。

街上，霓虹光管五光十色，走着的人都是脚步匆匆的，巴士站排滿了人龍，不用說，大都是趕着回家吃晚飯。

卡凡却並不急於趕回家去，因爲他直到現在，仍然是孤家寡人一個，平時，若

## 居然是竊賊

是下班早的話，他還會在住處的附近，買些餸菜回家煮吃，畢竟，在外面吃得多，有點膩味，不及自己在家煮的飯菜那麼熱騰騰香噴噴的好吃。

不過，要是下班晚了，他通常都是在外面吃，因爲乘車回到住處附近，菜場市巳經七零八落，沒有什麼餸菜賣了。

這一晚，他就準備步行到附近一條橫街的九記大牌檔炒其兩味，再來一樽啤酒，「嘆」一下。

本來，他在下班前，曾打了個電話給他的好友兼「死黨」，在電影公司任特技演員的泰迪，但却找不到他，不用說準是還在片場或是外景場地拍戲，又或是與他的女友蘇碧琪去拖手仔，晒月光了。

算一下，他與泰迪也有個多月沒有見面了。

上一次與泰迪見面，那還是那個神經漢誤認泰迪是搶走他的女友，因而「出盡八寶」，弄得泰迪神魂不安，接二連三要進醫院，差點死在那人的手下，那時，卡凡成了泰迪的義務保鏢，日夜陪着他，但那件事了結之後，由於卡凡請了大假的關係，上班後，便忙個不了，而泰迪的工作也是日夜顚倒的，有時忙得喘不過氣來，有時又閑得發慌，再加上又在蜜運之中，有時間，自然是陪女朋友了，所以，兩位老朋友不像以前一樣，經常有空便聚在一起了。

對於泰迪的「重色輕友」，卡凡是原諒他的。

因爲他很想早點喝那杯喜酒。

（註：關於那個神經漢向泰迪「出盡八寶」報復的經過，在拙作：「神經殺手」中，有詳細的描述，在本刋第二及第三期刋出。）

× × ×

來到九記大牌檔前，由於是吃晚飯的時候，行人路上靠牆擺放的那一長列枱子，幾乎巳坐無虛「席」。

卡凡在最末的一張枱子坐下來，一名手上執着一塊抹布（毛巾）的伙記，巳快步走前去招呼，問：「卡凡先生，吃些什麼？」

由於卡凡是老主顧，所以，不但大牌檔的老闆（那個掌鑊大師父）認識他，那些伙計更將他當作朋友。

「杰哥，今晚有什麼新鮮貨？」卡凡笑着對那伙計說。

「泥艋，五點鐘左右才送來的，又生猛又肥，每條足有五六両重。」

「那就來一條豉汁蒸泥艋吧。」卡凡道：「再來一個蝦醬鮮魷通菜。」

那伙計阿杰邊寫下來，邊說道：「一樽啤酒？」

卡凡點點頭。「近來生意好啊。」

阿杰邊替卡凡將枱面抹了抹，又替他擺好筷子，笑笑道：「生意好，我却不好啊！」

卡凡不由笑了起來。

阿杰朝他擠擠眼，便走了開去。

很快，他又走回來，手上拿着一支大啤，還有一個杯子，放在卡凡面前的枱面上，替他倒了杯啤酒，才走開去。

卡凡說了聲「唔該」，便拿起杯子，喝起來。

一杯啤酒喝完，卡凡正拿起啤酒樽往杯子裏斟酒，阿杰巳用抹布墊着碟底，捧來那碟豉汁蒸泥艋。

還未端到面前，卡凡巳嗅到一陣香味，不由吞了一口口水，食指大動。

卡凡喜歡在大牌檔吃飯，就是喜歡其鑊氣夠，不論是蒸是炒，都是熱氣騰騰，剛離鑊便送上來的。

「怎麼樣？不錯吧？」阿杰將碟子放在卡凡面前，自得地說道。

卡凡巳饞涎欲滴，連聲道：「不錯！不錯！」

「要不要先來碗白飯？」阿杰瞇瞇眼問。

卡凡吞了一口口水點，點頭道：「好吧。」

待阿杰走開，卡凡巳迫不及待地挾了一箸，往口裏送。

果然新鮮「惹」味。

待到阿杰將一碗白飯送上來，他巳一口氣吃了半條泥艋。

阿杰正想笑說兩句，却有兩個年輕女子走來，張望了一下，似是想找張枱子坐下來，阿杰忙招呼道：「兩位小姐，多少位？」

左邊那個穿牛仔褲，寬領鬆身T恤的女子道：「兩位，沒有位啊！」

原來，所有的枱子都坐滿了人。

阿杰「搜索」了一下，確是沒有空枱，那兩個女子微帶失望地正想離去，阿杰像是忽然才省覺卡凡那張枱只坐了一個人，還可以再坐兩三個，忙說道：「兩位小姐，這張枱有兩個位置，先坐下來吧，等一會有空的枱，才坐過去，好麼？」

那兩個女子猶豫地看看正在吃着飯的卡凡，終於點點頭，阿杰忙用抹布將枱面抹了抹，朝卡凡擠擠眼，曖昧地笑說道：「卡凡先生，你不介意這兩位小姐坐下來吧？」

卡凡毫不在意地道：「杰哥，這裏不是高級菜館，規定不准搭枱，……」抬眼看到阿杰那另有意思的笑臉，不禁朝那兩個女子瞄了一眼。

阿杰巳招呼那兩個小姐坐下來。

卡凡雖然只瞄了那兩個女子一眼，（若是眼定定的，不但不好意思，也會被誤會是「咸濕佬」，所以他不敢看多兩眼），但巳心頭跳動了一下，心中暗讚一聲：「好身材。」

那兩個女子的樣貌不算很美，但却充滿了青春氣息，衣着不很新潮但却合時，而且很會穿衣服，雖然只是T恤牛仔褲及麻布裙子（另一個），但却充分顯露出她們健美的身材來，特別是那個穿牛仔褲的女子。

卡凡雖然不是一個靦覥的人，但在那兩位青春逼人的女子面前，多少感到侷促不安。

不覺意間，他瞥到那兩個女子巳瞥視着他，卡凡忙垂下目光，那兩個女子也忙移開目光，看着牆上的「菜牌」，小聲商量着吃些什麼。

卡凡叫的鮮魷通菜也來了，本來，他大可以慢條斯理地喝着啤酒，享受那碟剛端來的熱騰騰的炒菜的，但他却像逃避什麼似的，快快吃完，便結賬離去。

就連那兩個女子在他離時，也投以奇怪的一瞥——怎麼忽然吃得這麼匆忙，那個穿牛仔褲的還「咭」地笑出聲來。

卡凡聽到那女子的笑聲，臉上一熱，幸好他巳轉身往路口走去，不怕被那兩個女子看到他的窘態。

直到轉入路口左邊的那條馬路，卡凡才如釋重負地長長吐了口氣。

他自嘲地笑笑，想到自己剛才侷促的情形，他忽然驚覺到，自己原來是有一種畏羞的心理的，這大概是一向很少接觸女性的關係吧。

甩甩腦袋，想將剛才的情形從腦中撇掉，但就是很難，那個穿牛仔褲的女子的麗影却清晰地映視着。

——若是能夠結識到這麼一位女朋友就好了。

不知怎的，他心中竟然泛起這個心念來。

「荒謬！」他不自禁暗罵自己一聲。「又不是七老八十，怎會這樣心急的。」回到住處後，他已將那煩人的治念拋開，也將那兩個女子忘記了。

——他從來就是一個洒脫的人。

翌日，在快到中午的時候，忽然有電話找他。

他拿起電話筒來，第一個想到的是：可能是泰迪打來的，因爲從來沒有什麼親朋戚友打電話到他工作的報館找他的，除了泰迪，是唯一的一個。

「喂！」他朝話筒禮貌地叫了一聲。

「那一位？」

「我找卡凡先生，你是麼？」話筒中傳來的，竟然是一個女子嬌軟的聲音。

卡凡一聽，不由怔了一怔，怎會有女子打電話來找自己的？

「喂！喂！」打電話的女子大概聽不到回答，所以連喂了兩聲。

卡凡忙應道：「小姐，我就是卡凡，請問你是誰？」

話筒中傳來那女子的聲音：「我姓……何，……。」

「何小姐？……」卡凡一頭霧水，他實在想不起，曾認識一個姓何的女子。

「卡凡先生，你還記得昨晚在大牌檔與你同枱吃飯的那兩個……」那位何小姐這麼一說，卡凡自然省起來了。

他的心頭劇跳了一下，不知怎的，喉頭也有點發乾，幸好是在電話中說話，不然，他一定會更發躁。

「何小姐，我記起來了。」卡凡口中這樣說，心中却閃過一個念頭？那兩個女子怎會知道自己在報館內工作，並有這裏的電話號碼的，心中這樣想，但却沒有說出來。

那位何小姐似乎猜到卡凡心中的思疑，馬上說道：「卡凡先生，是這樣的，你昨晚不知怎的，遺下了一張捐血卡，上面不但有你的住址、電話號碼及姓名，也有你辦事處的電話，本來，我們是想將那張捐血卡交給大牌檔的伙記，讓他交回給你，但想想有點不妥，萬一那伙計忘記了又或是丟掉了。……所以，我們決定還是親自交回給你……昨晚曾打過電話到你家，但沒有人聽，大概你還未回家吧，找上班時又不便打電話通知你，所以，才在這時候下班去吃午飯時，打電話給你。」

卡凡聽那何小姐這麼一說，才恍然，忙謝道：「何小姐，謝謝你，我眞是大意，煩勞你打電話給我，眞不好意思，……」他在說話時，伸手入褲袋內摸了摸，果然不見了那張捐血卡，那是他在五日前去捐血時，紅十字會給他的，上面不但有他的姓名地址……還有他的血型型號，以備他下次再捐血時，出示那張卡……

本來，他想說：妳工作的地方在什麼地方，若是方便的話，我來取。但他却說不出口。

倒是那位何小姐比他大方多了，在電話中說道：「卡凡先生，我辦事的地方距你工作的報館很近，若你不介意，又方便的話，我們約定在附近的一處地方見面，交回那張卡給你，好麼？」

卡凡連聲道：「好，好！」鼓起勇氣又說道：「何小姐，你要吃午飯的啊，那請你賞個面……讓我請……妳……就算是我對你的一點謝意吧……好麼？」

電話那邊何小姐毫不忸怩，爽快地道：「卡凡先生，我正是想約你到吃午飯的地方，交還那張卡片給你，那好吧，我先謝謝你，在那一家餐廳？」

卡凡眞恐怕何小姐會抗拒，話說出，心裏一直忐忑着，聽她那麼說，才長長地透了口氣，急不迭道：「何小姐，麗斯餐廳如何？」

「好啊，先到先等吧。」何小姐一口便贊成。「卡凡先生，等會見，拜拜。」

卡凡忙也說了聲：「拜拜。」才收了綫，他才發現，自己拿着話筒的手心濡濕一片。

不用說，那是他剛才太緊張之故。

看看腕錶，快到下班吃午餐的時間了，卡凡忙整理一下桌上的東西，準備趕去麗斯餐廳見那位何小姐。

——那位何小姐到底是那兩個女郎中的哪一個？

——會不會就是穿牛仔褲的那一個？

卡凡情不自禁地思忖起來。

而且，更覺得時間過得比平時慢了很多，腕錶上的時針，怎麼也走到「一時」的字母上。

更且，他忽然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不耐煩起來。

驀地，他的心頭悚然驚跳了一下：「我這是怎麼了？心神不寧的，莫非我對那位何小姐動了心？」

刹時，一股躁熱直衝頭臉，心也跳得急促起來，他心虛地掃瞥了一下左右的同事，看到那些同事沒有瞧着他。不禁鬆了口大氣。

下班的時間終於到了。

卡凡就像廣府人所說的「滾水燙脚」般，走出了報館，趕往麗斯餐廳。

本來，若是以平常的速度行走，從卡凡工作的報館到麗斯餐廳大約需要十分鐘左右，但卡凡竟用了六分鐘，便走到去。

在門口喘口氣，下意識地在那面玻璃門前照看一下自己的儀容，攏攏有點鬆亂的鬢，一切都很順眼，他吸了口長氣，推門走進去，目光在餐廳內掃視起來。

這只是下意識的動作，他以爲他到得這麼快，那位何小姐不會比他先到的，所以，他粗略地掃視了一眼，看不到有認識的人坐着，便移步向一張空着的椅子走過去。

他才走了一步，便瞥到斜對面的靠近牆角的一張卡座內，有一個女郎擧臂向他招手，他忙停下來，定眼望過去。看清楚了，確是向他招手，而且，他也認出那個女郎正是昨晚在大牌檔與他同桌的兩個女郎之一。

而且，赫然正是他心目中的那位牛仔褲女郎。

卡凡一陣驚喜，忙也向那女郎招招手，急急走過去。

而他的心，也「砰砰」地跳起來。

他忙吸口氣，按捺下心情，走到那女



郎面前，禮貌地朝那女郎點點頭，咀角掛着笑意道：「何小姐麼？」

那女郎露齒而笑，露出一排潔白整齊的牙齒，也點頭爲禮，道：「卡凡先生，請坐。」

卡凡在何小姐的對面坐下來，侷促地看了對方一眼，那知道何小姐已看着他，慌得他急忙移開目光，喉頭一陣發乾，本來想說的話，却說不出來。

倒是那位何小姐落落大方，抿咀笑笑，說道：「卡凡先生，你接到我打給你的的電話時，一是很驚奇吧？」

卡凡在心裏暗罵自己一聲：「沒用！」却點着頭，有點結巴地道：「何小……姐，我確是……感到奇怪，因爲除了我的一個好朋友外，從沒有人打電話到我辦事處找我的。」

何小姐聽着，眼中閃過一抹古怪的神色，笑笑說道：「那一定是你那位女朋友了。」

卡凡急急說道：「不是！那是我自小玩到大的好友兼死黨。」

這麼說了幾句話，卡凡沒有剛才那麼侷促緊張了，而氣氛也輕鬆起來。

這位何小姐今日穿了一套欵式超時的秋裝，青春中透出一份清雅的氣質來，更覺雅麗。

「卡凡先生，想不到昨晚偶爾同枱吃飯，神話故事般，我們今日又見面了，就像那些什麼巴士……奇緣的小說情節一樣。」何小姐笑望着卡凡：「你說是麼？」

卡凡聽她那樣一說，想想，確有點像，不由也笑道：「是啊。」一頓，接省覺地道：「何小姐，妳還未叫東西吃吧？」

何小姐恍然地「噢」了一聲，接看看腕錶，急急說道：「一時十八分了，一時五十分我便要趕回去上班，卡凡先生，你也要趕回去上班吧？」

卡凡點點頭：「何小姐，請不用客氣，喜歡吃什麼，只管叫。」

結果，何小姐叫了一個牛扒飯，卡凡則要了一個咖喱牛腩飯。」

但是，在那侍者走開後，兩人忽然沉默下來，卡凡幾次想說話，那知，越急便越說不出話來。

終於，還是何小姐先開口說話。「啊！我差點忘記交還那張捐血卡給你，我就是無記性。」打開手袋，取出一張摺迭的紙卡，遞給卡凡。

卡凡邊伸手接過，邊說道：「何小姐，謝謝妳，煩勞你將紙卡送回給我，實在不好意思。」

何小姐掠掠頭髮道：「卡凡先生，別那麼客氣，其實。我要謝你才是，因爲你請我吃午餐。」

「何小姐，你要我不要說客氣話，妳却說了！」卡凡忽然幽了一默。

「何小姐不由掩口笑起來。

卡凡也笑了。

氣氛馬上又輕鬆起來。

「卡凡先生，我們都不要客氣。」何小姐咀角噙笑，睨了卡凡一眼。「我們互相叫名字吧，那樣才不會拘束。我叫何麗華。」一點也不畏羞。

卡凡却愣了一下，雖說現代的男女講的是開放與不拘禮，他也贊成，但彼此才認識，還說不上是朋友，這麼直呼其名的，他還是有點不大習慣。

「卡凡先生，你的名字是——」何麗華稍稍歪着腦袋，斜看着卡凡。

卡凡只好道：「何小姐，你叫我卡凡吧。」

「卡凡先生，你怎麼又……」何麗華「咭」地笑出聲來。

卡凡臉上一熱，脫口道：「你不是還叫我卡凡先生麼？」

何麗華笑說道：「我是只會說人，忘了自己了……」

卡凡不由也笑了起來。

氣氛又輕鬆活潑起來。

× × ×

整個下午，卡凡都在責備自己，怎麼不乘機向何麗華要她家中或是辦事處的電話號碼，以便作進一步的來往。

也因此，他一直心神恍惚的，就是不能全神貫注在工作上。

而他也在心裏暗自承認，那位何麗華給他的印象頗佳，也就是說，他有點歡喜對方。

當然，這只是他一廂情願。

不過，他敢肯定，對方似乎對他的印象也不錯，不然，不會與他談說得頗投機的。

因爲，縱使是一個毫不害羞——開放型的女子，也不是對什麼人都說得來的，相信任何人在面對一個自己不大喜歡的人、很自然的，都會不那麼願意說話的。

腕錶上的長短針已指着五時零一分，這個時間，一般的寫字樓的白領階級，都下班了。

只有像卡凡幹的這種工作，由於有別於一般的機構，是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的，若是你手上的工作太多，那你若是四時做完了，便可以下班，反之，若是七時才能幹完，那便七時下班。

卡凡下意識地看一眼枱頭上的電話，心中極之盼望何麗華會打電話給他。

但電話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五時三十二分了，枱頭的電話鈴聲也沒有響過一下，卡凡也由焦切的企盼，徹底地「心灰意冷」起來了。

陡地，電話鈴聲震人心弦地響了起來（在卡凡的感覺是如此），卡凡幾乎沒有從椅子上跳起來，心跳那刹那加速了，以第一時間抓起電話筒，乾澀地「喂」了一聲。

那刹那，他的心跳又幾乎完全靜止了，緊張地諦聽着話筒中傳來的聲音。

——他全心全意希望，話筒中傳來的聲音是何麗華的語聲。

「卡凡麼！」話筒中傳來的，却是一把男子的語聲。

卡凡雖然好失望，但也有點高興，因爲他聽出那是泰廸的聲音。

「泰廸，是你？」他急急道，霎時間，將那個何麗華拋諸腦後了，聲音帶着喜悅。

畢竟，那個何麗華只是剛認識，還說不上是朋友，怎比得上泰廸這位老友兼死黨的份量重。

或者，待到有進一步的發展，那又當

別論。

「卡凡，當然是我啊，你以爲是誰？」泰廸這句說笑般的話，却令到卡凡面上一熱。

他想起了剛才自己那種焦切企盼的心情——期望何麗華會打電話給他。

「泰廸，我不過……」卡凡有點吶吶的。「你多久沒有打電話找我啊，我還以爲是別的什麼人打來的，想不到是你。」

他終於找到了掩飾的說話。

「卡凡，我知道你又想說什麼了。」泰廸在電話那邊打着哈哈，說道：「今日我特別打電話來找你的，算是請罪，得了吧？」

「哈哈，」卡凡也打起哈哈來。「泰廸，今晚不用陪碧琪麼？」

泰廸在電話那邊說道：「女朋友當然重要，但也不用一有空便陪着他的啊，倒是老友不能不時刻記着。今晚有空麼？去吃晚飯如何？好久沒有與你到那些大牌檔去炒兩味，喝凍啤了！」

卡凡立刻高興地道：「好啊！你如今在那裏？」

「在家中，剛回來洗了個澡，便打電話給你。」

「我還有半個小時左右便可以下班，到我工作的報館附近的九記大牌檔炒兩味好麼？」

「好！我立刻就來，先到先等。」泰廸在電話那邊說一聲：「拜拜。」便收了綫。

卡凡放下聽筒，急急將剩下的工作做完。

× × ×

泰廸與卡凡坐在九記大牌檔的一張枱子靠牆的座位上，喝着那冰凍的啤酒，嚼着鹵水鵝掌翼，確是一種享受。

「泰廸，你是不是與碧琪有什麼事情吧？」卡凡終於還是忍不住了，看着泰廸開口道。

對於泰廸這位老朋友，他一向是很關心的。

泰廸喝下一大口啤酒，笑說道：「卡凡，你別担心，我與碧琪很好，只不過今晚她約了同事去看電影，我便找你一道吃飯。」

卡凡馬上說道：「泰廸，原來……你是個……」

泰廸忙打斷了卡凡的說話：「我在早兩天已對碧琪說今晚會找你聚聚，所以她便約了同事去看電影。」

卡凡這才高興地說道：「泰廸，算你吧，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種有了女朋友，便忘了老朋友的人。」

「我像麼？」泰廸指指自己的臉，做了個鬼臉。

隨即又正正經經地道：「卡凡，說眞的，你也該找個女朋友陪了。」

卡凡馬上便想起了何麗華，口裏却說道：「泰廸，這是急不來的，更不是你想要個女朋友，便有一個女朋友出現在面前的啊！」

「這麼說，你也有點心思思了吧？」

泰廸狡黠地瞧着卡凡。

卡凡頓時心虛地臉上一熱，忙掩飾地拿起杯子喝了口啤酒，說道：「泰廸，想又如何？難道你立刻就可以介紹一個給我麼？」

「立刻倒不成。」泰廸朝卡凡擠擠眼笑道。「只要你有這個意思，遲兩天，我可以介紹一個給你！」

卡凡沒有說話，只是瞧着泰廸，臉上的表情的確是這樣想：你想整蠱我吧（作弄）？

泰廸笑着拍拍他的肩頭道：「卡凡，我說的是眞的！碧琪在幾天前，對我說，替你物色了一位頗適合的小姐，是她的一個同事，希望能夠盡快替你製造機會，讓你們認識。」

卡凡聽着泰廸說話，腦中却泛現出何麗華的「麗影」來，說話的語氣也有點猶豫起來。「泰廸，那位……小姐一定喜歡我麼？要是人家有男朋友……」

泰廸立刻打斷了卡凡的說話：「卡凡，你眞是杞人憂天，碧琪當然知道那位同事沒有男朋友，也試探過她的口氣，才會介紹你們認識的啊。」

一頓又道：「只要你到時表現得大方得體，我敢寫包單，那位小姐一定會喜歡你！」

卡凡仍然猶豫地說道：「但……那豈不是有點……那個……」

「什麼這個那個的！」泰廸罵了一句。「你不是無胆入情關，又或是心理變態的吧！」

卡凡紅着臉，急急道：「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只不過……」囁嚅了一會，正想鼓起勇氣將他藏在心中的話說出來，却被泰廸打斷了。

「卡凡，你不是認識了一位女朋友吧？」泰廸定眼瞧着卡凡，似乎從卡凡的神態看出了點什麼，其實，他只是開玩笑地亂說一通的。

豈料，卡凡見被泰廸猜中了，有點尷尬地點點頭，說道：「泰迪，你怎麼猜到的？」

泰廸却不答他的話，「骨嘟嘟」猛灌了幾大口啤酒，然後才忘形地一拍枱面，警告地道：「卡凡，你這傢伙，悶聲不响的，便結識了一個女朋友，害我還替你着急費心，哈哈，我這個大情人也要甘拜下風！」

卡凡却難爲情地直朝泰廸擺手示意，原來，泰廸剛才那一拍，驚動了其他枱的食客，紛紛向他們兩人投射過來好奇的目光。

泰廸不禁也爲自己剛才的「忘形」而感到有點難爲情。

「泰廸，你別女朋友女朋友地說，成不成？」卡凡露出一絲苦笑。說道：「其實，我與她只不過是才認識，根本談不上是朋友。」

泰廸的目光在卡凡的臉上溜了一轉，狡黠地道：「卡凡，聽你這麼說，你一定是很喜歡那位小姐了？」

卡凡臉上一陣臊熱，點點頭道：「我確是有點喜歡她。」

「那就不要錯失機會啊！」泰廸這一次一掌拍在——不是枱面上，而是大腿上。「一定要加把勁啊！你放胆追求她，我支持你。」

一頓又道：「卡凡，你是怎樣認識那



位小姐的？」一副逼供的神色。

卡凡喝下一口啤酒，才說道：「是在這個大牌檔認識的，……昨晚，我與她們同枱吃飯，那麼巧……」

接將那「奇遇記」式的經過，向泰廸說了出來。

泰廸聽完後，伸手拍拍卡凡的肩頭。「卡凡，這眞是天賜良緣，聽你那麼說，那位何小姐對你有點意思啊，不然，是不會親自將那張捐血卡交給你，並接受你的請客的！」

卡凡忍不住心中的歡喜，點頭道：「我也看出……她對我的印像不錯，……」

「既然那麼巧，讓你認識了一位你喜歡的小姐，卡凡，你不會無胆採取主動吧？」泰廸熱心地說道，似乎，他比卡凡本人還要着急。

「但——我才認識她啊。」卡凡有點胆怯地道：「而且，怎知人家是不是眞的喜歡我？萬一……那豈不是……」

「卡凡，你怎麼對女孩子生人不生胆的，男追女，乃是天公地道的，你若不試過，怎知人家不喜歡你？」泰廸一副恨不得卡凡馬上就展開行動的樣子。

「但……怎樣追……」卡凡發窘地搔搔頭。

「打電話給她，約她去看電影，或者是吃晚飯啊。」泰廸差一點沒有大聲嚷起來，又道：「你不會連一個藉口也想不出來吧？」

頓了一頓，又說道：「不是要我教你吧？」

卡凡懊悔地嘆口氣。「我根本沒有她的電話，怎樣約她？」

「你——」泰廸氣得差一點沒有從櫈子上跳起來。「眞想不到，我的老友——你啊！居然蠢到連問人家要一個電話號碼也不曉！」

卡凡吶吶地說道：「但……怎好意思向人家要電話號碼啊，那不唐突麼？」

「突你個頭！」泰廸沒好氣地說道：「你若是喜歡一個女孩子，就必須要厚臉皮，大胆，你知不知道，向她要電話號碼，也可以看出，她是否有意思與你交朋友的啊！」

卡凡被泰廸說得低下頭來，嘀咕着道：「我當然知道，但我……就是鼓不起勇氣。」

「卡凡，你對付壞人，不是很勇敢的麼？」泰廸嘆口氣道：「女人也是人，又不是什麼怪獸或是外星異形人，有什麼好怕的？」

一頓又說道：「你現在才後悔，不太遲了麼？」

卡凡悔恨地說道：「我也——」

忽然，泰廸的眼中發出光來，帶點興奮地道：「卡凡，你不是說，她就在你工作的報館附近工作的麼？」

「是又怎樣？」卡凡洩氣地說道：「我連她幹什麼工作，工作的公司名稱也不知道。」

泰廸却眨眨眼笑道：「卡凡，別灰心，只要你鼓起勇氣的話……」

「還有什麼辦法？」卡凡心急地打斷了泰廸的話。

「她既然在附近工作，那你可以在中午吃飯的那段時間，到那間麗斯餐廳去碰碰運氣，說不定你們眞的有緣，會在那裏碰到她。」泰廸正經地說道：「若是碰不到，那就在附近那一帶逛一下，總會碰上她的。」

卡凡聽泰廸那麼說，臉上露出希望之色。「嗯，這倒是個辦法。」

「就照我的辦法去做吧，無介紹錯的！」泰廸模仿一個電視廣告的語氣說，同時拍拍卡凡的肩頭。

卡凡精神一振，滿有信心地道：「就這麼辦！」

「卡凡，那還要不要碧琪替你介紹認識她那位同事？」不等卡凡說話，泰廸已自問自答道：「我看是不用了吧？看你對那位何小姐這麼着迷的！」

卡凡笑笑，拿起那樽啤酒，邊倒在泰廸的杯子中，邊說道：「喝啤酒吧……」

「來，卡凡，爲你能夠追到那位何小姐，乾了這一杯！」泰廸拿起那杯倒得滿滿的啤酒，往卡凡的面前一舉。

卡凡高興地舉杯一碰。「承你貴言，乾。」

兩人「骨嘟嘟」的一口氣喝乾那杯啤酒。

× × ×

卡凡在翌日吃中午飯的時候，果然依照泰廸昨晚所面授的好辦法，急急趕往麗斯餐廳。

在推開玻璃門，走入餐廳的那刹那，他的一顆心跳得快了起來，心頭忐忑，患得患失。

目光在餐廳內掃了一眼，看不到何麗華那張雅麗的臉龐，霎時間，他感到一陣失落，無精打采地走到一張空着的枱子旁，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連那個侍者走到身邊，也沒有發覺，直到那個侍者在他身邊說了聲：「先生。一位麼？」他才如夢初覺，點點頭。

那侍者不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走開去，端來一杯沙漏水。「先生，要吃些什麼？」

「隨便什麼也成。」卡凡失魂落魄似的。

那侍者張大眼，仔細地瞧着卡凡，面上的神色，顯露出他懷疑卡凡神經有點不正常——黐綫。「先生，我們這裏有中餐也有西餐，亦有冷飲熱飲……不知你要什麼……」

卡凡被那侍者一說，才恍然驚覺自己的失態，臉上微微發熱，忙定定神，說道：「對不起，來一個焗牛扒意粉吧。」

那侍者應了一聲，急急走開去。

卡凡端起杯子來，喝了口水，人也「清醒」了，甩甩腦袋，在心裏說道：「算了吧，何必爲一個才認識的女子，弄得神魂顚倒的。」

這麼一想，心情好過了一些，但他的雙眼，仍然不時希望地望着門口——說不定何麗華會一下子走進餐廳來。

但直到侍者送來他的那個牛扒意粉，何麗華仍然沒有出現，而腕錶的長短針已搭着一時二十四分，他徹底地死了那條心，低頭吃起來。

才吃了幾口，陡他身邊有人叫道：「卡凡先生，這麼巧，在這裏碰見你。」

卡凡整個人震了一下，幾乎將手上的刀叉脫手掉落在碟子上——他聽出，那聲音正是發自他極想遇見的何麗華的口中。

抬頭一看，果然正是令到他心神迷亂的何麗華。

何麗華就站在他的身邊，微微笑着，身上穿了一件欵式新穎的薄外套，再配上一條牛仔褲，青春大方。

「何小姐，是你！」卡凡驚喜得一下子站了起來，幾乎將椅子碰翻。

「想不到吧？」何麗華俏皮地笑笑，大方地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你常來這裏吃午餐的麼？」

卡凡有點失措地道：「不……啊，確是想不到，我來這裏吃午餐……是……不是常來的。」

何麗華抿咀一笑。「卡凡先生，眞不好意思，打擾了你吃午餐。」

卡凡這才發覺到自己仍然站着，不禁尷尬得臉上一陣臊熱，急忙坐下來，掩飾地道：「何小姐，你今天怎麼這樣遲才來吃午餐？你也不是常來的吧？」

「卡凡先生，你又叫我何小姐了。」何麗華優雅地甩甩頭髮，眼中閃覸着捉狹的笑意。

「是我一時忘了。」卡凡心情開朗，人也活潑起來。「妳也叫我卡凡先生啊？」

何麗華眼波流轉，睨了卡凡一眼，含笑道：「我一時口快，多說了『先生』兩字，我現在收回去。」

卡凡被她說得笑了起來。

何麗華也抿咀笑，忽然省覺地道：「卡凡……你再不吃那碟意粉，涼了。」

卡凡這才發覺到，自己一時開心，忘了那碟意粉，不好意思地笑笑：「何……麗華，妳不吃些什麼？」

「我要一個洋葱牛扒意粉。」何麗華想了一下才說。

卡凡立刻招手叫來侍者，替她叫了。待那侍者走開，何麗華才舒口氣說道：「臨近去吃午餐時，波士臨時要我趕着打幾份文件，所以才這麼遲出來吃午餐，想不到却遇上了你。」

卡凡邊吃邊道：「何……麗華，原來你是在寫字樓工作的麼？」

「我做秘書的。」何麗華頷首，說道：「卡凡，相請不如偶遇，這一次，我請客。」

卡凡忙道：「不——怎能要小姐請，我請吧。」由於急着說話，咀角掛了一條長長的意粉，那樣子，逗得何麗華「咭咭」地笑起來。

卡凡被笑得臉上一陣發熱，慌忙用叉子將那條意粉弄斷，那狼狽的樣子，逗得何麗華笑個不停。

卡凡也只好尷尬地笑起來。

「卡凡，現在男女平等，你別不好意思，這一次由我請吧。」何麗華忍住笑，認眞地說。

卡凡却固執地道：「不成，上一次請妳，是多謝妳送還我遺失的捐血卡，這一次，——算是我們……正式……認識，所以，禮貌上，也應該由我請的。」

何麗華沒有再與卡凡爭下去。「那好吧。」頓了一下，也認眞地說道：「不過，禮尚往來，賞臉今晚陪我去看一場電影麼？」

卡凡一聽，簡直心花怒放，佳人相邀，那有不賞臉的？忙不迭點頭，道：「這是我的榮幸……」

「但你要應承我一個條件。」何麗華豎起一根手指。

卡凡愕了一下，才說道：「是什麼條件？」

「今晚由我請你看電影，不准與我爭付！」

卡凡遲疑了一下，看到何麗華「絕無商量餘地」地看着他，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你今晚什麼時候下班？」

「大約六時左右。」卡凡答道：「你呢？」

「我五時便下班。」何麗華看到卡凡咀唇嚅動，彷彿便知道他會說什麼話似的，「不要緊的，我下了班便去買票，那套戲聽說很賣座，早點買票比較保險，買了票後，我會在附近的餐廳打電話給你，好麼？」

卡凡當然不會說「不好」，但口裏仍然客氣地道：「要你下班便趕去買票，那不大……」

「卡凡，你的意粉幾乎結了冰了。」何麗華笑着截斷了卡凡說下去，指指他那碟意粉。

卡凡用叉子捲着意粉送入口中，邊吃邊笑說道：「你說得太誇張了。」

正好，何麗華要的東西也來了，兩人不再說話，埋頭吃起來。

因爲，再不趕着吃，卡凡便趕不及回去上班了。

× × ×

那是一套美國荷李活拍攝的戰爭文藝鉅製，卡凡在報章上也看到那些影評一致好評，這已證明何麗華是一個有品味的女子，不像時下的有些男女青年，對於那些沒有什麼內容的電影，只要是惹笑，夠刺激的便看。

何麗華看得全神貫住的，也不像時下那些自稱新潮的年輕男女那樣，才認識，便急不及待地偎偎摟摟的，坐得很正，而卡凡也是一個正人君子，也因此他很欣賞何麗華這種自重。

從影院中出來的時候，才不過九時許，他們在未入場之前，只在那家餐廳吃了一件蛋治，這時候，都有點餓，於是，卡凡便提議去吃飯。

何麗華沒有反對，並提議到附近的大牌檔去，卡凡自然遵命。

說眞的，經過這一次的接觸後，他更加喜歡她了，而他也看出，她似乎對他有意思，他自然不會放過每一個可以與她在一起的機會。

甚至，他還不斷地想着，用什麼藉口，向她要電話號碼。

在附近的大牌檔坐下來，卡凡徵詢了何麗華喜歡 些什麼，結果，是何麗華點了兩個菜，卡凡則點了一個，合共叫了三個。

卡凡本來想喝啤酒的，何麗華却是連啤酒也不喝的，他只好也不喝。

何麗華見他陪自己不喝，有點過意不去，親自到附近的士多去買了兩瓶可樂回



來，遞了一瓶給卡凡。

兩個人在菜未來之前，便喝着汽水，談論起那套影片情節來。

何麗華的見解與卡凡的差不多，兩人自然談得更投契了，卡凡完全沒有那種羞怯及拘束，變得風趣及隨便起來。

在卡凡的感覺之中，他與何麗華接近了一大步——可以稱得上是朋友了。

能夠交上這麼一位合心意的女友，卡凡開心極了，而何麗華似乎對他也親媚了一些，換句話說，表露出對他確有意思。

這一頓晚飯，吃得愉快極了，最少，在卡凡的感覺便是如此。

並且，他還鼓起勇氣，找了個藉口，向何麗華要了她辦事處的電話。

何麗華還將家中的電話也給了他。

絕無疑問，這是一種表示，若非她對他有意思，男女初交，是決不會主動將家中的電話也給他的。

卡凡感到今晚的收穫不錯。

他不禁感激泰迪的「敎路」。

離開大牌檔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十一時了，責無旁貸身爲男士的卡凡，自然是負起了送何麗華回家的責任。

何麗華也不推拒，卡凡便截了一輛街車，送他回去。

但街車才開過兩個街口，卡凡忽然感到有點暈眩，起初他也不以爲意，但漸漸的，暈眩的感覺越來越厲害，終於，連何麗華也看出他有點不對勁，關切地問道：「卡凡，你好像有點不妥，是麼？」

卡凡勉强點點頭，說道：「不知怎的，忽然頭有點暈眩。」

「怎會這樣的？」何麗華伸手摸一下卡凡的額頭。「沒有發燒，除了暈眩，還有什麼不妥麼？」

卡凡甩甩腦袋，說道：「只是覺得頭暈。」

「要不要去看醫生？」

「這個時候，那裏去看醫生？」卡凡皺着眉頭道：「不用了，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症！」又是一陣暈眩，眼皮也有點重。

「卡凡，這麼吧，我還是先送你回家休息，好麼？」

卡凡的眼皮沉重得微微垂下來，但却强撑着說道：「沒有什麼事的，我送你回去，然後才回家吧。」

何麗華却堅持道：「卡凡，你別客氣，我以前經常一個人深夜回家，我家居住的那座住宅大厦一向治安很好，何况，這個時候也不太夜，我先送你回去吧，你這樣子，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回家。」

最後的那句話，簡直有如一杯醇酒，只怕世上任何的男人聽到，也會爲之暈陶一下，卡凡初涉情場，更加陶醉了，加上他暈眩的感覺越來越厲害，結果，他只好同意讓何麗華送他回去了。

他向街車司機說了地址，街車便載着他們，往卡凡住處的方向駛去。

結果，卡凡雖然不至於暈眩到失去知覺，但在下車後却要何麗華扶着他，否則，走起來便是歪歪跌跌的，有如喝醉了酒一樣。

本來，卡凡在大厦門前便對何麗華說，他自己回家便成了，請她回去，但何麗華却說怕他會有什麼事，堅持要送他回到住處後，看到他沒有什麼事，才回去，卡凡不便堅拒，打開鐵閘，仍是由何麗華扶着走入大厦。

乘升降機上到卡凡居住的那一層，卡凡開了鐵門與大門，何麗華扶着他，走了進去，並順手將門關起來。

將卡凡扶坐落梳化上，卡凡勉强睜開眼睛，說道：「謝謝你，要妳送我回家，眞不好意思。」

何麗華笑笑道：「別說話，好好地休息一下，我去倒一杯水給你。」

卡凡垂下眼皮。「謝謝。」

何麗華笑嗔道：「卡凡，你怎麼那樣客氣！」去倒了一杯熱水來，遞給卡凡，「你現在覺得怎樣？」

卡凡邊接過杯子，邊勉强掀掀眼皮道：「仍是感到暈眩，大概睡一覺，便沒有什麼事的了！」

「那麼，喝下這杯水，或者會好一點。」何麗華輕輕撫摸一下卡凡的額頭、

卡凡喝了那杯水後，不知不覺間，便睡了過去。

× × ×

卡凡醒過來的時候，電話鈴聲兀自响個不停，他就是被那陣電話鈴聲驚醒的。

他馬上一跳起身，撲到几子前，抓起話筒，不等他說話，便傳來急促的聲音。

「喂，卡凡麼？」

卡凡這時已清醒了，連忙說道：「是啊……」

「卡凡，我是老李。」打電話來的原來是卡凡的同事，卡凡甚至聽到老李噓了口氣的聲音。「你沒有什麼事吧？」

卡凡怔了一下，不明所以地道：「沒有事啊，老李，你找我有事麼？」

「我是怕你有什麼事，才打電話給你的。」老李說。「現在已是九時廿八分，我們見你仍未回來上班，恐防你出了什麼事故，所以，老總叫我打電話給你。」一頓又說道：「我這是第三次打電話給你，再沒有人聽，我準備到你那裏看一下。」

卡凡連聲道：「老李，你沒有什麼事，大概是昨晚頭有點暈眩，睡過了時間，謝謝你，我立刻趕回來。」

收了綫，放下話筒，卡凡才省覺到，自己昨晚是睡在梳化上，身上的衣服整整齊齊的，但自己的錢包却打開了放在矮几上，那些證件什麼的，散放在矮几上，但鈔票却一張也不見。

他不由惑然地怔了一下，隨即，他便發現，屋內的物件有點凌亂，驀地，他像被刺了一刀般，口中發出一聲低疾的怒叫，跳起身，一陣風般，衝入了睡房內。

才衝入房內，他整個人像是被點了「穴道」般，僵呆住了。

房內，簡直天翻地覆，那張寫字桌的所有抽屜皆抽了出來，衣櫃也打開，衣服等物件散了一地，甚至，連床褥也被掀得翻轉過來。

眼前的情景，絕無疑問被人搜掠過。

剛才卡凡一下子跳起來，就是忽然驚醒到，自己的住所遭人搜掠。

他忽然揑起了拳頭，咀裏吐出一聲咒罵道：「我還將她當作女神，原來是一個

女賊！」

——他是回想起昨晚被何麗華送回家後，自己喝了那杯水後便忽然睡了過去，這其中肯定有蹊蹺，而他簡直是「開門揖盜」！

絕無疑問，這問題是出在何麗華的身上！

他悔恨得幾乎想狠狠地摑自己一頓，想不到自己會那麼蠢笨，居然上當受騙！

而眼前的情形，他必須要檢點一下，自己失去了什麼財物，及看情形要不要報警，所以，他馬上打了個電話回報館，將發現家中失竊的情形向老總簡單地說了一下，表示今天不能回來上班，請一天假。

用冷水洗了臉，他壓下心中的氣惱，檢點起來。

結果，他發現除了失去現欵近二千圓，還有一隻名貴手錶，一架值數千圓的手提攝影機及一隻相機外，還不見了那本存摺，甚至連西裝也不見了三套，與及一件皮夾克！

居然連衣服也偷，那簡直太豈有此理了，卡凡咬着牙，極力抑止着心中的惱怒與及恨意。

要是這時何麗華站在他的面前，他一定會毫不考慮地饗以「老拳」！

何麗華連他的存摺也拿走，絕無疑問，那是想偽造他的簽名，到銀行提取他的存欵，他馬上打電話到他存欵的那間銀行報失。

不過，他猜想到，他的存欵必定損失了一部份。

跟着，他便撥電話報警，並等候警方人員到來調查。

在等候中，他呆呆地坐在梳化上，暗自責罵自己，居然會上了這種當，枉自己以前曾識破不少騙人的勾當，並協助警方將匪徒繩之於法，但自己不是也受騙上當了麼？若是被人知道他中了「美人計」，那多尷尬，還有臉見人麼？

他暗自發誓，無論如何，也要將那個可惡的女騙賊捉到，繩之於法，不然，他這口氣怎吞得下。

× × ×

卡凡整理好家中那「七國咁亂」的物件後，已經是下午四時左右了。

警方接到他的報告，趕到來調查，足足兩個多小時才完結，自然，也向他錄取了口供。

而警方也將案件暫列作入屋偷竊案處理了。

透了口大氣，卡凡忽然省覺到，自己昨晚曾將何麗華的家中及辦事處的電話記在記事簿中寫下來，雖然他猜到，九成九是假的，但他仍然想照着那兩個電話號碼撥一次，說不定，從中可以找到了一些綫索。於是，他立刻找出那本記事簿來，找到那兩個號碼，便照着先撥辦事處的那個電話。

號碼撥了，但話筒中傳來的是：電話不通的訊號，也就是說，根本沒有這個號碼的電話。

那個電話號碼是假的！

也表示，何麗華確有問題——嫌疑！

卡凡又照着另一個電話號碼打去，這一次，居然打通了，並且，有人接聽。

這倒是大出卡凡意料之外。

因為他在第一個電話打不通，便已打了輸數，以為這個電話也一定打不通——號碼是假的。

他急忙有點興奮地「喂」了一聲，話筒中立刻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喂，找誰？」

卡凡接口道：「請問何麗華是住在這裏的麼？」

「你找何麗華？」筒中傳來那人有點詫異的聲音。「你是誰，你打什麼號碼的電話。」

卡凡已感到有點不對，但還是說道：「我叫卡凡，打的號碼是……」將那個電話號碼說了一遍。

「我不管你是卡凡還是卡布，這裏沒有一個叫何華麗的住在這裏，你若不是打電話來開房的話，請收綫！」「嗒」地一聲，收了綫。

卡凡的耳鼓被震得「嗡」地鳴響了一陣，才將話筒放下來，心中對那個何麗華，又添了一份恨意。

因為從剛才電話那邊那個女人所說的話，不難猜到，那個電話是眞的，但却是什麼「別墅」、公寓，又或是純粹租房之類的地方的電話號碼，又作弄了他一次。

揑着拳頭，重重地擊在梳化上，卡凡怎麼也坐不住，正想出外去，找尋那個何麗華，就在這時，門鐘響了。

卡凡跳起身，雙眼往大門望去，門鐘又響，他只好走過去，同時，心裏思疑地想着：「會是什麼人來找我？泰迪？不會的，他不會不打電話，便摸上來……」

來到大門前，湊在防盜眼上，往外窺望，是兩個年紀與他不相上下的男子。

他根本不認識那兩個男子，於是隔着門問道：「你們是什麼人，找誰？」

「我們來找卡凡先生的。」門外一個男子說：「我們是警方人員，請開門。」

卡凡開了大門，隔着鐵門的通花打量着那兩個人，其中一個手上拿着一個夾子簿的男子從身上取出證件來，遞到鐵門的空隙前，讓卡凡看個清楚。「這是我的證件，這位是我上司，專門負責處理爆竊案的楊帮辦，我們有些事，想向你再了解一下。」

卡凡看清楚，那確是警員證，上面的姓名是黃健生。於是他邊打開鐵門，邊說道：「原來是兩位阿SIR，請進來。」

在梳化上坐下來，那位楊帮辦開門見山地對卡凡說：「卡凡先生，我看過了有關你家中失竊的那份文件，發覺到，你失竊的情形，與近半年來，幾宗失竊案的情形很相似，那幾宗失竊案的事主，都是在不同的情形下——總之，都是很偶然，也毫無可疑的情形下，認識了一個女子，結果與你的情形一模一樣……而你所描述的那個何麗華的女子，與其中兩家失竊所描述的女子很相像，而在那兩宗竊案中，那個女子的姓名却不同，但我們懷疑那是同一個人，而且，這是一個集團式的犯罪集團，我們很重視這幾件案件，想盡快偵破，所以，請你合作，向我們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卡凡在楊帮辦說到「……利用女子來結識一些單身男子」時，不禁有點難堪，



那個姓黃的探員大概看出來了。

他忙說道：「卡凡先生，我知道要你再說一次，是有點那個，但為了盡快捉到疑犯，以免更多的人遭受到損失，請你別介意。」

卡凡只好道：「兩位阿SIR，我知道的，都已經對上午來調查的阿SIR說了個清楚詳細，你們還想知道什麼？」

楊帮辦打開那個文件夾來，翻動了一下，說道：「那個叫何麗華的嫌疑犯，你記清楚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特徵。請你仔細想一下。」

卡凡只好仔細地想了一會，搖搖頭道：「好抱歉，我想不出她有什麼特徵，她的樣貌，我已向警方詳細地描述過了。」

那位楊帮辦又向他詢問了不少問題，結果，逗留了個多小時才告辭離去。

卡凡這才透了口氣，但却對那個女騙賊何麗華更加惱恨——要不是她，他怎會損失了那麼多的財物，而且，丟盡了面。

原來，在中午時份，銀行方面有電話打來，有人在上午九時銀行開門營業到九時二十分這段時間內，分別從兩間分行提取了二千元存欵，是用他的簽名的，也是他的筆跡。

說起來，這要感激銀行近年來訂下的新規例：凡是超過一千元提欵的，都要出示身份證（有些銀行甚至超過五百圓提欵，便要出示身份證），所以，他的損失才不會那麼大，因為，他的銀行存摺中，有數萬元存欵。

並且，由於他醒來得快，若是睡到中午才醒來，那就讓那竊匪有更多的時間，繼續到別的分行提欵了。

總之，他這一次連現欵及財物，一共損失了萬多圓。

這雖然不算損失慘重，但那一口氣却吞不下，更且，丟面及被人笑黃了臉。

看看時鐘，已經是六時一刻了，他也沒有心情動手買菜煮飯，準備到外面去吃飯。

正當他換了衣服，準備出門時，電話又響了。

他拿起話筒「喂」了一聲，話筒中立刻傳來泰迪的聲音：「卡凡，你今天怎麼沒有上班，是不是今天佳人有約？」

卡凡聽出泰迪是在說笑，不禁哭笑不得。「泰迪，……」

「卡凡，我昨天教你的辦法妙不妙？找到那位你心目中的女神——何小姐麼？」泰迪嘻笑着，打斷了卡凡的說話。

卡凡沒好氣地道：「泰迪，你說笑夠了麼？」

「怎麼，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泰迪似乎聽出了卡凡的語氣有點不對，立刻收斂了嘻笑。

卡凡沉默了一下，才說道：「泰迪，我確是發生了不幸的事情——家中被人偷竊了！」

泰迪馬上哇哇叫起來：「卡凡，怎會失竊的，損失嚴重麼？」

卡凡嘆口氣，說道：「損失不算嚴重，但我却吞不下那口氣！」

「卡凡，是什麼人幹的？」泰迪馬上聽出一點端倪來。

卡凡猶豫了一下，才澀聲道：「就是那個何麗華幹的！」

「什麼……」泰迪失聲大叫，可想而知他驚訝的程度，問：「卡凡，你不是說笑吧？」

「泰迪，我的語氣像說笑麼？」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泰迪怪叫起來。

「簡單點說，就是那個何麗華是有意結識我，然後，……陪我返家，……大概在水中下了安眠藥之類的藥物，……我睡了過去，醒來的時候，便……」

「卡凡，你等我，我馬上趕來！」泰迪十萬火急地打斷了卡凡的話，隨即收了綫。

卡凡拿着話筒呆了一會才將它放下。

× × ×

泰迪聽完卡凡的述說後，氣憤得咬着牙，一拳捶在矮几上，幾乎將几面撞裂。

「他媽的！居然在老虎頭上釘蚤，簡直豈有此理！」

一頓，帶點歉意地道：「卡凡，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鼓勵你去找她，又出了那個臭主意，你一定不會遭遇上這件……事的！」

卡凡搖搖手，苦笑道：「泰迪，這根本不關你的事，那個何麗華已看上了我這頭羊牯，就算我不去找她，她也會製造出機會，再巧遇上我的。要怪，只怪我一時情迷心竅，總之，這一次的損失，是我自招的，不過也好，讓我得了一個教訓。」

「下流！」泰迪罵道。「居然用這種手段來騙人上釣，眞虧她想得出來！」

「泰迪，我不是第一隻羊牯。」卡凡道。「那位楊帮辦說，同類的案件，在近年來，已連續發生了五六宗，手法大同小異，警方懷疑是同一帮人幹的。」

「卡凡，你不會就這樣放過他們吧？」泰迪憤憤不甘地看着卡凡。

「這口氣，我怎吞得下！」卡凡恨恨地說：「若不將他們找出來，繩之於法，我不會罷休！」

「對！」泰迪一拳捶——這一次不是几面上而是梳化上，說：「他們也食得禾米多了，讓他們也嚐一下，吃皇家飯的滋味吧！」

一頓又道：「卡凡，你準備怎樣着手追查？她作了案後，一定不會笨到還在與你巧遇的那一帶地方出現，就算不躲匿起來，也必定在另一區露面。這個城市雖然地方不大，但人却特別多，在毫無綫索之下，那簡直有如大海撈針！」

「她專門靠這種手段偷竊財物，一定還會再故技重施的！」卡凡決然道：「就算找遍了每一個角落，我也要將她找出來，一定會找到她的！」

停頓了一下，咀角泛起一抹冷笑。「泰迪，我手上掌握了一條綫索，說不定，憑這條綫索，可以找到她。」

泰迪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急急說道：「快說。」

卡凡說道：「她給了我兩個電話號碼，一個是揑造出來假的！另一個，卻是眞的！」

「卡凡，她會留下一個眞的電話號碼？」泰迪不相信地瞧着卡凡。「她不會那麼蠢吧？」

（未完・上）

# 武林雙鐵丐

湖海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 弓氏兩兄妹

信陽武林世家、鳥王韋君馥所建之大鵬莊，今日可是熱鬧非凡，單是八位嘉賓兼媒人，就可令韋君馥面上貼金，那八位媒人，無量劍趙嘯、針神伍奎、江湖雙燕徐玉欽、徐玉順，這四位如不是眞正在江湖多年的人，決不會聽說過他們的驚人業蹟，另外四位，提起來個個得伸一伸舌頭，翹翹指頭，第一位多年不出山的武當名宿金絞手賴中，第二位銀戟三箭尤飛，第三位峨嵋佛光頂的鐵面靈官鄒冲，第四位東海金龍褚望潮。

當然，韋君馥本身也有他的聲望在，這才能請來這八位隱居已久的武林名宿作媒人，至於主持婚禮的，竟然是當今少林俗家主者白範白老英雄。

## 江湖掀風浪

到底韋家少爺娶的是那一門小姐啊！北海鐵飛龍之侄女鐵貞貞。

這可不得不打個問號？韋家世代清白，並且在江湖上頗有重名，家道厚實，就算他是刦富濟貧，可也不會露出半些蛛絲馬跡，讓人猜疑的啊，至於北海鐵飛龍，他們弟兄三條龍面子上是水路上的朋友，其實是海中巨寇，殺人越貨，在所難免，韋老太爺那會如此不小心。

或者是兩小相悅，俗語所謂仔大仔世界，女大女外向。即使如此，也不必如此大動干戈啊……

當然，更令人奇怪的是，這八位武林名宿會出場，連少林主者也露了面……這其中就該別有文章。

當然，江湖上的事是，趨紅頂白，韋家目前正在鋒頭上，那路朋友不接紅帖，而敢不來？並且，那些接不到帖子的，也老着臉挨進了門。

大婚前三日，已有不少朋友趕了來，有些更帶了自己的子侄弟子來，一則來開眼界，二則來結交些新朋友。還有希望能帶些三拳二脚，以便將來受用。

不料韋君馥是個有心人——否則，也不稱老江湖，長勝俠，他請的幾名知客、迎賓，全是人面廣，眼界闊的人，說句實在話，他們根本是暗中的監視者。因此，也決不會有人打架啊，演武啊……

韋家莊深處郊野隱僻之所，所以，來討紅包的乞兒也少之少極，老實說，眞正丐帮中人，會鬧市不討，討到了鄉下？就算丐帮弟子走天下，他們也不在乎與自己不太相熟的武林世家打交道。

其實，韋家上下，防就防的是丐帮中人。

鐵飛龍本人沒有來，他命自己的二弟鐵天龍，三弟鐵虬龍，會同手下八只猛虎陪的嫁，婚事辦得挺熱鬧，而且，據說有三年，還有江湖人提說這件事，熱鬧、排場、酒筵之豐富，人頭之湧湧，還有一件血腥事！助長了此事之談包。為什麼？現在，且看一對新人，韋君馥之子，有名的玉珊瑚，宛如玉樹臨風，那可不必說，可是，鐵貞貞是風浪中長大的小姐啊，嗨，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貞貞之美啊！難怪一班海盜羣稱之為活天后，俏觀音，憑這一對夫婦之出面謝賓敬酒，有些把握不住的少年子弟，直昏得言語失措……有不少，竟然借酒使瘋，有些摸手摸脚，更可惡，借醉倒……摸小脚……扯衫裙。

喜事嘛，就該鬧吧，鬧得過了份，也無可奈何，新婚之事，嬉新娘，鬧新房，講究三天不分大小的，是嗎？因此，這也算是一件騰喧江湖的事……不，奇怪的是，唯獨這件事沒人敢提說，為什麼？

就在婚後第四天，賓主交拜，互道珍重之後，韋家大鵬莊是開始執理殘餘，而信陽州外的各條路上出了事。是兩個幪面客，一言不發的跟隨那些客人之身後，先是，在東路上，他們全是不必再請示師門而可隨意行止之人，這一帮中，有大聖門、金槍門、鐵綫門三門中的好漢，一共有八人，走到晌午時分，勢必覓地打尖，最眼尖的是金槍門中的楊光興，首先看見路邊隱處，有一間小山店，肚餓，也不能再想吃什麼鮑參翅肚的大筵席，反正有好的拿來就算。

小伙子，酒下一肚，所謂逸興橫飛，你講我說，鐵貞貞之美，然後，你說我摸她的玉手，有的說我幾乎扯下她的紅裙，有的說，鐵貞貞的小脚眞美眞俏……說得口沫橫飛，淫褻不堪！好，兩匹快馬飛來，一到！衆人已看出兩人各幪面容，手中各挺兵刃，奇怪，這可沒見識過啊，說它是劍，那會中間形成個弧形，更不明白的是這彎形上，分叉着有三支短箭般的東西附着……什麼傢伙？

不過，來的分明是一男一女，一進門，即不發言，出手奇快，並且，手上的奇門兵刃又善鎖、拿對手兵刃，想空手入白刃，簡直在開玩笑，不幾個照面，可憐





八個人躺了四雙，不是左手斷，就是右手殘，然後，一陣呻吟聲中，兩騎馬已如飛而走，不見了，就剩下八個倒霉鬼。

其實，人，為這一對奇形兵刃所傷的，竟然有五十八名之多，個個是武林門中小一輩之人物，即使小一輩，他們至少也已學了七八年之功夫，試問，斬一臂，還能再做些什麼？當然，有獨臂刀，獨臂鐧，那除了天份，還得加毅力，除了毅力更得有好老師啊，瞧吧，這批人可因為一時之情狂，嬉新娘稍過了份，而今，落得如斯之模樣，說老實話，比殺了他們比較乾脆。

當然，先發先到，大鵬莊又熱鬧了，這一次不是來吃喜酒，湊熱鬧，他們可是來說理談義的，憑什麼，將自己的弟子如此作殘？

韋君馥可鬧了個莫明其妙？這一個月來——時間已有一個月了，兩小夫婦天天上堂省親，晨昏請安，而且，韋君馥是個老江湖，他那會看不出，這一對小夫妻，有些不對勁，想勸說幾句，實在，老人那可夾在小夫妻的中間討氣受。常言道：「不痴不聾，不做家姑阿翁。」既然如此，你不說，我不問，落得個和氣生財，反正！鐵家的賠嫁不少，而且，講好每年還有一筆分潤，能忍就忍吧，那想到，引來這多朋友的責難。

傷人是實，天打也打不沒痕跡，而一對鵬環劍，不錯，是韋氏獨門兵刃，可是，兩小夫妻從未出過門啊，再不是，難道是自己門下，唉，韋君馥說得好聽是鄭重，說得不好聽，是自私，老實說，收徒迄今，從未有弟子得過他傳授鵬環劍的……莫非是自己女兒！老人面色大變，這可大有可能啊，大鵬莊中，祇有這個女菩薩，心胸量狹，並且任性到了瘋狂之地步，一個不留神，他是真的會出手，可是還有一個男的呢？韋君馥想不到一場風光海外的喜事，會變得如此亂七八糟！

這，也就是讓江湖上排在口上的另一藉口。

韋君馥再三不認——因為他們吃準了是新夫婦，郄佗大可將韋珮英，與鐵貞貞叫出來對質，不想，而小夫婦一出來，見了滿屋傷人，先是面色微變，然後，各轉常態。尤其鐵貞貞她是風浪中長大的姑娘，什麼血腥，激烈場面沒見過？本來，還忌老爺、家婆幾分，現在，她可是冷冷一笑道：「北海鐵氏門中幾時有人看見用鵬環劍的？別說我不屬你們一般見識，即使如此，北海鐵氏結交天下英雄還來不及，怎能一時不忿，而自己招上這多對頭。」

衆人可說不出句話來了。

韋君馥眞讓媳婦提醒了，誰也有些耳聞，北海鐵氏之所以如此的不惜用重金請出八位媒人，與韋家聯婚，就是想仰仗韋氏之聲威，還有，韋君馥上輩與丐帮有些交情，說實話，鐵家是決不肯自啓殺機，而壞了大事……

誰不知道近年崛起江湖之雙鐵丐之厲害，誰不知道丐帮一度為壞人潛入，而鬧了個四分五裂，幾乎有拆帮之可能，但是不多年，在雙鐵丐之相助策劃，竟代幫主齊不凈整頓得更興旺，規嚴律重，一犯帮規，不論有多高之帮位職責，說罰即罰，

說貶即貶，如無功德可敘，輕則三刀六洞，重則釘封示衆，可是，雙鐵丐之聲威越盛，北海鐵氏之心情越沉，誰還不知雙鐵丐之一，鐵行脚，苦行尊者錢靑是鐵氏之大對頭。

這批來尋道覓理者，個個讓個新娘娘鐵貞貞說了個啞口無言！不想門外突的飛來一陣馬蹄聲，衆人——那些傷者一個個在怪叫，來了，來了，是他倆，是……」話未說完，衆人眼前一亮，祇見一個年才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與韋珮英一個模型倒出來的，分明是韋氏門中人……又聽少女嬌聲招呼父母兄嫂後，想走入內廳去了、不料，眼前一花，祇見一個老道，不知怎麼移的步，却明明在後，而一閃眼間，已阻住了少女：「賢侄女，路上走得好辛苦！」

韋老是看清了，老道正是九宮觀中之健者，神機子！所擅九宮步，天下允稱第一，當然，自己女兒是無法可以脫出此君之糾纏，因此，他一個擒龍步，人已搶在神機子之面前：「道兄，你有意敎訓小女了？」

「不敢當，不過小姑看不慣嫂子受辱，自動出馬，代兄嫂出氣，也有可能。」

鐵貞貞可依然冷冷的說道：「九宮先生，尊你一聲老，你是前輩，可惜啊，可惜……」

其實韋君自己腹也明白，阻住了神機子也難以說出個所以然來，而今新婦插口，本來，該罵她一聲沒規矩，現在，自己既然無法解決得了這場糾紛，由自己小人瞎纏，可能將事纏出身外，所以，他是捋鬚靜聽貞貞的下文。

老道可有些火了，當年、身入玄門，修煉了不少年，火性比較能收斂，因此他住了住神：「不知貧道有何可惜之處？」

「鷹麻不管管鷄仔……」

啊！衆人不禁讓貞貞撞了個兜心痛，事實俱在，捱打的，變殘廢的，全是那些不自檢點，而動手動脚的人啊！貞貞這句話可有些說那些人，罪有應得！

九宮先生的愛徒井耀，他傷得極重，分明是鵬環劍法中最狠辣的三斷龍筋的殺手所中……井耀除了下半身可走動自如，雙手根本全廢了，他能就此干休？一聲怒喝：「好個麻鷹不管管鷄仔，那麼貧道得罪了！」

神機子之九宮移形掌，玄門一絕，掌風一起，但見掌影飄搖，一掌化九！九九八十一，兩只手，竟然有一百六十二只掌影，向鐵貞貞罩來，好，這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誰也以爲北海鐵氏之潛浪手，似海潮起伏，變幻莫測。眞要打，三四個照面是決無問題，然後，讓神機子稍爲一煞火氣，韋老出手一架，事情就可從大化小，那想到鐵貞貞是動也不動，鐵氏深處北海，沒人眞正見過他們的出手發招，以爲貞貞以靜制動，不料！「噗噗噗」，九宮手竟然連着三招，而且，中的全是鐵貞貞心胸重穴。

海上女子，也眞硬朗，中了如此傷心摧肝的三掌，她依然能併住一口氣，直立不倒，冷冷的看了九宮先生一眼，本來韋珮英對鐵貞貞是冷冷淡淡，而今看她身受重傷而不倒，不由動情，一晃身已扶住貞貞，還想詢問其他，祇見貞貞對他微微一笑，而一口血噴出，全身軟若無骨，倒在珮英之懷中……

這一下可亂了套，九宮先生神機子，到底是玄門清修客，他那會對自己老友之新婦下毒手，他實在想不到自己出手，貞貞竟然挺身相受……現在，他想用本身九宮天罡氣助其復原，可是，他却看見眼中閃躍着怒火的雙眼。而且，右手在隱隱抖動，別人看不出，甚或可以忽略過去，九宮先生是何等細心之人，再一看清，此人竟然是珮英之妹韋玉瑛。

本來，老道大可大鬧一場，但是，他目下還有不少傷者須料理，他能如一般小伙子那樣沒頭沒腦，惹了事而不理事，不鬧，看來箭在弦上，形成騎虎之勢，如此有名的玄門智者，可也會弄得尷尬萬分，僵立當場，說不出句整話來。

好個鐵貞貞，她却奮力在說：「你已傷了我這罪魁禍首，你還不甘心？眞的要與韋、鐵兩家結成不解之仇？」說得眞有道理，即使是夫婦兩人傷心——現在可以證明，並不是他夫妻做的事——傷者所憑是韋氏獨門兵器，好，由我來頂罪，我們傷人不該，他們言語不檢，舉動輕浮，眞正武林名門中人能做這件事而不受罰？

九宮先生怔住了，而韋老夫婦可恨極，怨極了，雖說新婦是挺身受掌，也有受罰之意，但是，新婦已尊聲前輩在先，並據理力爭，神機子，你即使打，打狗也需看看主人三分薄面，何況她是我進門未久的媳婦，看情形，傷得極嚴重，如果眞有三長兩短，那麼，自己怎樣交代親家？發火，不成啊，不發火，唉……而今，韋老眞想子女能出聲發難，索性鬧個天翻地覆，但是，九宮先生打個稽，說道：「是貧道的不是，韋鳥王，你想如何處罰，祇管示下……」

現在是兩敗俱傷，祇不過是人多人少，不過，有道是撩人者，賤。這些不長進的小輩該挨刀，而鐵貞貞，她明明不在其中，硬叫他捲入漩渦，韋鳥王一想，如果眞的說出什麼來，後果更大，此事能如此了結，也就算了……祇不過苦了媳婦……因此，他冷冷一笑道：「我，老了，再不敢鬧出江湖，掀起風浪，但願此事就此作罷——算了……」

這件事就這樣爲江湖人提說了有三年之久。爲什麼祇有三年，下文自有交待，至於現在，韋家莊可是一片悽然，說實的，鐵貞貞目前正是傷重待斃，奄奄一息。

韋老習的武功與九宮先生根本兩件事。也因此，她決不能救得媳婦多少……至於韋珮英，本來，他與鐵貞貞在新婚月餘中，根本未圓過房。爲什麼？兩個又不是不相配，唉，天下事就是不少怪異在，韋珮英他早已有了心中人，而鐵貞貞更是有她的意中人，怪就怪在兩夫婦一進新房，四顧無人，各自說出了心中事。在他們想，這一來可以相互間不必再遮什麼假面目。而另一方面，大家做大家好夢。反正，兩人自已約定，這個所謂婚約，是給外人看的，什麼父母之命，什麼媒灼之言，全可抛到雲霄之外。但是，結婚的第二天，鐵貞貞就得到一件禮物，寫得明明白白，要貞貞親啓。鐵貞貞一見筆跡，她是心頭鹿撞，再一看禮物，她不禁芳心大痛。但見一只心形玉盒，盒中有血，滲透着半枚玉環……眞是她給他的定情物；王母環，本來一雙，現在，自己却擁有一只半，而半只浸滿了血！她閉眼也想得到，他的血……她想到了「環缺血濺苦心埋……」這七個字。她伏枕哭了一天，但是，第二天，她依然的上堂拜謁翁姑，回房了，她就如個傻人般，有時，竟能呆呆的坐一天。

也因此，韋珮英見貞貞受傷，他心中雪亮，她是殉情。他內疚，實在，鐵貞貞有情有義，並且又生得健美穩重。偶然的幾句話中，她是不滿韋、鐵聯婚。更數說鐵氏作惡太多，將來報應必慘。今日，却先遭了殃。這月餘來，韋珮英是越發的看清了她的好處，對下人溫和斯文，對上人恭敬有禮，尤其是與自己妹子玉瑛，更是相處得極好。鐵家之賠嫁物本多，其中有一對碧玉龍形石刀，玉瑛祇說一聲美啊。她就配了三件飾物，親自送去。玉瑛是無論如何不肯收，貞貞幾乎流淚的道：「妹子嫌我海盜之物，不屑一顧……」玉瑛大爲感動，她擁抱住了她道：「你這是在罵我啦，其實，我不敢那麼貪心啊……」

因此貞貞之傷，有關療傷之事，煎藥喂藥幾乎全由她一手包辦，不准外人插手，嫌他們粗心大意。其實，貞貞之傷又豈是藥物可以醫治得了。

「妹子，我問你，眞是你殺傷了他們——」貞貞揀一個沒人在旁之時，向玉瑛詢問了。

「不，沒有——」

「啊，也不是你……」

「哦？你以爲是我？我會有這好的能耐……」

「請問莊中共有幾把鵬環劍？」

「四把！份量最重的是母親的，父親的比她輕六両，其次是哥哥的，重三斤二両，我最輕，三斤不到。」

「快去看……你的和你哥哥的……」

玉瑛一呆，反正自己的兵刄取來就取來，可是，不知什麼的，她心中別有玄疑。因爲，自己已有好久不用眞劍……韋氏門中練劍是用木劍，以求劍走輕靈，正式對招時，才用眞劍。近來，爲了辦婚事，誰也沒有想到過招練劍，再加有人上門投訴，貞貞受傷，試問，誰會想到自己的兵刄，現在，她是更不明白鐵貞貞取兵刄之用意。

韋氏兵刄庫，別有暗格。更且各人有各人之門匙。那裏想得到，當玉瑛一進門時，祇見四柄劍盒　在，打開一看，而每一柄劍口，染滿血跡……這是從來未有之事。韋氏極少用劍傷人，而一沾血立即抹擦乾凈，決不會讓劍身沾血！

玉瑛幾乎想喊出聲來，再一想，貞貞那會想到這個題目，難道，她已曉得出手者是誰？還有，誰能偷入韋氏之兵刄庫？鎖緊門關的啊，須知韋老所配之鎖；爲天下第一巧匠神機玉龍丘伯臯。他的鎖除了他，世上決無第二個可以開得了。也因爲如此，韋老如此放心……莫非是父母親自出手。大有可能，那麼，嫂子不是受得太寃枉了？不，或者另有別情，江湖事，時常有層出不窮之變化——可能是父親故意要媳婦受傷！然後，然後又怎樣？她不禁恨自己笨，所以，她匆匆鎖上門戶，然後奔向嫂嫂閨房。嘿，父母在問疾……她祇得耐了性子等。待到父母走了，房中丫頭也打發走了，她將此事稍稍講了出來，並說出自己的感想。但是，貞貞是冷冷一笑道：「不是我門中人所做的！」

「那麼是誰？」

「另有其人。」

「誰？另有其人，這些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

「那麼爲什麼？」

「爲了挑起江湖又一個風波，然後，唉——」貞貞是一聲長嘆，玉瑛是看得清楚，貞貞的雙眼已流下二條淚水……」

韋玉瑛不能再隱瞞事實，她不得不將正事講給老父聽。這一下可眞正的亂翻了大鵬莊。四柄鵬環劍排列在桌上，韋老之妻，其實是大鵬莊之太上莊主，她才是大鵬門中的第一尊者，今日，她也忍不住氣了。誰！竟敢潛入大鵬莊，竟敢乘自己一個空檔時間盜劍……

說到盜劍，更是難的其所以了。試問，當今之世，竟然還有誰能打開神機玉龍丘伯臯的鎖？家賊，難道眞有家賊！不過，有幾個家賊掌握兵刄庫之秘密？不對，大鵬莊中可以說是決無外人。自己不做，老伴一直在自己身邊，韋珮英新婚燕爾——兩老當然不知兩小之眞正內幕，餘下祇有一個女兒。但是如此由女兒揭發，莫非她來個「賊喊捉賊」。再想，老江湖不愧老江湖，想到如果是女兒，她那會由媳婦提說……

「挑起另一塲江湖風波……」

韋老夫人神鷹姥姥周慧心不禁一凜。第一句，她就說是雙鐵丐之傑作。

韋老不禁拍腿大叫「對！」不錯，雙鐵丐想破壞韋、鐵兩家與江湖之交情，但是，他不得不怕，這一塲嫁禍於人的技倆，眞能會令鐵、韋兩家勢單。丐帮目前已有中興之象，如果自己方面再來個內鬨，他們不是更容易個別擊破？不能，韋老思念及此，立即命已有多年不派出門的大弟子紀彪，立即趕奔北海，將此事說明，並請鐵飛龍利用他們的財寶，多請一些高人，不，至少，將這一件莫明寃枉，解釋清楚。

紀彪當然是奉命即行。紀彪是有名的神鷹，他脚程快，更且練就獨得之眼光，善於觀遠，更且能過目不忘。此地從信陽出發，直奔北海，依他的脚程，十天之內，必能趕到。想不到，第二天才到野山霸，找了酒店，叫了酒菜，他酒盃才提起，還未沾唇，鼻端突然聞到一陣不美之味。

神鷹紀彪是個機警靈敏，反應奇捷的人，他那會令臭味入鼻才知？並且，眼前，一張笑瞇瞇的面孔，雖然污糟、辣蹋，但是，笑時，勢必露齒，看得清清楚楚，齒白如玉，分明是個丐兒，丐兒那會像一般人，天天洗澡，香湯沐浴，因此，難免有陣不美之味傳來。他無論如何想不出，這個丐兒是從那裏來？幾時來？

紀彪到底跟隨了韋氏夫婦多年，說實在的，他如果橫一橫心，自己眞可以自立門戶。憑他之多年苦學，再加上韋氏夫婦之聲威所蓋，他是大可以攪出些門堂來。因此，他臉上毫無不悅之色，反而是移椅

相邀：「小弟兄，遠來辛苦，請坐共飲一番……」

嘿，那個小化子可有些呆頭呆腦。並且，他根本不明江湖人相邀之道。他，可能是受寵若驚，也眞可能是別有他事，他對紀彪說：「大……大爺……」

可憐，連說話也結舌不清呢！

「我……我……是受人之託，不……呃，對，是受人之託，叫我來……向太爺你……投書……」

投書？這就是說有人給信件，再一看小化子，生得一無是處，也說明了，他決不會是個會家子，紀彪可有些氣結了，人，在肚餓時，最好是美酒佳餚，大吃一頓，如今菜來了，酒到了，來了個如此掃興之事，試問，他就算有天好的涵養吧，也有些忍不住氣。

「誰叫你帶信給我……」聲到手到，當然憑紀彪幾十年功力，五禽神鳥功之鷹爪，還能放鬆了這個小化子？而且，手捷眼快勁狠，更且認穴準，可憐，那個小化子就如給大鷹抓住的小鷄般，除了叫痛，還有什麼可說的？

「講！」

「我……我……」可憐，小化子連說句話也痛得講不出口！

紀彪是冷冷地一笑，手勁稍鬆，道：「講！」

「是個……是個大姊……」說得依然不太順口。

「信呢？」

「你……你放手……我，我才能……拿出來啊！」

這倒不錯，他一用勁，已控制了小化子全身之筋脈，試問，叫他如何拿什麼信出來？

他這裏一鬆手，而半空中却傳來一聲冷笑：「這是神鷹？哼！簡直是麻雀也不如……」

「也不可太看輕，他的心腸可挺陰毒呢……」

神鷹紀彪別的功夫學得不夠，這尋聲搜踪，鷹飛千里的功夫，確是不弱。別說你們兩人對答，祇要他留心，百丈內可說決難脫出他的一擊……現在，兩人一吹一唱，一說一笑，好，他是聞聲早已蓄勢待勁，鷹飛千里之勢一起，唉……這就是紀彪你百密之中有一疏，忘了面前的小化子啦……

他身形才起，其實，不起則已，「一發千里」，迅不可當。那想到，那小化子竟然在他蓄勁待勢而起之時，照道理是一發千里，勢不可當，呀，那知道耳邊聞得一聲叫：「大爺，收信！」而且聲到人到，到的可正是個要害之處。他蓄勢未起將起之時，讓小化子一蓋，不壞，蓋住了，行家術語可謂之「封煞」！

神鷹紀彪何時嘗過這個滋味？而且，再一看，小化子挺恭敬的，捧手捧一束套……正戮出他鼻尖，不，可以說，正戮在他出勁發力之要穴上。也就是說，他決不能再使展鷹飛千里之招，祇能乖乖的坐下，取信……

紀彪是窩了一肚子的火，不過，不看信又不行啊！不料，眼前一花，咦，小化子呢！那會不見，到這個時候，他不得不先看這封信！

信中可祇見三具棺材，並註明地點，離此地三里，有間蓮花庵。叫紀彪快些趕去，否則，還能有其他的朋友，死了還不知……

神鷹紀彪幾乎嚇得叫出聲來，爲什麼？因爲三具棺之前寫得十分清楚；一具是鐵天龍，一具是鐵虬龍，還有一具，正是自己之好友，鐵氏門下八虎之首，斑爛虎龔中林，試問；到此地步，紀彪即使有天好的耐性，也不能靜得下氣。可憐，他是連酒飯也未用，餓着直奔三里外的蓮花庵……他怕還有別的不幸事發生……

但是，那個小化子……現在，他始終忘不了這個小化子了……自己控住其大穴，一些也看不出他有什麼出奇之處，他那會是個武林名手……

突然，他想到了那副牙齒，對，一個小化子，那會有這副潔白生亮的牙齒？不過，他又是誰，自己莊中不時有江湖老小人物來往，丐帮中與，而今他們是好生興旺，至於有名的人物，他們有不少人，甚至將他們的面目特記全描述一清，不過，却從來沒聽過有這樣個小乞丐啊……

三里路，在武林高手眼中，滿不是一回事。一瞬時間，走到了，並且，很快的有人引他到蓮花庵，領路的是本村本莊人，時到如今，他也不能再多疑其他，一到蓮花庵，首先看見的是惡虎盛琛……

盛琛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神鷹會來。因此，一見面，他是打了一個突，口中嘀咕着：「難道八虎一神鷹，眞的沒個該太平了……」

如此精明的厲害的紀彪，竟然會忽略了這句話。

再說，也不能容他多所思索，紀彪一到，而一股難聞的氣味，觸入鼻端。他發覺好熟，而惡虎盛琛已大叫小心……小心什麼？神鷹紀彪莫明其妙的，祇覺得左面「叭」的一聲响，面上一陣劇痛，不對，口中有咸味，分明打得極重而且牙根發痛。不對路，打得再重些，可能連大牙也讓人打落了。

誰打的？面前現出一個笑瞇瞇的小化子來，因爲笑，而露出一口潔白齊整的牙齒……

「原來是你嬉弄你太爺……」紀彪怒吼着……

「幾時聽說過太爺讓灰孫子教訓的？紀彪，如果你沒有別的用處，你小祖宗早就叫你歸了天！」

小化子在說話的時候，紀彪早已在運起全身功勁，他是有心與化子拚個高下存活。出手招眞是他偷學多年，而又不敢私自顯露的鳥王門下之殺手神招，「鳥王屠龍」。

此招不發則已，一發，雙掌十指，全具陰陽吸力。別說面對面，那怕是十尺方圓之內，也難脫出其陰攝玄吸之神烝。

「小鬼，看你往那裏走……」邊說，十指攝吸玄勁已向小化子週身抓到。

這是神禽門中十三絕技之一，尤其是這攝吸玄勁，出自佛經鳥王屠龍說，大鵬金翅鳥抓龍吮血六式。說句實在話，當代可破之鳥王攝吸玄勁的，連少林、武當、峨嵋諸大門戶中之前輩，也難得幾人，何



況現在，對付的是個不起眼的小化子。

再說紀彪已上過一次當，現在，他是全神貫注，決不允對方要滑頭，或者出花樣。正可說當地三尺方圓之內，那怕是棵草，也難脫其掌握。

嗨！眞是見他娘的鬼，那小化子眼看已失招架之力，並且，全身已有向自己十抓移動之勢，不知什麼一來，小花子依然笑瞇瞇的，不見了。不，直向半空飛去，人，簡直似裝了彈簧機括一般，紀彪是江湖有名的神鷹，目光銳利，小化子一舉一動，全在他的眼中，他那會不知，小化子身後有人，而且，所謂憑空飛起者，小化子身後有條繩，將他掙脫了自己的十指重圍。

當然，自己十指玄功，其勁極强，那會如此隨便讓人一下掙脫帶去。想必，這個人才是眞正的對手。更可說自己的對頭來了。

抬頭一望，果然，橫樑上坐着三四個人，小化子也在，坐得挺舒服。而有一個也像化子般的男子，在理一條絲縧，一端下垂五道烏光，有長有短，宛如一只人手……分明，小化子爲這只手形烏光所帶走。雖說紀彪是城府極深的人，現在，他們擺明的，是對自己過不去，不，需得好說好話，解開這個結。因此，他是强忍怒火，說變就變，立即裝出一張笑臉來……

「這幾位想必是丐帮的長老，前人。想紀某素少出山，江湖上更無寃家，祇怕列位前人，找錯了人。」聽，這口氣有多軟？他先說自己是少出門，又少對頭。意思是：大有可能是點錯了相而頂了包，這可不太好。

不想三個男的不開口，倒是那女的在笑罵，戟指對紀彪道：「你可姓紀？」

這問得有些稀奇，難道姓紀的就該捱打了？

「你可單名個彪，人稱神鷹星。是老鳥王門下的首徒。看來挺忠心，其實工心計，啊，對了，你不是還有個小妹子的。不過花名不太好聽，叫什麼狐狸觀音。將個少莊主迷了個七顛八倒……」

說到這裏，紀彪可變了色。心想不對，此事下文，不可宣揚，自己一個人，人家四個，並且看來是有爲而來。自己素來小心，也不想逞什英雄，道什好漢，臨陣脫逃，何足爲奇。對，說走，就該走，最巧的是有惡虎盛琛在身邊。蠻好，將他當作個替死鬼算了……因此，他是戟指怒喝：「小女子，不可胡言亂語！叫你家大人出來！」一邊，却是身不動，脚不移，祇是雙手一帶一推，盛琛是莫明其妙的爲其一股神勁移在他面前，而紀彪之「展翅飛颺」，人，已如一只大鳥般奪門而出。

紀彪不愧工心計，而其又身法快，老實說，有惡虎之擋煞，饒是他必死無疑，打，總得有幾十個照面可應付。自己一脫重圍，當今之世，想追上他，可以說一句：「寥寥無幾」。自己大可安心，擇地而走……

走着，走着……不對，鼻端又聞到一股異味。紀彪是聰明的人，立即發覺不對，對頭依然無法擺脫，奇怪，以自己的目光，看那大小四人，自己沒一個認識，也可以說；自己根本沒什仇怨可言，憑什麼，對自己如此的鍥而不捨……神鷹星可犯了愁。

「殺人兇手，移禍巨惡，想走？」依然是那個少女的聲音。而十個字宛如十只重鎚，幾乎打得紀彪金星直冒。

面前突然有幾樣東西跳下，黑衣，面套……

「本來，讓你們自命正派者，打一個五顏六色，七零八落，你在一邊坐收漁人之利，我來一個黃雀在後，實在妙不可言。可惜，丐帮中人可沒有這種僞君子，濫小人，再說，不知則已，知則不能不出手，紀彪，人言兩面三刀，而你，比三刀更多幾刄，再說：老鳥王何負於你，將個小鳥王弄得神不守舍？何不令他倆配一雙？唉，你啊，又編掇一齣北海龍王配鳥王。挺好的鐵姑娘，現在臥病在床，中了九宮烝，下半世，看來有她的苦吃。你呢，坐在一邊看好戲，鐵行脚可不能讓你如此逍遙自在，快回去！」

「回到那裏去？」紀彪可眞是嚇糊塗了！

「先回蓮花庵，將鐵氏雙龍之靈柩送回去。不是送回北海，而是送到大鵬莊去，然後，交出鎖匙，說明情由，招出你的密謀奸計，好，我們饒了你！」

紀彪一聽，簡直想自殺：「大爺，你說得好聽，你們饒了我，如果眞的招出自己一切圖謀，師父母還能饒得了自己？」

「想自殺，在我鐵行脚前，休想來這一套。想不想見見令妹？」

對，說了老大一半天，那會沒想起這尊觀音？她帶領一班人去殺人的啊！到今天還沒回莊子。她到了那裏去了？雖說；小妹子素性風流，可是，自己由中一拉綫，將個師弟兼小莊主韋珮英介紹與她，她實在說得上心滿意足了。她不至於再去另尋面首……不過，唉，江湖上的少年兒郎，自命不凡者不少，目下，她引走的人，憑鵬環劍殺人的，還是那批有本領，而又自甘追逐裙下者，那麼，他們走到了那裏去了？

來了！暗處走出一人，還是這樣打扮，穿着鐵貞貞的衣飾，黑布幪面，到底是嫡親兄妹，一見就不會錯，她是紀采玲。

「哥哥……」

這一聲叫：叫得紀彪心驚肉跳。這不是妹子的聲音，采玲這把聲，連神仙聽了也得駐雲不飛。如此曼妙，似歌似樂的聲音，現在，宛如半夜的狼嗥？

「你是采玲？」

「哥哥……你……可知我爲你，吃了多少苦……」

「什麼一回事？她吃了什麼苦？」

「我腹中有金蠶蛾十三只，子午兩時，我……」她說不下去了，金蠶蛾這是苗疆歹毒之祖。一只也碰不得，十三只，那還得了？風聞金蠶蛾一入腹中，全身皮膚立起變化，變得奇醜無比。而子午兩對時，如無解藥，那麼，這個痛苦與難受，簡直如同地獄邊沿打個轉。

紀彪如此老於江湖，攻於心計，也不得不嚇了個昏天糊塗。妹子幾時得罪了苗疆聖者？

「你可想看看，你妹子的尊容？」

「想！」紀彪說這個字時，他打好了個極惡毒的主意。他想憑一聲不是我妹子，擾亂對方的心神，然後，在這一瞬之間，展開師門絕技雙鷹爪，與妹子同歸於盡。看，老江湖，有多陰沉　害。

「好！」人家可眞大方，紀彪心中雖則愀然，不過權衡輕重，實在，還是這樣了事的好。至少，有不少劣行，可以不必共諸於世。而武林風波就此永遠成個謎，甚或，引到丐帮身上，苗山身上……

「我這是殺身成仁！」紀彪暗中默念。眞他媽的荒謬無恥。

那少女極快的揭起了面罩，陽光下，祇見一片五彩斑爛的臉。不看眼睛，你永遠不會相信，狐狸觀音變成了毒蛇聖母。

紀彪心中一痛，拚全力喊一聲：「不是我妹子！」而大力神爪已向妹子抓到。不錯，妹子看來果然明白自己意思！好，祇一用力，自己馬上反探自己頂穴！

不對，如此深沉有力的神爪，那會一擊即中？而如擊鋼板？「咯」，更加不對，五指全斷……鷹爪功，如無五指，用什麼來出手……急忙中，再看一看妹子，祇見她面上的表情極爲古怪，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而自己背後却一麻，又是什麼東西？啊！一聲慘號，立即顯顏色，紀彪之嗓音變得越發難聽，宛如荒山鬼哭！

「這是金頭蜈蚣！」少女笑瞇瞇的說着。

紀彪還想自栽，對不起，現在他是連舉手也乏力，到今日，他算是領畧了耳聽是虛，身受是實之味道。苗疆之毒物，果然是可怕，恐怖……

「想不受金蠶、蜈蚣之苦毒，聽我話辦事！」鐵行脚在發話，而另一面傳來了馬蹄聲、車輪聲……紀彪看清第一輪的駕車人，正是惡虎盛琛。人稱惡虎，總該可惡，那想到一見了這幾個人，他比只貓還温馴。

「這兒有十二粒丸藥，紅色的，在子午時分，讓紀采玲服用。碧綠色的，給紀彪。走，諒他們也無力可搶，你們總不想讓殺你東家的兇手，脫出公道？哈哈哈，走吧！」

果然，紀氏兄妹現在可眞比求生難，求死也不易。至於惡虎盛琛也聽得明白，所謂雙龍之死，竟然是拜紀采玲之賜。

原來，鐵天龍與鐵虬龍帶同八虎，離開大鵬莊，總以爲憑此一場兒女婚姻之情，北海大王島可以高枕無憂。鐵氏弟兄素好飲食，一路來，逢有當地著名餚食，決不放過，所以在水路上，走得極慢。

那想在郝家店，爲吃一盤珍珠鮮荷鷄塊，莫明其妙的，回至江邊，不見了插上飛龍旗的船只，八虎中的斑爛虎龔中林躺在地下，祇有喘氣的份。鐵天龍是多年的老海盜，有他的功夫在，一眼已看出，跟隨自己多年的伙伴，巳中對頭的殺手招，離死不遠。但是，自己可從來沒做過什麼對不起中原武林道之事。至於丐帮，未叫明之前，不會動手吧……那麼、又是誰？

想到又是誰，江邊的叢林巳傳來幾聲朗笑：「一劍掌中現寒光。」

「常往海中會龍王。」

「龍王低頭胯下過。」

「否則龍王見閻王。」

這不是詩，這是叫陣。鐵天龍、鐵虬龍橫行北海數十年，可以說，祇有他找別人之蹩扭，決沒人敢來惹他們的麻煩。那怕是自己伙計，因爲八虎赴山東拜祭祖塋，歸來時得罪了南中七虎，對不起，他們不惜代價，幼女十名，明珠萬粒，換來了五毒散。然後，血濺七虎莊。雖然，就因爲結了這個毒，而提心吊胆。但是，還不見得眞的怕人怕到如此地步？叫陣的是誰？倒要看看清楚。不想一見來人，竟然四個玄門羽士。個個年才廿三四歲，最大一個，也不過廿五六歲。鐵天龍可有些奇怪了，不過，他佔山爲王慣了，再說四個羽士年紀不大，他由不得妄自尊大了：「四位，此人可是爾等所傷……」

「錯了……該問可是我等中之一個所傷！」

鐵天龍可聽出來了啊！他們不屑四個打一個的啊！唉，今天，如果龔中林上岸，他不至於死。而今，祇有問清個來龍去脈，然後，得地得時，打個明白。何況：五毒散還在，哼，稍有機會，再來個血洗道士觀。

鐵天龍冷冷一笑：說道：「四位好本領！」

「錯了，該說好胆量！」

媽的，我說一句，他總是說錯了，好，再問一句：「我手下爲爾等之一所殺，是否他得罪了你們？」

「又錯了，不是他得罪了我們，他根本無此胆量，是我得罪了他。」

「足下法號……」

「錯了，在下入門未久，根本未領道號……」

說到現在，沒一句不錯，他倒是個百錯先生。

「對，這一句算你說對了。我是有名的百錯先生，憑你這一句，稍會讓你死個爽快！」

「放屁！」就是泥人也該有個土性，幾時見過這樣狂妄的人，動手一探腰際，龍形鞭出了手，現在，不必多說多問，打了算……抓住了這個兔崽子，還怕他不道出個師門先人來？

鐵天龍的鞭法，得自鞭王時乙先生。這乾坤鞭法實在有它的功效在。武林一般人，豈是他的對手。四羽士也可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再說，想對心上人討好獻媚，自以爲天門神劍天下無敵，四人個個煉就劍烝、劍芒。還怕什遍海上做勾當的大盜。好，上了當。三招一過，鐵天龍的乾坤鞭法，立即將個百錯先生扣了風雨不透。

說句良心話，鐵天龍實在沒有殺他的意思。他祇不過要困死此人，叫他說出來源。然後，再按情發落，可是；鐵天龍啊，你可知有人是一定要你死，你不死，江湖風波掀不起。因此，你是非但得打醒十二分精神，簡直該打醒十二萬分精神。

至於鐵虬龍更是粗心。性好貪盃，說實話，他此時猶有餘醺。醉眼視戰，一點也想不到出手啊，提防啊，好，你就第一個遭了殃，在場人可以說沒人看出來，鐵虬龍他是爲什麼跌倒的。祇聽得「啊」的一聲慘叫，鐵虬龍如此縱橫湖海的著名大盜，就此一跌不起，嚥了氣。在場人個個嚇了一個大跳。



鐵天龍是弟兄關心，其實，你錯了，這個時候，祇要擊倒四羽士，還怕不能代弟報仇？你這爲弟担心，乾坤鞭法，稍一運勁變慢，百錯先生的劍烝增强。更因劍烝之增强，劍芒出現了。但見點點星芒，將鐵天龍硬生生的反尅反制。

武家比試，決不可稍落下風，一落下風，你就祇有捱打的份。倘幸乾坤鞭是長、軟兵刄，盤旋得快，再加鐵天龍之功力實在比百錯先生深强。幾個反覆，劍芒無法侵入其中，常言道得好：一鼓作氣，再而衰，三則竭，百錯先生就犯了這個毛病，變成了强弩之末。

乾坤鞭反尅長劍。沒法了，其他三個羽士祇得插手其間以四對一。於此可見，鐵天龍決不是江湖間浪得虛名的海盜而巳，他實在有其過人之功力。以一對一，他還是勝負互見，以四對一，再加其弟莫明其妙的死了，他算是拚了命。鞭聲如潮，鞭影如山，以一對四，在他是顯得從容萬分，毫不畏縮。其實，他心中可在奇怪，其他的七虎呢？他們到那裏去了？爲了老三而看顧屍身，可他不必以七個人守二條屍身啊……如果，有二三隻猛虎出手，乾坤鞭鐵天龍自知大有可能，擊傷四人，擒住四人，然後詢問四人。可惜，一隻老虎也不見了，在攪什麼鬼？

咦，不對，那會心中發麻……呃，頸間又一陣刺痛，什麼道理……越來越不對……他心中明白，中了毒。怎樣中的，不必考慮，分明四人之外，還有別的埋伏……一瞬時間，所謂石火電光，他良心突然清醒。報應……報應，自己用毒傷人，如今，中別人的暗算。祇不過死在不知姓，不知名的人手中，將來報仇，可更難了。

七虎中，祇有白額虎鄭子謀，他依稀看出些端倪。因爲，他頸中架刀，站立背光，而金針之出現，光華一閃間，他是看得清楚，由左邊而來，第二枚打中鐵天龍的是右邊來……

「快走，回你的北海，對鐵飛龍說，殺他弟兄的是鐵行丐的好友。報仇，如此而已……若果你們再遇雙鐵丐，我怕你們，八虎得全歸陰……」

說話的是百錯先生，說完之後，一瞬時，不見了。這筆賬，他們始終記在丐帮身上。照盛琛的意思，反正不遠，回丟求鳥王作個公道打算。那裏想到，風聲經巳傳來，大鵬莊中巳有人出手，並且東南西北四條路上，全有年輕人受傷送命……看來，事情越來越不簡單，走吧！回北海由鐵飛龍作主……

不想才半天，他們可讓個小花子阻住了路。送上一份柬帖，寫得明白，要他們在蓮花庵，先看把戲，後等紀彪來會。

把戲看不看，不在乎。紀彪出現，倒是件要事，因爲，他那會來……

當他們一到蓮花庵，嗯！蠻好，人，來得不少。有四個羽士，還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另外，七八個男女，宛如衆星拱月般，又說又笑。一見盛琛、鄭子謀等，扶柩而來，他們全打了個突。因爲，他們有的獻媚，有的在提議，如何嫁禍之法，不想他們撞了進來，少女一見七虎，微微一笑道：「什麼，你們翳子也一大把，還捨不得我啊！」唉，這一句話比武林風波更快的掀起了一場酸風醋波。

「采姊姊，我看順便解決了他們算了吧！」

「蘭弟，解決了他們，試問誰去通風報訊啊？」

「留一個如何？」有人插了咀。不想在東角落却有人接了口，「假扮爲盜的，殺人討好的，我是一個也不會留。我們兩個，除了七隻老虎，再留二個……」

什麼？誰？如果他留在東角落很久的話，該死，他們所佈置的密謀，可讓他聽了個一淸二楚，這還得了？你想留二個三個，我們可是非殺你不可！

「滾出來，小子……你他媽的來找死……」幾乎是異口同聲。

但是，那少女却是依然笑瞇瞇的說道：「你們不可如此得罪天下英雄……請出來……」

「唉，狐狸精啊！你眞有辱觀音大士之佛譽。別那麼嗲聲嗲氣，烟視媚行的，自以爲可以迷倒天下所有英雄，其實，你，祇得一身賤格而已……」

這一番，更引起那些觀音兵的怒火：…滾出來之聲，此起彼落。嘔，有人眼尖巳看見東廊地下，有個草包。包中有蠕動之形，在這批受利用者中，有一個哪吒門中健者，人稱千臂神猿栢生。所謂千臂，就是他能一瞬間打出千種不同暗器。一個草包中人，尙未起身，好，送他三柄柳葉刀吧？衆人可眞不見他如何動的手，三點寒光，向草包投到。

本來，草包中如有人，他可算是沒眼沒鼻，爲什麼？因爲，他鑽在草包中啊！那會看得見這三柄飛刀。嗨嗨，這可令在場人，個個大吃一驚中加一驚。怎見得？明明在這三點寒光如飛一般射向草包，包中人還在蠕動，還未出現！這三柄柳葉刀，不知怎麼的，打個轉彎！好得很，全釘中了栢生三重穴。所謂三重穴是左右肩井，右手曲尺穴。肩井穴一傷，試問：以後又怎能打暗器？這不是毁了栢生的三重穴，簡直是毁了此君之一生。

這一下可亂了套，首先是那百錯先生爲首的四羽士。到底有他們的眞功夫，步快快，出劍更快，四柄長劍已經點住草包……饒你是天仙，也難脫出四人的誅仙劍陣……

「朋友！出來！」

「出來，出來讓你分屍？這不太好。」草包中人在笑……

「不出來，我們就不能分屍？」

「大可一試……」此公也可算是胆大……而四羽士能容得你如此放肆？對不起，四劍齊下，衆人不禁啊了一聲！這不是敵友不分，這是突然一個驚惶而發……

異蹟突現，明明是四柄劍直刺肉體，不想，紅光不見飛濺，而四柄劍尖全硬生生的折斷了。

四羽士即使出道不多年，閱歷不夠深。這種鐵布衫功夫，能令他們師傳之寶劍折刄，這，那會不驚！順勢而收劍，這又是極自然的迴手護身招，對不起，眼前祇一花，四羽士性命相連的四柄長劍，在一陣嗆啷聲中，爲那花子奪取在手中……

在場人個個嚇了一大跳。祇有那位狐狸觀音是毫不在乎，依然媚笑盈盈的說：

「這位大概是鐵行脚？」

「錯了錯了，在下那有鐵師兄的好身手……」

「哦，你是鐵葉丐申嘉碩！」

「想不到你的記性不壞……」

「我是觀世音菩薩啊？」

「可惜，我看你，看來看去，不是菩薩，是隻狐狸精！」

紀采玲她是個越發惱而面上笑意越濃的人。她恨極了你，必需要殺你而後快，可是她對你越會笑，越套近。本來，她已經預備用她所煉九毒金針射死申嘉碩，不想，竄出了兩個人，江西天地刀的崔越，崔燕……

這天地刀的確震驚過江湖。尤其老一輩的開派祖師華裕山，憑一人而能飛天騰地，更能顯示天地變色，江海翻騰之妙。華裕山就憑這一套天地刀法，可以說打遍七省無敵手。晚年，老人有些自歉。因為，與他交手的，實在沒幾個可脫出他的天地刀網。更收取了一對孩子後，將天地刀分由兩人學習。單獨果然別有它的長處，合為一對，盛力陡增幾倍。傳到現在，傳於外姓，本來這一對弟兄，極少同時出手。唉，古語所謂：血氣方剛，戒之在色。這隻狐狸精可將這一對兄弟，已調弄得團團轉。並且，强敵——情敵而已——衆多，一直沒時間發揮，表現他們的特長。他們有些機會，焉肯放過，雖然，明知武林雙鐵丐不是好相與，但是，自恃天地刀法之厲害，那肯放過此機會。

雙刀一現，並且，猛下重招，恨不得將師門所傳之一切功夫全抖出來。因此，一瞬間，但見天上地下，全為刀鋒所佈。而那個鐵葉丐申嘉碩可被困在刀陣中了。

尙幸申嘉碩內功極佳，又善於移形轉位，丐帮中的中五之訣又爛熟於胸。現在，他祇守不攻，所以，看來，申嘉碩是左支右絀，情況大為不佳……唉，所謂江湖中人，當然有不少正人君子，但是，小人比君子多啊，一見鐵葉丐已陷困境，個個想分功，一瞬時，鐵拐的鐵拐，護手鈎的護手鈎，鐧也有，棍也有，好像非殺了申嘉碩不可。

如果千臂神猿栢生不傷，在此時間，眞可能令申嘉碩，顧此失彼而吃了一次大虧……

申嘉碩這時才算明白，自己學會了大玄神功，並不說明就此能天下無敵。武林門戶，各派有各派的特長！不眞正去了解清楚，那麼，他眞是一次會跌在陰溝裏。現在，不能不快刀斬亂麻了。自己先被困的是天地刀，而其他人祇不過在外圍騷擾而已。再說，天地刀之精華，憑他的謹守中五，已看了個清楚明白，本來是反攻之時，不再客氣，大玄訣中之鐵臂神功先展開……

崔越一刀，直砍在申嘉碩之右臂上。硬碰硬，而鐵葉丐的手臂無事，崔越不是個笨瓜，曉得不對。迴勢收刀，但是這一來，兩人之呼應出了漏洞。申嘉碩根本不理崔越收刀封勢，他是硬打硬，何況，手中還有四柄沒尖鋒的長劍。嘿的一聲，長劍與崔燕之地趟刀對了親家。崔燕是做夢也想不到，申嘉碩會突然的一劍，撞正自己的單刀，手臂發麻不算，胸口更是一熱，哇的一聲……可憐，一代刀王，直落得傷重嘔血。

何況：此時是混亂之時啊，你的護手鈎，我的拐子，他的鐧，我的杖，在鐵葉丐的打破一缺口後，移形換位，好了，亂成一大片不去說他，人越多，越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憐，自己打死自己的，竟然佔了一半。至於崔氏弟兄更苦，為甚麼？一個想救兄弟，一個想擺脫糾纏。兩人難免疏於防範，因此，一個死在護手鈎的錯手下，而崔越在崔燕恨極之時一飛刀，巧得很，崔越剛到，一刀連頭帶腦劈了個大開花。

戰場上可以說沒半個活人時，七虎可熬了骨，因為，他們親眼目睹，看見四羽士及兩個面容俊俏的劍客，挾護着紀采玲走了。狐狸不愧為狐狸，她看出來，一個鐵葉丐決不會令她們有好處嘗！現在，到不如趁機一走了事的好。免得被阻，而後退無路。

唉，你不走，祇不過死，一走，對不起，比死更難捱的噩運，將在等着你了。

盛琛比較有胆魄，否則，也不會有惡虎之稱。老實說，在江湖上奔走的人，差不多是將頭擺在腰間走的人。分分鐘想到不是殺人一刀，就是被人割一刀。今日，事已如此，他可得有些傷……

「殺你頭兒的，並不是我們雙鐵丐。還有，最近江湖間流的血，也不是大鵬莊的人所為。你們是江湖朋友，你們可以昧了良心說假話，也可以因此掀起一場新風波。不過，朋友，無論怎樣，你們也別想脫出我們丐帮的手……現在，還有戲可看，等着吧……先將死人買棺盛殮，將他們露屍在此，也不像個話，是不是……」

盛琛一想，除此也無辦法，並且反正是先將三人收殮。棺木買好些，石灰多放些，其他，唉，總得有個新安排。所以，走的走，守的守，最後，他們被個小化子引到了蓮花庵！

至於狐狸觀音紀采玲，本來善於鑒貌辨色，一發現鐵葉丐之能耐，她那裏夠吐出九毒妖針。為其餘幾個好手挾了就走，現在，她們是越走越快，誰也不想說話，其實也無話可說。江湖雙鐵丐之能耐，他們算是正色的領教過了。何況，祇有一個，已打得那些自命不凡者落花流水春去也，雙丐會合，那有他們的好處……

「什麼？走啦！」

半空傳來一聲比紀采玲更脆更媚的女子聲……這可令在場七人，個個打了個突。總以為女人中，紀采玲可算得美媚不可方物。尤其是這一把聲音，媚而膩，聽了眞能令人銷魂蝕骨。可現在，又來一個，六個男人有三雙是這樣個打算，最好現身出來，讓他們看看，比紀采玲又如何？

這些人啊，勾魂無常已在他們頭頂上飛舞，而他們還在動他們的色慾之念……

沒聲了，奇怪，這又算是什麼一齣？您說，是多可憐？

這一對自命風流倜儻的少年可忍不住了：

「有胆的出來見識見識！」

「見識甚麼？臭小子已關照我，關中有一對淫賊，最是不懷好意，叫我切不可露臉，除非殺了他倆。可是青哥對我說過，這六個人該由他收拾，我又不能違了青



哥之意。我想，打總可打幾下。好，姓于的小子，見我先得挨打！」打字才出口，「叭」的一個大咀巴！好，那一對所謂關中淫賊，其中那個雲中玉燕于成，不知什麼的，讓人兜頭兜臉一個大咀巴。這一下可打得重，直打得于成連心也幾乎跳了出來，世上那有這種掌法？

再看一看清，于成幾乎暈了過去。一個女子，美啊，美得簡直……筆墨不能形容。

人是美極啦，可打也捱得實在沉，不過，人家可是笑嘻嘻，從任何角度來看，毫無一絲戾氣。不像觀音，越遠看越美，越少看越令你夢魂顚倒。當你對得她越近，越長久，你如是個細心人，你會發現觀音非但有狐狸相，並且有莫明其妙的乖戾氣，令你望而生畏。

「我說過，想見我，得付代價。現在，我已讓他們看過啦，一個已捱了打，算數，還有五個——」說五個，眞如鬼魂般，悄沒聲……靜悠悠……脚下或者裝了滑輪吧，否則那會這樣輕、靜、快、捷的，給五人一人一個大咀巴？

捱打事小，於此，却可顯示六個人之功力深淺，很好，有的打得金星亂冒，有的打得暈頭轉向，有的，不經打，一下，打倒地爬不起身。

狐狸觀音紀采玲可例外，她沒捱打，不過，紀采玲既然有狐狸之名，她比鬼還精靈。已看出女的不是好相與，而此地，更不是個好地方，她不能受打捱擊！時不與我，好，說走就走，她自己明白，主謀實在是自己兄妹倆，祇要自己不在場，就沒個證人在，這就可撒賴。如果，兄妹倆，祇要有一個落在對方手中，這後果就不堪言，因此，她是微微一笑——笑，好像是美貌女子與生俱來的本領一般，突然，笑靨未歛，而一股金色光華，向在場的人射到，正是狐狸精獨門苦煉而成的九毒妖針。

這金針不論中在何處，人，就得向閻王爺報到，再說：她練就的苦功，現在距離又近，事起倉猝，可說是：百發百中。死了！嘿，連怎麼樣死的還不清楚呢！但是，她還是不怕一萬怕萬一，金針出，人，竟然一個「倒隨云」，人已彈出丈來遠……可是，她的俏眼睛依然看得清清楚楚，這一蓬金針根本沒一支打中人。為什麼？那個比她還美的少女，手中也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圓球形東西，白光一閃，錚錚連响，金針竟然會不自由主的向那白球投入。

這一來，不由得紀采玲亡魂皆冒，鵬環劍已經讓哥哥放回原處，自己的本領，除了九毒針，就是狐媚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反正已離此廿丈來遠，好，憑自己的輕身功夫，脫身終有望……

她打的算盤本來該算不壞，其奈四週羅網密佈乎？也不知怎麼一來，背後有股極强厲的勁，非但令她無法展開自己得意輕功「倒隨云」，反而，向那少女走去……還想噴出九毒金針，女子手中的不知什麼東西，那圓球尙未收起，再說自己……這一股金針，實有殺人滅口之意……這一來人面對面，該如何解釋！她還在想她的如意算盤，不料，背椎勁一痛，人一吃痛，自然而然的，口一張，快，是快得異乎尋常，一綫金星，比勁弩還快的，向紀采玲的口中投入，而後面又是一股熱潮一擁，極自然的，將這一串不知名的金星由咽喉滑入了內臟。

那少女在說話了：「你們四羽士，本是名門正派之後，為了個妖女，竟然背叛師門經誓，化身為道冠，隨她殘殺同類。豈不想，她人祇一個，你們師弟兄却有四人，到時候，她祇說一聲，我只是彩頭，你們藝高者得，那麼，你們就眞的自相殘殺不可？」

四羽士其實是九華山長老的得意門徒；陳、田、顧、黃。他們眞的為美色所害，幾乎死在金針之下，依人情而論，初戀也者，僅是發個春夢而已。金針到，他們的夢已被戳破了。現在，才一想自己，四人代妖狐，幪面殺了不少同道，這筆帳該怎樣算……四人連汗也標了出來。

「現在，你們可知我為什麼要夾斷你們的劍鋒了吧！」

後面有人傳來清脆的語聲，四人到底不是呆大，分明，人家有意放他們一條生路。

關中兩淫盜啊，你倆還不走，等待何時？唉，這二個淫賊是別具惡心機。而且，自己的獨門暗器六陽迷魂燕，九陰戮魂刺尙未出手。你們是灰了心，正好咱兄弟救了紀采玲走。你說，以後，還能不屬於我倆？

無恥者就是這麼無恥。反正，在他倆心目中，女子大可二合一，好，就因為這個道理，飛天玉燕于成是一聲怪嘯，而其友玉綉帶安春是一個打出一股黃色粉霧，而粉霧中突的顯出九枚烏光澄亮的釘狀長刺……正是兩人的惡毒暗器六陽迷魂燕，九陰戮魂刺，雙管齊下，也不理成功與否，各人架住紀采玲，預備逃之夭夭，可是，耳邊却聽得有人大叫：「不可沾染此人……想死不成……」

于成、安春那裏聽得入耳，展開輕功，可惜，才走得尺來遠，咦……人，那會聞得一陣怪味，腥臊難聞！再細心一辨，這濃膩味根本發自千嬌百媚，香艷膩濃的紀采玲身上……再看一看清，嗚……兩人不禁各自嚇了一大跳。她是紀采玲，還是掉了包？還是自己心急慌忙救錯了……但是，這一身打扮可不錯啊……

半空中却傳來聲長嘆道：「可見孽由已作，無法可逃啊……」

聲到人到，祇見一個年才廿七八歲的化子，別看他是化子，可生得英挺俊朗，即使蓬首垢面，也掩不住他那一股英雄氣概。

「你兩個同時沾了金蠶毒，死期不遠矣……」

「啊，于成，安春成名多年，也曾在苗疆走動，他們可明白這金蠶之厲害，不過，幾時令自己中的毒？

「此人已服食十三枚金蠶蛾入肚！」

恍然加個大悟，女子這一串金星，原來是苗疆百毒之祖；金蠶蛾，也怪不得紀采玲會變……一副千嬌百媚的面容，變得皺皮打折……早已聽說，服食金蠶蛾之人，本身也變成了毒蠱……自己，看來是不出此丐所料，中毒難救了。

人，誰不戀生惡死的，你能救，就能救……可是，那女子却依然笑瞇瞇的說道：「幾時聽說過金蠶有解藥?活多幾年可以，祇怕藥完，你們會變成金蠶幽靈，人，變得比惡鬼更可怕……」

于成、安春一聽，不由廢然一聲長嘆，他倆相信，這女的可沒騙人。

自殺!可憐，週身在這短期間內，變得經脈全傷，別說自殺，連走幾步路也難……久聞苗疆十三門戶之厲害，更聽說金蠶爲百毒之祖，自己既然巳中了此毒……祇求早些歸天，也省得活在世上現世。

「殺了……我們吧……」

「誠如……君駕所謂……我們罪……有應得……」如此橫行關中的巨盜，今日，也會哭出聲來……

在一邊的紀采玲更加躭心，因爲，她是被逼服食十三枚金蠶蛾，後果又該如何呢……

不對，肚中簡直在造反，不，痛……宛如有毒虫在咬噬着五臟六腑……

「金蠶蛾開始發作……」

「這，這……」可憐，紀采玲又痛又糊塗，又怕死……更怕死在虫豸之口……

「現在正是午時，好，再捱一個時辰，然後，太平了，一直到了子時，再來一次……」

「聖母……聖母……如此折磨，到幾時完……」

「不一定，幾時我要你們說實話，辦到了，那麼，我就會送你歸天，一天，十天，甚或三月半年……」

「聖母慈悲……」

「你對誰慈悲了?唉，連個鐵貞貞也在你陰謀下，落得半身癱瘓在床。讓個少莊主韋珮英爲你闖了大禍，你可有慈悲之念?」是個男人在發話。

「你，你是誰?」

「錢青!」

「呃……錢大俠……我是代你報仇，我是我代你攪亂了武林，我是要他們亂……自己打自己，然後，讓你乘虛而入啊!我是你功臣啊!」

「丐帮做事，光明磊落。大鵬莊與我們毫無糾葛。至於鐵飛龍尋求助力，人之常情。因此而從中暗算破壞!丐帮豈不是與江湖下三濫一般的無二!」

「好說，好說……這毒物……」她是痛得在地上直打翻滾。

「我明白，你說我不應該用苗疆毒物來對付你，請問：你那九毒金針又如何呢?誰又知道，這是東海大靈祖師，奪自盤家的天蜂赤蝎經，然後改頭換面而煉成的毒物——」

啊?什麼?東海毒怪、大靈祖師竟然搶奪天蜂赤蝎經……難怪這多年來，江湖上有不少成名前輩，死得糊裏糊塗。也引起不少打鬥來……一門滅一戶，一戶滅一派，可是，奇怪的是；同歸於盡的佔了一大半。還有件奇事，這些被滅門戶之經譜典籍，全會失了踪。

大靈祖師可越來越威震江湖，或者是發財立品吧，近年巳不見大靈祖師出現在江湖上。

「因爲，有你們兩個寶貝啊!」

哦，又來一個小乞兒，人一到，一股鼻觸難聞的氣味，也隨風帶到。

「你們可知他是誰嗎?」錢青誠懇地問。

誰會認識這個小化子?

「他就是大靈的對頭，盤門的唯一後裔盤駒子。」

好，明白了，所以盤駒子的身上有股難聞的味，這正是盤門獨家禦百毒的天竹粉。天竹粉實在有他的妙用，他一到，于成、安春，連紀采玲也鬆了不少。

「想死的，可以想了，沒法死的，乖乖的跟我們去，沒好處，决不至於子午雙冲時，痛得像只母狗叫春般!對吧!嗯，唉，想起你的壞處啊，眞該活活讓你受它半年八個月，不過，大姊姊，給她解藥，讓她快些上大鵬莊。」

于、安兩人是强運最後一股眞氣，相互用兵刃刺了個對穿對。盤駒子嘀咕着：「別害人，死活都害人不好……」邊說邊取出一只碧綠小葫蘆，撒了些粉末出來，不慢，一會兒，他倆的屍體化爲一堆白水……而這堆白水又讓盤駒子用一只扁形器收盛了。

可憐，祇剩下個狐狸觀音，爲十三金蠶蛾所制。她知道，一回大鵬莊，她决討不了個好。想死，死不了。現在，憑仗最原始之本錢，也不能引得男人看多一眼!自己對待異己，素來殘狠，報應來時，別人賜於她的也不弱。

七虎三樞現在向大鵬莊走來。可是，兄妹倆是咬定牙關不肯吐露一個字，即使有證人，他倆不認，就是不認。其奈我何?大不了一個死字?死了，許多秘密全埋在我倆心中，對，就是這個主意。

果然，鳥王韋君馥不理其他，先斥責苗疆毒物之可怖，現在惡虎盛琛再三說明此事來龍去脈，韋君馥是無論如何不聽。韋珮英也聞訊出來，一見心中人變成如此形狀，他可是個情長之人，他還想代紀采玲覓求解藥。

「你看如何?」半空有人在譏笑着。

「意料中耳，年紀大的人，難免是老糊塗，老蘑菇。」

韋君馥一面示意，一面巳卸下長袍。別看老，精神抖擻，毫無老態：「是好朋友，出來會會。」

「不來是不能料，來了總得到!不讓你顯顯本領，然後再請他們說出詳情，你是永不會心服口服……」

說時遲，那時快，韋珮英巳經將老父之鵬環劍及自己的，一併取出。血跡，早巳抹擦乾淨。本來，他想先出手，此時半空中傳來的說話可眞氣人：「小駒子，你以小對小，由我與你大叔，先對付這個老的，聽說女的更厲害，大哥，我可揀個便宜了……」

在場人個個不能算是江湖的泛泛之輩，尤其是韋老，他也不曾看見過這好輕功之人。

鳥王以輕功稱雄江湖，他也會有內怯之心，可想而知，來人之功力之一斑。

但是，武功是好，這身打扮……啊，對了，他是丐帮中人，武林雙鐵丐，武林雙鐵丐，豈非是他……

「韋鳥王，不必猜疑，在下姓申名嘉碩。不過，一般人可全叫俺臭叫化，我看也沒什大不了，等如韋鳥王吧，有人突然喜歡叫你一聲臭鷄巴，這不是一個樣!」



這樣說還有不打起來的?韋君馥的鵬環劍可說是幾十年未遇敵手。並且，也從沒一個人，敢以空手對神劍。老鳥王氣是氣，但是，他可眞能忍得住氣，八十一手大鵬屠龍劍，依然是尺寸不亂分毫，有幾招他認爲是得意傑作：如「鵬飛千里」，「鯤鵬交位」、「神鵬展翅」、「雙鈎扳」、「單爪擒龍」，「瞬息萬變」……那一招不是一招變八，甚至於鯤鵬交位這一招，竟然連變十七個方位。

韋君馥的鵬環劍是極少有人見過。現在，算是便宜了在場人，個個看了個目瞪口呆!看得韋珮英也有些心不在焉!哈，可眞怪，他的左肩有人在點了點，耳邊却聽得那個小化子說道：「小少爺，你別祇顧看啊，如果我是個不要臉的賴皮叫化子，那你不是讓我點中了你肩井穴?」

韋珮英可眞嚇了個魂飛魄散。說實話，武家交手，實在由不得你疏神、失禦。現在，少爺的肩頭還是有些痛。可他心更痛，自己自六歲紮根基習武，十一歲開始習鵬環劍，不料，竟然敗在個不起眼的小叫化手下。

常言道：「先聲奪人。」現在，韋大少爺是越來越不是小化子的對手了。爲甚麼，心抑，加心怯，能打得好這一仗?

不料，就在此時，一股勁風，宛如神梭穿雲般，向那小化子的身後襲到。可是，半空傳來一聲冷笑，並且，你快，他比你更快的駢雙指直點鵬環劍劍鋒。一個玉面朱唇，雙眉高挑的中年婦人面帶慘異之色，一看來人，她更是驚異中帶七分怨色。看來，大鵬莊是該完了。享名武林百餘年的鵬環劍，竟然讓個卅左右歲化子，點住了要脈。

眞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本想一劍解决了小叫化，出手極疾、極重。而今，那化子却冷冷的看了周慧心一眼道：「韋家祖訓有此一條?」

周慧心險乎讓這八個字羞了個滿面紅。不錯韋家劍不與這不教而誅，不聲而襲。何況：對手還是個小化子。可是，事到如今，豈允你多說其他!挺劍上前，周慧心早說過，她是太上莊主，她的劍也最靈。當然，功力必最好。而今，老太婆可拚了命了……

雙鐵丐顯示了他倆江湖絕學。伏龍先生教得嚴，纏得緊，何況，錢青是奉師命去探望狄依依，順便再向仲文德致謝。姬氏雙花可不出來，祇有狄依依來看顧錢青。事實；依依巳卅來歲了，不過，她依然的不見老。奇怪的是；她迄今未嫁……

仲文德聽說過錢青之俠義行爲，爲了怕太行羣雄爲外寇所挑撥，他竟然三日夜不眠不休，趕到金頂峯上!正當七十二寨再開始亂鬨時，他出現了。他拿出了敵人一切陰謀證件、證物、說服了七十二寨寨主，而他，却嘔了血，連奔三日三夜……鐵行脚的名字是從此爲江湖人傳遍了。但是、別人不知，連他自己也不知，他的內傷巳伏，尙幸來到苗山，尙幸見到仲文德，尙幸姬氏姊妹有七星勾籐子，在半個月內，將他的內傷治癒。並且，仲文德再親授他輕易不露的秘魔一劍。

就因爲他精於秘魔一劍，才能雙指挾住周慧心的鵬環劍。說到了拚命，對不起，你們三人根本無法可以抵得住三個叫化子。

周慧心是一聲厲嘯，她是想逼女兒出現。擺一個四門玄陰鵬雲陣，活活困死三個叫化子……可憐，在慈威之下，韋玉瑛是萬分勉强的出了門。她不想害好人，現在，大鵬莊可以說是祇有兩個人是相信雙鐵丐的說話是眞的。一個是韋玉瑛，還有一個她名義上的嫂子鐵貞貞……

劍陣巳成!哈，現在，反而沒有以前那麼快如迅雷，捷如閃電。並且，招法之變化也不多，不過，雙鐵丐可看出來，四柄劍是劍劍如行雲流水，拖泥帶水。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劍鋒再加環翅，實實在在佈成一個不容衝破的極狠厲陰辣的劍陣。

三個叫化三角形，背對而立。其實，三個人全看到少女的那副乞憐、示意的眼神，有幾招，她根本是故意露破綻，或漏空檔……祇要有一個人脫出，以外內交應!四門玄陰陣，立可攻破。但是，那個看來年才廿七八歲的化子!對她微笑，笑得眞美。不，該說是瀟洒大方。

「青哥哥，你不許笑……」是個女的聲音。唉，不知甚麼一來，場中可亂了一大羣……

「紀彪，紀采玲，想死命賴皮啊!不成啊，別說我不忍發三陰箭，就是這兩封書信，也可說明他倆的罪行啊……」

衆人祇見圍牆上，坐着個美得異乎尋常的少女，一身白衣，赤足而纒了一雙籐鞋，除了腰部多紮了幾個佩囊外，混身上下，可能沒半點瑕疵。何況：笑容滿面，即使叫青哥哥，你不許笑時，聲音依然清脆悅耳。

是的，她手中有幾封信……在場人祇有紀氏兄妹明白，這幾封信一落在韋老手中，那就該完。那怕死命不說，不說也難逃大罪……

不料，就在一瞬時，周慧心一躍而上，但是，錢青能讓你傷了這少女?這就是秘魔七煞附形法!你快，他更快，巳阻住了周慧心，少女可又說啦，「青哥哥，小心小駒子啊!我還會怕這個糟老太婆?」

錢青突然如聞焦雷，對啊，這位姑娘有誰撞着，夠誰吃一大窩……再說!小駒子是善於煉蠱袪毒的傳人，武功與自己比，簡直相差太遠。申師兄是不弱，要二對三，實在夠他辛苦，既然如此，他回顧了少女一眼，少女笑得更美，面上宛如綻開了一朵花……

唉，周慧心啊，你也是老江湖啊!人家說不怕，而化子說走就走，這少女可會是個好相與?她是恨這少女不將自己放在眼中，並且，在這樣的時分，還是眉來眼去，成何體統?「殺!」她當時祇有一個心意，因此鵬環劍中鋒直進，鋒帶星芒，却向少女胸窩直插……

在場人，連有惡虎之稱的盛琛也看不過眼……他不想看!不料，耳邊却傳來一聲極尖厲的慘號聲，而周慧心高大的的身影，莫明其妙的摔了下來。一着地，劍脫手，翻來滾去……

有人看得蠻清楚，周慧心一劍直刺，而少女祇不過一手迴護，一手手指彈一彈

，如此而已。當然，誰也可看出來，少女雙手戴有銀絲手套，至於周慧心是否爲其暗器所中，不知道。而韋玉瑛却想去攙扶母親……半空中又傳來少女的喝叫聲：「不可碰她，小心中毒！」

啊，中毒！這可眞是匪夷所思嘛，周慧心幾時中的毒，還有中的什麼毒？

「華妹妹，不可胡亂用毒！」

「青哥哥，是她要我命啊，再說，我也祇不過給她一些木香藤而已……不會死的，痛那會一個時辰，就完了……」

「給解藥……」

「好，好，青哥哥，別再看那小女娃子……」

錢青如此威震江湖的丐帮弟子，可就讓個少女弄得啼笑皆非……

「還是，韋老頭兒，你先看完了信，喜歡再打，就打。」邊說，這少女已用手勁將這幾頁紙，一張接一張的掉了下來，韋君馥可眞嚇偏了個心，爲什麼？怕中毒……其實，此時他的尊夫人早已不叫了。唉，用毒能用到如此來去無跡可尋的，可以說是生了耳朵沒聽見過。

韋玉瑛是再不看錢青了，玉瑛有多心靈，分明，這位姑娘是愛極了錢青。再說，少女之美，自己實在不及其十成一。她現在扶起母親，少女可沒再阻止她了。而父親也在看信了……祇覺得老父鬚髮戟張，雙眼環睜……

「好徒弟，好耐性……」突然，他又一回頭對韋珮瑛看了一眼；「媳婦！不，我沒有媳婦，即使已拜了堂，但是，我沒有這個老臉稱她一聲賢媳……如果不是她，甘心受了九宮先生一掌，看來，大鵬莊得毁，早已毁了……」

周慧心可不明白，事實上她恨極了這些化子，更恨那個少女。如今聽老頭子如此的怒吼，自從結婚幾十年以來，他永遠是心平氣和的，而今日……莫非是信，對，她得看信……可是，老頭子却一聲冷笑道：「你我教得好兒子啊……」

信是大靈祖師手書。從中更看清了紀氏兄妹之眞正身份，他倆那裏姓紀，根本是大靈祖師的子女，一個叫弓天河，一個叫弓天女。

大靈祖師本來想混水摸魚。不想爲丐帮中長老發覺。大靈祖師弓弼可眞是城府深啊，竟然能隱身東海，將子女教養成材，男的混入江湖上最具聲威的大鵬莊，明知不能學得大鵬劍法，可是，可讓女兒去誘惑少莊主啊？……

得到初步劍法，他又命子女結連江湖少年豪客，另一面，他們明知韋珮瑛再也離不掉紀采玲——弓天女，然後來個好絕招，故意逼韋珮瑛娶鐵貞貞——在弓弼，弓天女之安排下，逼韋珮瑛取出兵庫鎗匙，暗中取出鵬環劍。江湖殺人，移禍大鵬莊，如果不是雙鐵丐的從中破壞，那麼人死得還要多，甚至於北海鐵氏三龍六彪一離寨，北海立即得換了主。大靈祖師是黃雀捕蟬，等待此機會啊……

弓天河到了北海，何況：鐵貞貞是眞的爲九宮先生擊傷，還能不怒發如狂，傾巢而出評道理，再說出韋珮瑛早已有了心上人，視貞貞爲仇家，那時候，鐵、韋兩家先鬧了河翻水轉……

周慧心看到大靈祖師之親筆信，及一切安排，而且，現在已越走越近，老太婆不禁顫聲對韋珮瑛說道：「你……你與我爲父母者，究竟有什麼過不去啊？難道，一定要毁了這大鵬莊不可？」

韋珮瑛他那會不知，自己也爲奸人所算，爲什麼？還不是自己一念好色……

哈哈哈——一陣狂笑中，韋珮瑛的鵬環劍已舉起，正想望頸間勒去……

韋氏兩老却毫不在乎。兩老認爲畜生該死……但是，韋玉瑛却不忍哥哥死啊！還有，他即使不喜愛嫂嫂，如此一死了之，貞貞又該怎辦？

「哥哥不可。」她正想阻勸，祇聽得一陣勁風，其疾似箭的，撞向珮瑛之鵬環劍。奇怪，如此沉重的劍，竟然讓這一粒細小的砂石撞落……回首一看，正是鐵行脚錢青。她連忙低下頭……她怕那個華妹妹看見。再用眼梢一望，牆上那位華妹妹不見了。哦！大概此地之事已完，她不必在此浪費時間。

「咦……那會怎麼香……」

「是爹來了……」

一直不開口的弓氏兄妹，突然歡聲大叫……而在塲人，除了三個化子之外，個個搖搖欲倒，可以說，凡是聞香的，沒半個脫得了身……

一陣勁風，出現三個紫衣人，再看一看清，三人是一樣面容，一樣服飾……

「呃！是壽師弟……」

「嗯，你們中了毒啦！沒關係，現在，他們中毒的人比咱們多啦，怕他們什麼？哈哈哈……」

不錯，現在，中毒的人是正面的人物多了。外面可又傳來車輛聲……「本來，是他們載你倆到此，現在，該由我們載他們去啦！」

「有那麼方便？」那個小化子却笑嘻嘻的說着：「這是盤氏門中的天竈香啊！唉，老傢伙到今天還不明白，天竈香決不可加雜鐵綫蛇骨。不過，不加，他又無法可以一點就着。告訴你師父，偷來的拳頭打不死本人的。」

「這個又如何？」半空傳來一聲陰陽怪氣的說話，並且，在語聲中，又聞「蓬」的一聲，一股七色彩烟，四外飛揚……好，這一股彩烟可厲害，在塲人除了三化子外，個個在笑，而且可以聽得出，這不是他們甘心情願的笑，是被某種藥物催逼而出的笑聲……

「我看你們能忍得幾種——」那個陰陽怪氣還在叫，又是一道紫色氣氛，由半空擲下，一着地，立即如火箭飛空般，向上直竄。不對，這一陣嘯聲是刺人耳膜，何況還帶着一陣蘭花香……

「咕咕咕……」衆人不由精神一振，爲什麼？因爲，是那個少女又再出現了！她來去無影，如果不是別有玄機，她會去而又來……

非但如此，那小化子却由身邊取出一段似鐵非鐵，似木非木的東西。也不見他如何一來，這東西的尖端上，立有一點星火出現。不得了，這個臭，臭得簡直不可以言辭形容，但是，這股臭味，却令一股又一股彩烟啊，紫氣啊，全向那星光中聚集……

（以下轉入壹二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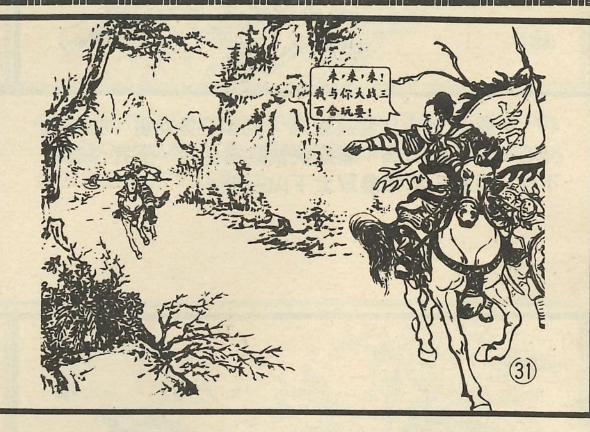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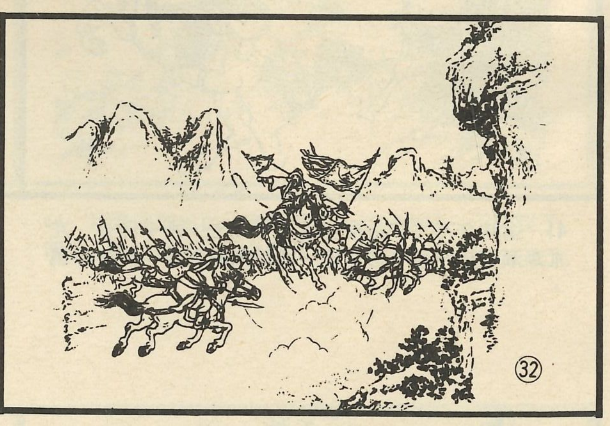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 大戰愛華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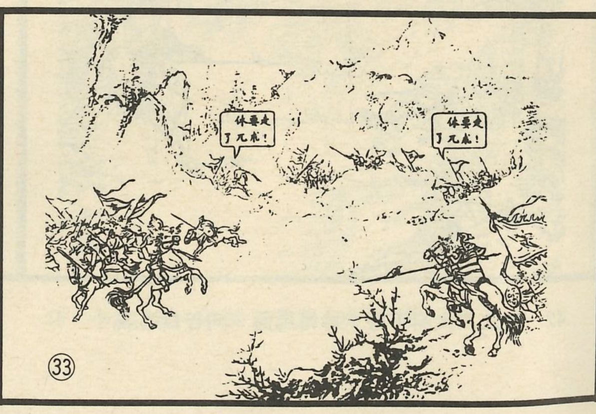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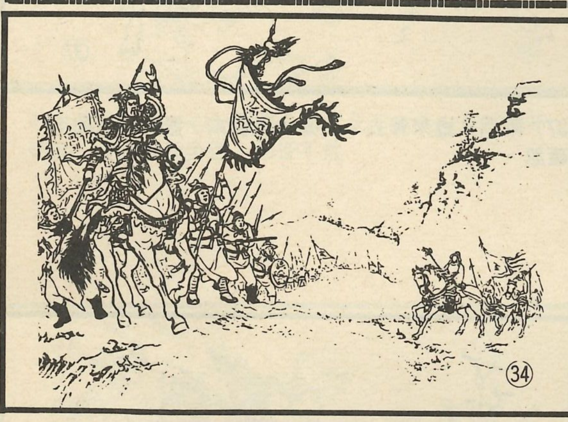

31 金兀朮才追進谷口，就見吉青從山後轉出向他招手，駡了幾句，又不見了。



32 金兀朮仔細察看地勢，大吃一驚。這裏周圍是高山，中間是一片空地，沒有出去的道路。金兀朮知道中計，趕快傳令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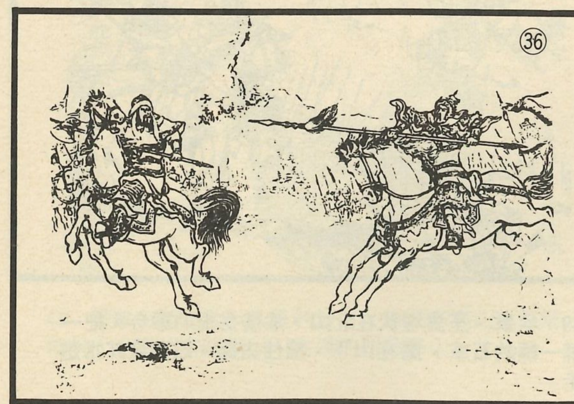

33 忽聽一聲炮响，四面吶喊，旗幟整齊，刀山劍嶺中宋軍一齊出現，團團圍住了金兀朮。



34 金兀朮正嚇得魂不附體，又見帥字大旗下，一將當先，威風凜凜。金兀朮認得是岳飛。



35 岳飛說：金兀朮侵犯中原，擾害人民，劫去徽欽二帝；宋朝軍民爲報仇雪耻，萬衆一心，正要搗平金國。他要兀朮早早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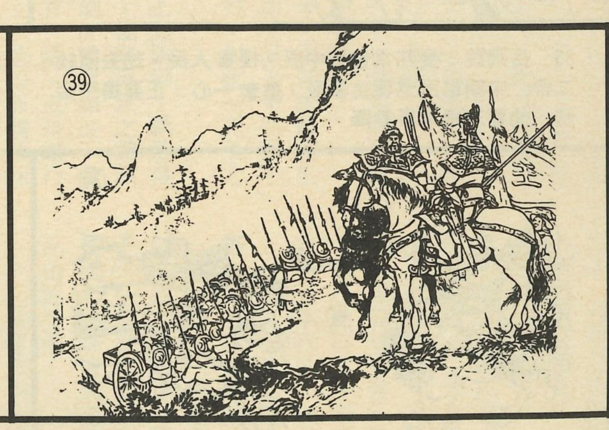
36 金兀朮早已心裏着慌，又不能退走，只得硬着頭皮來戰岳飛。



37　兩個人槍來斧去，正是大敵當前，誰也不敢略微疏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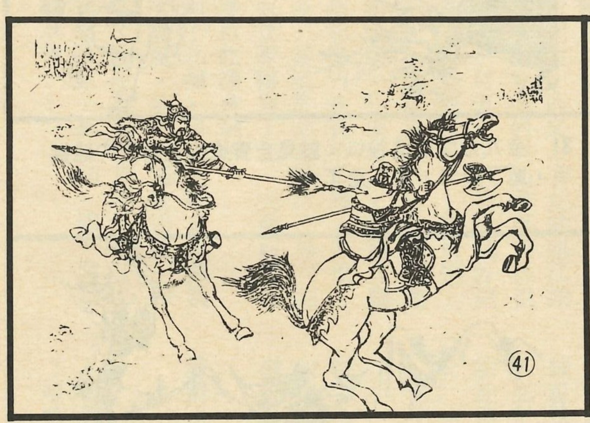
38　且說哈迷蚩走到半路，遇見後隊金兵到來，就和大狼主粘罕、二狼主喇罕、三狼主答罕、五狼主澤利，帶着小小元帥和衆平章，一齊趕到愛華山助戰。



39　牛臯、王貴埋伏在北山，按着岳飛的軍令，把一輛一輛的石車，擺在山下，擋住去路，以防金兀朮逃走。




40　牛臯遠遠看見金兵殺來，就和王貴商量，打算推開石車，衝出山去，痛痛快快截殺金兵。王貴也忍耐不住，就和牛臯帶着軍士下山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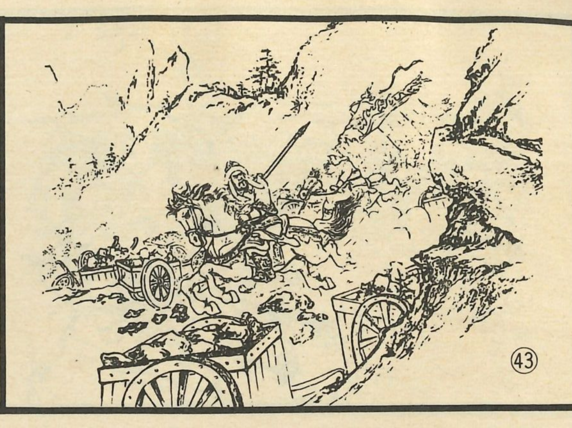


41　這時金兀朮和岳飛交戰，打了七、八十回合，兀朮漸漸招架不住，被岳飛一槍把肩膀刺傷，險些落馬。



42　金兀朮大叫不好，掉轉馬頭，向谷口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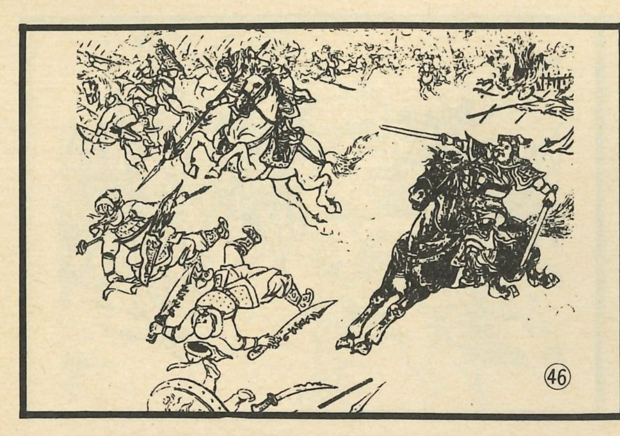
43　岳飛指望北山早有準備，兀朮跑不掉。誰知牛臯、王貴下山交戰去了，石車也推到路旁，沒有阻擋，金兀朮因此逃下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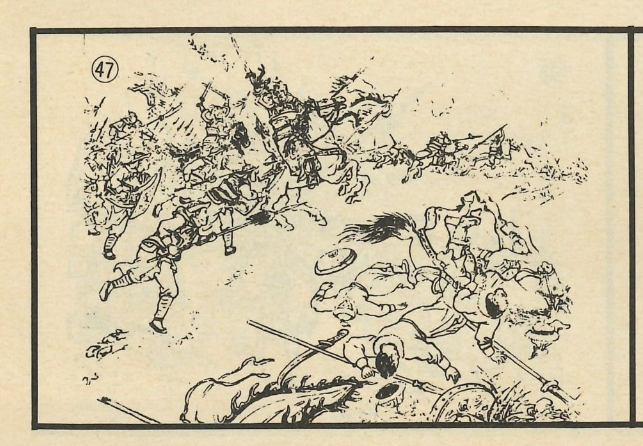
44　岳飛追到谷口，查問情由，才知牛臯、王貴誤了軍機，急忙傳令，叫各路伏兵一齊下山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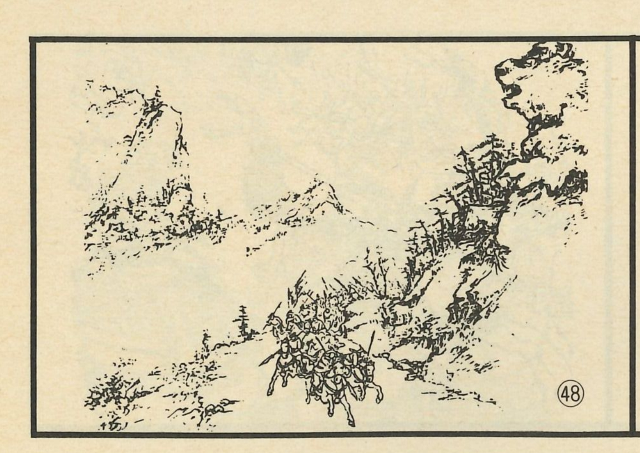
45　十萬大軍一齊衝入番陣，勇不可擋。



46　兵將上下一心，報國心切，見了金兵，莫不咬牙切齒。金兵雖然勇猛，却抵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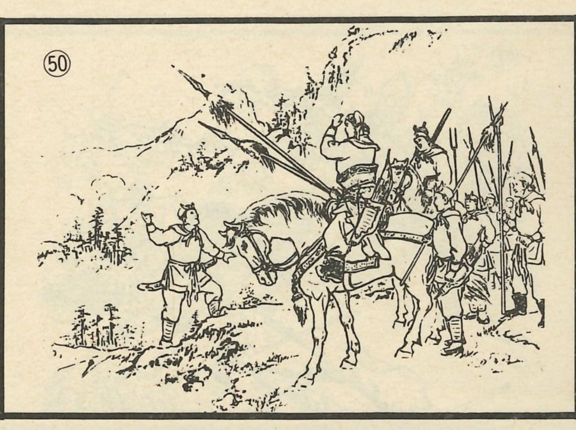
47　岳飛催軍乘勝追擊，金兵人仰馬翻，死傷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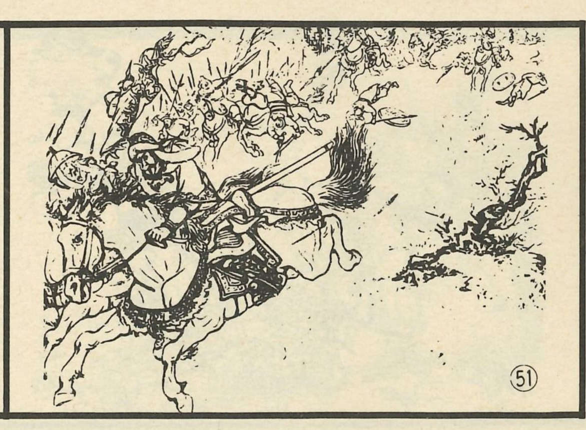
48　愛華山以北二十八里的地方，有兩座高山，緊緊相對：左邊的叫麒麟山，右邊的叫獅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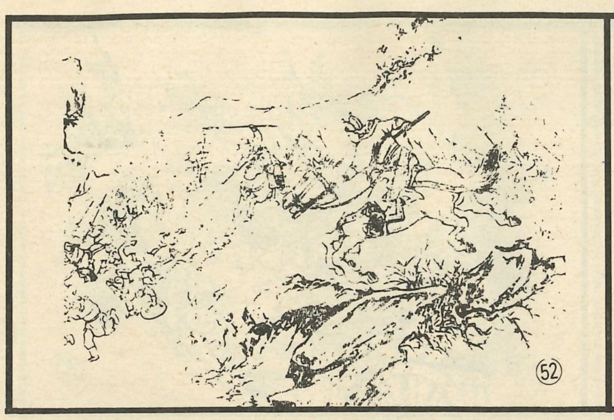
49 麒麟山的英雄張國祥，是梁山好漢荣園子張靑之子，獅子山的英雄董芳，是梁山好漢雙槍將董平之子。兩個人在此各佔山寨抵抗金兵。這一天同下山打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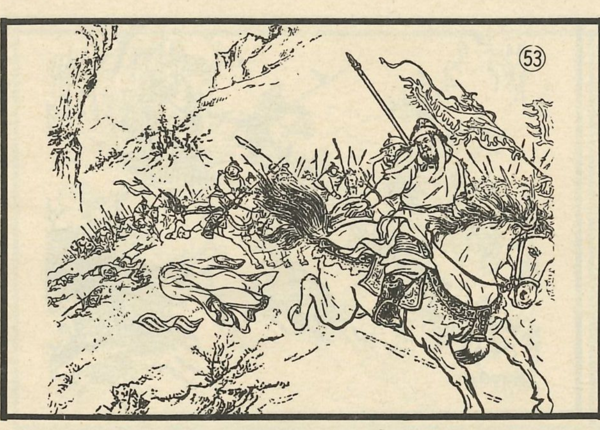
50 忽見南面塵土飛揚，嘍兵們報說是金兵被宋軍打敗，從這裏逃走。張國祥和董芳商議，吩咐嘍兵們立刻在兩面山口埋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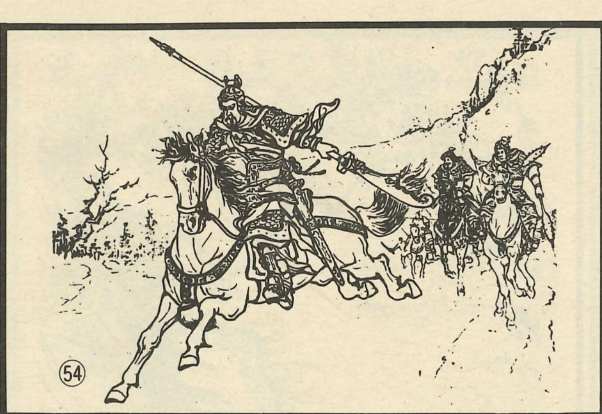
51 金兀朮率領兵將逃到兩山交界處，猛然聽見到吶喊，伏兵齊出，擋住去路。金兵見前有强敵，後有追兵，拚命逃走，又被殺死了許多。



52 張國祥和董芳衝出山口，截住金兵的敗殘人馬，一陣衝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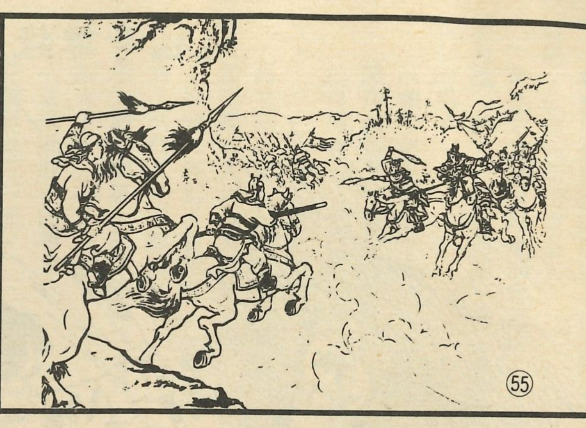


53 金兵自相踐踏，亂成一團。金兀朮乘着慌亂脫下王袍，帶着哈迷蚩，拚命殺開一條路，逃出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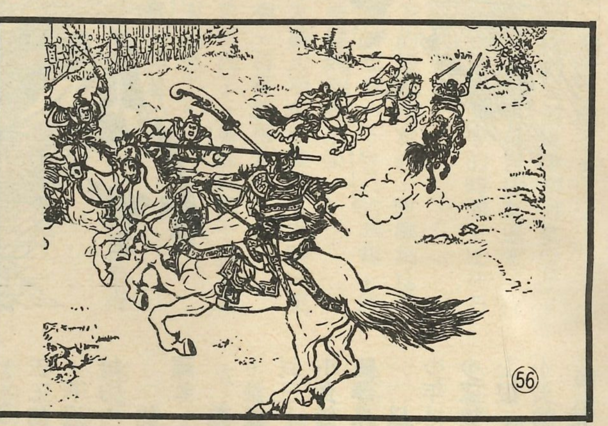


54 牛臯、王貴、梁興、吉靑，四員大將，追到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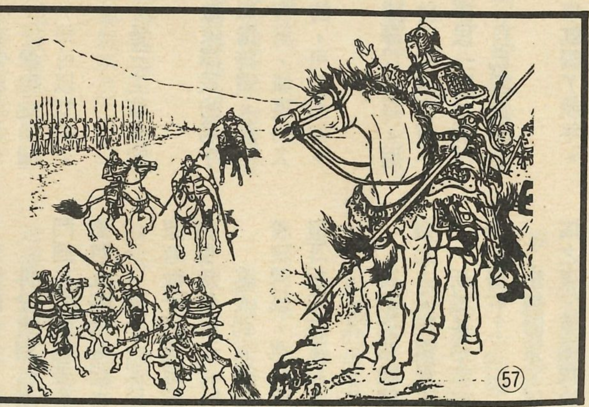




55 張國祥和董芳誤認爲他們是金將，截住不放，牛臯、王貴等四人也誤認爲來的是金將，就上前接戰。



56 六個人打得難分難解，不分勝敗。金兵却已經去遠了。



57 岳飛趕來，看情形不對，大聲喊叫兩下快些住手。



58 岳飛問張國祥、董芳，爲什麼攔住宋朝兵將，把金兵放走。




59 張國祥和董芳看見岳飛的旗號，才知道剛才打錯了，就一齊下馬，和岳飛相見。




60 岳飛也下馬和張、董二人相見。兩人早就聽說岳飛是個愛國抗金的英雄，就向岳飛通報姓名並表示情願帶領山上的兄弟們投軍，共同抗擊金兵。岳飛大喜。

（待續）

鬼魅奇譚錄／王坤・文
可飛・圖

# 人鬼之爭

## 鬼魂頻現

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陳家還是燈火通明，這幢新蓋的房子，充滿了熱鬧的歡笑聲，明顯地，屋裏正在舉行着宴會，因爲歡笑和行酒令的聲音，連屋外亦隱隱可聞。

不錯，屋內正舉行着婚宴。

今夜，正是屋主陳澤民的大喜日子，所以才會賓客盈門，熱鬧非常。

客人們正是酒與巳酣，說話又多，笑聲更多。

作爲新郎的陳澤民，不停的陪着客人喝酒，彷彿他的肚子大如升斗，一杯杯的酒喝下去，臉色不變，連耳根也不見紅。

倒是那位新娘子，低垂着粉臉，端端正正的坐着，身邊的熱鬧，好像與她無關，不過，由她通紅的粉臉，却可以知道，她的內心是掩不住的欣喜。

的確，能嫁給陳澤民，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整個城鎮，誰會不知道陳澤民的名字！誰提起他，無不翹起大姆指誇讚，還不到三十歲的陳澤民，年青有爲，城裏的大小食舖，全由陳澤民經營的，可想而知，陳澤民是多麼的富有啊！

以前，很多人前來爲陳澤民說媒，而少年得志的他，却是眼高於頂，城裏有不少望族富豪的千金，但陳澤民一點也看不上眼，他是立意要挑一下，自己認爲十全十美的妻子。

就這樣，陳澤民的婚事就擱了幾年。

## 禍及美玉

終於在不久前，他選中了目前的新娘翁美玉，美玉才十八歲，是隣鎮一個望族的女兒。

前些日子，陳澤民爲了店裏的生意，到隣鎮跑了一趟，在翁家的宴會中，首次見到美玉時，他就立刻被美玉漂亮的外貌，高貴的教養所傾倒了。

回到家中後，陳澤民馬上派人前去說媒，亦是他的幸運，這次托媒一說便成。

爲了令這次婚禮，攪得隆重堂皇，同時要讓美玉嫁進陳家，過着最舒適的生活。陳澤民在城裏最高尚的住宅區，買下一幅地，大興土木，建成了這幢華貴的房子，迎親的今日，同時亦是華厦入伙。

再說此刻巳差不多是深夜了，客人們鬥酒，笑鬧也差不多了，其中不知是誰，忽然大聲的叫起來。

「喂！大伙兒也該通通氣，新娘子是陳老板千挑萬選的，春宵一刻値千金，我們也該告辭了。」

客人們大笑着，紛紛用怪異的目光望着陳澤民，雖然陳澤民的臉上還在微笑，但耳根却紅了起來。

× × ×

賓客們都陸續散去了，送走了最後一個客人，陳澤民不由自主的鬆了口氣。

新娘子早就在陪嫁的丫頭簇擁下，回到新房。

想想盼望了這麼久的日子，才盼到花燭之夜，陳澤民的心裏不由飄飄然的。



穿過杯盤狼藉的客廳，他有點急不及待的，就直向新房走去。

可是，當陳澤民走到客廳時，却發現牆角處，站着一個年約四十歲，身穿白綢長衫的男子。

「咦！這是誰呢？」

陳澤民呆了一呆，暗自思索着。

他可以肯定，自己從來未見過這個男子。

而且剛才自己巳經送走了最後一個賓客，怎麼還有人留在客廳裏？

正待開口向那人打招呼，一眨眼間，那個男子竟然不見了踪影。

偌大的客廳裏，除了陳澤民之外，再沒有別人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澤民怔了一怔。

隨即一想，也就釋然了。

這不過是自己的酒喝多了，眼睛也花了，所以才會產生這種幻覺。

念及新房裏等着自己的新娘，那還有心情考慮其他？舉着急促的步伐，就向新房走去。

× × ×

陳澤民和翁美玉，新婚燕爾，過得好不甜蜜，恩愛得羡煞旁人。

陳澤民自從成親之後，紅光滿面，見到他的人，都覺得他越來越神氣。

討了這麼一個溫柔體貼，又善解人意的妻子，陳澤民感到非常的滿足。

以前他雖然家財萬貫，受盡各方面的尊崇，但總還是覺得缺乏了一點什麼。

如今有了這樣理想的妻子，他才覺得自己實在是一個天之驕子。

但怪事在他們成親後半個月發生了。

那日，陳澤民很早就自店裏返家，自他成親後，他逗留在家中的時間，比往日多了許多。

由於美玉的厨藝相當好，陳澤民爲了要在友好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幸福，特地教美玉做幾個精緻的小菜。

他與好友羅忠明在飯廳裏吃飯時，美玉就站在一旁，侍候着兩人。

只見羅忠明夾了一箸紅燒獅子頭，隨即就稱讚美玉起來了。

「呀！眞好味道。」

陳澤民向妻子瞥了一眼，神色非常得意。

「怎麼樣？忠明，我沒說錯吧！」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澤民呀，你的飯館雖然遍及全城，但是沒有一個厨子的手藝比得上嫂嫂，好小子，你眞是太有福氣了！」

羅忠明由衷的讚賞。

「你太客氣了。」

陳澤民嘴裏雖然是這樣的說，但是誰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內心却是十分的驕傲呢！

羅忠明說：「澤民，我有時眞的妒忌你。」

「爲什麼呢？」

「上天對你實在是特別的好，非但給你終身享不盡的財富，連世上最美的女人也給了你！」

羅忠明的話，直教陳澤民得意地哈哈在笑，一旁的翁美玉，却嬌羞無限的低下頭來。

就在此時……

羅忠明忽然指着轉向客廳的走廊說：「咦，澤民，原來你還有客？」

「還有客？」

陳澤民不明白羅忠明的話，所以用詫異的口氣問。

「囉！那邊的先生！」

羅忠明再向走廊指去。

陳澤民夫婦，隨着羅忠明的手指看過去，走廊就是走廊，那還有其他人影？

「哎！奇怪！」

此時，羅忠明忽然又叫起來。「難道那位仁兄有隱形術，怎的忽然不見了？」

雖然還是白天……

陳澤民夫婦什麼異樣也沒有看到，但本能的有點毛骨聳然，而心裏覺得害怕。

驀地……

陳澤民憶起結婚那夜的奇事來。

陳澤民緊張的問：「忠明，你快說，剛才你瞧見的，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樣子很斯文！穿一件白綢長衫的！」

羅忠明也意味到事情有點兒不尋常，所以解釋得很詳細。

陳澤民在刹那間呆住了。

羅忠明形容的一切，正與自己當晚所見的完全脗合。

唯一不同的，只是那人出現的地方，稍稍跟自己所見的有分別。

結果，這一頓午飯，在各懷心事的情形下草草而散。

× × ×

同一個晚上，陳澤民夫婦，對白天的事，已經不大放在心中了。

過了十點鐘，他們巳經睡得很熟了。

正當美玉在翻過身時……

忽然覺得耳畔傳來一陣清楚的步聲。彷彿有人就在他們的房門外巡視。

敏感的美玉，立卽想起白天的事，心裏一驚，就撲進丈夫的懷中。

原來……

陳澤民亦被那陣步聲吵醒。

不過他却較爲鎭靜。

只見他輕拍着美玉的肩膊，同時爬起床來，就向廳外大聲叫道：「是誰？」

那個人彷彿是在走廊來回的踱着，但步聲仍然响着。

然而……

陳澤民就推開了房門。

是却沒有回答他的話。

披了外衣，陳澤民就推開了房門。

走廊上靜悄悄的，那兒有人影？

美玉却還是臉色蒼白。

她拉着丈夫的手，驚慌的說道：「怎麼會沒有人呢？我們剛才明明聽到脚步聲了！」

對於美玉所說的話，澤民是不能否認的。

因爲他自己的確也是聽到了脚步聲才起床的。

但是爲了安慰妻子，陳澤民只好笑說道：「也許是我們都聽錯了吧，快去睡覺吧！」

美玉將身體偎在丈夫的懷裏，戰慄的說：「澤民，依你看，我們這幢房子，可是有鬼嗎？」

陳澤民猛地打了個寒顫。

自從羅忠明離去了之後，他一直避免想到「鬼魂」這類問題。

他壓根兒就不想正視這類問題。

但是美玉却完全不明白他的心理，所以就將話提出來了呢！

「我不知道，不過，妳不用害怕，就算有鬼，我也可以對付，何況，忠明也許眼花看錯……」

陳澤民的話還沒有說完，美玉却已經搶着開口說：「可是，剛才我們聽到的聲音……」

陳澤民捂住美玉的嘴，沒讓妻子再往下說！加以陳澤民根本就不想承認有鬼的事實。

他遂柔聲的說：「別說了，反正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過，那陣脚步聲，說不定是下人們走過發出的吧！」頓了頓，又說：「有我在妳的身邊，妳就什麼也不要怕了，我們還是睡覺吧！」

× × ×

很可惜……

在事實上，不容陳澤民夫婦不面對現實。

因爲在次日早上家中的三婆，又見到那個鬼魂了。

三婆是陳家的老傭人。

她是在三十多年前，受僱到陳家當陳澤民的乳娘。

如今陳澤民已成家立室，三婆也差不多住在陳家養老似的。

那天一早起來……

三婆便在廚房裏，打點其他下人弄早飯和打掃地方。

忽然發現在灶前，有一個陌生人站立着，三婆老眼昏花，還以爲有賊進來。

她向那人喝問道：「喂！你究竟是誰呀？」

那陌生人只是淡淡一笑，旋即像一陣輕烟似的，眨眼間就消失了影踪。

這一來，可把三婆嚇得魂飛魄散，眨眼間就消失了影踪呢，忙將這件怪事詳細報告出來。

這一來，聽完三婆的報告，澤民臉色也轉爲蒼白。「三婆，妳可記得，那……那『人』，是怎麼樣子的呢？」

「怎麼會忘記，那個人斯斯文文的，臉孔瘦削，差不多四十歲的年紀，穿着一件白綢長衫。」

「果然又是他！」陳澤民喃喃地說。

美玉担憂的叫了起來：「澤民，怎麼辦？」

「別怕，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待我慢慢想辦法，一定解決得了的！」

其實……

陳澤民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他只是空言的安慰着妻子。

「我怕，我不願跟一個鬼魂同住一間屋子！」

美玉是急得幾乎哭出了眼淚。

「我知道，放心吧，我自然會有辦法的。」

家裏有個鬼魂的事，陳家上下，頓時變得人心惶惶。

有兩個胆小的僕人，甚至藉詞回鄉告假離去。

每天晚上，那走廊的步聲，時常騷擾得各人不能安眠。

才不過是三天，美玉整個人也已經憔悴了。

陳澤民見到家裏上下不安，已是暗暗焦慮，見到美玉的憔悴，他更是心痛。

而很快的，陳家鬧鬼的事，全城的人也都知道了，給陳澤民出主意的人，亦接踵而來。

那天，澤民大早就出外，跟友人商量治鬼的辦法，只剩下美玉在家。

自從家裏鬧鬼後，美玉沒特別事故，總是躲在房間內，就彷彿只有房裏，才是最安全的。

閒着無事，美玉就以綉花來消磨時間，本來她是聚精會神的做着。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的，老是覺得前面有對眼睛在看着她呢！

猛地抬起頭來了，就看到個陌生人坐在對面的籐椅上了。

瘦削的臉龐，陰沉的神色，年紀約四十歲左右，身上所穿的，正是一件白綢長衫。

這一切的打扮，跟各人見過的鬼魂，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呢！

美玉驚得連手上的女紅也扔掉，還未失聲呼叫，那個「鬼魂」已經消失了影踪了呢！

饒是這樣，她再無法逗留在房間裏，尖聲的高呼着，人也奪門而出。

由於慌不擇路的關係，奪出大門時，竟與迎面而來的一個人，撞了個滿懷的。

本能的，美玉又失聲的叫起來。

「咦！美玉，怎麼會是妳，妳跑得那麼慌張，到底是幹什麼？」

原來……

美玉碰到的正是澤民，他是剛從外邊回來，瞧見妻子臉色蒼白，尤如喪家之犬般奔出來了。所以，又担憂，又疑惑的，立刻就向她詢問。

「澤民，我……」

此時，美玉也看清楚了自己碰到的人是誰。

只見她撲向丈夫懷中，猶有餘悸的叫道：「我剛才看到那個鬼了！」

澤民心中一凜，就問：「在哪兒？」

美玉將剛才在房間裏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陳澤民在聽着，臉色不斷在變。

最後，氣憤的叫起來：「豈有此理，好不安份的惡鬼，待老子查明你的來歷後，再慢慢跟你算帳！」

美玉並未因丈夫的話而感到安慰。

只聽她說：「澤民，我已經怕得要命，你還開什麼玩笑，他是鬼，你是人，人鬼之間如何能夠相鬥？」

「放心吧，美玉，我已經有個好辦法了！」

澤民胸有成竹的說。

「什麼辦法？」

「進去吧，讓我慢慢的告訴妳！」

陳澤民一邊說，一邊摟着妻子返回屋子裏。

× × ×

翌日！……



一個術士來到陳家。

他是陳澤民特地請來，研究那個鬼魂的。

澤民陪着那個術士，在自己家中裏裏外外，巡視了一周。

最後，那個術士一聲不响的，示意澤民到屋外去。

才來到屋外，澤民就急不及待的問：「怎麼樣了？法師，可知道那惡鬼的來歷嗎？」

術士神色凝重的說：「老闆，請恕我說句掃興話，你們還是遷居爲最上策，這也是唯一能避開那個鬼魂的方法。」

「什麼？要我搬走？屋子是我的，地也是我的，爲什麼要我搬？」

陳澤民是極氣憤的叫起來。

那術士冷靜的，打量了陳澤民夫婦一眼，嚴肅的說：「剛才，我已經跟那個『鬼魂』招呼過，可是他的態度十分堅決，他聲言不會離去的。」

陳澤民聽完此話，又氣憤得跳起來：「什麼，它憑什麼賴着不走，要知道我是這屋子的主人！」

術士冷冷的瞪了澤民一眼，然後就說：「你還想跟鬼魂講道理，嘿嘿！」

陳澤民憤憤不平的嚷道：「當然要講，他憑什麼？他實在沒有理由賴在這兒了是嗎？」

術士拍拍激動的澤民，就道：「陳老板，我要走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人跟鬼作對，是劃不來的事，我始終勸你，還是遷居的好吧！」

陳澤民還想反駁那術士，但那術士沒理會他，逕自揚長而去。

美玉一直聽着澤民跟那術士的談話，且送那術士離去後，驚惶失措的對丈夫說道：「怎麼辦？我們該怎麼辦？」

忿怒已經掩蓋了澤民的驚慌，他咬牙切齒的說：「不要怕，這『惡鬼』實在太不講道理了，等着瞧吧！我一定會好好的收拾他的啊！」

「不，千萬不要！」美玉失聲的叫起來：「澤民，難道你沒有聽到那法師的話嗎？你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人又怎能跟鬼相鬥，我們還是搬家吧！」

陳澤民是深愛着自己的妻子，如今見到妻子花容失色的，數日間憔悴了幾倍的模樣，不由有陣陣心痛之感。

立時的，語調也柔和了許多。

「美玉，相信我，什麼也不用怕，請妳相信我，我一定有辦法，我絕不會讓那個鬼魂，騷擾我倆幸福的生活。」

× × ×

躲在陳家的的鬼魂，正如那術士所說，他非但毫無妥協的意思，反而大有迫陳家搬離的行動。

現在，不止陳澤民夫婦和下人見過那個鬼魂，連所有傭人及來往陳家的客人，全都見過那隻鬼魂。

初時，還有些胆大的，爲了想看看陳家鬧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無事找事的，往陳家走去。但瞧見那些鬼魂的人，却眞是害怕了。

一些好管閒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故意大加渲染。

在陳家白天也能見到那個鬼魂，而且那個鬼魂是血流披面的，好不嚇人。

就這樣的將消息傳播，本欲到陳家的人，爲了避免碰到可怕的惡鬼，反而變得裹足不前。

往日高朋滿座的陳家，自從鬧鬼之後，就變得門堪羅雀。

多嘴的人，甚至說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話來了。他們訛傳因爲翁美玉太過美麗，所以鬼魂迷戀她的姿色，才停留在陳家大宅裏，不肯離去。

這種惡毒的謠言，使本來脾氣極盛的陳澤民，氣得暴跳如雷。

奈何自己雖然家財百萬，却不能掩住別人的嘴巴。因此，他對家中的惡鬼，更是岔恨了。

這日，陳澤民自店裏返家，竟帶了一柄鋒利的刀子，翁美玉見到了，不免就會問及一下：「這是什麼，你把這種利器帶回來幹什麼？」

「不，澤民，你別這樣，人怎能跟鬼鬥法？」翁美玉花容失色的說。

「爲什麼不能，這個惡鬼居然敢向我打主意，妳等着瞧吧，我非要宰了他不可的。」

澤民的話是充滿醋意。

翁美玉驚訝的問：「你怎麼了？澤民，這明明是人家惡毒的謠傳，你爲什麼要相信？」

陳澤民經妻子這麼一說，心情總算是平靜了一點，只聽他啞然的道：「我是被那鬼魂氣昏了，這一次我非要跟他鬥個你死我活不可！」

翁美玉說道：「來，把刀給我，我最怕這種利刃的啊！」

「不，我要利用它來對付惡鬼！」

成親以來，陳澤民一直都是很聽妻子的話，這是頭一次，他對翁美玉的話不理會。

「你……」

翁美玉本性溫柔，雖然丈夫頭一次不遷就她，但她說了一句，也說不出話來。

有點兒歉意，陳澤民的聲音溫柔了許多：「美玉，請妳了解，我一定要制服這隻惡鬼，這不但是爲了這個家，也爲了證明我自己的能力，要是我辦不到，以後我做任何事情，也沒有自信了。」

翁美玉聽到這番話，明白自己縱使再勸丈夫，也是徒然的了。

從小至大，她受的就是很嚴謹的教養啊！

對子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訓禮很了解，是以，她也不敢多言。

澤民見到妻子能了解自己，心裏萬分感動，不由自主的拉着翁美玉的手。

兩個人相視着，兩顆心就像溶在一起了。

× × ×

說也奇怪！

自從陳澤民將那柄利刃帶回家後，差不多有三天了，那隻惡鬼再也沒有出現。

本來陷於驚惶的陳澤民的家上下也都鬆了口氣。

陳澤民對於此事，大感得意。

他以爲那「鬼魂」知道自己要對付他，所以給嚇怕了，不敢再出現。

翁美玉也爲此事感到極爲奇怪，終於

忍不住的向丈夫打聽道：「澤民，你那柄刀能治邪嗎？」

「當然！」澤民甚爲得意的說：「我買刀的時候，曾到廟裏祭過神！一個德行高超的法師，在刀上做過法，這隻『惡鬼』，大概是給嚇怕了。」

翁美玉喜出望外的說：「眞的？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初時我並沒有把握，也不想說出來，要是讓那惡鬼知道了，豈非壞了大事了嗎……」

陳澤民在說話時，目光中露出一陣兇殘的光芒，連翁美玉看到，也本能的打了一個寒顫。

「別……別這樣，得饒人處且饒人，你這又何必呢？」

「美玉，妳攪錯了，他不是人！」

「可是……他既然不再出現，就表示對我們讓步了，我們又何必要趕盡殺絕呢！」

「美玉，話可不是這麼說！」澤民說道：「他曾經對那術士聲言不肯離開這幢房子，我可吞不下這口氣，我就偏偏要把他趕絕的！」

瞧見丈夫咬牙切齒的樣子，翁美玉心中驚慌，又溫婉的說道：「不要這樣，這對你並無益處，他既然不再出現，也許他已經離開我們這兒！」

「我看沒這麼簡單，我巳經完全佔了上風，我要繼續想辦法，非要趕絕他他不可。」

「我求求你，澤民，不要太殘忍，雖然他是個鬼魂，他在我們屋裏出現也沒有什麼惡意，直到如今，他還沒有傷害過我們！」

「別多說了，總言之，我絕不會放過他！」

澤民的專横性格，在說話中表露無遺了。

翁美玉力勸他，但却無法改變他的主意了。

加上她深愛着澤民，既然他執意孤行，她也不敢再阻攔他。

然而……

翁美玉在心裏担憂着，表面上全不敢露出自己的憂慮。

對妻子的馴服，澤民是極感滿意的。

可是，就在此一刻，他跟翁美玉都同時見到了那個鬼魂。

那瘦削的臉，白綢的長衫，臉上帶着一份陰寒的笑意，就站在他們的面前。

鬼魂突然的出現，令陳澤民强烈的自尊，完全粉碎。

不久之前，他還誇耀自己尅制了那個惡鬼。

此際，鬼魂像故意的向他挑戰似的，又再在他們的面前出現，試問他怎能不生氣？

翁美玉瞧見丈夫蒼白的臉色，担憂的問：「你想怎樣？」

陳澤民目光烱烱瞧着鬼魂消失的地方，切齒的回答：「我要趕絕他！」

「你怎能跟他鬥，他是鬼魂！」

陳澤民悻悻的道：「妳等着瞧吧！要是他敢再出現，我就宰了他！」

顯然，那個鬼魂，聽到了陳澤民的話，故意的跟他捉迷藏了。

一整晚，陳澤民雖然張大眼睛，等候鬼魂的出現，但鬼魂却知機得很，沒有再露面。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

陳澤民實在是疲倦得不能不睡了，就當他進入夢鄉時，那鬼魂又悄悄的站了出來……

那白得像透明的長衫，那青幽幽的臉，令還在睜大眼睛的翁美玉，差不多昏了過去。

因爲鬼魂正靜靜的，用那對陰森的眼睛看住翁美玉。

翁美玉很想把夢中的澤民喚醒，但當她想到，丈夫若與鬼魂相鬥起來了，未必就能討好。

爲了澤民的安全，她强忍着，閉上眼睛，不敢將丈夫喚醒。

過很不久，翁美玉悄悄的將眼睛瞇成一條縫，向屋內偷看了一眼。

那對青幽幽的眼睛，却還在盯着自己啊……。

飛也似的，翁美玉又連忙將眼睛閉上來了。

她不敢再睜大眼睛。

因爲她知道，鬼魂並沒有消失，他還在窺視自己。

全身在發毛，雖然閉上眼睛後，眼前只是漆黑一片。

但想到那惡鬼還立在自己面前，怎能不會全身發寒？

在這無助的時刻，翁美玉不能不用手扭了身邊的丈夫一把了。

可惜，澤民是太疲倦了。

雖然翁美玉扭了他一下，但他却像是半點知覺也沒有，鼻鼾正在打得熱鬧呢！

遍體冰凉，翁美玉只有抓住被，將自己蒙着。

雖然這對她的驚慌沒有什麼帮助，但是，最低限度在被窩裏可以得到一點安全感。

也不知道這段可怕的時間，是怎樣熬過的。

當澤民醒過來的時候，看到由頭至脚，都裹在被子裏的翁美玉，其感驚奇。

他拍了一下美玉，就問道：「喂！妳怎麼了？」

由心裏感謝蒼天。

其實，天氣這樣悶熱，蒙了一張被子，熱得渾身大汗了，如今她聽澤民終於醒來，才如釋重負地把被子掀開了。

「美玉，妳究竟在幹什麼？」

「沒，沒什麼！」

翁美玉回答時，眼睛迅速的打量了房間一眼。

而那個鬼魂，早巳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妳看到了那隻惡鬼？」

澤民見翁美玉神色有異，立刻警覺的的問道。

「沒有。」

既然那個鬼魂巳經消失，爲免丈夫大動肝火，翁美玉決定將事情隱瞞下來。

「我不相信，妳在騙我！」澤民說道：「今天天氣這樣熱，妳爲什麼要蒙住被子？」



「我……我……」

不慣說謊的翁美玉，吶吶地說不出半句話來。

澤民道：「妳是怕那個鬼魂，告訴妳，什麼也不用怕的，只要是妳見到了他，馬上就跟我說，我來對付好了。」

× × ×

雖然……

可是……

陳澤民專心要跟那隻惡鬼鬥下去！

他不能永遠留在家中。

因爲店裏的事不能沒有他！

所以，他每天還是得回到店裏去。

這樣……

平靜地過去了兩天。

到了第三日的黃昏，陳澤民便頭一次跟鬼魂發生正面的衝突了。

事情是這樣的……

那一天，陳澤民自店裏回來的時候，一踏進花園，就見到花叢裏站着一個穿着白色長衫的男子。

再看清楚一點……

那個人的臉上，充滿了挑衅的笑意，不正是自己恨得要死的惡鬼？

「好，終於讓我再見到你了！」

陳澤民大喝一聲……

腰間的刀抽了出來。

他大踏步的向前走，刀尖正對着那鬼魂的胸口刺去。

那個鬼魂臉上仍是一副陰惻惻的帶着輕蔑的眼光。

他一動也不動的站着。

刀尖順利的往前送！

眼看着還差一寸，就能夠刺中那隻惡鬼了。

在這最緊張一的一刻……

只覺得前一空！

那個鬼魂，就在空氣中沒有了踪影。

陳澤民的刀仍是使勁的往前一送！

但什麼也刺不到。

「豈有此理！」

陳澤民自心底發出一聲忿怒的呼叫。連忙打量着院子一眼。

花叢還是花叢。

樹木還是樹木。

假山還是假山。

那還有惡鬼的踪影？

陳澤民憤怒的說：「喂，你這隻惡鬼，你以爲你這樣躲避就成了嗎？有種的就站出來，看我能不能刺中你？」

澤民在院子裏狂喊。

但鬼魂並沒有再露面。

他叫了幾聲。

他明白就算是叫至力竭聲嘶了，也是白費力氣的。

他只有悻悻的返回屋裏。

在屋子躲着的翁美玉，顯然也聽到丈夫在外面大叫大嚷。

當澤民走進來時，她立即就問：「發生了什麼事？」

澤民頓足道：「只差一寸，就只有差一寸而巳，我就可以把那隻惡鬼刺中了，眞的把我氣煞了呢。」

「什麼！你眞的動手了？」

翁美玉驚奇的叫起來。

陳澤民大聲的說道：「當然，我不是早就跟妳說過了嗎？我是絕對不會輕饒他的！」

翁美玉說：「不，千萬不要。」

「爲什麼？難道妳要我讓他？」澤民在說話之時，聲音更憤怒。

翁美玉委屈的說：「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鐵青着臉，澤民又說道：「妳眞是婦人之見，有什麼可怕的，我會有什麼危險，他只不過是一隻無用，只會現形來嚇唬人的鬼魂，要是他眞的有用，我早就被他害死了。」

「也許他對我們沒有惡意，澤民，你又何必去觸怒他呢？最低限度，我們都沒有任何傷害。」

「妳竟然帮他說話？」

「不，我怎麼會，澤民，你想到那兒去了。」

「好，美玉，既然如此，請妳不要再說下去，我不想對妳發脾氣。」頓了頓，澤民又說：「不過，妳也應該順從丈夫的，好不好？」

翁美玉見到丈夫眞的生氣，她不敢再往下說了。

澤民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忽然又轉過頭來，他對正在刺綉的的妻子問：「對了，今天妳有沒有見過他了。」

陳澤民口裏的他，正是指那個鬼魂。

翁美玉說：「沒有。」

澤民又問：「眞的沒有？」

「是眞的。」翁美玉坦白的說。

澤民咬牙切齒說：「我現在明白了，他向我挑戰，妳等着瞧吧，勝利一定屬於我的。」

「我也希望勝利屬於你。」

美玉知道澤民不會聽她自己的勸告的，所以才這樣的應道。

「是不是妳對我不信任。」

「不，不，」翁美玉連忙否認說：「請你原諒，我實在是很担心呢！」

但澤民的心裏還是覺得不悅的。

他只是悶哼了一聲。

解下了那柄刀，逕自躺了下來。

次日早上起來，翁美玉就發覺了枕邊的澤民，早巳不在屋裏了。

她心裏覺得十分詫異。

平日……

澤民總是貪睡的，早上要喚他好幾次了，他才肯起床的啊。

但今日，這麼早，他就沒有影子，怎能不覺得奇怪？

連忙穿好了衣服，翁美玉就往屋外走去了。

她一推開了房門，就碰到握着刀的澤民了。

「對不起，我起來得太晚了！」

溫婉的翁美玉，見到丈夫比自己早起了，她想起昨天晚上嘔氣的事，連忙向丈夫道歉了。

「沒關係！」澤民心不在焉的應着。

翁美玉問道：「今天你怎麼起得這樣早？」

「我到四周巡視一下，找找那一隻惡鬼！」

聽到了丈夫說的話，翁美玉不禁皺起眉來。

說實在話，事情發展到現在，連她對那個鬼魂，亦不由的痛恨起來。

自從那個鬼魂不斷出現，騷擾他們之後，澤民整個人都變了。

往日，他一從店裏回來，就跟自己廝磨在一起。

但如今，澤民口中所說的是個鬼魂，連腦子裏所想的，也都是那鬼魂。

甚至爲了那個鬼魂，澤民對自己也產生了不滿，試問翁美玉又怎能不生氣？

翁美玉問：「你又見到了他？」

澤民悻悻然的說：「哼，他大概是怕我把他幹掉了，所以不敢再出現了吧！」

這一次美玉沒有做聲。

在此刻她也是眞的希望，澤民能夠將那個鬼魂消除。

只有如此，他們才可以重新過着新婚的甜蜜生活。

「既然這樣，那麼先吃過了早飯才說吧！」

既然鬼魂還沒有出現，美玉就對澤民說。

「對了，我有事吩咐妳，假如在家中，妳一見到那隻惡鬼出現了，馬上就差人到店裏來告訴我，我一定會趕回去把他殺死的啊！」

澤民吩咐美玉。

吃過了早飯，他就帶着不高興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店裏去了。

× × ×

吃完午飯沒有多久。

陳澤民在店裏算着賬！

只見家中的女傭匆匆趕來。立刻的，就令他想到那隻惡鬼了。

陳澤民緊張的問：「家中發生了什麼事？」

「少爺，夫人請您馬上回去一趟！」女傭見到主人後，氣急敗壞的說。

也沒有再詳細的詢問女傭，拿起了刀，就怒氣冲冲的跟女傭回家了。

才踏進門，澤民就叫起來：「怎樣了？那惡鬼在什麼地方出現過？」

下人們都站立不動，却沒有一個人回答澤民的話。

而美玉却未見在客廳露面。

「你們全是啞巴？」

澤民光火起來，就向下人大喝。

「我……少爺，我們都沒有見過鬼魂出現，是……是夫人差我……請……請您回來的。」

剛才到店裏的女傭，顫聲的解釋。

澤民本欲再發脾氣……

但回心一想，像自己這樣的身份，不能向下人無理取鬧的。

他只有氣喘喘的向女傭問道：「夫人呢？」

「大……大概是在房間裏吧？」女傭回答。

沒有再理會那些被嚇得有點發呆的人，陳澤民三步併兩步的，就往自己的房間走去了。

「美玉，妳在那兒？」

才踏進走廊，澤民就叫道。

房間的門打開，美玉一臉蒼白的，只見她顫慄的就說道：「這回好了，你可回來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隻惡鬼又出現了嗎？」在澤民的心目中，就只有那個鬼魂。

美玉說：「沒有，那個鬼魂並沒有出現過！」

「哼，妳幹什麼叫我回來？」聽了妻子的話，澤民就不由自主的生氣了。

萬分委屈的，眼淚都險些掉下來了。

美玉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十分担心，所以才讓她們把你請回來了。」

「荒唐！做個夢有什麼大不了？妳難道不知道，店裏大小事情，全都需要我的嗎？」

成親以來，澤民對妻子都是非常體貼的。

他從來就沒有用過這麼重的語氣責備過她。

因此，美玉聽了他的話，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

不過，天性柔順的美玉，想到這些日子來，爲了那個鬼魂，使得丈夫的情緒很不好。

所以澤民的語氣那樣重，她也原諒了他。

「對不起，我是太不懂事了，不過，我在夢中見到那隻惡鬼用兩手握着我的咽喉，我想衝上去的時候，就忽然醒過來了，所以我怕這是個不祥之兆，就匆匆差她們把你請回來。」

美玉不坦白的告訴澤民還好，她說了出來，澤民不由怒火冲天。

「太荒唐了，這是什麼夢境，我看妳是常常的想要我去死了吧，日有所思，才夜有所夢，妳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本來，美玉想將自己的噩夢來勸勸丈夫，萬事要小心一點。

誰料，澤民一點也不明白她的心意，只是在無理取鬧的責備她一頓。

委屈又難過之餘，淚水再也忍不住，如珠串般的流下來了。

陳澤民忽然變得殘酷起來，對美玉的哭，反而更加的譴責：「妳還哭，我尚未死去，妳哭什麼？」

美玉傷心的道：「我只……只是求你自己小心一點，你應該明白，我是不能沒有你的！」

「妳少担心吧！我絕不會被那個惡鬼弄死的，還哭個什麼勁，人家已經是煩死了！」

陳澤民此刻的語氣，總算是比較柔和了一點。

美玉沒有再說話。

她從來也沒有見過陳澤民對自己那麼嚴厲過！

她心裏縱然是有萬般的委屈，却不敢再哭了。

房間裏的氣氛很沉默，澤民由於生氣，臉色並不好看。

美玉却是畏縮在一起，一動也不敢動的。

「這隻惡鬼，總有一天，我要教他知道厲害的，我是決定跟他誓不兩立的。」陳澤民自言自語的說。

剛才的惡夢，給美玉太大的顫慄。

如今再聽到陳澤民這番說話，不由更覺心驚肉跳的。



美玉說：「澤民，你可要小心點！」

「哼！妳少担心，美玉，我現在警告妳，凡是我的事，妳不用插嘴！」

「我只是爲你担心！」美玉担憂的說着。

她這句話，令澤民再度光起火來。

正待痛斥妻子時。

驀地！陳澤民發現，眼前有個物體在移動。

那是張瘦削的臉，白色的綢長衫，不正是在他們屋裏不肯離去的惡鬼嗎？

「好，你終於露面了！」

陳澤民在說話之際，順手就抓起擱在桌面上的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那個鬼魂砍去……

「着！」

陳澤民自喉間發出一聲怒喝！跟上次的情形一樣，眼看陳澤民的刀，就要把那鬼魂的頭顱砍成兩半。

但在這千鈞一髮之間，那鬼魂的踪跡，竟消失於無形之中了。

「眞是豈有此理！」

陳澤民忿怒的嘶叫着。

放眼在房裏搜索，陳澤民忽然又看到，那隻惡鬼再度出現了。

這一回，他是站在美玉的背後。

鬼魂臉上的表情，似是嘲諷，又似輕蔑的在微笑。

直教陳澤民氣得混身發抖。

「美玉閃開！」

陳澤民向妻子大喝一聲，嚇得美玉整個人跌在地下！

而就在那個時候，澤民的刀已經刺過去了。

鬼魂又在剎那之間，消失於無影無踪了！

陳澤民的這一招，又是落了空。

「不要，澤民，你不要！」美玉伏在地上，失聲的叫起來。

「妳快點滾開！這裏的事不用妳管！」陳澤民向妻子叱喝着。

他的眼睛却不停往房間四處搜索。

而那個鬼魂活像要跟陳澤民開玩笑似的！

就在陳澤民向美玉怒喝的時候，他又在澤民的背後出現了。

澤民並沒有瞧見那個鬼魂。

只是，從美玉臉上恐懼的神色看來，就知道他自己的背後必定有古怪。

陳澤民的反應也夠快了，他連頭也不回，刀子就向背後一送……

這一回，那鬼魂更機靈了。

澤民的刀剛要往後刺，他已經失去了踪影，而再度出現澤民的臉前。

澤民好不氣憤，刀又向前砍去，但眼前鬼魂的形像，又一次的無影無踪！

一人一鬼在房間內，就像捉迷藏一樣的。

轉眼間……

澤民已經連續跟惡鬼對抗了許多招。

地上的美玉，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場面又驚又怕。

好幾次，她想閉上眼睛不看。

可是，她的心裏實在放心不下丈夫的安危。

她只有眼睜睜看着這可怖的情景。

每次當澤民揮刀時，她都本能的冒出一額冷汗。

多次忍不住要發出驚呼，又恐怕澤民因此而分神。

她只有暗咬着銀牙，忍着不發出半點聲音來。

再說澤民，他的情緒，已被那鬼魂弄得陷於瘋狂狀態。

他只消一看到有可疑的影像，也不理會是自己的幻覺，還是那鬼魂的出現，刀子就猛地砸落……

澤民徒然的弄到混身冷汗，那鬼魂還是若隱若現，不斷在捉弄他。

正當陳澤民在喘息着，氣憤着的時候，猛地發現，在右邊的牆角，那鬼魂靜靜的站着。

「好！這一回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陳澤民悻然的說了一聲，刀脫手而出，直向那鬼魂的心窩擲過去。

「喲……」

一聲慘厲的嘶叫響起。

澤民得意忘形的大叫起來：「哈哈，哈哈，老子早說過，沒有任何事物能勝得過我的，我是人中豪傑，連靈魂也得讓我三分啊！」

正笑得連淚水也溢出來時，突然，澤民感到，那個淒厲的叫聲，對自己而言，是有點熟悉的，俯下頭來一看，整個人也呆住了。

本來伏在地上，觀看自己與鬼魂爭鬥的美玉，此刻正抱着一柄已刺進她胸口的利刀，不斷的呻吟着。

「美玉，你怎麼了？」

所有理智全恢復過來。

他立刻知道，自己的刀擲出去，並沒有刺着那惡鬼，反而把美玉刺中了。

而此刻的美玉，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美玉，妳怎樣了，我……我殺了妳吧……」

「沒有……關係，能夠死在你的手上，我也不會恨你，澤民，我……我只求你……一件事，最後的……一件事。」

「美玉，妳不能死！」

一向自傲的陳澤民此刻也禁不住哭泣起來了。

美玉嗚咽着說：「澤民，我快要死了，我求你最後一件事，我死了之後，立刻遷離這兒，不要跟那靈魂鬥下去，人是無論如何不能跟鬼魂作對。」

「可是，妳是因他而死的！」

「不，我不怨恨，澤民，答應我，否則我會死不瞑目的。」

當澤民點頭答應美玉的時候，她已經聽不到了，因爲她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澤民悲慟的哭起來。

當美玉埋葬之後，陳澤民眞的聽從了她的遺言，搬離了那間大屋。

以後誰也沒有見到那個鬼魂了。

但美玉的死，全城的人也都知道，人是不能夠跟鬼鬥的！

而陳澤民的這一生，也就鬱鬱而終了呢。

他沒有再娶。

因爲他無法忘記，他完美的人生，就給那個鬼魂完全破壞了。

（全文完）

#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婁通、柴一桂都非小丫鬟秋香、冬香之敵，現在鄭玄通不敢以黑煞掌和戚嬤嬤的陰功拚，改用潤劍過招，開始不久，戚嬤嬤似用「大挪移身法」巧妙避過劍招，聽到小姐聲音，忙用雙掌將鄭玄通的潤劍夾住，一縷冷氣沿手臂而上，鄭玄通立感痠軟無力，雖未落敗已感厲害。跟着小姐由鄭玄通去見大廳上的神燈教主寧勝天和各門派掌門，小姐自稱姓楚，以地主之誼和衆俠見面，隨卽拜辭，寧勝天派三位香主跟踪許久未回，自己再和衆俠躡踪而到她們的居處，見她們迎接老夫人回來，自己的香主被捉，似被點了穴道……

## 對掌知難退

然後又是一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少婦人護轎而行。

轎是一頂黑色的軟轎，由四個大脚婆子抬着，轎上有簾，紗簾低垂，看不清坐着的是什麼人，但不用說準是「老夫人」了。

轎後又是四名綠衣少女，提燈隨轎而行。

寧勝天看得目芒飛動，暗暗哼了一聲：「柴一桂他們果然落在人家手中了！」

這一行人來得極快，不過轉眼工夫，已經來至樓宇面前的花樹缺口處了。

寧勝天因轎中的「老夫人」尚未露面，暗中叮囑鄭玄通不可輕舉妄動。

軟轎到了樓宇前面，四個抬轎的大脚婆子脚下方自一停。

戚嬤嬤就搶到轎前，躬着身子尖聲道：「啓稟老夫人，請下轎了。」

轎中「老夫人」只輕「唔」了聲，站在轎右的綠衣少婦脆聲道：「老夫人，剛才拿下的三個刺客，要如何發落呢？」

## 行踪啟人疑

柴一桂等三人，竟然成了「刺客」！

老夫人又輕「唔」了一聲，說道：「戚嬤嬤不是說認識他們嗎？這三人是何來歷？」

戚嬤嬤忙說道：「回老夫人，這三名刺客，是神燈教的三名香主，手提旱烟管的駝子叫催命符柴一桂，這中等身材的名叫三絕手婁通，這紫臉虬髯的是叫門神敖六……」

「唔！」老夫人在轎中緩緩說道：「只要聽他們外號，就不像是什麼好人。」

她的話聲和緩，眞像一位慈藹的老夫人！

「老夫人說得是！」

戚嬤嬤連忙陪笑道：「神燈教本來就不是什麼好路數，江湖上人多半和强盜也差不了多少。」

寧勝天聽得暗暗怒惱，却沒有作聲。

老夫人說道：「管副總管，放了他們，以後要他們好好做人，不可再淪入匪類了。」



這話聽到寧勝天耳中，眞有些啼笑皆非！

戚嬤嬤呷呷諂笑道：「老夫人眞是菩薩心腸。」

綠衣少婦躬身道：「屬下遵命。」

直起身，格的一聲脆笑，嬌聲說道：「柴一桂、婁通、敖六，你們聽着，老夫人長齋禮佛，慈悲爲懷，放你們回去，不過要你們從今以後，重新做人，不可再淪爲匪類，你們還不快去謝過老夫人，快去吧！」

說到最後一字，右手輕輕抬了一下。

她抬手的姿勢十分優美，也甚是輕柔，也只有寧勝天等人正在注意她說話，才看得清楚，她這一嬌柔抬手動作，應該不像是解穴；但柴一桂等三人却立時能夠行動了！

這可看得隱身花樹暗處的幾人不覺暗暗一怔，大家心中不期然的升起一絲疑念：「這是什麼解穴手法？」

可見大家雖看清她的抬手動作，却沒看出她的解穴手法來。

柴一桂、婁通、敖六三人，身爲神燈教四大香主，在江湖上可算得是極有盛名的人，照說被人家視作「刺客」，又要他們從今以後重新做人，不可再淪爲「匪類」，這等侮辱，豈能忍受？一經解開穴道，自然非翻臉成仇不可。

那知事情竟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柴一桂等三人非但沒有大聲喝駡，却依言神色恭敬的朝軟轎中的老夫人躬着身抱抱拳，同聲說道：「在下三人蒙老夫人慈悲開釋，今後自當革面洗心，重新做人，謝謝老夫人，在下三人告退。」

說畢，後退了三步，點足縱起。

這下直看得蒼龍寧勝天又驚又怒，再也忍耐不住，突然口中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喝道：「你們給老夫站住！」

一手拄着龍頭杖緩步從花樹中走出。

鄭玄通看到教主現身，也緊跟着掠出來。

這若是換在平時，柴一桂等三人聽到教主喝聲，自然會立時站停下來；但此刻他們明明聽到了寧勝天的喝聲，却恍如不聞，三道人影宛如夜鳥掠空，連頭也不回的掠空飛逝。

軟轎中的老夫人口中輕「咦」了聲，問道：「這兩個是什麼人呢？」

戚嬤嬤忙道：「回老夫人，他就是匪類首領神燈教教主，人稱蒼龍的寧勝天，跟着他掠出來的是他手下四大香主之首的鄭玄通，人稱黑煞神的便是。」

「匪類首領」這四個字聽得寧勝天更是怒不可遏，沉笑道：「老夫人正是寧勝天……」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軟轎中的老夫人不覺口中發出嘖嘖之聲，和緩的低誦着佛號，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取名都要勝過天，你能勝過天嗎？」

站在軟轎右側的綠衣少婦在寧勝天長笑走出之際，她已迅快的跨上一步，擋在轎前，嬌笑盈盈的道：「你要做什麼？」

方才相距較遠，看去只是一個少婦而已，此時這一接近，才看到綠衣少婦不過三十來歲，柳眉似挑，杏眼凝睇，一張紅裏透白的桃花臉，嬌艷欲滴。

這般可喜娘罕見。

蒼龍寧勝天驀地一怔，問道：「姑娘何人？」

綠衣少婦眼波流動，嫣然道：「你看呢？」

只有三個字，却說得風情萬千，美而且妖。

寧勝天道：「姑娘是誰，老夫如何看得出來？」

「奴家姓管。」

綠衣少婦斜睇着他，嬌柔的道：「是老夫人面前的副總管。」

鄭玄通道：「教主，此女大概就是昔年人稱桃花女的管玲玲了。」

「才不是呢！」

綠衣少婦披披鮮紅欲滴的菱角薄唇，接着道：「你說的是奴家姐姐咯，奴家叫管巧巧。」

寧勝天嘿然道：「管姑娘可是武林中人嗎？」

管巧巧說道：「我姐姐是，奴家可不是！」

寧勝天道：「此話怎說？」

管巧巧格的笑出聲來，說道：「我姐姐從前是武林中人，沒錯，奴家一直在老夫人面前當差，老夫人不是武林中人，奴家自然也不是了。」

「好！」寧勝天道：「那麼姑娘請讓開，老夫有話要和你們老夫人說。」

管巧巧眨動一雙秋波，格的笑道：「寧勝天有什麼話，和奴家說也是一樣，老夫人千金之軀，豈會和你們江湖兇人面對面說話？」

方才戚嬤嬤說他是「匪類首領」，現在管巧巧又說他是「江湖兇人」，寧勝天仰首大笑道：「老夫如果一定要見你們老夫人呢？」

管巧巧輕笑道：「奴家是老夫人手下副總管，寧教主要見老夫人，自然要過奴家這一關了。」

寧勝天目射精光，長笑一聲道：「姑娘這一關要如何過法？」

管巧巧道：「自然悉憑你寧教主的意思。」

寧勝天一手拄杖，一手捋着拂胸蒼鬚，頷首道：「姑娘的意思，是要考究考究老夫武功了？」

管巧巧嬌笑道：「寧教主有興趣，奴家自當奉陪。」

鄭玄通在旁道：「教主何等身份？還是屬下來領教領教這位副總管，口發狂言，到底有何驚人之藝？」

「不用。」寧勝天不愧是一教之主，口中只說了兩個字，但却有一股逼人的威儀，朝管巧巧道：「姑娘有意試教，只管使來。」

管巧巧心中暗道：「這位神燈教教主果然凜若嶽峙，看來不大好鬭！」

一面巧笑道：「寧教主，奴家那就不客氣了！」

人隨聲上，雙手一揮，兩隻衣袖飄然朝外揚起，帶起了一股柔和袖風，直向寧勝天拂來。

寧勝天自然看得出對方這雙袖一拂，風聲柔和，不帶絲毫勁力，分明是某種特殊陰功無疑，但她使的究竟是何種陰功，

不硬接她一記，是無法體會得出來的。

心念閃電一動，要她先出手，也是自己說的，堂堂一敎之主，第一招上，豈能不戰而退，閃身避招？

這就呵呵一笑道：「姑娘年事不大，有此功力，倒是難得的很！」

口中說着，左手抬處，同樣拂起一隻大袖，迎着對方袖風直拂出去。

他這一記衣袖，使的乃是「鐵袖神功」，衣袖這一拂少說也使了六成力道。

「鐵袖神功」使的是陽剛勁氣，應該可以尅制陰柔勁力。

但這可得看使功的是什麽人而言，柔能克剛，剛亦能克柔，要看誰的修爲功力深了。兩股不同勁氣乍然一接，並沒有發出半點聲响。

管巧巧宛如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往後一仰，立即斜退了半步，她雙手本已揚起，此刻一雙纖纖玉手忽然從大袖口伸出，手背朝前反拂過來。

寧勝天雖然仗着功力深厚，硬把對方逼退，但在這一瞬之間，突覺一縷陰氣居然滲透自己「鐵袖神功」，乘隙而入，心頭不覺一凜，暗忖道：「果然是『借物傳陰』！」

左手也迅速從大袖中發出一記「劈空掌」！

這回他加強內力，在這一記掌上，已用上了九成力道。

兩人幾乎是不謀而合，緊隨着拂出衣袖之後同時出掌，一個雙手手背拂出，一個左手前劈，使出了「劈空掌」。

這一下，兩人功力高下，立見分曉。

管巧巧雙手手背前拂，看去柔若無骨，好像不含絲毫力道，實則她已使出了全身力道來。

寧勝天功力深厚，亦於此可見，一道「劈空掌」掌風，勢若狂瀾！這一接之下，管巧巧一個人有如風擺柳條，又疾退了三步。

寧勝天心中暗道：「此女應該技不止此！」

口中大笑一聲：「姑娘再接老夫一掌！」左手一收再揚，凌空劈出。

這一下他使出了十二成力道，就是要逼出管巧巧故意隱藏的武功來。這道掌風當然比方才更見凌厲，掌力擴及一丈，宛如狂瀾千里，席捲過去，大有石破天驚之勢！

戚嬤嬤眼看寧勝天逼了上來，立即橫邁一步，尖聲叱道：「寧勝天，你敢在老夫人面前放肆！」

揮手一掌，朝寧勝天拍了過來。

寧勝天左手堪堪劈出（追擊管巧巧的一掌），驟覩戚嬤嬤一掌朝自己劈來，不覺濃眉一揚，沉聲笑道：「戚婆子，妳試試我匪類首領的杖勢，要不要得了妳的性命？」

喝聲甫出，右手龍頭杖揮處，有如烏雲壓頂般迎頭劈出。

他怒惱戚嬤嬤方才肆言詆諆，說自己是匪類首領等話，杖上也使出了十二成力道。他這全力一搏，豈同小可？他心知自己這一杖雖然未必取得對方性命，但也足以使她手忙脚亂，窮於應付，挫挫她的銳氣。

戚嬤嬤見得多了，自然識得厲害，雙掌一合，正待奮起全力，硬接寧勝天一杖的。

就在此時，突聽坐在軟嬌中的老夫人低聲喝道：「管副總管，戚嬤嬤，妳們速退！」

喝聲中，寧勝天陡覺兩股無形大力，直湧過來，分別迎住了自己拍向管巧巧的一掌和向戚嬤嬤擊去的一杖。

不，這兩股無形潛力，來得十分柔和，遇上自己的掌力和杖勢之後，立即消失無形，連自己擊出去的力道，也隨着消失於無形，好像對方並沒有發掌，自己也並沒有出擊一般。

蒼龍寧勝天數十年來，會過多少高手，但從沒有遇上過這等怪異的潛力，心中暗自驚凜，忖道：「這是什麽掌力？」

杖勢一落，以手柱杖，口中發出呵呵一笑道：「老夫人好功力，寧某縱橫江湖，數十年來，今晚才眞正遇上了高人。」

這話從蒼龍寧勝天口中說出來，自然極具份量，聽得隱身花樹叢中的萬青峯、智通大師等人不禁爲之一怔！

他們只看到寧勝天把劈出去的一掌、一杖忽然收回，並未見到軟嬌中的老夫人出手，聽了寧勝天的話，才知他一掌、一杖的突然收回，是軟嬌中的老夫人已經出手了。

軟嬌中响起老夫人和藹的聲音說道：「寧敎主誇獎，老身當不起高人二字，剛才老身若再不出手，我門中的管副總管和戚嬤嬤豈不傷在寧敎主一掌、一杖之下了？老身聽說武林中人講究恩怨分明，河水不犯井水，老身和寧敎主並無恩怨可言，所以只化解了寧敎主的一掌、一杖，實不欲和寧敎主爲敵，這也是老身尊重寧敎主之處，也希望寧敎主尊重老身，今晚之事，就到此爲止，寧敎主可以把隱伏在花樹叢中的手下撤走了吧？」

她話雖說得柔和，但骨子裏口氣極硬，意思是說「只化解了你一掌、一杖，是不欲和你爲敵而已，否則，那還有這麽便宜？」

她坐在軟轎之中，居然一口道破花樹叢中還隱伏了人，她只當這些人是寧勝天的手下，所以要寧勝天把人帶走。

她口氣雖硬，但話可說得婉轉，任你寧勝天是老江湖，一時之間，却很難措詞，隱伏花樹暗陬的人，不是一派掌門，就是一代名宿，敎他如何作答？

差幸隱身在花樹間的萬青峯，智通大師等人，因已被老夫人看出來了，也就不用再隱藏下去。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首先低喧一聲佛號，手拄禪杖，從樹影中緩步走出，單掌當胸，行了一禮，說道：「貧衲隨同寧老施主而來，但並非神燈敎的人。」

在他舉步走出的同時，萬青峯、封居易、金贊廷、崔介夫四人也相繼走出。

萬青峯拱拱手道：「在下等人聽說老夫人鶴駕會在今晚光降，特來拜瞻清範，老夫人幸勿以不速見責。」

軟轎中的老夫人輕哼一聲，叫道：「管副總管。」

管巧巧連忙欠身道：「屬下在。」



老夫人才問道：「妳知道這些人是誰嗎？」

管巧巧眼波流動，朝五人臉上溜過，嬌聲道：「回老夫人，屬下追隨老夫人，從未在江湖上走動，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不知戚嬤嬤是否知道？」

她們明明是江湖上人，却偏偏要故意做作。

白衣少女楚姑娘接口道：「這幾位，女兒知道。」

軟轎中的老夫人道：「琬兒，妳怎麽會認識他們的？」

楚姑娘嫣然一笑道：「女兒今晚到過前廳，是寧敎主假我們前廳宴客，當時寧敎主曾跟女兒引見過，所以知道。」

老夫人問道：「好，妳說給爲娘聽聽，他們是什麽人呢？」

楚姑娘道：「那位老師父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

「啊！」軟轎中的老夫人似是很感意外，是以輕啊了一聲。

楚姑娘續道：「剛才和娘說話的是黃山萬松山的莊主萬大先生萬青峯。」

老夫人道：「黃山世家，威震武林，爲娘倒曾聽人說過。」

楚姑娘又道：「還有這三位，也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一派宗主，這位是八卦門封掌門人，這位是形意門金掌門人，這位是武功門的崔掌門人……」

老夫人聽到這裏，不覺輕哼一聲道：「這幾位果然大有來頭。聽方才萬大先生的口氣，早就打聽到爲娘今晚會到，他們約齊了人手，到咱們莊上來，隱身埋伏在花樹叢中，那是衝着爲娘來的了？」

這話口氣已經不善了！

楚姑娘囁嚅道：「這個女兒就不知道了。」

「哼！」老夫人沉哼一聲道：「爲娘一向以爲河水不犯井水，和江湖道上，毫無恩怨，如今看來，我們縱不犯人，人家却找到咱們頭上來了，爲娘也不是怕事的人，琬兒，妳問問他們來意，究竟所爲何來？」

楚姑娘應了聲「是」，目光一抬，嬌聲問道：「萬大先生，我娘說的話，諸位大概都聽見了，我娘問你們隱身埋伏花叢，究竟是何居心？」

她聲音嬌柔，但語氣却咄咄迫人。

萬青峯朝寧勝天、智通大師等相視一笑，意思是說：「來了！」

接着打了個哈哈說道：「老夫人問得好，不過萬某也要先請問一聲，老夫人眞的是官宦人家的老夫人？不是江湖上的人嗎？」

軟轎中的老夫人沉哼一聲道：「老身是不是江湖上的人，與你何干？」

「關係太大了。」

萬青峯朗笑一聲道：「因爲最近江湖上連續有不少人無故失踪，雖然這些失踪的人，業已先後釋放回去，但言行極爲詭異，萬某等人正是負責偵查此事而來，適逢老夫人夤夜趕來，而且老夫人手下又有這許多位江湖罕見高手，自是足以啓人疑竇，萬某等人不得不對老夫人的行踪，稍作注意，如果老夫人不是江湖上的人，萬某等人只作暗中觀察，自會悄悄退走，不會驚動老夫人，但老夫人挐下神燈敎三位香主在前，接下寧敎主一掌、一杖於後，修爲之高，縱或江湖一等高手，都有所不逮，老夫人如果不是江湖人，又有誰能相信？」

蒼龍寧勝天聽得暗暗點頭，萬大先生出身武林世家，名動江湖，果然口才便給，不愧是冠冕羣倫的萬松山莊莊主。

軟轎中的老夫人冷哼道：「就算老身是江湖人，又有什麽不對了？」

萬青峯目光一抬，精芒如電，大笑道：「方才老夫人已一再提及，河水不犯井水這句話，老夫人如果是江湖人，只要和萬某等人井水河水各不相犯，自無什麽不對，只是萬某等人有一請求，今晚在此相遇，良非易事，咱們只想拜識老夫人一面，用以證實咱們正在偵查的一件武林公案，與老夫人無關，不知老夫人是否俯允所請？」

老夫人道：「說來說去，你們懷疑老身和你們偵查的一件公案有關了？」

萬青峯道：「在下並無此意，但在此一公案沒有水落石出以前，任何人可能都有嫌疑。」

戚嬤嬤尖聲喝道：「萬青峯，你好大的胆子？」

萬青峯微微一笑道：「萬某說的乃是實情。」

老夫人道：「你們要見老身一面，見了面，就能證實是不是和你們偵查的公案有關嗎？」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合十道：「老夫人能不動聲色，接下寧老施主一掌一杖，功力之高，當代武林已屈指可數，能拜瞻老夫人一面，縱或未能證實，也可稍釋大家的疑念，對老夫人，對咱們總是有益無害之事。」

老夫人輕哼一聲道：「老身一向從不接見外人，諸位都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老身似乎情不可却，但老身數十年來有不成文的規矩，老身不能破例……」

萬青峯問道：「不知老夫人的規矩是如何？萬某等人洗耳恭聽。」

老夫人叫道：「管副總管。」

管巧巧忙欠欠身，說道：「老夫人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凡是求見老身之人，該當如何，妳說給他們聽聽。」

「是。」管巧巧明亮的秋波一轉，嬌聲道：「求見老夫人，例須接得下老夫人一掌，諸位之中，只要有人接下了，老夫人自會延請相見。」

「只要有規矩就好辦。」

萬青峯大笑道：「萬某自不量力，先請老夫人賜掌。」

只聽軟轎中的老夫人嘿了一聲。

嘿，當然是冷笑，那是笑萬青峯沒有自知之明，同時萬青峯也嘿了一聲，

他這聲「嘿」，可和老夫人不同，嘿聲中，突然身形晃動，像是被人推了一把，往後退下了一大步。

原來就在老夫人嘿聲方起，萬青峯就覺有一股無形潛力，朝身前直壓過來，力道之強，令人氣爲之窒，他幾乎在毫無準備之下，受到這股大力的壓迫，急忙運氣抗拒，還是被推出了一大步；但這是他自

己說的。「先請老夫人賜掌」，又能怪得了誰？

萬青峯一張同字臉脹得通紅，朝軟轎拱拱手，洪笑一聲道：「老夫人果然好雄渾的掌力，萬某承教了。」

「承教了」，是指老夫人是乘人不備，率先發掌，是以不肯承認自己落敗；但他心裏有數，縱然自己有備，也未必接得下對方這一掌，因此話聲一落，就往後退下了幾步。

智通大師看得大爲驚凜，試想萬青峯乃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一身功力，在江南武林中，應是數一數二的高手，竟然只嘿了一聲，就敗下陣來，那麽這軟轎中的老夫人功力之高，豈非已經到了驚世駭俗之境？

他右手提着鑌鐵禪杖，朝前跨上一步，單掌當胸，行了一禮，說道：「現在該貧衲領教老夫人的掌力了。」

他因有萬青峯的前車之鑑，當胸左掌在說話之時，掌心早已凝聚了十成功力，話聲一落，右手微一用力，把禪杖往上一拄，右掌立時暗暗運起「般若掌」，引滿待發。

老夫人沉聲道：「老身聽說大師是少林寺少數幾位精擅『般若禪掌』的高僧之一，今晚老身有幸，正好跟大師領教領教佛門神功『般若禪掌』，大師接着了！」

話聲出口，從軟轎中湧出一般無聲無息的潛力，朝智通大師胸前撞來。

這股潛力，不帶半點風聲，甚至連轎簾也不晃動一下；但智通大師已可察覺這一記掌力對方使的純係陰勁，陰勁能練到透過轎簾，不見絲毫動靜，却有如此強大壓力，實是平生從未遇見過的勁敵，無怪她敢向佛門神功「般若掌」挑戰了。

心念轉動，右手凝聚了「般若掌」力的掌心緩緩朝前推去。

「般若掌」又稱禪掌，練的乃是禪功，禪力在定，是以掌力出手，同樣不帶絲毫風聲，但威力之大，非任何掌功所可比擬，但這回老和尚掌力堪堪推出，便已感到不對！

那是自己掌力筆直推去，竟然毫無抗力，對方方才湧來的一股強大壓力，在這一瞬間，好像突然消失！對方既無抗力，老和尚的「般若掌」力，豈不是可長驅直入？

不，因爲對方的抗力突然消失，老和尚凝足十成力道往前推去，一下遇上眞空，上身自然會突然朝前一傾，這下就譬如推兩個人互相用力前推，一個人突然收回手去，另一個人就會身子朝前俯衝，其理相同。

智通大師上身朝前一傾，急忙收勢，「般若掌」練到智通大師這等境界，自然能發能收，那知就在他收回掌力之際，突覺一絲陰氣乘隙滲入，循臂而上！

老和尚究是久經大敵，心頭警兆乍生，立即吐氣開聲，又把收回的掌力，盡力朝前推出。

但等你發現，總是遲了一步，滲入手臂的一絲陰氣，倏忽變成灼傷力極強的一點火星，黏住在手臂經絡，任你發出大力，依然無法把它逼出去。這雖然只是電光石火般事，火星就消失無形，老和尚右臂骨骼却被灼得隱隱生痛，如同火燒！

但老和尚這一記盡力推出的「般若掌」，一道強勁的無形掌力還是朝軟轎捲推過去，剛逼近軟轎，又被一道無形的潛力擋住，因爲老和尚右臂受到灼傷，後力不繼，兩股無形的潛力乍然一接，很快就抵消了。

智通大師臉色微變，雙目精芒飛閃，但瞬即斂去，單掌打訊道：「老夫人神功蓋世，貧衲甘拜下風。」

一面暗中急忙以「傳音入密」朝萬青峯道：「萬大莊主趕快勸阻三位掌門人，咱們要保存實力，不可再出手了。」

萬青峯聽得不由一怔，心中暗道：「智通大師此時突使『傳音入密』要自己勸阻三位掌門人，保存實力，那是必有所見了！」

心念這一動，不覺大笑一聲，說道：「好了，萬某和智通大師已領教過老夫人的高招，今晚到此爲止，咱們也應該告辭了。」

封居易等三人正待出手，聽了萬青峯的話，心頭各自一動，心知萬青峯此話必有原因，因此就不再出聲。

老夫人也並不留難，只是輕哼一聲道：「諸位請吧！」

戚嬤嬤呷呷尖笑道：「寧教主、萬大莊主，諸位掌門人，老夫人一向從不與人計較，今晚便宜了你們，以後如果再有類似情形，就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了。」

蒼龍寧勝天氣紅了臉，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說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好了。」

大家相繼退出後花園，回到前進，慧因、慧果和八名武士依然站立在階前。

鄭玄通連忙問道：「柴香主三人可曾來過？」

八名武士中爲首的一個躬身道：「回香主，柴香主等三位並未回來。」

寧勝天朝鄭玄通一擺手道：「不用說了，咱們走吧！」

一行人離開大宅，走了三數里路，萬青峯忍不住朝智通大師問道：「大師方才要萬某勸阻三位掌門人不可再出手，不知發現了什麽？」

智通大師低誦了佛號，才道：「貧衲和她對掌之時，發現體內眞氣似有不繼之象，致被她暗以『魔火神功』乘隙滲入，灼傷右手經絡，貧衲參禪數十年，眞氣豈會有不繼之象？經貧衲仔細檢查，才想到極可能是中了人家暗算……」

寧勝天怵然道：「莫非那丫頭果然在酒中做了手脚？」

智通大師道：「寧老施主功力深厚，方才也許尚未察覺；但和那老夫人對過一掌之後，應該發覺不對了？」

寧勝天點頭道：「大師說得極是，兄弟和那老夫人對過一掌之後，開始覺得眞氣有些不順，先前還以爲那老夫人掌力有着古怪，現在經大師一說，倒使兄弟想起有一種慢性毒藥叫做對消散，服下之後，毫無半點感應，但只要你一經用力，體內力道就相對的消耗，這就是說你用上十成功力，體內也相對的消耗去十成，據兄弟推想，咱們中的可能就是對消散了。」

「不錯！」智通大師雙手合十，說道



：「那老夫人要咱們接她一掌，極可能是有意引發咱們體內的對消散，因爲貧衲曾一連發出三掌，感到發出去的掌力，大有一掌不如一掌，故而要萬大施主勸阻三位掌門人保存實力，不可再行出手。」

說到這裏，仰首向天，微微舒了一口氣，接着說道：「不過咱們幾個人雖然中了她的相對散；但今晚不可說沒有重大收穫。」

萬青峯問道：「大師何所指而言？」

智通大師微微一笑道：「戚嬤嬤使出來的是『借物傳陰』和『大挪移身法』，老夫人使的又是『魔火神功』，不難思過半矣。」

萬青峯凜然道：「大師是說那老夫人會是魔教中人！」

寧勝天氣憤的道：「柴一桂等三人不別而去，豈不和霍五、皖西三俠等人失蹤後釋放回來的情形如出一轍？」

崔介夫道：「既然如此，咱們該當如何呢？」

寧勝天大笑道：「敵我之勢，業已無法善了，我寧某就是傾敝教之衆，也非和她一拚不可。」

萬青峯道：「從今晚的情形看來，這位老夫人的出現江湖，可說是謀定而動，逐一剪除異己，第一批是終南二老，邢鏗、暴本仁、皖西三俠等人，第二批是咱們這幾個，正好湊在一起，只要咱們這些人失去鬪志，她的陰謀，也成功了一半，因此這一件事，已非一門一派之事，所以兄弟之意，咱們不如先去萬松山莊，再作計議，不知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智通大師領首道：「萬大莊主說的確是實情，咱們正該從長計議，妥籌對策才是。」

× × ×

安慶南大街的安瀾酒樓，這時候正是生意最旺盛的時刻。

樓上、樓下，幾乎全坐滿了茶客。

大家有茶水潤喉，正在高談闊論，人聲就像一羣蒼蠅似的，只聽到鬧烘烘的嘈雜聲音！

這時，從樓梯走上一個人來。這人不過二十來歲，穿一件天藍長衫，生得劍眉星目，唇紅齒白，臉如傅粉，不但一表人材，就是走幾步路，也顯得風流瀟洒，俊逸不羣。

他在樓梯口一停，一雙明亮的目光徐徐一瞥，不禁劍眉微微一攏，這自然是嫌樓上雅座都已沒有座位，但當他目光落到二樓正中間一間紅絨門簾低垂的貴賓室依然闃無人聲，還空着沒有茶客，不覺微露笑意，就舉步走去。

這原是他上得樓來，目光一瞥間的事，就在他剛一舉步，便有一名伙計迎了上來，陪笑道：「公子爺請這邊坐。」

他抬着手，意思是要把藍衫少年讓到東首一張桌上去。

那桌上已經坐了兩個商賈模樣的人，此刻茶客較多，只好和人家拚席而坐了。

藍衫少年目光一抬，問道：「那裏還有位子？」

伙計陪笑着，說道：「那張桌上，只有兩位客官，公你子爺不妨先坐下來，待回……」

藍衫少年一指中間那間貴賓室，說道：「那裏不是沒有客人嗎？」

伙計忙道：「公子爺眞對不起，那間貴賓室已經有人預先定了。」

藍衫少年道：「茶樓酒館，先到先坐，有什麽預定的？」

依然舉步朝那貴賓室走去。

伙計焦急的說道：「公子爺，那不成啊……」

「誰說不成？」

藍衫少年輕哼一聲道：「等他們有人來了，就說本公子早就預定了的。」

伙計道：「但……但公子爺你沒跟帳房裏預定，那是口說無憑的……」

「什麽？口說無憑？」

藍衫少年走近門口，回過身來，目光一凝，沉聲哼道：「喝茶還要簽名押花給你們，才算有憑據嗎？本公子選定這一間，就是這一間，你還不給本公子去沏香茶來？」

不待說，一手掀起紫絨門簾，瀟洒的走了進去。

那伙計只覺他的目光寒如冷電，這一瞪，被瞪得心頭發毛，不自覺的後退了兩步。

他當然看得出這位藍衫公子氣概非凡，不敢得罪，只得慌慌張張的轉身奔下樓去。

貴賓室陳設自然特別講究，上首一張紫檀木雕刻精細的坑床，兩邊各有一排六把椅几，原是茶樓中替過路的官吏富豪準備接待賓客之用。

藍衫少年舉步跨入，就走到紫檀坑床上首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這時門簾啓處，一個滿臉紅光堆着諂笑的矮胖中年人探頭走入，朝藍衫少年連連拱手說道：「公子爺請了，在下是茶樓的胡帳房……」

藍衫少年沒待他說完，目光一抬，說道：「本公子沒有請你胡帳房，你不必多說，快叫伙計送茶來。」

胡帳房道：「但公子並沒預定，這間貴賓室早已有人預先定了的。」

藍衫少年怒哼一聲道：「豈有此理，本公子親自來了，還用得着預先定嗎？你是胡帳房，那就正好，告訴他們本公子定的好了。」

胡帳房不覺沉下了臉色，說道：「公子怎好如此說法？」

藍衫少年也沉下臉，道：「那要怎麽說？」

胡帳房摸着下巴道：「依在下說，這貴賓室是有人定的，公子最好請到外面去坐，喝茶本是雅事，何必嘔氣？」

藍衫少年說道：「本公子不能在這裏喝？」

胡帳房道：「至少今天不能。」

藍衫少年目注胡帳房，問道：「這話是你說的？」

胡帳房是何等樣人，豈會給你瞪眼睛，吹鬍子，就能唬住，翻着一雙水泡眼，用手摸着下巴，說道：「沒錯，是在下說的……」

他「的」字堪堪出口，左邊臉頰上就響起「拍」的一聲。

他懷疑這聲「拍」，究竟是不是有人

摑在自己臉上，因爲他根本沒看到藍衫少年出手，而且也根本不覺得痛。

但事實確是有人在他臉上摑了一掌，他幾乎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一個人腳下踉蹌，上身只一歪，就朝身後門口跌跌撞撞的倒衝出去三步，腳下還是留不住，砰的一聲，跌坐在樓板上。

等他跌坐在地，才證實自己確實被人摑了一巴掌。這下，他一張冬瓜臉不由脹得色若豬肝，撐着爬起身來，一手連揮，口中大聲叫道：「反了、反了，好小子，你竟敢到安瀾園來鬧事，來呀，你們去把這欠揍的小子只管給我揍扁了……」

話聲未落，眼前藍影一閃，藍衫少年巳經站到他面前。

「拍」，他右首臉頰上又挨了一掌。這一掌就比方才那一記要重得多，胡帳房只覺兩眼一黑，身子一歪，咕咚朝右首摔了出去，撲倒地上。

安瀾茶園是徽帮三位龍頭的老二單曉初開的，胡帳房是單曉初的左右手，所有伙計自然也是徽帮的弟兄，縱非高手，每個人也都會上幾手。

這時眼看胡帳房被藍衫少年一掌摑倒在地，大家又聽胡帳房說過，只管把這小子揍扁了。這些人平日裏聽胡帳房支使慣了，自然毫不考慮，胡帳房的身手比他們高出甚多，都禁不起人家一掌。

一下就衝上來三四個人，口中吆喝着：「好小子，你眞是欠揍！」朝藍衫少年撲到。

藍衫少年目光一動，冷然喝道：「找死！」

他只說了兩個字，但話聲出口，只聽接二連三的悶哼和砰砰之聲，連續响起，沒有人看到藍衫少年出手，但三四個身材高大的伙計，就一個接一個的跌倒在樓板上，再也沒有人掙動一下。

偌大一座茶園，當然不止這幾個伙計，何況安瀾茶園乃是單曉初的大本營，伙計們也就是單曉初的爪牙，這時聽說樓上有人鬧事，刹那之間，就有一二十個人湧上樓來。

他們一眼看到樓板上躺着的胡帳房和三四個弟兄，不由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有人吆喝，也有人從身邊掏出匕首來，正待一擁而上！

突聽有人沉喝一聲：「你們還不給我退下？」

伙計們一聽到聲音，就知道是誰來了，立即紛紛垂手後退。來人當然是單曉初了。

藍衫少年背負雙手，只是輕描淡寫的看了單曉初一眼，輕蔑的道：「你似乎比胡帳房大了一些！」

單曉初見多識廣，只覺這少年人氣宇非凡，却也摸不準對方路數，抱抱拳道：「在下單曉初，只不知朋友如何稱呼？」

「原來是徽帮的二當家！」藍衫少年微微一哂，轉身道：「本公子是喝茶來的，似乎用不着和單二當家套什麽交情，單二當家有什麽話，不妨到裏面來說，先要伙計沏一壺茶來。」

說完，正待轉身往貴賓室走進去。

單曉初道：「朋友請留步，單某手下開罪朋友，但單某既巳出面，自會還朋友一個公道，還請朋友先替他們解開穴道，有話好說。」

藍衫公子輕哼一聲道：「單二當家手下有眼無珠，本公子下手極有分寸，不會死的，本公子既巳出手懲罰，那有如此便宜，說解就解，等本公子喝够了茶，自會放他們起來。」

單曉初給他氣得臉色煞白，正待想發作。

突聽一個蒼老聲音說道：「單二當家何須求人，讓老朽先替胡帳房他們把穴道解開了再說。」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彎腰駝背的老頭，朝胡帳房這邊走了過去。

單曉初驚喜的道：「王老爹來了。」

藍衫少年沒有作聲，只是咀角間噙起一絲冷笑，本待進去的人，這回却腳下一停，留了下來，背負雙手，似有不屑之色，這一神情，顯然是他心中正在暗暗冷笑：「憑你一個糟老頭也想解開本公子制住的人？」

那個叫王老爹的彎腰老頭走近胡帳房身邊，上身微俯，雙手疾落，拍在胡帳房身上幾處重要經穴之上。

只要看他出手如風，認穴奇準，分明是一位點穴的大行家！

那知任你彎腰老頭是點穴的大行家也好，不是大行家也好，他出手雖然俐落，拍到胡帳房的身上，竟然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下可把彎腰老頭看得臉露怔容，略爲遲疑，雙手再發，這回他指掌起落，似揉似推，連續使了五六個不同的手法；但胡帳房還是一動不動，一點作用也沒有！

這時忽然响起一個嬌稚的少女口音叫道：「王老爹，你這是做什麽呢？老夫人和小姐巳經到樓下啦，還不快要他們伙計準備茶水？」

另一個嬌脆聲音道：「王老爹好像正在替人解穴呢！」

先前一個道：「就是要替人解穴，也該把老夫人和小姐安頓好了再說。」

圍着看熱鬧的茶客聞聲紛紛回頭看去，只見從樓梯上走上來的是兩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小鬟，看去不過十六七歲，生得明眸皓齒，嬌憨動人，宛如兩朵含苞待放的小花。

藍衫少年依然沒有作聲，緩緩轉過身去，他的意思自然要回進貴賓室去了。

單曉初看到兩個綠衣小鬟，不，聽她們說「老夫人和小姐巳經到了樓下」，豈能再讓藍衫少年進去？口中不覺沉喝道：「朋友站住。」

藍衫少年俊目之中射出兩道冷芒，回過身，冷峻的道：「單曉初，你是在和本公子說話？朋友？什麽人是你朋友？」

單曉初怒極冷笑道：「單某可是不配嗎？」

藍衫少年冷笑道：「不錯，憑你確實還不配和本公子稱朋友二字。」

彎腰老頭聽了兩個綠衣小鬟的話，方自直起腰來，一張老臉上巳經綻出汗珠來。此時看到單曉初和藍衫少年起了爭執，這就說道：「二當家，這位年輕人大概是因咱們定了房間之事，和胡帳房起的爭執吧？房間是咱們定的，這件事，就讓老朽和他解決好了。」

單曉初是被藍衫少年的話氣瘋了心，洪笑一聲道：「王老爹，這不關你老的事，房間有人預先定了，他逞強鬧事，還放倒了胡帳房和四名茶園的伙計，這明明是衝着兄弟來的了，兄弟如果把這口氣往肚裏嚥，今後還能在安慶混得下去？」

「什麽事有這麽嚴重？」一個尖沙的老婦人聲音，呷呷笑道：「單二當家這是跟誰在發牢騷，是不是王老頭？」

樓梯間傳來一陣登登的聲响，走上來一個高頭大馬狹長臉的老婆子，一面嚷着道：「快讓開，走開些，咱們老夫人、小姐上來啦！」

單曉初聽說「老夫人上來了」，再也顧不得和藍衫少年算帳，急忙趨向樓梯，屏息以待。

這狹長臉老婆子正是戚嬤嬤。接着上來的又是兩個綠衣小鬟，然後是一個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女，秀髮披肩，生得眉如春山，眼若秋波，瑤鼻櫻唇，嬌美有如凌波仙子！

藍衫少年看得不禁一呆，忍不住朗笑一聲道：「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這位姑娘眞是天仙下凡，在下幸會之至。」

說着，不覺迎了上來。

楚姑娘目光一抬，心中暗暗訝異的道：「會是他！」

戚嬤嬤朝他叱道：「你小子還不讓開些！」

右手腕一抬，朝藍衫少年格去。她雖然隨手一格，腕上只用了二三成力道，但只要被格上了，少說也得摔出去兩三步。

那知右腕堪堪格出，突然如同抽了筋一般，口中只「啊」了一聲，底下的話，就沒再說得出口！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因楚姑娘的後面就是老夫人了，她由副總管巧巧摻扶而行，走上樓梯，戚嬤嬤格向藍衫小年，反受制於人，她自然看到了，心中暗道：「這小子幾時學會了『五行掌截脉手法』？」

她右手扶在管巧巧肩頭，左手輕輕一抬，發出一股暗勁，替戚嬤嬤解開了受制經穴，同時也給胡帳房等五人一齊解開了穴道。

戚嬤嬤只覺身上一震，受制經穴頓解，不由怒聲喝道：「好小子，老婆子一時不察……不給你個教訓，你還以爲老婆子紙糊的呢！」

左手抬處，正待劈出。

老夫人適時叫道：「戚嬤嬤，不可傷人。」

戚嬤嬤氣不過的道：「老夫人，這小子……」

老夫人沒去理他，朝藍衫少年道：「在這裏遇上南宮相公，眞是巧事，如不嫌棄，請隨老身入內奉茶如何？」

藍衫少年聽得暗暗稱奇，心想：「原來她認識我？」

目光一溜白衣少女，連忙拱着手，瀟洒的笑說道：「老夫人寵召，在下自當從命。」

單曉初站在一邊，一直不敢開口，直到此時，才趨上一步，躬着身道：「單曉初拜見老夫人。」

老夫人從蒙面黑紗中透射兩道慈藹的目光，點點頭道：「你就是徽帮的單二當家，很好。」

胡帳房接着躬躬身，道：「多謝老夫人！」

老夫人巳由管巧巧摻扶着走入了貴賓室。

藍衫少年朝楚姑娘招招手，温文的道：「姑娘請。」

楚姑娘朝他盈盈一笑，跟着老夫人身後走去。

藍衫少年也不再客氣，舉步走了進去。他給楚姑娘這一笑，笑得渾身骨節都酥了，跟在姑娘身後，鼻中可以隱約聞到一縷非蘭非麝的幽香，一時更覺心癢難熬！

但他看得出這位老夫人非同小可，剛才被自己用截脉手法制住的戚嬤嬤，胡帳房等人，除了自己，江湖上應該無人能解，但不見她有何動作，就把幾人受制的經脉都解開了。這份功力，豈不駭人？

他此次重出江湖，自然要有一番作爲，這位老夫人，更是開罪[illegible]，那麽對這位白衣姑娘，自是也不[illegible]露出半點輕狂了。

他原是絕頂聰明的人，這一想，便自收斂起狂態，顯得蘊藉而不儇薄了。

老夫人巳在上首一張紫檀木坑床上落坐，楚琬姑娘傍着老夫人身邊一把椅上坐下，管巧巧和四名綠衣小鬟則站到了老夫人的身後。

老夫人目光一抬，說道：「南宮相公請坐。」

藍衫少年朝上拱拱手，道：「在下告坐。」

他就在下首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單曉初跟着走入，老夫人沒有開口，他可不敢隨便坐。

老夫人接着道：「單二當家，你也請坐。」

單曉初恭敬的說道：「屬下謝坐。」

就坐到了藍衫少年的下首。

他進入屋中，才自稱「屬下」。藍衫少年心中暗道：「原來這老夫人是徽帮的人。」

這時兩名青衣伙計端上茶來。

老夫人端起茗碗，輕輕喝了一口，似是頗爲嘉許，朝單曉初頷首道：「這茶不錯。」

單曉初宛如蒙皇上封賞一般，不勝光榮之至，趕緊欠身道：「這是九華絕頂的雲霧茶，一年……」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見戚嬤嬤一腳跨入，尖聲說道：「稟報老夫人，楊公奇來了。」

老夫人道：「叫他進來。」

楊公奇是徽帮的老大，單曉初顧不得說話，趕緊站起身來。

戚嬤嬤應了聲「是」，回身道：「老夫人有請。」

藍衫少年舉目看去，只見從門口走進一個身穿黑褂，古銅長袍的白面黃髭老者，一進門就急步趨上，朝老夫人恭敬的躬下身去，說道：「屬下拜見老夫人，屬下聞訊趕來，還是沒有趕得上迎接老夫人金駕，還望老夫人恕罪。」（未完・廿）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尋機緣來到淪爲奴役轎伕的大信大師、鎮八荒賀天雄、鐵掌余冠羣、窮神沙青峯囚禁之地，打探萬聖敎的背景，衆俠亦一無所知，再謀對付辦法時，大信突然提出少林，武當上代掌門和石少虎祖父追踪魔道可能留下武功一事，但三位大宗師音訊全無，有人見過三人在南方琢磨武功，大信委派尋踪，不幸爲奴，石少虎聽後決定俟機尋踪……萬聖敎再度開拔，渡過黃河到西門堡，西門堡已被魔燈敎捷足先到，不論男女全部滅門，死狀甚慘。於是轉去少林寺，和掌門人大智印證成功，自在僧趕到怕掌門人有閃失，提議比內力……

## 征服少林寺　脫離萬聖敎

兩個人的脚皆陷入堅硬土石中。

彼此不分軒輊，還是僵持不下。

這情形頗令大仁、大勇諸僧担憂，以大智掌門一甲子以上的修爲，居然未能在內力較量上，技壓一個年紀輕的大姑娘，不由的齊皆爲冷寒星深不可測的功力駭異不已，更爲大智大師捏了一把汗。

僵持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塲中開始有了變化。

香爐在明顯的移動，移向一個固定的方向。

在移向大智掌門那一邊。

冷寒星已取得領先的優勢。

大智掌門汗如雨下，雙脚深陷土石中，兩隻手距香爐的邊緣尚不足三寸，氣喘咻咻，清晰可聞。

冷寒星的情形却大異其趣，一切跟剛開始的時候幾乎完全一樣，悠遊從容，氣定神閑，僅額頭上多添了一二滴晶瑩的汗珠而已。

狼人緊張兮兮的道：「師父，情形有點不妙。」

酒肉頭陀目注香爐，口中罵道：「你不說話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冷寒星嗨的一聲，力如排山倒海而出，一口氣便將香爐推出去一尺有餘，陡地撤掌彈身，橫退出三身之地。

通！冷寒星一退，阻力盡失，香爐失去平衡，被大智強猛的力道推出去一丈三四遠。

勝負之局，清清楚楚，大智掌門敗了，勝的一方是冷寒星，而且，勝的乾淨俐落，遊刃有餘。

震驚了整個少林寺，一下子，少林弟子像是墜入萬丈深淵，神色呆滯，一臉淒苦，一股莫名的顫慄從每個人心底最深處升起。

笑容一直掛在冷寒星嬌妍的臉龐上，道：「掌門人，我們還要不要再繼續比下去？」

大智掌門沉重的宣了一聲佛號，雙掌



合十的說道：「勝負已分曉，老衲承認落敗。」

冷寒星笑道：「承讓了，本座很高興增加一位紅衣武士，來 方長，掌門人將來還有一次轉敗爲勝的機會。」

大智掌門沒再理會她，轉對少林弟子道：「老衲以掌門人的身份，發佈最後一道命令，從此刻起，凡我少林門人，不論尊卑，除非有必勝的把握，絕對不許與萬聖敎的人動手過招，即使受盡屈辱，甚至寫下認輸的字據，亦在所不惜。」

少林弟子默然頷首，無人出言答話。

大智掌門脫下自己身上的袈裟，命人取來少林寺的最高權威表徵，亦即掌門人的信物權杖，親手交給大仁師弟，肅容滿面的道：「老衲鄭重宣佈，少林寺的門戶，由大仁師弟正式接掌！」

大仁和尚聞言一楞，惶聲說道：「縱然掌門師兄一時無法掌理寺務，我一個人暫時攝代即可，沒有辭卸的必要。」

少林掌門大智神情莊穆，心堅意決：「老衲愧對歷代祖師，有何顏再戀棧此職，三師弟快快收起，不得推辭。」

大仁和尚還是不肯接受，道：「掌門師兄要交也應該交給二師兄大慧——」

自在僧忙不迭的打斷他的話，道：「不不不！貧僧浪蕩成性，有辱少林清譽，自知不是當掌門人的料子，三師弟再不接受，就是要趕洒家下山了。」

大仁無奈，只好披上大紅袈裟，接過權杖，成爲少林寺的新掌門人。

何浩之望了大智一眼，道：「少林寺的事已有交代，大師父該走馬上任，當本敎的紅衣武士了吧？」

大智一言不發，兀自朝着大雄寶殿走去。

瘋道人疑雲滿面的道：「這個老禿子進去幹嗎？」

馬可夫獨眼一翻，道：「許是要向祖師爺辭行吧。」

自在僧緊跟在側後，道：「魔焰日亟，請爲武林珍重！」

大智還是沒有開口，逕直走進大雄寶殿，面對着歷代祖師的佛像，端端正正的落坐在一個蒲團上。

他雙掌合十，寶相莊嚴，口中一直在不停的唸着「阿陀彌佛」。

聲音却越來越小，終至聲如蚊蚋，寂然無聞。

大慧、大仁心知有異，互望一眼，急趨向前。

老和尚大智已自閉穴脈，溘然圓寂。

「阿彌陀佛！」

大仁掌門、自在僧同宣一聲佛號，首先跪仆在地。

衆師弟大勇、大覺、大因、大心、大安、大化，以及少林寺所有的弟子，包括大信和尚在內，全部拜倒在地。

登時，阿彌陀佛之聲響澈雲霄。

接着，鐘樓上敲起三十六響喪鐘，迎着夕陽，格外凄絕愴凉，直傳出數十里之遙。

× × ×

當天晚上，萬聖敎就宿在少林寺。

用過晚齋，石少虎來到分配的禪房內，發覺無名公子突然失踪了，對負責監視他的兩名黃衣武士道：「無名公子到那裏去了？今天一大早好像就沒再見到他。」

一名叫余七的黃衣武士道：「他表現不錯，副座派他辦事去了。」

石少虎一怔，道：「去那兒！辦什麽事？」

余七神情傲慢，語冷如冰：「與你無關，少問。」

另一名黃衣武士比較隨和一些，道：「石少虎，副座對你十分器重，如肯誠心歸順本敎，一定前途無量，說不定會成爲她的入幕之賓。」

石少虎目視他處，笑而不答。

余七已跳上床去，道：「依我看他十九是身在曹營，心思漢室，還想東山再起，再與田紅衣決一雌雄。」

另一名黃衣武士道：「是眞的嗎？」

石少虎模稜兩可的道：「也許。」

余七冷聲道：「你最好死了這條心，一旦挑戰失敗，就得替咱們端洗脚水，田紅衣上一次對你客氣，藏了私，今天副座似乎亦未盡全力。」

一個二十餘歲的女子，能夠輕而易舉的擊敗少林掌門人，已够駭人聽聞，如說尚有所保留，更令石少虎心驚肉跳，他實在想不透，冷寒星何來如此超乎常情，超乎年齡太多的驚人內力？

以試探的語氣道：「少虎倒看不出副座有所保留，也沒有這個必要。」

余七道：「當然有這個必要。」

「有何必要？」

「一方面是不想給老禿驢太難堪，另方面更怕嚇走了其他的人，要是大家都學瘋和尚的樣兒，豎白旗，就沒有熱鬧可看了。」

「那麽，副座到底用了多少功力？」

「七分，或者還不到。」

「副敎主何以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那是因爲——」

余七警覺性極高，話說一半，便停住了。

石少虎知道再問也是白搭，換了一個話題：「咱們一直由副座領導，怎麽從來沒見過敎主的面？」

另一名黃衣武士道：「敎主只是兼職，他另有公幹。」

「幹什麽？」

「幹敎主原來的工作。」

「敎主不是武林中人？」

黃衣武士沒有開口的機會，余七搶先說道：「石少虎，別白費心機，除非歸順本敎，你永遠得不到答案，睡吧！」

睡到半夜，石少虎重施故技，又偷偷的潛離禪房。

這一次，余冠羣、賀天雄他們，是被關在少林寺專門處罰違犯清規弟子的禁閉室裏。

石少虎到時，酒肉頭陀自在僧，狼人早巳在禁閉室內。

大信和尚正在說話，道：「二師兄，冷寒星技深若海，無人能敵，找到全眞道長、石破天與師父他老人家，或者是他們的武學遺跡，可能是力挽狂瀾的唯一機會，希望師兄能作安排，勿令魔敎再繼續肆

虐武林。」

自在僧頷首稱善，對石少虎道：「石小子，聽說你還剩最後一關，務必要在今夜完成。如果一切順利。明天一早就宰掉田十郎，先給萬聖敎一道點心吃，殺殺他們的銳氣。」

石少虎道：「在來此的途中，發現魔敎今夜的戒備特別森嚴，爲防萬一，在下本來是想取消移功接力的工作。」

自在僧急聲道：「冷寒星不是巳經查過房了嗎？」

「說不定還會有第二次。」

「同房的那幾個魔崽子，是如何打發的？」

「老法子，點了他們的睡穴。」

「這還不够，被窩裏不能沒有人。」

「所以在下担心第二次查房。」

「不要緊，讓狼崽子替你寒被窩。」

「冷寒星如果闖到這兒來，一下子就會丟五條命。」

話甫出口，忽聞屋外有異聲傳來，賀天雄探頭向外一望，臉色大變：「糟了，冷寒星他們來了！」

禁閉室只有一個門，沒有窗戶，此時又不能從門口衝出去，牆壁係巨石砌成，無法破壁而出。

來人又多，冷寒星與四名紅衣武士全部到齊。

這一下可慘了，可能不止丟五條命，是七條。

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大信和尚、四個人的手脚被縛，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

大家急的如熱鍋上的螞蟻，心知丟的不止是七條命，說不定會將甫現的一綫曙光也斷送。

只有酒肉頭陀不急，鑽進亂草堆裏一陣摸索，被他在牆上找到一個用木板堵住的洞，招一招手，立與石少虎、狼人鑽進去。

余冠羣忙將木板放回原處，鋪平亂草，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馬可夫、瘋道人巳經到了門口。

五人十目，像是找尋獵物的鷹眼，掃視良久，並無任何發現，何浩之不放心，復將每人的手鍊脚鍊仔細檢查一遍，亦未看出破綻，面容冷峻的道：「剛才這裏有異樣的動靜，是怎麽回事？」

窮神沙青峯道：「沒有，什麽也沒有呀。」

獨眼黑煞馬可夫冷哼一聲，道：「老夫明明聽到有亂糟糟的聲音。」

余冠羣沒好氣的道：「又不是啞巴，當然會有聲音。」

田十郎好兇，踹了余冠羣一脚，道：「不對，好像不是你們的聲音。」

賀天雄在裝睡，正好堵住那個洞口，沙青峯隨機應變的道：「那是老賀在說夢話。」

田十郎跨步而上，一把將賀天雄拖起來，吼了一聲：「滾！」硬將他推倒在另一邊，手脚並用，開始翻動大堆的亂草。

血手雜毛瘋道人更厲害，拂塵畢直如刺，猛往草堆裏扎。

幸虧草堆裏沒有人，也幸虧封閉洞口的木板造的巧奪天工，田十郎、瘋道人什麽也沒找着，大信和尚他們虛懸的一顆心這才放下來。

冷寒星嬌冷的聲音道：「本座得到消息，有人溜進禁閉室來，人呢？」

大信和尚說道：「這是禁閉室，只有一道門，要是有人進來，早就被副座逮住了。」

冷寒星道：「最好是沒有，如果被本座查出證據來，你們一個也活不成。」

「走！」

冷寒星一聲令下，五個人魚貫而出。

余冠羣等四人嚇出一身冷汗，賀天雄取下木板，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孰料，洞內黑忽忽的，看不見人，也無人應聲。

賀天雄呆了一下，對大信道：「和尚，這個洞有無出口？」

大信和尚搖頭道：「不清楚。」

沙青峯道：「這是少林寺，你怎麽不知？」

到這時候，洞裏才有了聲音，酒肉頭陀自在僧道：「師弟是乖和尚，一向循規蹈矩，沒被關過，當然不知個中乾坤。」

話落，自在僧巳鑽出洞來，賀天雄嘲笑道：「不用說，想當年大和尚必然是這裏的座上常客？」

酒肉頭陀聳一下雙肩，道：「這倒是幾句實話，早年三天兩頭常常來，又鏨不住想下山去找肉吃，只好挖個洞偷偷的溜，沒料到事隔多年，居然派上大用場。」

石少虎也出來了，獨不見狼人，余冠羣問起，自在僧道：「狼崽子去鑽石小子的熱被窩，洒家要去辦事，你們也該開始移功接力了。」

話一說完，人又鑽進洞裏去，自在僧繼道：「石小子，你到洞裏來好了，讓老叫化在外面，這樣即使冷寒星那個婆娘再闖進來，也捉不到小辮子，可謂萬無一失了。」

餘音未盡，他巳從另一間空屋裏鑽出去，一溜烟似的走了。

時間寶貴，石少虎沒再遲疑，當即盤膝坐在洞穴內。

沙青峯就坐在他身後，將畢生的功力運集於雙掌之上，緊緊的貼住石少虎的後心。

大信和尚、余冠羣、賀天雄也沒閑着，在沙帮主的身週圍起一大堆雜草，大家半坐半躺，一面掩護，一面在密切監視着門口。

× × ×

夜色巳經很深很深。

大智老禪師的遺體，早巳移出大雄寶殿。

在大雄寶殿的大樑上，却突然出現兩枚風鈴鬼火。

迎於風，風鈴的聲音清脆悅耳。

黑暗中，鬼火的焰芒碧光閃閃。

少林寺乃是武林的聖地，又有萬聖敎坐鎮在此，這簡直是在老虎嘴裏拔牙，太歲頭上動土，魔燈敎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左側射來一條人影，比箭還快，是酒肉頭陀自在僧，猛地拔身而起，摘下風鈴鬼火，在手裏邊一抓，被他揑成一團。

俄頃，殿右也出現一個人，是何浩之



，動作更快，功力更深，一枚純金打造的鬼火竟被他揑成好幾塊。

何浩之迫不及待的道：「瘋和尚，可曾看到魔燈敎的人？」

自在僧愛理不理的道：「你不會自己看。」

何浩之展目四望，見除了聞聲趕來的少林寺和尚外，並無別人，臉色陰沉沉的道：「魔燈敎好大的狗胆，竟敢明目張胆的向本敎挑釁。」

「姓何的，你看清楚，這是少林寺、魔敎的目標是本寺。」

「依何某看，本敎也是他們獵取的對象之一。」

「何以見得？」

「你瞎眼了，若是單挑少林，何必懸掛兩枚風鈴鬼火？」

自在僧應了一句：「這倒是句人話。」以下的話還沒有來得及出口，忽見遠處冒出一條人影，正以驚人的速度，越過一片廣場，奔向少林寺名聞天下的面壁石。

月光之下，清楚可見，此人身穿白衣，肩膀上還扛着一個人。

在白衣人後面十餘丈處，緊跟着兩個人，也從兩個不同的方向，撲向面壁石。

這二人的肩上，同樣扛着兩個狀似人體的東西，健步如飛，身法極快，顯非泛泛之流。

再往後看，人聲吵雜，火把通明，追出來兩撥子人，爲首的正是少林寺的新掌門人大仁禪師，及萬聖敎副敎主冷寒星。

前面三人好快的速度，自在僧、何浩之拔腿就追，尚有一段距離時，那白衣人巳抵面壁石下，將肩上的人懸吊起來。

接着，身後二人接踵而至，也如法泡製，將肩上的東西吊起來。

冷寒星輕功了得，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人。

大仁掌門也不慢，得第二，彎身上了面壁石。

可是，由於一開始就有一段距離，還是沒截住，魔燈敎的三個人巳揚長而去。

冷寒星氣得直跺脚，怒不可當的叱道：「站住，是英雄就別鼠竄，有眞才實學就停下來跟本魔決一高下。」

白衣人巳在十丈以外，語冷如冰的道：「會的，有朝一日本敎會與萬聖敎決一死戰，但不是現在。」

大仁掌門聽出來是女人的聲音，急急追問道：「女施主何人？」

白衣女子嬌聲道：「山不轉路轉，咱們還有再見面的機會，掌門人急什麽。」口裏說話，脚可沒停，距離更加拉遠了。

「追！」

「追！」

冷寒星、大仁掌門心意相同，咬着尾巴追下去。

直至此刻，自在僧、何浩之才到達現場。

二人有目共睹，面壁石上果然吊着三個人。

吊人的工具是三條粉紅色的絲巾，絲巾是掛在三種不同的暗器上，而這三種暗器可是人盡皆知的東西。

一件是上官世家的奪命梭。

一件是皇甫世家的燕尾刺。

另一件則是十惡婆的金燕子。

三人的遭遇相同，頭頂有五個血窟窿，係死於「血魔五龍爪」。

他們都不是無名之輩，當中一人是少林寺的大化和尚，左邊的是萬聖敎的黃衣武士余七，右邊的是另一名負責監視石少虎的黃衣武士。

這會兒，大勇、大覺等高僧，田十郎、馬可夫、瘋道人巳先後趕到，面壁石前巳經聚集了不少人。

這面壁石平整光滑，如刀削劍劈，係因達摩和尚曾在此面壁九年而得名，一向被少林寺視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如今竟被人吊上三具屍體，對少林派簡直是莫大的侮辱。

少林弟子莫不悲憤欲絕，不約而同的齊聲高呼：「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狼人巳至，越衆來到師父自在僧的身邊。

石少虎移功接力的工作亦大功告成，顯得神充氣沛，容光煥發，也急匆匆的來到面壁石，與狼人並肩而立。

自在僧投來探詢的一瞥，石少虎以目傳語，頷首作答，互相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將狼人拉至一旁，石少虎小聲耳語道：「狼人兄，好險，那兩個黃衣武士都是石某同室之人。」

狼人餘悸猶存的噤聲道：「可不是嗎，什麽地方不好摸，偏偏摸到石兄的那間禪房去。」

「魔徒是何許人物？」

「面蒙黑巾，看不清廬山眞面目。」

「近在咫尺，擧手就可以扯下他們的遮羞布。」

「起先以爲是冷寒星又來查房，蒙頭大睡，及至發覺情況有異察看時，來人巳得手出門。」

「總該有一點印象吧？」

「一男一女，那男的是個老頭，就是在飛雲堡外企圖殺害上官倩、無名公子的人，覺得很是眼熟。」

「在那裏見過？」

「想不起來。」

「會不會是王師古？」

「不像。」

「那女的又是個怎樣的人？」

「看起來年紀不大，一身黑色緊身衣，身材絕佳，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是誰？」

「時間太短促，一晃而逝，小弟又不敢公然追出去，難下斷語。」

「這一男一女，不曾對狼人兄採取行動？」

「怪就怪在這裏，小弟睡在他們兩個中間，連一根汗毛也沒動。」

大仁掌門、冷寒星巳無功而退，何浩之趨前問道：「副座，追到那三個魔徒沒有？」

冷寒星氣忿忿的道：「簡直是三個幽靈，追下去百十來丈便不見了。」

田十郎道：「可看出是三個什麽樣子的人物？」

冷寒星道：「一男二女，那白衣女子是頭頭。」

馬可夫的獨眼眨了兩下，道：「十惡婆那淫婦喜着白衣，莫非她眞的是魔燈敎的教主。」

冷寒星微頷首道：「有可能。」

石少虎猛然憶起，每一次跟十惡婆碰面，她是身穿雪白的衣裳，滾着碧綠色的花邊，暗道：「慚愧，我怎麼疏忽了這一點。」

一念未了，忽聽冷寒星喊道：「石少虎。」

石火虎懍然一怔，隨口應了一聲：「在！」

冷寒星道：「另外那一男一女，你應該瞭然於胸吧？」

石少虎正容答道：「在下也一無所知的。」

田十郎聞言勃然大怒道：「混帳，你與余七他們同睡一張床，會一無所知？」

石少虎傲然言道：「石某在睡覺，誰知道有人會來偸襲暗算。」

「你他媽的難道沒有半點警覺性？」

「有，醒來的時候，魔徒巳經得手離去。」

「你沒看清他們的身形年貌？」

「嗯。」

「他們也沒對你出手施襲。」

「對！」

「石少虎，你覺得這合理嗎？」

「怎麼不合理。」

「你們同居一室，兩邊的人遭了了殃，你何以安然無恙？」

「我怎麼知道，許是魔徒只有兩個，只能對付兩個人。」

「恐怕事情不會如此單純，是你在暗中搗鬼。」

「我搗什麼鬼？」

「與人勾結，暗中行兇。」

「田十郎，你這是血口噴人，絕無此事。」

「哼，老子信你不過，今天非要教訓教訓你不可。」

可字出口，人巳虎撲而上，「鐵手開碑」、「猛龍過江」，一出手就是辛辣無匹的狠招，掌風呼嘯中，橫衝直闖，劈頭蓋面攻過去。

石少虎剛剛接受完沙青峯等四人的四十年功力，正欲一試鋒芒，豈肯示弱，當即拉弓搭箭，就在大庭廣衆之前和田十郎幹上了。

「住手。」

冷寒星令出如山，聲震全場，田十郎不敢違拗，慌忙撤掌退下去。

但他心有不甘，激憤不巳的道：「副座，余七二人死的太寃，石少虎涉嫌重大，請下令徹查！」

冷寒星横掃二人一眼，道：「魔燈敎肆虐江湖，無所不用其極，石兄弟得以刦後餘生，可能純屬機緣湊巧，十郎請勿多心，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是，是。」

田十郎諾聲連連，連大氣也沒敢再吭一聲。

石少虎却不肯就此罷手，一本正經的道：「冷副敎主，石某現在向田紅衣正式提出挑戰。」

自在僧師徒聞言，精神一振，暗暗叫好。

冷寒星一怔愣，道：「石兄弟，你要向田紅衣提出第二次挑戰？」

石少虎語聲顯得鏗鏘的說道：「完全正確？」

「你可知挑戰失敗的嚴重後果？」

「二次失敗，終路淪落爲奴。」

「旣然知道，你還敢提出挑戰。」

「石某是照着萬聖敎的規矩來。」

「可有致勝的把握。」

「願勉力一試。」

「希望你能再愼重考慮。」

「在下巳經考慮過了。」

「石氏世家的主人，在萬聖敎爲奴，情何以堪。」

「沙帮主，余莊主他們能忍受得了的事，在下也照樣可以忍受。」

「本座愛才如命，是不希望你受半點委屈。」

「少虎心意巳決，也希望副敎主勿再多言。」

田十郎早巳按捺不住，怒沖沖的道：「副座，不必跟他再說廢話，想死田十郎就成全他！」

跨步而上，又對石少虎殺氣騰騰的道：「小子，你是打算文門，還是武鬥。」

石少虎臉一沉，道：「隨你的便！」

「那咱們就在拳脚上見個眞章。」

「奉陪。」

田十郎好快的動作，石少虎話甫出口，巳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來，雙掌齊出，剛猛如刀，像是突來的狂風暴雨，一交手就是一輪猛攻，決心要在極短的時間之內要石少虎丟人現眼。

石少虎毫無懼意，見招破招，遇式破式，進退有序，攻守自如，時而起鳳騰蛟，時而落地生根，進攻時乘風破浪，退守時密不透風，饒他田十郎十分了得，依然沒討得半點好。

二人打得來極端慘烈，也極端快速，在別人二十招的時間內，他們巳對折了五十回合。

田十郎自視太高，又是全力施展，類此情形，大爲不滿，攻勢更快速，威力更猛銳，奇招迭出，吼叫不止，直如一頭發怒的猛獸。

經過這一陣子熱身戰，石少虎巳漸漸摸清楚了田十郎武功的路子，而自己新增的四十年功力，巳可完全收歸己用，運用自如。

眼見田十郎突施殺手，「雙龍搶珠」，上取雙目，中取心胸，「黑虎偸心」，「大力金剛掌」左右開弓，像刀子一樣切下去，存心要削斷田十郎的雙臂。

田十郎好妙的身法，就在石少虎將要得手的那一霎間，乍然一晃而逝，沒了人影。

狼人驚呼道：「小心身後。」

石少虎巳感覺到，身後指風尖銳，觸到了自己的衣裳，眼看就要被人制住死穴，命喪當塲。

好個石少虎，臨危不亂，猛然間「懶驢打滾」，伏地仰臥，雙掌平推而出。

田十郎的反應也不慢，變指爲掌，全力推壓過來，雙方形成一個硬碰硬的危險局面。



這是一個功力深淺的嚴重考慮，任何一方皆無花巧可言，自在僧、冷寒星俱屏息以觀，面色凝重。

一聲轟然巨震，激起漫天沙土，石少虎好大的力道，像沖天而起的水柱一樣，將田十郎震得飛起來，落地處巳在三丈開外，身形搖搖欲墜。

反觀石少虎，不單毫髮未損，且巳彈身而起，揚掌追至田十郎站立處。

「老子跟你拚了。」

田十郎不甘雌伏，驚魂稍定，便又瘋狂攻來。

「找死。」

此刻的石少虎，信心十足，劈面一掌打過去。

冷寒星好厲害，香風一掠，人來如風，一雙纖纖玉手分拒二人，竟將石少虎、田十郎強勁的掌力化解的無影無踪。

一陣酒風，自在僧巳飛快撲過來，挑眉瞪眼的說道：「冷寒星，妳這是什麼意思。」

冷寒星面不改色的道：「沒有什麼意思，挑戰巳經結束。」

「誰贏？」

「當然是石少虎！」

「嗯，這還像句人話。」

「本敎一貫都是瞧着規矩辦事。」

「但願永遠如此，不要厚此薄彼！」

「放心，規矩只有一個，不會有兩個標準。」

自在僧默然不語，冷寒星轉對石少虎，道：「石公子，恭喜你恢復自由之身，田十郎現在就是你的奴才了。」

轉過臉來，冷寒星面籠寒霜，又對田十郎道：「十郎，照本敎的規矩來。」

萬聖敎好嚴峻的規矩，田十郎一點也不曾馬虎輕忽，立刻換上一副卑窮屈膝的容顏，撲跪在地，朗聲高呼：「主人在上，請受奴才三拜。」

一如昔日在上官世家所見，叩了三個響頭，頭頭着地頭頭響。

直看得自在僧眉開眼笑，樂不可支。

更樂的是：關在附近禁閉室內的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與大信和尚等人，自己耗損了十年的功力，親眼目睹在石少虎身上開了花、結了果，給了萬聖敎一記迎頭的痛擊，四個人興奮的擁在一起，熱淚滿眶。

何浩之、馬可夫、瘋道人却鐵青着臉，相顧失色。

馬可夫粗聲大氣的道：「眞他媽的邪門，在飛雲堡時，那小雜碎分明功力平平，怎麼一個月的工夫不到，便將小田給擺平了。」

瘋道人自以爲是的道：「石氏世家乃武林巨擘，小兔崽子更是年輕一輩中的拔尖人物，許是他眞的藏了私。」

石少虎並不怎麼樂，冷寒星分拒二人，面不改色，他自己心裏有數，跟冷寒星相比，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何浩之趨前說道：「石公子，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請勿欺人太甚，還不快將老田扶起來。」

石少虎冷聲道：「姓田的傷勢不算太重，用不到旁人來扶。」

「這是做主人的巳經接受了這個奴才的表示。」

「不要。」

「什麼！你不要老田。」

「你這是明知故問。」

「可知拒絕的後果。」

「石某不想知道。」

「田紅衣只有自殺一途。」

「規矩是你們自己訂的，在下更管不着。」

「田兄身手不凡，多一個奴才對你不會有害處。」

酒肉頭陀自在僧接口道：「石小子，姓何的之言不差，多一個奴才有什麼不好，可以叫他當着看門狗，甚或替死鬼！」

石少虎猶疑再三，終於心意三轉而決，興緻勃勃的道：「好，就是這個主意，讓他當看門狗，替死鬼！」

上前將田十郎扶起來，以命令的口吻道：「田十郎，有幾句話你給我牢牢記住，這也是石某爲你訂下的新規矩。」

別看田十郎平時飛揚跋扈，一旦落敗，却乖順異常，完全照着萬聖敎的規矩行事，一絲不苟，聞言躬身答道：「請主人示下。」

「未經召喚，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你必須跟石某保持相當的距離，以聽不見談話的聲音爲原則。」

「是，主人。」

石少虎道：「晚上睡覺時，你負責在外面守護。」

「是。」

「遇上危險時，你是第一個打頭陣的人。」

「是！」

「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也就是沒有盡到到你的做奴才的責任，就得死，知道嗎？」

「奴才知道。」

這時天色巳亮，石少虎道：「你知道就好，咱們現在就下山吧。」

却被何浩之伸手攔住，道：「請留步，何浩之向你挑戰！」

石少虎馬上欣然答道：「好啊，在下正有此意，但碍於貴敎一次一人的原則，未便啓齒。」

冷寒星道：「這個原則現在依然有效，石公子儘管請便。」

石少虎身負重任，急欲離開少林寺，辭別狼人師徒、大仁掌門，朝禁閉室的四位前輩打了一個手勢，當即向寺外行去。

身後傳來冷寒星嬌冷的聲音：「不過，石少虎，下次見面向你挑戰的人不是田紅衣，而是本座，凡是勝了本敎紅衣武士的人，就巳具備升級的資格！」

× × ×

日正當中。

陽關大道。

在距離登封縣東方偏南大約半日路程的地方，無名公子正放步疾行，萬聖敎的一名黃衣武士，兩名藍衣武士陪伴在側。

無名公子一個人在前面走，默然不語，後面的三人則有說有笑，但眸光始終在無名公子的身上打轉，顯然一直在密切的監視中。

前面有一條岔路，無名公子毫不考慮

，左轉折向東北行去。

黃衣武士緊走幾步，馬上將他攔下來，道：「朋友，你走錯方向了。」

無名公子一怔，道：「不會吧，我要去邯鄲，當然應往東北方走。」

黃衣武士却另有意見：「本人得到的命令是護送閣下到徐州去！」

「到徐州？幹嘛？」

「去見一個人！」

「見誰？」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的。」

「什麽事？」

「這個人會告訴你是誰。」

「我不信，連本公子都忘記了我自己是誰，別人根本帮不上忙，覺得邯鄲那個地方很是眼熟，想再到那兒去尋回失去的記憶。」

一名長相似猴子的藍衣武士臉一沉，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副座叫我們護送朋友去徐州，自難臨時改變行程。」

無名公子據理力爭道：「可是，冷副教主曾當面答應，本公子高興到那兒就到那兒，並願提供一切協助，否則，我壓根兒就不會跟着你們萬聖教走。」

另一名臉黑如炭的藍衣武士語頗不善的道：「我們得到的命令如此，希望朋友不要跟咱們兄弟作難。」

無名公子道：「那咱們乾脆各走各的好了，在下不爲難三位，三位也不要勉強在下。」

還是黃衣武士老謀深算，給二人使一個眼色，說道：「好吧，閣下既然堅持如此，就先陪你跑一趟邯鄲，然後再轉往徐州。」

無名公子道：「如在邯鄲尋回了我自己，在下可不去徐州。」

黃衣武士讓開一身之地，滿臉堆笑的道：「那當然，那當然，副座古道熱腸，此行的目的就是助公子尋回自己。」

無名公子滿意的笑笑，沒再言語，直向前行。

三名萬聖教徒緊隨在後，鬼頭鬼腦的正在竊竊私語。

猴臉藍衣武士小聲說道：「黃衣大哥，這小子還挺扎手的，怎麽辦？」

黑臉藍衣武士眉尖一挑，嘿聲道：「依小弟看，不如將他綑起來，雇一輛車押着走。」

猴臉藍衣武士道：「這樣恐怕不妥吧，他的身份——」

黃衣武士截口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他不肯合作，副座交代的很清楚，萬不得已時還可以就地格殺，免留後患，姑且將他綑起來再說。」

兩名藍衣武士聞言脚下一緊，立即悄沒聲息的從兩側後方包夾上去。

黃衣武士亦將佩刀拔出，準備隨時接應。

說時遲，那時快，兩名藍衣武士距無名公子本來就不遠，行至舉手可及之處時，乍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雙雙閃電出手，一人抓住了無名公子的一條膀臂。

無名公子雖已喪失記憶，但不若張三通那般痴呆嚴重，飛雲堡連番失利，多少已具備一些經驗閱歷，突然受襲，反應出奇的敏銳快速，兩名藍衣武士甫觸及他的手臂，還沒有抓牢，無名公子猛可屈肘一撞，通！通！二聲，兩名藍衣武士悶哼聲中，抱着肚子退下去。

黃衣武士跨步而上，照準無名公子的後腦勺砍出一刀。

無名公子好漂亮的身法，滴溜溜的一轉，舉臂架空了來刀，聲色俱厲的道：「你們想幹什麽？」

黃衣武士怒容滿面的道：「好說，希望朋友能乖乖的跟咱們到徐州去。」

「抱歉，本公子要到邯鄲去。」

「那就休怪咱們兄弟要押着你走。」

「哼，只怕你們辦不到，再見！」

「且慢，把命留下來。」

無名公子道：「怎麽？用強不成，莫非還想殺人？」

「就是這個意思。」

「只怕你們辦不到。」

「天下沒有萬聖教辦不到的事！」

「抽刀斷水」、「橫掃千軍」、「破釜沉舟」、黃衣武士動作好快，話還沒有說完時，已一口氣攻出三刀，猛往無名公子身上招呼。

刀風撕錦裂帛，刀光瀉銀潑金，無名公子橫劈三掌，倒退五步，道了一聲：「失陪了！」轉身就走。

兩名藍衣武士偷鷄不成蝕把米，肚子上挨了一記重的，正自惱怒不已，早已將他的退路堵死，無名公子話未落地，二人剛猛的掌風已撞上身來。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無名公子一再受襲，不禁火冒三千丈，惡狠狠的道：「好、你們想死本公子就成全你們！」

「霹靂拳」應聲而發，剛猛火熱的拳風分拒三人。

皇甫世家的霹靂拳獨步武林，無名公子又是全力施展，二人不敵，紛紛退避。

無名公子得理不饒人，揚掌就去追殺那猴臉漢子，原想死了一個少一個，免得三面受敵，孰料，事與願違，第二拳尚未遞滿，黃衣武士已從側面攻上來，森冷的刀風透骨生寒。

禍不單行，黑臉藍衣武士也從另一邊攻來，形成左右夾擊的態勢，無名公子心裏一橫，暗說道：「死也要找一個墊棺材的！」

雙脚一提，陡地凌空而起，雙拳猛揮，以雷霆萬鈞之勢咬着那猴臉藍衣武士不放。

霹靂拳威風八面，墜擊之勢有如山崩地塌，猴臉藍衣武士心知不妙，逃無可逃，避無可避，拚命之心陡生，霍地止步轉身，全力反攻。

蓬！逞強的結果，死的更快更慘，胸部留下兩個血紅如火的拳印，五臟碎裂，七竅流血，僅僅慘叫了半聲，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黃泉路。

「殺！」

「殺！」

兩名萬聖教徒，惡向胆邊生，一片殺聲中，同樣也是頭下脚上的架式，已攻至無名公子的頭頂，刀羅掌網，密不透風，可謂危急萬狀，命在俄頃。

「看打！」

一聲嬌叱，四支奪命梭，就在這個生死一髮的關頭，有人出手馳援，藍衣武士



的手掌上首先釘上一支，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噹！好厲害的奪命梭，正中刀身，刀梭相撞，火花飛迸中，另二枚直奔黃衣武士的面門而來，嚇得他猛打「千斤墜」，向後墜落。

無名公子則已衝出一丈開外，頻呼好險好險。

來人也及時飄然而現，是上官倩。

上官倩就落在無名公子的旁邊，無限關切的問：「公子沒有受傷吧？」

無名公子笑道：「還好，謝謝倩姑娘出手相助。」

黃衣武士不容他們再說下去，怒沖沖的道：「上官倩，你們上官世家以名門正派的頭頭自居，想不到也會以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暗算人。」

上官倩一揚黛眉，破口就罵：「閉上你的嘴，本姑娘口中喊打，怎能說是偷襲暗算。」

「丫頭、看妳今天可是要向本教挑戰了？」

「隨便你怎麽想。」

「想挑戰請按規矩來。」

「怎麽說。」

「以妳的身份，應該和本教的紅衣武士動手。」

「和你動手又怎麽樣？」

「這是以強凌弱。」

「放屁，你們以三對一，就不算以多凌寡？」

「情形不同，無名公子他逾越了本教的規範。」

「姑奶奶的情形也不同，今天不是來找你挑戰的。」

「那此來目的何在？」

「報仇！」

「報什麽仇？」

「替我二哥報仇！」

「殺上官清的是瘋道人，妳應該去找他。」

「魔教都是一丘之貉，先從你身上討利息。」

「上官倩——」

「少磨牙，你準備受死吧！」

上官清之死，使她痛不欲生，一肚子的怒火，全部發洩在黃衣武士一個人身上，柳絮掌連環出手，一鼓作氣，直至將對手活活打死才歇手停下來。

黑臉藍衣武士早已嚇破了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一聲不吭，拔腿就溜。

「把命留下來！」

上官倩好像已經殺紅了眼，奪命梭應聲而發。

無名公子的動作也不慢，早將藍衣武士截下來，當胸給了他一記霹靂拳。

同一時間，背上又吃一枚奪命梭，黑臉藍衣武士當即帶着一聲殺豬也似的哀嚎上了西天。

向前走了十來丈遠，找了一塊乾淨的石頭，二人併肩坐下來，上官倩道：「你不是被魔教擄去了嗎，跟他們跑到此地來作甚？」

無名公子說道：「冷寒星騙我說要帮助在下尋回自己，帶我去徐州，却不肯說出會見什麽人，最後，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企圖強行押走，雙方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

「公子打算到那兒去？」

「邯鄲，我覺得那個地方太熟了。」

「我陪你去好不好？」

「好啊，這正是在下求之不得的事情啊。」

「此去邯鄲，開封算是順路，先到寒舍去歇個脚，然後再渡河北上如何？」

「全憑姑娘安排。」

「這裏到開封，還有一天不到的路程，如果公子眞的是眞正的皇甫天華，那麽開封的上官世家當年也曾是你常去的地方，說不定可以使你喚回一部份記憶。」

無名公子興緻勃勃的道：「凡是能够帮助在下喚回記憶的地方，我都樂意去看看。」

上官倩含情脈脈的道：「你可知道我是皇甫天華的什麽人？」

「什麽人？」

「未婚妻。」

「哦！」

一陣紅雲飛上了無名公子的面，也飛上了上官倩的雙頰，四目相覷，盡在不言中。

好半晌，上官倩才再開口說話：「少虎哥現在的情形怎麽樣？」

無名公子搖頭道：「不清楚，石公子跟着萬聖敎上少林寺去了。姑娘又怎麽會在此地出現？」

「我是在尋人，尋找三位已失踪二十餘年的老人。」

「那就趕快去找吧，別躭誤了姑娘的正事。」

「沒有關係，在這附近，我們上官世家少說也有好幾十人，不差我一個，咱們到開封去。」

「好，走！」

「走！」

二人談的甚是投機，手拉着手，正要離開，眼前人影閃動，已被人從三面包圍住。

來人簡直跟無名公子是從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除皇甫天華外還會有誰。

王師古隨侍在側，還跟着十幾個皇甫世家的高手。

皇甫天華怒目圓睜，瞪着二人，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

上官倩愕然一楞，忙不迭鬆開無名公子的手，說道：「你也來了。」

皇甫天華冷哼一聲，道：「我不該來，或者來的不是時候，妨碍了你們談情說愛，對不對？」

上官倩玉面一寒，道：「皇甫天華，你說話最好放乾淨一點，我們可是清清白白的。」

「哼哼，荒山野地，孤男寡女，拉拉扯扯的，摟摟抱抱的，會有好事，鬼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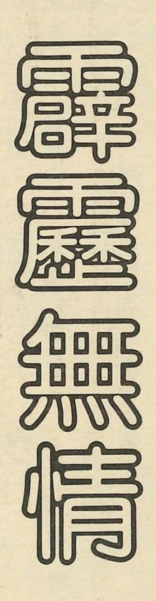
「不相信就算了，我不在乎你怎麽想法。」

「可是，我却在乎妳的行爲，不穿人家穿過的破鞋子，有幾句話，必須問清楚的。」

「什麽話？」

（未完・十三）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等將歐陽天聰帶到江邊，準備和黑衣人交換纖纖盈盈，而交換的條件，不是按同樣的方式交換，歐陽天聰自動行過去，纖纖盈盈仍縛在船桅柱上，燕十三和長孫無忌到船上準備爲她鬆綁，而船上突然爆炸，纖纖盈盈當場死於非命，這樣的交換方式，連燕十三也上當，眞是難料？嚴拾生也罵起來，徒喚奈何，可憐纖纖盈盈枉死不值，原來船舷下還有四個黑衣人控制火藥引發，似是來自東瀛的倭奴，查不出結果全部殺掉，而練青霞另走蹊徑打聽，燕十三、長孫無忌則到玄機子處打聽，發現玄機子就是在莊院出現的黑衣人……

## 查綫人知秘　神武營藏奸

燕十三道：「你到底明白了。」

玄機子冷笑：「我竟然會這樣不小心。」

燕十三道：「你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可惜就是太聰明了。」

玄機子道：「所以我以爲你們與我一樣聰明，是我們行動上出了漏子，你們因而追查到這裏來。」

燕十三接問：「你現在知道我們的來意了。」

玄機子道：「你們其實只是想確是那些黑衣人所用的是那門子的武功，希望能夠找到他們的所在。」

燕十三道：「不錯，玄機子有名萬事通，無所不知，既然是必經之路，又何妨來一問？」

玄機子道：「我應該想到的，可是以燕十三的聰明，又怎會找到這裏來只是問一些武功的秘密？」

燕十三道：「也幸虧將我高估了這許多，否則這一趟是白跑的了。」

玄機子搖頭，說道：「你若是一開口便問武功方面的問題，我一定會好好的回答你的。」



「閣下的出現以至飲譽江湖實在花了很多心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做到，就是你們的頭兒，相信也不願將這一番心血就這樣一朝付諸東流。」

「當然——」玄機子有些感慨的。「這些年來我們花在這方面的心血還不是你所能夠明白的。」

燕十三道：「我只是明白現在怎樣後悔也沒有用。」

玄機子冷冷的看着燕十三。「中原各門各派的武功我所知所懂的也已差不多，唯獨對你這種人却所知有限。」

燕十三道：「我們這種是眞正的江湖人，知道在什麽時候應該做什麽，說什麽？」

玄機子道：「你們也知道怎樣的人才可以深交。」

燕十三道：「所以我們的朋友不會多，却一定是眞正的朋友。」

玄機子道：「這種朋友當然不會出賣你們的。」

「你很失望。」燕十三笑問。

「怎能不失望。」玄機子搖頭：「幸好好像你們這種人不多。」

燕十三道：「你這個玄機子所以能够成爲玄機子其實並不是一個人的努力。」

「一個人能力有限，要深入研究一個門派的武功已經不容易。」

「所以玄機子其實不是一個人，是一羣人，你們的目的當然不是在中原武功的秘密方面。」

「閒着無聊，總要有些事情做的，」玄機子淡然一笑：「對於一羣醉心武功的武人來說，這都也是一件樂事。」

「中原武林却竟是一無所覺。」

「中原武林門戶之見這麽重，莫說團結，就是要他們互通消息已經不容易。」

燕十三長歎一聲，不能不承認玄機子所說的是事實。

玄機子一夥人那麽積極刺探各門派武功的秘密，總會有被發覺的，可是江湖上竟然一些消息也沒有，除了各門派將消息封閉，相信也沒有其他理由了。

長孫無忌聽到這裏，忍不住插口問：「你們目的不在中原武林，難道在於中原的土地。」

玄機子笑了。「中原地大物博，沒有其他比得上的了，如何不令人動心。」

長孫無忌道：「也是說你們並不是一般的倭奴。」

玄機子反問：「你不覺問得太多？」

長孫無忌道：「你不肯回答，那是肯定的了，你們一共多少人？」

玄機子道：「若是燕十三，一定不會這樣問。」

燕十三道：「那是因爲我並非朝廷中人，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非不知道，否則還是要管的。」

玄機子道：「你以為我會回答？」

燕十三道：「據說眞正的倭奴大都視死如歸，極其忠心。」

玄機子道：「我們的族人每一個都是這樣，所以我們一定會很成功。」

燕十三接道：「你當然也不會透露你們跟神武營的關係。」

玄機子一怔，燕十三微笑。「我們所知道的其實並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少。」

長孫無忌亦道：「雖然還不算太多，巳足夠將你們一網打盡。」

玄機子冷笑一聲。「不管你們所說的是否事實，今天你們要離開這裏，是沒有可能的了。」

長孫無忌搖頭。「就憑你一個便想將我們留在這裏？」

玄機子雙掌一拍，周圍幾扇暗門打開，一羣黑衣人疾湧而出。

長孫無忌劍隨即出鞘，燕十三一雙寶劍亦在手，玄機子反手抄住了旁邊的一根木杖，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練青霞人呢？」

燕十三道：「已經趕程上京。」

長孫無忌接着說道：「她以虎威相試，已經看出你的武功與神武營一脈相承的了。」

玄機子道：「我早就說這個人留不得，可惜我們的頭兒愛才若渴。」

長孫無忌笑了。「你這樣一說，我知道你們的頭兒是什麼人了。」

玄機子一怔，道：「你喜歡胡思亂想，誰能夠阻止？」

長孫無忌道：「能夠支配練青霞的除了曹廷還有什麼人？」

玄機子只是冷笑，長孫無忌接道：「我們亦早巳經發現這個人有些特別。」

「廢話——」玄機子又一聲冷笑。「你們還是少在我面前賣弄玄虛。」

燕十三淡然道：「我們要知道的其實只是一件事，歐陽天聽可是在這裏。」

玄機子道：「在這裏。」

燕十三笑了。「那就是不在，解決了你們這些人，我們便立即趕赴京師。」

玄機子忽然問：「你是玄機子還是我是？」

燕十三笑道：「看透了玄機，你這個玄機子當然巳難再成為玄機子。」

玄機子又呆一呆，突然一歎道：「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故弄玄虛，連我也上當了。」

燕十三道：「只要確定歐陽天聽並不在這裏，事情便很簡單。」

玄機子冷截：「不簡單——」木杖一探，迎面疾擊向燕十三，未到，三枚暗器便從杖中射出。

燕十三雙劍一抹，將暗器擊落。「瘋魔杖你也學會了。」

玄機子杖再掠，擊在地上，「鏗」然有聲，看似木杖，竟然是金屬打造。

燕十三一閃避開，道：「幸好我的見識也不少。」雙劍回攻向玄機子。

這也是事實，他若非看出這是瘋魔杖，不知道杖中藏有暗器，即使不為暗器所傷，也不會應付得像現在這麼瀟洒飄逸。

玄機子暴喝聲中杖勢狂風掃落葉也似，看他表面瘦弱，雙臂竟然有千斤之力，那麼沉重的一條鐵杖在他手中使來竟然是那麼靈活。

燕十三沒有閃避，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手中一雙寶劍的威力的了。

鐵杖擊在劍上，一斷為二，玄機子一驚之下身形亦一緩，燕十三的另一劍巳削進他的要害。

血飛洒，他的身子亦倒飛起來，一條壁虎也似釘在後面牆壁上，嘶聲道：「看來我又做錯了一件事。」

燕十三又說道：「這雙劍你應該留着的。」

「可惜只有這雙劍才能夠證明纖纖盈盈落在我們手上。」

「有些事是無須證明的。」燕十三人劍隨即撲上。

玄機子長歎。「以我的目光，竟然會疏忽了這樣的一雙寶劍，該死——」

長歎聲中他離開了牆壁，一雙斷杖迎頭擊向燕十三，他雖然身受重傷，但全力一拚，聲勢也不是尋常可比。

燕十三沒有退避，他是要速戰速決，纖纖盈盈的死也令他的人變得有些衝動。

杖劍交擊，杖一斷再斷，燕十三風車也似在玄機子頭上滾過，雙劍帶起了兩道血虹，玄機子的頭同時飛滾開去，無頭的屍身撞在地上。

燕十三走勢未絕，直衝向牆壁，雙脚點在牆壁上才借力倒飛回來，離弦箭矢也似，飛射向兩個黑衣人。

長孫無忌這時候巳然與那些黑衣人戰在一起，他也是動了殺機，劍上用的全都是殺着，一碰上便連殺三人。

那些黑衣人却是悍不畏死的，繼續向長孫無忌撲擊，交錯飛舞，一隻隻奇大的蝙蝠也似。

長孫無忌沉着應戰，兵器以外還有暗器，密集攻來。

但都被他接下，燕十三一到，更就是如虎添翼，兩人連經戰陣，無形中巳經有一種默契，再加上燕十三一雙寶劍無堅不摧，那些黑衣人在兩人夾攻下，斬瓜切菜也似的，一個接一個倒下。

倒到了最後一個却也寧死不退，長孫無忌一劍將他劈為兩邊才鬆一口氣。

「這些簡直就不是人。」他隨即說出這句話。

燕十三道：「他們可以肯定不是一般倭奴，而且經過嚴格的武功訓練，視死如歸。」

「除了將他們殺掉，沒有其他好辦法了。」長孫無忌目光轉到燕十三面上。「燕兄也所以大開殺戒。」

燕十三道：「我們也是瞎打誤撞，跑到來這兒，揭破了這個秘密。」

「玄機子仍然留在這兒可見得他們暫不想放棄這一番心血，若非我們來得太突然，他們又推測錯誤，這個秘密一定會繼續保留，中原的武功秘密再下去也所餘無幾的了。」

「但可以肯定，他們仍然以為他們的武功更高明，否則也不會以之訓練神武營的人。」

長孫無忌聽着一聲歎息。「他們的勢力眞的巳伸展至神武營？」

「到這個時候，我們不相信也不成的



了。」燕十三吁一口氣。「也總算還是時候。」

長孫無忌道：「現在我倒是有些担心練青霞的了。」

「她也是聰明人，又累積相當經驗，一定會暗中仔細調查，搜集證據的。」

「但她性子急，最怕就是一時忍不住氣，單刀直入向曹廷追問究竟。」

燕十三皺眉。「果眞是這樣，曹廷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到我們調查，當然更加困難了。」

長孫無忌道：「所以我實在希望看錯，練青霞一如你所說，非常冷靜，只是在以他的聰明智慧經驗暗中調查，到我們找到去，她巳經有足夠的證據，只等我們同心合力將倭寇殲滅。」

燕十三微喟。「若是問我的希望，倒是希望根本沒有倭寇這回事。」

長孫無忌苦笑道：「由江湖爭霸轉變到國家安危，無論誰也不想的，這件事若是處理不當，也不知有多少無辜百姓會遭殃。」

燕十三說道：「目前我們必須趕赴京城。」

「你是担心玄機子在準備對付我們同時巳經着人將消息送出去。」

「絕對有可能。」燕十三仰首道：「不管他們怎樣將消息送出，我們也想盡全力趕赴，若是能夠搶在他們的消息之前，總是好的。」

長孫無忌轉身往外奔出，燕十三的動作一樣輕盈，可是他們的心頭同樣沉重。

無須玄機子證明，他們現在亦巳經肯定那些的確是倭奴，與神武營的確有聯繫，曹廷正如他們預料的，並不是好人，而且很早便巳經與倭寇勾結，野心頗大。

以曹廷的勢力，若是與倭寇勾結，一旦時機成熟，突然發難，大明的江山固然可慮，現在再加上歐陽天聽的毒氣，除非及時阻止，否則，又不知是怎樣的一場災難。

曹廷的秘密一直無人得知，可見老謀深算，城府很深，連久在京城的長孫無忌也難免震驚，人在江湖的燕十三更就不在話下了。

越清楚曹廷的勢刀，燕十三便越担心，以長孫無忌的身份，實在難以與曹廷對抗，除非得到當今天子的支持。

當今天子却還是一個大孩子，是非黑白亦未必分得清，連長孫無忌對他也沒有信心，又何況燕十三？

× ×

歐陽天聽並不認識曹廷，可是第一眼看見曹廷，還是看得出這個人不比尋常，肯定這個人就是那些人的頭兒，自己的命，也就握在這個人的手上。

他着見曹廷，人巳在神武營中。

一路上，那些人對他都極盡小心，除了不給他行動的自由，其他全都是最好的享受。

他知道自己是什麼地方重要，也着出那些人沒有一個能夠作主，所以什麼也不多說，只等看見他們的頭兒才再作打算。

京城在他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一入神武營還是吃一驚。

神武營防衛的森嚴遠在他意料之外，他甚至有一種感覺，以為巳進入大內禁苑，然後他終於肯定不是，却深信這個地方一定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侍候他的那些人沒有告訴他什麼，他也沒有多問，既然知道自己的重要他當然不會跟一些不能作主的人廢話，從那些人對自己的態度，他巳經肯定絕不會有生命危險，除非他不肯合作。

現在總算到了談條件的時候，但一無所知他還是只有保持沉默，等對方先有所表示。

看見歐陽天聽，曹廷便堆起一臉笑容，歐陽天聽看出這是眞的笑容，並不虛偽，一顆心也所以完全放下來。

「辛苦歐陽先生了。」曹廷劈頭就是這句話。

歐陽天聽立即問道：「未請教高姓大名。」

「曹廷——」

歐陽天聽「哦」一聲，對曹廷這個人他顯然並非毫無印象，一頓接問：「這裏莫非就是神武營？」

「正是——」曹廷笑容更盛。「歐陽先生對朝廷的情形原來也知道不少。」

「但也不多。」歐陽天聽接問：「曹大人既然派出得意弟子練青霞南下對付我，何以又從練青霞手中將我奪回，不遠千里，送到這裏？」

「練青霞南下是朝廷的主意，本座請歐陽先生北上却是本座的主意。」

「練青霞全力對付我，不惜借助燕十三，原來與閣下一些關係也沒有。」

「她必須盡全力才能夠將閣下找出來，用什麼手段也無可厚非，閣下一天不出現，我們一天不能夠好好的坐下來，好好的談談。」

「曹大人以為這樣壞了我的大事，我非獨不會生氣，而且很高興？」

「歐陽先生本來所為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事，所以雖然被破壞，到頭來還是一定會很高興。」

「曹大人明白我在做什麼？」

「爭霸武林之外，歐陽先生難道還有什麼更大的心願？」曹廷笑問。

「武林人能夠爭霸武林，巳經很滿足的了。」歐陽天聽「嘿嘿」的一聲冷笑。

「歐陽先生以毒氣對付武林中人，與武力鎮壓並無分別，他們是必找尋破解毒氣的方法，要想高枕無憂，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然則閣下又有何高見？」

「本座既然有意借助歐陽先生的大力帮忙，當然絕不會虧待歐陽先生，事成之後，歐陽先生便是一個國師，總領天下武林。」

歐陽天聽雙眉一揚，沉吟道：「我也曾聽說朝廷有國師一職，被聘天下第一高手，除了保護禁宮的安全，還表示朝廷無意輕視武林中人，只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武林中人受聘進京。」

曹廷微笑。「武無第二，武局中人一想到受聘進去，必然成為衆矢之的，難免有些心寒，你說眞正一身武功天下無敵的人，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歐陽天聽點頭。「到現在武林中的確還沒有所謂天下無敵的武功。」

曹廷接道：「歐陽先生的毒氣殺傷力至大，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化解，說是天下第一，亦無過譽。」

歐敵天聽道：「唐門以毒藥稱雄武林，用毒亦可以說是武功的一種。」

曹廷笑接：「再有朝廷全力支持，封歐陽先生爲國師，總領天下武林，又有誰敢反對？」

歐陽天聽道：「天下之大莫非皇土，既然是皇上旨意當然不會有人反對的。」

曹廷道：「既然歐陽先生同意，我們便一言爲定。」

歐陽天聽接問道：「曹大人要我怎樣做。」

「就是煉製毒氣，以足夠的份量控制京城，生命爲要脅，要當今天子妥協。」

歐陽天聽一怔，搖頭：「曹大人若是以這個辦法要當今天子讓出大權，只怕並不容易。」

「當然，他們大可以陸續撤出，待危機過去，又重新收拾局面。」

歐陽天聽道：「然則曹大人目的並不是在天子大權的了。」

曹廷道：「我只是明白得天下必須要一番苦功，武力是在所難免。」

歐陽天聽心念一動。「曹大人背後是另有勢力支持的，看準機會，大舉進攻的了。」

曹廷點頭。「不瞞歐陽先生，正是如此。」

「曹大人借助的莫非是東瀛大軍？」

「歐陽先生果然是聰明絕頂。」

「彼此——」歐陽天聽笑接道：「若是我推測無誤，曹大人只怕也不是中原人氏。」

曹廷笑問：「何以見得？」

歐陽天聽道：「我多年來爲製煉毒氣，走遍天下，亦曾東渡東瀛，對當地的民風習俗等等，多少都有一些認識，曹大人話雖然說得字正腔圓，到底還有多少分別，加上其他特徵，不難想像。」

曹廷道：「歐陽先生不簡單。」

「曹大人處心積慮，費煞苦心了，」歐陽天聽搖搖頭。「就是這一份苦心恆心，已不由人不佩服。」

曹廷道：「正如歐陽先生的製煉毒氣，又何嘗不是費盡苦心。」

歐陽天聽道：「我們能夠聚在一起，亦未曾不是一種緣份，只怕曹大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曹廷搖頭道：「歐陽先生雖然是中原人氏，却是另一種人，不比一般。」

歐陽天聽道：「曹大人既然容得下，我也無話可說了。」

「好像歐陽先生這種天才，難得一見，日後借助的地方正多着。」

歐陽天聽道：「我要先聽聽曹大人的計劃。」

「當今天子還是一個大孩子，思想既未成熟，當然談不上有什麼主見，大小事情向來都是由常德郡主決定，這個常德郡主其實一個普通的女人，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曹廷大搖其頭。

歐陽天聽接道：「這還不簡單，幹掉這兩個人不就是可以了。」

「錯了，歷代皇帝難得英明，大都是平庸之輩，却除非氣數已盡，否則總有一批賢臣扶持左右，替他將朝政弄得差不多，這批人要對付他們的方法，只有將整個朝廷滅掉。」

歐陽天聽道：「這就是你的計劃？」

曹廷搖頭。「本座先要將毒氣秘密收藏在京城中，要脅朝廷將沿海各有的官兵撤離。」

歐陽天聽恍然道：「然後你們的人便從沿海各省入侵，一舉而得天下。」

曹廷道：「正是這意思。」

歐陽天聽道：「看來你們已經有了很周詳的計劃？」

曹廷道：「我們的計劃本來是裏應外合，可是到目前爲止，仍然找不到適當的機會，幾次嘗試從沿海發動攻勢都馬上被擊退，根究乃是經過多次的浪人入侵，沿海的防禦工作已經做得很周到，不容易對付的了。」

「以你的權力也不能抽調沿海的官兵離開崗位？」歐陽天聽接問。

曹廷搖頭道：「本座的權力還未到這個階段，神武營以外，本座意見若是出得太多，也遭到非議。」

歐陽天聽喃喃道：「朝廷的事情實在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很多。」

曹廷目注歐陽天聽，微笑。「其實也不太複雜，歐陽先生只是不習慣。」

歐陽天聽沉吟着。「總要習慣的。」

曹廷接道：「歐陽先生日後要控制的只是武林中人，當然也會輕鬆得多。」

歐陽天聽打了一個「哈哈」。「能夠武林稱霸，我已經很滿足的了。」

曹廷笑問：「然則歐陽先生打算什麼時候開始煉製毒氣？」

歐陽天聽道：「曹大人雖然將一直替我煉製毒氣的匠人都弄到京師，但所有工具都要重提添置，總要一段時間才能夠開始。」

曹廷道：「神武營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歐陽先生只要吩咐下去便成。」

「海鹽的供應又如何。」

「這更就簡單了，本座可以直接向有關方面提取，只要數量不太多。」

歐陽天聽笑笑。「那曹大人要花些心思了，由海鹽提煉毒氣已經不是秘密，而且數量也實在不少，一個弄得不好，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

「你是說長孫無忌燕十三？」

「我看他們很快便會追到京師來。」

「他們已掌握了什麼綫索？」

「也許，還有他們的運氣一直都不錯，就是突然找到來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歐陽先生放心。」曹廷笑了笑。「本座的運氣也是一向不錯的。」

歐陽天聽道：「那曹大人現在最好吩咐下去，收集大量的海鹽。」

曹廷道：「若是這個也弄不好，也休想歐陽先生全力爲本座做事了。」

歐陽天聽只是笑，對曹廷的實力他的確是仍然有些懷疑，海鹽以及有關毒氣提煉的地方工具，正好是拿來一試。若是曹廷一如所說的勢力龐大，這應該很快便能夠解決。

曹廷又怎會看不出歐陽天聽的心意，他也早已知道要歐陽天聽信服必須顯示自己的實力，所以在歐陽天聽到來之前，便選擇了地方以備煉製毒氣之用。



那個地方原是用作訓練來自東瀛的武士，包括語言，一般的禮節以至武功，以便他們能夠混進神武營，追隨他左右。

一個這樣的地方當然要非常秘密，所以曹廷選擇在城東十里的山上建造了這座避暑山莊。既然是拿來避暑的，選擇的地方當然可以偏遠一些，曹廷在山下周圍還弄了其他幾座小小的莊院作爲掩飾。

由於在城外，那些來自東瀛的武士進出也方便很多，到他們可以進入京城的時候，與一股中原人氏也沒有多大分別了。

建造燒窰的材料可以假借山莊要擴建，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海鹽方面，頗成爲問題。

曹廷的心腹手下盡出，可以用的理由都已用上，到處搜購海鹽，盡可能不在京城之內。

他可以說考慮得很周詳，但那樣搜購海鹽，鹽商還是不免要立即補充四處張羅，若是有人要從海鹽追查是否歐陽天聽仍然製煉毒氣，這便已是一條很好的綫索。

曹廷並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追查這條綫索的也不是別人，正是練青霞。

離開了燕十三長孫無忌他們，練青霞便趕赴京城，開始的時候除了疑惑，她還有一股衝動，打算一入京城便直闖神武營，追問曹廷，可是一路走下來，終於心平氣和也考慮到她若是這樣做，只有將事情弄得更糟，曹廷與事情完全沒有關係固然好，否則連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他們的印象中曹廷一心家國，神武營的大量訓練人才曹廷可以說居功至偉，正如她，若非曹廷的獨具慧眼，現在還不過是一個京城小捕頭的女兒。

可是神武營的武功竟然與東瀛倭奴接近，實在大出她意料之外。

曹廷是否知道那是東瀛的武功，神武營中是否暗藏着倭奴，那些倭奴眞正的目的又是什麼，只要一想到這些問題，練青霞便不由煩惱起來。

歐陽天聽的落在倭奴手中使事情更趨嚴重，那絕對可以肯定已經不是爭霸武林這麼簡單。

到了京城，練青霞沒有回神武營，用她的方法追查毒氣與歐陽天聽的下落，她很聰明，由海鹽開始着手調查，那到底是煉製毒氣的主要材料。

可惜她是由京城開始調查，所以到她在京城外找到綫索已經浪費了一段時間。

燒窰這時候經已築好，煉製毒氣的工具已經準備妥當，歐陽天聽藥物也已經弄成，煉製毒氣的工作可以開始的了。

經過多次的失敗，歐陽天聽可以說已能夠完全掌握煉製毒氣的技術，再加上曹廷的全力支持，一切工具都是最好最完善，煉製毒氣進行起來當然是非常順利。

曹廷的避暑山莊遠離京城，無論他在山莊內幹什麼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燒窰盡管有烟硝冒出，周圍既沒有居民，當然也不會帶來什麼不便的了。

練青霞却就是看見這些不停冒出來的烟，更加肯定。這時候已經接近黃昏，她人就在避暑山莊山下不遠的一個樹林中。

除了她，還有嚴拾生。

嚴拾生一直在跟踪着她，無可否認也是經驗累積，差不多到了京城才被她發現的。

她也不太意外，只是以她的反應敏銳竟然不知道嚴拾生的追踪，難免有些挫折的感覺，亦明白主要是心神恍惚，未能集中。

她沒有叫嚴拾生離開，一來她知道嚴拾生的牛脾氣，在未有一個結果之前就是趕也趕不走，除非是將他殺掉，二來她突然有一種孤獨的感覺，需要有人從旁協助，嚴拾生的出現正好是時候。

事實證明，嚴拾生在很多地方都起了帮忙作用，打聽消息方面更就另有一套。

現在他們置身這座樹林也是嚴拾生選擇的，他就是有這個本領，知道選擇什麼地方不易爲人注意，什麼地方適宜監視。

看了那些烟一會，嚴拾生終於開口：「若是我沒有看錯，那應該就是煉製毒氣散發出來的烟。」

練青霞早有同感，道：「你應該沒有看錯。」

嚴拾生沉吟着接問：「那你打算怎樣，是不是要到山莊去看看？」

練青霞道：「只有這樣才能肯定。」

嚴拾生道：「一個人？」

練青霞說道：「山莊附近必然監視嚴密。」

「不用多說，我承認是沒有你那麼好的身手，跟着去很容易被人發現。」嚴拾生接道：「爲了你的安全，我還是不進去山莊的好。」

「這是一個原因，最重要還是我若是被發現，還有你可以將消息送到燕大哥長孫無忌手上。」

「他們？」嚴拾生想想沒有說下去。

「他們不是已經進京，你已經跟他們連絡上？」練青霞反問。

嚴拾生點頭。「原來你已發現了。」

練青霞笑笑。「跟你相處這麼久了，你的行事作風怎樣我難道還不清楚？」

「就是不太清楚。」嚴拾生亦笑笑。

「姓燕的不錯已到來，在街道上當眼的地方留下暗記要我跟他會合，可是我昨天才發現，跟着便要跑到這兒來，只來得及留下暗記，告訴他我隨時會跟他連絡。」

練青霞輕「哦」了一聲。「原來是這樣。」

「你既然發現了，我也不瞞你，聽我說——」

「最好跟他們會合才採取行動？」

「正是這樣。」嚴拾生接道：「反正這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練青霞搖頭。「你是不明白的了，曹廷非獨對我有救命之恩，還是我的師父，我一身本領也是他教的。」

「你是不想看見這麼多人聯手來對付他？」

「不，我這個人做事很有原則，只是到現在爲止，我仍然不相信他是一個會出賣國家民族的人。」練青霞深吸了一口氣。「我先要弄清楚這件事，完全確定了還要找一個機會跟他好好的談談。」

（未完・廿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可飛・圖

#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瑤安排了霍小腰和她的師兄演唱雙簧，韋青聽得噁心走了，回到家裏，知道孫大德被囚在萬里家裏，正在設法和莊前柳、小金魚商量援救，萬柔來報訊孫大德尚未被證實是殲滅「天九排」的兇手，暫不要去打草驚蛇，以免暴露，不久，萬里把他無罪釋放。萬柔的身份和表現總不比小腰差，莊前柳破壞了韋青和小腰的友情，想利用這機會爲韋青、萬柔撮合，又來做做扯皮條，但未成功，韋青對小腰未忘情，聽孫大德的口風，再試探莊前柳，證實小腰將爲劉家媳婦，仍未相信，找小腰見她冷冷清清，蕭瑤又將他趕走，對小腰仍依依不捨……

## 憑利慾薰心　誰管生與死

小子喜說：「我也不知道，你走了不久，他忽然上了船，你的部下趁機奪鎗，被他擊斃……」

焦慎初說：「妳怎麽能制住這頭老狐狸？」

「我故作摔倒，摸到了床下鞋中的鎗，又趁機踢了他一個滿臉開花，他顯然低估了我！」

「不錯，若非低估妳，妳總是會吃虧的！」

此刻郝振鵬雙手被銬在背後，仆在地上。

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這話眞是一點也不錯。他有數百萬的身價，到上海去作寓公，今生不愁吃穿，却不此之圖，而在此胡作攪亂整，不知目的何在？

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他犯了一個貪字，正是所謂：貪心者雖富亦貧，知足者雖貧亦富。

他現在是不是後悔了呢？至少他不該冒然上船，應該在他自己的船上多作觀察。他手中有阿秋，那計劃若成功，能立即發個不大不小的財。

他仆在地上，相信焦慎初和小喜子巳纏在一起，而他的部下八成巳沉入江底餵了王八。

這一切都被郝振鵬另一艘船上的阿秋看到。

她被關在小艙房中，日常生活所需，應有盡有，只是不讓她自由，僅是偶爾由郝振鵬陪她到艙面上透透氣，看看江景。

今天傍晚郝振鵬在船面上用望遠鏡看到焦慎初艇上的動靜，正好小窗房中的阿秋也在小圓窗內外眺，也正好看到焦慎初下船而去，不久郝振鵬摸上了船，且發現郝的另一個部下，也就是囚禁章九如那船上的一個助手，和郝一起上船，在上面警戒。不久，焦慎初的艇上傳出鎗聲。

由于在艙面上警戒的郝之部下向艙中窺伺之後未有行動，阿秋自然猜到被殺或負傷者必是焦慎初的人。



只是阿秋絕對沒有想到小喜子也在船上。

後來又發現有小划子接近焦慎初的船，且有人向小划子上射擊，由于天巳黑看不清，直到那船上戒備的漢子被小划子上的人射傷右肘，無法用鎗，小划子才靠上去，人也上了船。

此人上船第一件事就是把這負傷的漢子踢入江中，由于船上艙口有一盞馬燈，阿秋看出，此人極似焦慎初去而復返。

阿秋和郝振鵬一樣，既貪又狠，不知適可而止，她十分好奇，也雄心勃勃，更想報以前被鎖在章、郝一起作洩慾工具之仇。

於是她把看守她的老陳叫來，此人四十左右，名叫陳登，如果僅就身手而言，不輸郝振鵬，可惜一個大字不識，所以在他作偵緝隊長時，他在隊上只是跑跑腿，類似一個傳令兵角色。

「阿秋姑娘，有什麽事？」

「你的主人恐怕有難！」

「妳胡說什麽？」

「郝振鵬上了不遠處的一艘遊艇，而剛才也傳來了鎗聲，諒你巳經聽到。」

「我確實也聽到了鎗聲，只是我没有看到郝上了那艘遊艇，我只是用划子把他送到另一艘船上！」

「怎麽？郝振鵬有兩艘船在這兒？」

「不錯。章九如被囚在那船上。」

阿秋心頭一噱，說：「章九如怎麽會被囚在那船上？」

陳登大致說了。阿秋說：「老郝必然凶多吉少，你既爲他的死士，能袖手不管嗎？」

「誰說我會袖手不管？」

「你怎麽管？那船上的人是焦慎初，就憑你這一套？」

「媽的！妳可別狗眼看人低，焦慎初有什麽了不起？這怪我没唸過書，所以郝爺没有重用我！」

「你是說敢去救他？」

「爲什麽不敢？」

「萬一你出了岔子，連個援手的人都没有。」

「我一個人就够了！姓陳的不是搭漿縮水的貨色。」

「陳登，也許你眞有一套，但我估計，那遊艇上絕不止焦慎初一人，你要採取行動，要我帮你！」

「妳挺個大肚子有什麽用？」

「我挺個大肚子不能用拳脚，用鎗却不受影响！」

陳登想了一下自然不信任阿秋，他聽郝振鵬說過，阿秋十分狡詐，動心眼恐怕不是她的敵手，他說：「阿秋，我没有親眼看到郝爺上了那遊艇，光憑妳一面之詞，我不相信！」

阿秋說：「你當然可以不信，但我親眼看到他上了那遊艇，還有一人陪他去的，八成是另一艘船上的一個部下。萬一他們被擒或受了傷，這可就擱不得！」

陳登想了一會，還是搖搖頭，但爲了證實阿秋的話是否實屬，就把這船弄到另一船邊上了船，一看之下，在這船上看守章九的人果然不見了。

章九如也被關在艙內，陳登在門外說：「章胖子，這船上那位弟兄呢？」

「不知道去了何處？」章胖子說：「不久前附近有鎗聲，不知是怎麽回事？」

陳登有點信了，他回到另一船上，阿秋說：「怎麽樣，另一船上郝振鵬的部下還在嗎？」

陳登搖搖頭，說：「這事有可能，但我不能冒然過去，我要觀察一夜。」

「觀察什麽？」

「至少要證明焦慎初是不是在那遊艇上？」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

「如果焦慎初在艇上，郝爺十之八九上了那遊艇，而且可能陷在上面，我要去救他，如果那上面没有焦慎初，郝爺去幹什麽？」

「如果焦在那艇上，你如何救他？」

「來一次拂曉突襲。」

阿秋知道多說無用，先讓他證明了這件事再說道：「陳登，如果郝振鵬確巳陷在那艇上，多一人手絕對是多一份勝算的，但千萬不可魯莽，你如被擒，一切都完了……」

陳登不出聲，拏着望遠鏡自小窗中監視那遊艇，阿秋却上床睡了。

× × ×

黎明前，有人的敲艙門，把阿秋驚醒，她說：「陳登，幹什麽？叫魂哪！」

陳登在門外說：「我巳發現焦慎初在艇上。」

「在又如何？」

「我們來一次拂曉突襲，打他個措手不及。而且，我觀察一夜，似乎只有焦慎初一個人。」

「你是說我們？」

「對！妳說的不錯，多一個人總是多份勝算！」陳登說：「上了船，妳給我把風，我和他卯上！」

阿秋說：「你相信我了？」

「相信了七八分，因爲焦慎初也不會放過妳，所以我們合作對妳有利！」

「那就打開艙門吧……」

陳登操作小划子很內行，未弄出聲音，靠上遊艇時也未碰撞，這也是因爲江上無風，水波不興之故。

只是阿秋的大肚子很不方便，陳登小心翼翼地把她拉上遊艇。

他們躡手躡脚地走向艙口十分小心。

相信此刻正是人們最好睡的辰光，應不會驚醒。陳登輕輕下艙，當他踏上第三層艙梯，巳可望到微弱的燈光下床上的景物時，人家兩支鎗巳指着他了。

原來床上有兩個人，一是焦慎初，一是小喜子，兩人並不是瞧一頭睡，而且「打通腿」一頭一個，他們各持一鎗，艙面木板很薄，輕輕走也能聽到。

顯然他們是感覺遊艇盪動，然後聽到艙面上輕微的脚步聲有所準備而一頭一個的。

郝振鵬就被倒銬雙手，鎖在距床四五步外的鋼柱上。

昨夜可能焦慎初和小喜子賣力演戲欵待過這位「高賓」，而大飽眼福。

「眞是陰魂不散……」焦慎初冷笑說：「來救郝振鵬的吧？」

這工夫小喜子的鎗口又移向郝振鵬的

心窩。

「鬆手棄鎗，別動歪心眼，我知道你是郝振鵬的忠僕，在你的心目中你的小命不值錢，你主子的爛命才值錢！」

陳登的鎗掉下艙梯，焦慎初下床收起那支鎗時，艙口處火舌狂吞，「砰砰」兩鎗，焦慎初的右腕被射穿，手鎗脫手飛出去。

另一鎗把小喜子的鎗射落床下。

陳登一滾就到了床邊，檢起小喜子的鎗，這個援兵自然是阿秋了，她的鎗法比身手還好。

焦慎初被這兩個賺了，眞正是陰溝裏翻船，原因是他絕對未想到阿秋和郝振鵬在一起。

郝振鵬激動地說：「阿秋，妳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救星！快打開我的銬子！」

陳登向焦慎初要銬子上的鑰匙，阿秋說：「陳登，先不要急，應該先把焦慎初和小喜子銬起來才安全。」

陳登也以爲如此，找到另一副銬子，把焦慎初和小喜子銬在一起，拴在另一柱子上。

這工夫陳登自焦慎初掛在衣架上的衣袋內掏出了手銬上的鑰匙，要爲郝振鵬開銬子。

「陳登，把鑰匙丟給我！」

「我來開吧！」

「我看不必開了！」阿秋說：「鑰匙丟給我！」

陳登一驚，說：「阿秋，妳要過橋抽板？」

「就算是打落水狗吧！」阿秋冷笑說：「他在醫院找到了我，而我又大腹便便，怎麼求他都不成，非把我弄來關起來不可！過去的一段露水姻緣他早就忘了！」

陳登說：「阿秋，郝爺說過，如果妳肚子的孩子是他的，他決定收留，他幽禁妳，只是因爲妳的心眼太多，怕妳弄鬼罷了！」

「你倒會爲他說好話，姓郝的壞透了，我相信他收留我，必然另有企圖。」

「什麼企圖？」

「如我生下的孩子不是他的，他會以我的孩子向三大亨敲詐勒索，會分別對他們說這孩子是他們的，以便弄錢，因爲三大亨除了劉永泰之外，都沒有兒子。」

郝振鵬心想：這女人還眞不單純，居然猜中了我的大計劃，不過這計劃都巳經完了，他說：「阿秋，妳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

「噢？」

「我一定要妳上船，完全是爲那孩子着想，至于幽禁妳，只是怕你太招搖，因爲揚州只有這麼大，而妳的敵人却有好幾撥——」

「去你媽的！你的心會這麼好！眞是你們祖墳上冒了黃烟。」阿秋又說：「陳登，你是聽話還是要作一個以身殉主的英雄？」

陳登手中有一支剛在地上撿到小喜子的手鎗，只是倒握着鎗身而巳。但是此刻他却不管這一套，另一手把它掉轉過來就射。

「砰」地一聲，在艙中開鎗由于聚音之故，比外面更響，阿秋這次爲了自己的安全，可不會再射陳登的手鎗，而是一鎗正中心窩。

此刻焦慎初的右腕上有個彈空，他用左手扼住上部，仍在流血。

「焦慎初，這一次在你來說，算是一脚踏空，合該倒楣！你本是走路不留脚印的人！」

焦慎初是聰明人，此刻絕不出聲。

× × ×

阿秋上了艙面，進入郝的另一船艙之中，自門上的小孔中望進去，章胖子正在走來走去，原來他也聽到鎗聲，此刻聞聲向小孔中望來。

「章胖子，別來無恙……」

「妳……妳是阿秋？」

「正是，看來你的運氣不錯。」

「這話怎麼說？」

「又遇上了我呀！」

「這……是……是的！阿秋，可以放我出去嗎？」

「我就是來放你的！」

章胖子有點意外的驚喜，說：「郝振鵬呢？」

「他呀！被拴起來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剛剛聽到鎗聲。」

「說來話長！」阿秋還是大致說了一遍，因爲她如今連個帮手都沒有，還挺着個大肚子，而章胖子雖也不怎麼可靠，她以爲總比郝、焦二人好調理些。

章胖子大罵郝振鵬，說：「阿秋，姓郝的不是東西，好歹我和他也共過患難，他居然又囚禁了我，而他對妳更不夠意思，妳打算如何處置他？」

「我有個構想，一個很不錯的構想。」阿秋說：「只要你不再對我生貳心，咱們可以發筆大財！然後立刻離開這是非之地！」

「一定，一定！」章胖子說：「就算念在那一段情份上，我一文也不要，也會帮妳完成你的構想。」

「胖子，我實在怕了，人心不古，爾虞我詐，我不能不防着點！尤其我的身子不方便，只不過有一點我相信，你今後再也不會作對不起我的事了。」

「我本就沒有作什麼對不起妳的事。」章胖子說：「只要妳不嫌我比妳大了二十幾歲，我……」

「其實年齡大小也沒有什麼，只看你是不是眞心對我好，而現在我告訴你這件事，你一定會的……」

「什麼事？阿秋？」

「其實，這孩子不是郝振鵬的，是你的……」

「這……」章胖子說：「前此，妳不是說是郝振鵬的？」

「我是說過，只不過當時是爲了求生存，騙騙他而巳！」

「這孩子眞的是我的？」

「我是記很得清清楚楚地，絕對錯不了！」

「那太好了！想不到我章九如老來得子！」

「才四十六七歲，怎麼能算老。」阿秋嘆口氣說：「只要我這次的構想能順利成功，估計能弄一百萬之譜，咱們就該收



收心了！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爲什麼不享點清福。」

「阿秋，這話我是一百個同意，我活了這把子年紀，居然沒有妳看得透徹，就這麼辦，我是完全聽妳的！」

「九如，眞有同心協力之意，就發個誓吧！」

章九如舉起一手鄭重其事地說：「過往的神明在上，我章九如要是背叛阿秋，就叫我死兩次……。」

「成了！」阿秋爲他開了艙門，研究這個發財致富的構想。

然後，他們過去把屍體清理了，把艙中洗淨。

× × ×

小葛和小范又出現于韋青的住所，說：「韋爺，有點鷄毛蒜皮的事，又不能不向您報告。」

小金魚說：「你們兩個認爲是值得報告的，大概就不是鷄毛蒜皮的事兒。」

小范說：「小金魚妹子，我們眞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很重要？只聽牛經武和劉永泰私語，說是阿秋手頭上有幾件寶貝要招標！」

「寶貝？」韋青皺皺眉頭，說道：「這個女人的噱頭眞多！她手中會有什麼寶貝呢？」

「小范，要更正一下。是『活寶』而不是『寶貝』！」

「對對！」小范說：「是『活寶』，不是『寶貝』！」

莊前柳說：「既是招標，絕對不僅僅牛、劉兩家獲得招標通知，萬里也應該接到一份招標通知才對！」

韋青點點頭，小金魚說道：「這麼說，盧卿也算一份，她是不是也應該接到一份？」

「對，是應該。」莊前柳說：「照理說，韋青也算一份對不對？爲什麼沒有收到招標單？」

「是啊！爲什麼？」

「第一，阿秋最忌憚的就是韋青，其次，這幾撥人當中，手頭最不富裕的就是韋青，所以阿秋沒有發給他。」

小金魚說：「各位能不能猜出來，是什麼活寶？」

「八成是幾個重要人質！」韋青說：「只是猜不出是誰？」

莊前柳說：「這可以想像，這人質如不是牛、劉和萬里等人所有興趣的，阿秋豈不是白忙所以我猜想不是郝振鵬必是章九如，或者是他們兩個！」

小八子說：「媽媽的！這兩個人渣子能算是活寶？」

「你知道麼？」莊前柳說：「他們是人渣子才是活寶，反之，就不值錢了！」

小金魚說：「小葛，小范，我們猜得對不對？」

「八九不離十兒！」小葛說：「我們聽到牛、劉二人私談，特級寶出價五十萬，一級寶兩個，各三十萬。」

小金魚說：「這不是一百一十萬？」

莊前柳說：「阿秋這個女人眞是渾！她在玩什麼名堂？她眞以爲錢是那麼好弄的？」

「小范、小葛，請再探一下，到底都有哪幾方面的人？詳情如何？由小金魚和小八子掩護你們！」

此刻萬里和苗玉堂也在研究，苗玉堂說：「萬爺，是不是阿秋的孩子巳經生下來了！把孩子當作活寶，待價而沽？」

萬里搖搖頭：「如果要以孩子弄錢，她不必招搖，大可一個一個地談，只要是和她有一手的人，都會要那孩子的！」

就在這時，門房拿了一封信在門外說：「老爺子，這是門外丟進的一封信，好像不是郵差丟入的。」

苗玉堂接過打開，交給萬里。內容大致是這樣的，他們手中有幾件「活寶」，最值錢的一件是焦慎初，另外幾件不久自知，到現場可按其身價標價，如有意，應帶來支票及私章。

其次是參加投標的不能超過兩人，必須按規定去作，不然就會取銷。

最後具名的是阿秋，當然，萬、苗二人都不信一個阿秋有這麼大的胆子，必然有人撑腰。

萬里仰頭想了一下，說：「焦慎初能算是活寶嗎？」

「算！」答話的居然不是苗玉堂，而是門外的一個身胚瘦削，有絡腮鬍子的中年漢子。

苗玉堂一閃，擋住萬里，鎗巳在手。眞正的心腹死士，就是這樣子，在緊要關頭，自身的安危微不足道，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主人。

「別緊張，我是海虹……」

萬里失聲說：「原來是小海，七八年不見，鬍子這麼長，居然沒有看出來，玉堂，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夜遊神』海豚，是眞正的神鎗手……」

苗玉堂上前熱烈地握海虹的手，不由面色微變，原來海虹手中有一支「掌心雷」。而海豚自進入二人的視綫，一切動作似乎都在他們的監視中，甚至，海虹出聲說話時，雙手揚起，清清楚楚地，雙手中什麼都沒有。

也就是說，僅在十秒鐘不到，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鎗巳在手，苗玉堂本有輕視之心，此刻立生慚意，眞正是眞人不露相啊！

海虹打了個哈哈，萬里笑着說：「玉堂，現在你該看出一點了吧，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苗玉堂臉上微紅，看了萬里一眼，僅僅是這麼扭頭一瞥，回過頭來的檔口，「掌心雷」巳不在海虹手中，不知到那裏去了。

「海老弟……」苗玉堂擁抱着海虹，拍着他的背部，佩服的說：「我苗玉堂服了你！」

「這就不敢當了！」入廳落座，苗巳吩咐下人速速準備酒菜爲海虹接風。

萬里說：「小海，這些年來你在什麼地方，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

海虹說：「不瞞大哥說，我在裏面蹲了五年……」

「是什麼案子？」

「刦殺！」

「憑你的機智和身手，似乎不大可能。」萬里說：「在什麼地方？」

「太原！」海虹面色一沉，說：「有

道上的人插手，要不，萬大哥你想我會井麼蹩脚？」

萬里說：「道上的？什麼人？」

「侯七……」

「他？」萬、苗二人同時失聲，苗玉堂說：「他就在揚州！」

海虹說：「這可眞是寃家路窄！他在什麼地方？」

苗玉堂說了侯七在盧卿身邊以及盧卿的來歷等等。海虹冷冷地說：「揚州是我們最後對決的場所！」

他不說「我非殺此人不可」，也不說「姓侯的逃不出我的手掌」，而說必然在此對決，萬里連連點頭，嘉許他的深度。

海虹已經不是以前的「夜遊神」海虹了。

這工夫酒菜已陸續上來，苗玉堂親自把盞敬酒，萬里說：「小虹，剛才我說焦愼初能不能算是活寶，你說算！你怎麼知道焦愼初這個人？」

「說來也很巧！」海虹說：「故宮失寶事件，道上的人不知道的甚少，而秦璽在揚州出土，更是無人不知，小弟到揚州來，第一是來看看萬大哥，其次是來湊熱鬧，看看是不是眞有秦璽？」

苗玉堂說：「根本就是瞎扯完全是謠言……」

「本來我就不信！」海虹說：「一到揚州，住在來福客棧中，無意中發現了一件秘密……」

「甚麼秘密？」

「那就是和焦愼初有關的秘密事情，所以，我才說焦算是『活寶』！就是因爲這一點。」

萬里目光一凝，說：「小海，別吊胃口，快說嘛。」

海虹說：「易培基在揚州！」

「甚麼？」萬里一怔，又搖頭說：「這不可能他不會往這是非之地跑。」

「易培基這人我不認識，但我暗中偷聽一個姓梁的人和另一人密談，聽出這個姓梁的正是故宮失寶案的主角易培基。似乎和焦愼初本已連絡上，却又突然失去了連絡。」

萬、苗二人互視一眼，由這一點看來，那姓梁的人即使不是易培基，也必是易的心腹。

萬里說：「小海！你說焦是活寶又是甚麼意思？」

「試想，如果僅抓住易培基而逮不到焦愼初，又怎能坐實他的罪名，使他心服口服。」

「對！易固重要，焦愼初如被漏網，也是一件痲煩的事，但咱們抓這二人可不是爲官方效力，而是自易身上搾出油來之後再予以放血……」

苗玉堂看看萬里，這種話都能在海虹七八年未見的初來時說出，也就可見他們過去的交情了！

海虹說：「萬大哥，但願小弟來此能對你有點帮助！」

「一定會的。小海，我對你和對玉堂同樣地有信心！」

「這麼說萬大哥目前最急於到手的人是易、焦二人了。」

「這當然也不盡然！還有個韋青，應該說，韋青才是我的心腹大患！」

「這韋青又是甚麼來頭？」

「他是個專員，專找萬爺的漏子……」苗玉堂說了一切，但最重要的部份如大箱子，以及奶娘所知道的秘密等事並未說出來。

萬里點點頭，以爲他保留了重點不說，正合他的意思。

話題又回到招標的事上，萬里以爲，易培基要逮到，焦愼初也要「標」到。二人缺一不可。

於是投標的事派苗玉堂出馬，逮易培基的任務請海虹帶兩名得力護院負責。

× × ×

開標在船上進行，這主意是章胖子想出來的。當然，章胖子和阿秋二人來張羅這件大事，自然人手不足，原來章胖子還有幾個班底。

他不會光桿一個人南下的，除了已被韋青擊斃的波斯人之外，還有三個人，那是平津一帶頗出名的蔡氏三兄弟，蔡榮陽、蔡乾和蔡三。

這三人本是撈參的出身（撈海參、參通常在深水中，要水性好才行），除了水性好，玩槍也挺有兩套。近年來在上海作水老鼠（打撈沉船的潛水伕），且有點工夫。

招標船在江中央，這使萬里、牛、劉和盧卿的人，都打了個問號，但又不便退縮。

因爲船上的人曾把焦愼初弄到艙面上，讓投標的人在岸上看過、驗明了正身。焦愼初此刻的窩囊，就別提了。

首先上船的是苗玉堂和侯威。接着是牛經武的護院林羣山和潘堯，繼而是劉永泰的保鏢唐傳宗和蔡光。

最後，到達的，是盧卿的人侯七和花皮。

幾方面派來的兩人之中，以牛、劉的人手稍遜，但他們表面上是各幹各的，却等於是一伙的，加起來是四個人，所以也不算弱。

在艙中，主客見了面，只有阿秋挺着大肚子招待各路人馬，另外僅是一個拿烟倒茶的下人。

「苗總管，好久沒見了！」阿秋首先和苗打招呼，然後才和別人招呼。

苗玉堂說：「阿秋，搖身一變，妳已經是揚州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阿秋笑笑說道：「這還差得遠，回去代問老爺子好，不會太久，我會去拜訪他的！」

「會嗎？」苗玉堂淡然反問。

「一定會。」我沒有理由不去呀！」

有意無意地瞄了自己的肚皮一下，頗有奇「貨」可居的架勢。

其餘的人當然體會不到這微妙的語鋒和那頗有內容的肚上一瞥。

「牛、劉二位，也請四位代問好——」轉過身對侯七說：「侯爺，你親自出馬。這可眞是蓬蓽生輝呀！」

「姓侯的算甚麼？我說阿秋姑娘……我到底該叫妳姑娘還是某某夫人？」

「侯爺你隨便！」阿秋神色一整，說：「各位，與其說是投標，也不如說是拍賣，大家都是爽快的人，看了貨色就開價，出高價的人得標，且要當場開出殷實錢莊、票號的即期票子。」



衆人一齊點頭。阿秋揮揮手，那個倒茶敬烟的漢子立刻推開艙中厠所的門，清清楚楚裏面銬着三兩個人——焦愼初、小喜子和郝振鵬三人，侷促如轅下駒。

這三個人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焦身手鎗法可與韋、侯二人比美，素日自負，且受過較高的教育。郝幹過偵緝隊長，都是別人聽他擺佈。

至於小喜子，乃是一個著名紹興戲班的當家花旦，素日被班主捧在手心上，到處享受如雷的掌聲。

但是現在，他們被關在臭閧閧的厠所中。在打開門，衆人的目光射來的刹那，他們耳際好像響起了：「五號打簾子……七號送客啦……」的吆呼聲。那些目光簡直就是嫖客投注在妓女身上的目光。

這是奇恥大辱，終於難忘的事。

「這三件貨色中小喜子一名，她身爲紹興戲青衣花旦祭酒，姿色不惡，且手頭必有幾文。」阿秋說：「再說，此地戲約已畢，即將往高郵去演唱，由于她的同事和『跟包的』知道她和焦愼初相好，所以她一旦失踪，必然全力去找焦愼初，這筆帳就記到焦的頭上去了！」

焦愼初此刻幾乎氣得吐血。

「郝隊長嘛！這就不須我來介紹了！」阿秋瞟了郝振鵬一眼，說：「他非但在上海『會防局』出過鋒頭，在揚州也轟動過，而且由於他是藝專出身，對國畫和西畫，都有極高的造詣，尤其是仿造『八大』的作品，幾可亂眞，也算是一棵搖錢樹哩！」

郝振鵬低下頭去，他所給予阿秋的，今天她都奉還了他。

「所以我把他列爲第二件重要標的物！」阿秋說：「現在開始出價……」

焦愼初的底價爲四十萬，郝爲二十萬，小喜子也是二十萬。

焦愼初的價碼喊到五十五萬，無人再增加。這是萬里這邊出的價錢。郝振鵬的價碼喊到三十萬爲止。也是苗玉堂得標。

小喜子二十萬，一個也不加，原因可能是怕痲煩。阿秋說：「小喜子是個尤物，在這裏也不便明言！各位，如果只想買個女人玩玩，三十萬是絕對値的，侯爺，依我看你三十未娶，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對你是再適合不過了！」

小喜子大罵說：「阿秋，妳這個爛婊子！妳積點德吧！妳不會有好下場的！」

阿秋也不理她，說：「各位不再加了嗎？」

侯威說：「如果我們一毛錢也不花，我們三方面的人，每一方面都能分到一件貨色，又何必花錢？」

「花皮」拍手說：「對呀！我們爲甚麼要花錢標呢？只要抽個籤，誰抽到那個誰就認了。如果有人想要別人抽到的貨色，再花點錢也不遲呀！」

苗玉堂不出聲，侯七笑笑不答。牛、劉兩邊的人自也不會反對。似乎吃定了阿秋。

阿秋要是沒有把握敢來這一套嗎？

只不過苗、侯等人總以爲阿秋就算有伏兵在這船上，以這三方面的人數和身手來說，一定可以應付的。

「苗爺，侯爺……」阿秋淡然說：「毫無疑問，三方面八位來賓當中，就數着二位地位超然了！莫非兩位也想撿這份便宜嗎？」

苗玉堂說：「阿秋，以妳和萬爺的交情，根本就不該招甚麼標，應該把這幾個人送到萬府。萬爺必有厚賜，妳却並不這麼作。」

阿秋笑笑，說道：「能生擒這三位，可以想像費了多大的力氣。我有甚麼不對嗎？」

牛經武的心腹林羣山說：「是啊！以妳和牛爺的『私交』，也該先和牛爺打個商量！難道牛爺還會讓你白忙？」

阿秋又笑笑，似乎懶得答理，却對苗玉堂說：「苗爺，想必老爺子交待過，不超過預算，就統通標到手，對不對？」

「是有此交待，只不過苗某現在却以爲代價太高了！」

「怎麼？苗爺想白撿？」

「那當然不會！把人交給萬爺，請他自動打賞，這該多麼好？」

「苗爺，如果我希望照自己的方式進行呢？」

苗玉堂和侯威拔鎗，忽然「唰啦」一聲，這艙頂上落下一個鐘型鐵欄，下半部，也就是人頭多高的部份以下是鐵板，頂尖約三尺高的部位才是鐵欄。

看來很像個鳥籠。這是章胖子想出的主意。因爲這三方面派來的人，任何一方面的人都夠阿秋調理的。

厠所中的小喜子忽然大笑了起來，說道：「籠子裏的人比厠所中的人是不是好些？」

籠中的侯七、苗玉堂和侯威等，都是用鎗能手，此刻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爲阿秋已進入內間中。

就算在籠中跳起來自鐵欄縫中向外射擊也射不到阿秋。

這時內間又傳來了章胖子的笑聲。尤其有郝振鵬聽來格外刺耳，眞正是人生本無常，盛衰何可恃？

「我是眞的鄭重其事，本想正里八經地和各位談生意。」阿秋說：「這可不能怪我的不是？」

的確，不管她最後會不會來這一手，至少苗玉堂等想黑吃黑在先。

「到現在爲止，我還是不願抓破臉，因爲不久我還會和萬里見面。咱們就繼續談生意吧！」

林羣山說道：「咱們就籠裏籠外談生意？」

「如不這樣，我不早就挺屍就地了？」阿秋說：「請把票子開出來吧，請放心！絕不會因爲籠裏籠外談生意就漫天喊價，還是原價，多一毛也不要。」

所謂「城下之盟」，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吧？

即期票子開出，由那下人送給已在艙面上的阿秋，她看了一下，果是殷實錢莊的鐵票，立刻交待這個心腹去提現。

章胖子設想週到，投標時間安排在白天，爲的是立刻貼現，以免夜長夢多。

這人當然並不是個下人，而是淫賊彭奇的忠僕，後來阿秋支助他，在揚州住下

來。

此人既無彭奇之淫邪，也無阿秋之狡詐，算得是一個比較忠實的人。名叫做李鴻。

李鴻一走，艙內的蔡光就大叫說：「阿秋，妳到底是按的甚麼心？付了欵爲甚麼不交人放人？」

阿秋設道：「各位先別急，今天與會的人，沒有一位是單純的貨色，票子兌現才是一切敲定，那時才是交人、放人的時刻。」

苗玉堂冷冷地說：「阿秋，在揚州地面上，萬爺跺跺脚，還是能造成三級地震，奉勸妳可別玩花樣。」

「這怎麼會？」阿秋說：「苗爺，你自管放心！只不過費了一番心血，總不希望白忙一場！」

「花皮，」扯着破鑼嗓子說道：「阿秋，妳要是敢捉弄我們，可有妳瞧的！你姐……」

這工夫李鴻的小划子已沒於檣林之中，這工夫距錢莊票號打烊時刻已不足一小時。

此刻章胖子和阿秋在此船旁另一船上密議。這兩個人在一起，當然不會有好點子。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在夜霧中隱隱看到一艘小舢舨。上面有人大聲吆呼：「阿秋姑娘，一切辦妥……」

於是阿秋抬抬下顎，章胖子下艙（因苗、侯等之船的另一小艙，用工具開了海底門。江水迅速沉下。剛才在小划子上吆呼的就是派去提欵的李鴻。

而苗、侯等人的艙房由於稍高尺半左右，尚未進水，但阿秋和章胖子的另一艘船已離開了這船，同時揮揮手：再見了。朋友們，這是命中註定，在數難逃！」

回頭遠遠望去，那艘船的確在緩緩地下沉中，他們相信一個也逃不掉。等於一網打盡所有的敵人。尤其是阿秋，她最恨的是焦愼初，郝振鵬和苗玉堂，章胖子也是如此。

也就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敵人，才能一條心，合作無間。當然，他們之間只有利害關係，是沒有友誼的。

去逮易培基的海虹帶了幾名萬里的部下，按圖索驥，由於是晚炊時刻，天還沒黑，戒備鬆懈，兩個貼身侍衛發現他們時，急起應戰。

這兩個侍衛都算是好手，怎奈措手不及，未及防範，其中之一被海虹一掌砸昏，另一個被海虹帶來的部下制服。

易培基似乎不會武，也不會用鎗，束手成擒。

×　×　×

萬里正在鵠候兩撥派出的人，一撥是苗玉堂和侯威，接阿秋之請去投標，另一撥是海虹。

當然，這兩撥人出動後都有後援，苗的後援是郭奇和三個護院，但首先回來的却是海虹。

老實說，易培基雖重要，却因此人的紕漏太大，和他扯上關連未免招搖，只想利用一下而已。

海虹的身手萬里是十分信任的，却也未想到這麼順利，聽說海虹得手，就在密室內接見。

易培基十分泰然，是不是早知遲早會有這一天，才看穿了一切？

「這位可就是易先生？」

「正是易培基。」

「久仰大名。」

易培基笑笑說：「萬先生，慚愧！」

「易兄客氣！」萬里說：「易先生曾任敎育總長，雖僅兩週，即隨黃郛內閣總辭，但不論任期長短，總是担任過一任敎育最高主管。」

萬里自然知道，易本爲一師範學校敎員，能一躍而爲敎育行政最高主管，乃是有力人士力薦，也算是一件破紀錄的事。

易培基說：「萬爺派人要易某來此！不知……」

萬里笑笑說：「易先生難道不知道現在是四面楚歌？」

易培基居然仍是好整以暇，說：「當然，非但有文通緝，而且緹騎四出，捉拏於我！」

「所以易先生需要妥善的保護！」

易培基抱拳說：「多謝萬先生，只不過，萬先生目前是否也有隱憂？」

「我？」

易培基說：「萬先生也不會不知道四面楚歌吧！」

「請試舉一例如何？」

「韋青明是捉我，暗在捉你！」這句話說得極不客氣，根本不給萬里留面子。

萬里世故地笑笑，說：「在目前，局面已大有改變。」

易培基點點頭：「不錯，你可以把我當餌，來釣韋青。」

萬里說：「易兄如願作餌，咱們倒可以合作一下。」

易培基說：「願聞高見。」

萬里說：「韋青南下以捉拿易兄和焦愼初爲當務之急。其他是次要的事，一旦放出空氣，易兄在我的手中，而且戒備鬆弛的話……」

易培基說：「易某願與萬先生搭檔，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對！」萬里說：「擺平了韋青，你我的事就單純了！」

就在這時，郭奇回來了。

由海虹暫陪着（看守）易培基，萬里來到客廳，乍見郭奇一頭大汗已知道不妙，說：「怎麼回事，玉堂和侯威呢？」

郭奇抹抹臉上的汗：「萬爺，絕對沒想到……絕對想不到……」

「快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郭奇吶吶說：「我等後援，奉命不得接近阿秋的船，所以只能在岸邊監視，如果那船一開走，就採取行動，等了很久，發現阿秋那船的另一邊的另一艘稍小的船離去，由於船小被阿秋那船擋住，所以事先未看到，此船走後，阿秋那艘船居然沉了！」

「什麼，沉了？」萬里駭然站起，說：「玉堂在不在已沉的船上？」

「萬爺……誰也不知道……」

「萬里過去對下人一向是喜怒不形於色的，這一次實在是沉不住氣了！苗玉堂是他的肱股之才，苗玉堂果眞死了，就像砍去他的一臂或一腿差不多，所以驚怒之下，快逾閃電，「啪」地一聲，郭奇未見他晃動，就被一記耳光打退兩步。



郭奇原地轉了一記，跟他這麼久，今天才知道萬里的眞正實力，就憑剛才的速度，就連苗玉堂也難望其項背。

「萬爺，我說的是實話。」

「船沉得那麼快？根本來不及靠近去看個究竟？」

郭奇說：「不，萬爺，那船在下沉之初根本看不出要沉，而是水綫沒下很多，船有點傾斜，而且江水已到船舷邊沿時才能顯著地看出來，此刻催船前去，到了那裏……」

「已經完全沉下去了？」

「還沒有，但水已沒了艙面，只露出駕駛台頂部。」

「你那時的應變計劃是什麼？」

郭奇說：「萬爺，船沉到那程度，不可能讓它不沉，我以爲阿秋要殺苗爺等人也不容易，因爲船上還有牛、劉二人的人，什至可能還有盧卿的人，所以我懷疑那艘不久前開走的船，可能苗爺等人在那艘船上。」

「何以見得？」

「因爲以阿秋的身手和現況來說，就算有助手，也十分不利，因她即將臨盆，行動不便，只有計取一途。」

「什麼計？」

「這個屬下不知，但至少我們一直沒有聽到鎗聲，狙擊，也是阿秋較爲有利的方式之一，但似乎沒有。」

「萬里點點頭，說：「沒有追上那艘船？」

「沒有，那遊艇雖比我們這艘慢些，但因起步早七八分鐘，追了不久，就不見了。」

「去了哪個方向？」

「對岸。」

「你認爲玉堂和另外一些投標的人在哪個船上？」

「萬爺，這很難說，如果人質全在逃走的船上，沉掉這艘的動機爲何？況且，以阿秋目前的體能情況，也不容許他和那麼些人質共處一船，担那麼大的風險！」

「這想法是表面上的，也可能是想造成我們的錯覺，讓我們以爲所有的人質都沉了江底了！」

「萬爺，這想法也不無可能。」

萬里負手踱着，說：「我却以爲沉船上有人質的可能性較大……」

郭奇不出聲，他也這麼想。

萬里說：「儘快多派人手到兩岸去找人，而且通知孫大德和偵緝隊程光遠，叫他們派人協助。」

「是……」

萬里憂心忡忡地返回小屋，和易培基繼續商量合作的方法和步驟。

×　×　×

江笠和萬柔的奶娘暫住在一起，由於奶娘過去爲人和氣，在萬家甚有人緣，所以江笠以長輩看待她。

其實奶娘才不過四十左右。

這天晚上大約午夜稍過一點，江笠自外面回來，奶娘剛上床？說：「江笠，這麼晚了，我眞爲你操心！」

江笠說：「對不起，大嬸，讓妳操心，實在是放心不下老父和韋少爺。」

奶娘喟然嘆氣說：「不放心又如何？到手的大箱子又被我弄丟了！都是我沒有用！」

「大嬸，這怎麼能怪妳？」

「不怪我怪誰？我爲什麼鬼迷心竅，操之過急？其實大箱子放在萬宅中是最最保險的地方！」

江笠說：「這事雖然不大好，我想韋少爺和莊先生必能想出辦法來，我現在担心的不是這件事。」

「那是什麼事？」

江笠喟然說：「韋少爺迷戀霍小腰，而霍小腰却和揚和大亨劉永泰的寶貝兒子打得火熱！他媽的，我一想起這件事心裏就不舒服。」

「江笠，也許他們只不過是泛泛之交而已。」

「不，不。我曾在暗中聽到，霍小腰的母親蕭瑤和她談論結婚的事。」

「要結婚？那麼快。」

「大嬸，看妳似乎並不太重視這件事情。」

「江笠，據我所知，霍姑娘出身青樓，人雖長得標緻，出身畢竟不高，韋先生不會要那麼一個終身伴侶……」

「大嬸，您錯了……」

「不會錯的，江笠，男人嘛，在這種地方，條件又好，就會沒有一兩個相好的女人？這個你不必担心，韋先生和霍姑娘絕不會認眞的。」

「大嬸，妳根本不懂，據說霍小腰以前在風月圈中賣色不賣身，仍保持女兒淸白之身，韋少爺對她似乎十分堅定。」

「既然韋先生對她這麼好，爲什麼要嫁給劉永泰的兒子。」

「還不是爲了錢？不過這事却是她母親作的主，聽說霍少腰還自殺過。」

「韋先生不會太死心眼的，這麼些姑娘，隨便挑撿一個就不會比霍姑娘差。」

江笠微微搖頭。「似乎韋少爺迄今還不知道霍姑娘和劉志超訂婚的事。」

「已經訂了親？」

「何止訂親，我暗中偷聽她們母女的交談，似乎霍小腰和劉志超已經發生了某種事……」

奶娘說：「這種女人韋先生不該對她迷戀的！」

「所以我們乾焦急也沒有辦法。」

奶娘說：「如果我能見到韋先生，必能勸他……」

「大嬸，難道莊前柳那些人就不能勸韋少爺放棄她？」江笠連連搖頭。

奶娘說：「目前揚州的情況如何？」

「很亂！幾方面都和軍閥扯上關係，利用軍人互相傾軋，示威，另外，章胖子和郝振鵬也沒有離開揚州。紫衣社的盧卿也在，更可笑的是，阿秋近來很活躍！」

「阿秋？瞎女阿秋。」

「她當然不瞎。」

「她不是萬里的禁臠？」

「現在和她有一腿的男人可多哩！據說除了萬里，和她有露水之情的還有牛經武、劉永泰、章胖子和郝振鵬，所以她懷了孕即將臨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誰的？」

（未完・廿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 喬裝司機　調查專案

洛撤斯市和好些城市一樣，也有一座賽馬場，但比其他大城市不同的就是這裏每周末都舉行賽馬。本來賽馬祇是吸引遊客的節目，但是反而本地人對賽馬的反應狂熱，所以洛撤斯政府的庫收之中，賽馬的娛樂稅幾乎是最大的一個數目了。

這個天朗氣清的周末上午，司馬洛就站在洛撤斯馬場的觀衆棚裏，看着電算機的數字在跳動，看着人們在他旁邊匆匆來去，趕着把錢拿去投進那無底深潭，一面覺得自己像一個傻瓜。他從來不喜歡賭馬，因爲即使你看準了一匹馬是有可贏的實力，你却無法看出鞍上的騎師昨夜曾跟情婦做過幾次愛，或者他已叫人在同場的哪一匹馬身上投注。他許別的地方沒有這樣的情形吧，但司馬洛却相信洛撤斯的馬場是由騎師操縱的。大熱門跑出的機會，十次之中大約祇有一次。也許騎師們的收入會比政府更好。而現在，司馬洛袋裏却有着相當於五萬美元的鈔票，要投注在一匹叫「霹靂火」的馬的身上。

他抬頭看電算機。還有十五分鐘售票時間，而「霹靂火」的賠率已經祇有一賠四了。這是一匹頂頭大熱門，表示它跑出的機會祇有十分之一；而同場出賽的馬祇有八匹。那即是說，在牠身上投注，贏錢機會比較閉上眼睛任選一匹更微。而且，告示牌上標明「霹靂火」的騎師是高大杜（洛撤斯的騎師有一大半是中國人）。高大杜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馬迷們有一句尖刻的批評：他應該把名字中的「杜」字改爲「盜」字。

司馬洛走到一個幾乎沒有人輪候的大票的窗口，把那筆錢的三分之一推進去，投買「霹靂火」的獨贏。同時也走到這窗口的一個美女人，看見他買了這樣大一疊的票子，呆了一呆，當司馬洛走後，她也臨時改變王意，而在「霹靂火」的身上投注。

司馬洛又另外分二個窗口買了其餘的錢。於是袋裏的錢變成票子，輕鬆得多了。他從西服的襟袋取出一張紙來看看。下一場要買的是「安琪娜」；那是說，如果這一場霹靂火贏出了，他便把收到的彩金投注在「安琪娜」的身上。再贏了的話，他便再買下塲的「陳年酒」，以後還有一匹「萬年青」。這樣如果連贏四次，他袋裏那筆錢便等於加倍四次，而成爲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

寫這張紙的人似乎很有把握。司馬洛搖頭嘆一口氣，慶幸自己不過是代人下注而已。因爲他知道這四匹全是大熱門，而大熱門總是喜歡跑第二或第三的。

電算機仍在狂跳，而「霹靂火」的賠率已到了祇有一賠二多一點。這時跳票就停了，開跑的鐘聲响起來。司馬洛看看電算機，最冷的馬是九號「天降橫財」，賠率是一賠三十二。

他的眼光再掃到跑道上，已經出閘的馬羣已經跑了好一段路，而大熱門「霹靂火」領先在二個馬位的前面，而且愈放愈快。

全塲一半以上的人都像患了牙痛似的呻吟起來，而不斷地罵高大杜的母親。「霹靂火」眞是一匹後勁馬，跑長途怎能放頭呢？到轉入直路時牠會沒有氣力衝上去了！

但，要贏馬是難事，要輸馬而且輸得漂亮，却是容易不過的。

路程的三分之二跑完了：「霹靂火」仍然領先數個馬位，而在後面，一匹灰白的馬忽然排衆而前。是九號「天降橫財」！馬迷叫囂起來，有經驗的人知道一個大冷門正在爆出。

接着，「天降橫財」已迫貼「霹靂火」的屁股了，可是，無法越過。

此時「霹靂火」已現疲態，步伐緩慢下來了，但是「天降橫財」比牠更糟，又



開始落後了。跟在「天降橫財」之後的是另一匹冷馬「天王星」。其餘的馬，都拋在遠遠的後面，看來頭二三名就要由這三匹馬瓜分了。如果「天降橫財」能追過「霹靂火」，大冷門就爆出來了。即使給「天王星」奪去頭席，也是另一個大冷門。

開始轉入直路了，「霹靂火」背上的高大杜回頭望望，看見了「天降橫財」的疲態，便讓自己的坐騎外避。馬迷嘩然大叫起來，因爲走斜綫比較走直綫，是慢得多了。

「天降橫財」果然沿着內欄推進，但仍然無法越過，如果套用一句馬評家的述語，就是「底質太差」。而「霹靂火」又從外欄向內欄斜回來，這樣走一段「之」字路，就是再差的馬，也會追過的。果然，「天降橫財」出頭了，當「霹靂火」回到內欄時，已被「天降橫財」搶先了差不多一個馬位。馬迷們在叫囂着，在咒罵着。但「天降橫財」似乎已經贏定。

跟着，事情發生了。「天降橫財」的騎師忽然翻下了馬背，幸而僅僅越過了木欄，而掉進了沙圈中。馬迷們一陣哄動。

司馬洛忽然連呼吸也屛住了。在普通人看來，這騎師也許是騎得不穩而跌落馬下。但富於經驗的司馬洛却看出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他覺得那騎師是給人用槍射落馬下的！

但如果是中彈跌下的話，這騎師也受傷不重，因爲他隨即爬了起身，而撫着頸子。那裏正在流血。

而同一時候，高大杜不知用什麼法寶，也許是用力刺了馬腹一下吧，總之「霹靂火」忽然像受驚了似的長嘶一聲，停了跑而用後脚立起，差點把高大杜摔落地下。這一停頓，繼續而來的「天王星」便也搶過了牠，而直趨終點。高大杜好不容易才把「霹靂火」控制住時，馬羣已全部過了終點，於是他便緩緩地也催馬跑向終點。人羣發出噓聲，高大杜却神態自若。他一定在「天降橫財」及「天王星」的身上下了重注，不然他也不會如此冒險地放棄冠軍的機會了。

司馬洛望望「天降橫財」的騎師。這人正由醫生陪同着，而迷惑地摸着頸間的血。他一時大概不會想到這傷口是一顆子彈擦過皮膚而造成的。似乎有人想保證高大杜的大熱門跑出，而不惜放槍。但這企圖仍然是失敗了，司馬洛袋裏那一大疊「霹靂火」的獨贏票，這時已變成了廢紙。

他再望向高大杜已經過了終點，正在噓聲之下緩緩地跑回馬房。但，爲什麼高大杜忽然一震，那件黑白格子的騎師衣服的背上爲什麼會有一灘紅色之血！

接着高大杜毫無預防地忽然從馬背上跌到地下，便不動了。司馬洛連忙回頭。高大杜離開馬塲遠遠有許多座住宅大厦。高大杜是給一顆子彈擊斃的，而子彈可能來自這些大厦的任何一座中的任何一窗內。司馬洛看不出是那一隻窗口。

兩個人員衝到高大杜身邊，蹲下來看看，便皺着眉搖搖頭，顯然高大杜已經死了。人羣大爲騷動。

司馬洛想了一想，便連忙轉身，走向馬塲的出口。出了馬場，他進入了一條橫街，而坐上了一部大型平治流綫型汽車，而拿起車中的一頂制服帽子戴上了——目前他是正在扮演司機的角色，他要開這部車子又去接車子的主人，也就是把錢交他去投注的人。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便轉入了馬塲外那條大路而行，駛向那個與馬塲遙對的住宅區，心裏一面有着很多疑問。也許一個做工的人不該對他的僱主有不正當的猜想吧，但剛才，很明顯地是有人不惜放槍以使「霹靂火」贏馬，而他的僱主就給了他一筆重金投在「霹靂火」身上。但後來，又是誰把高大杜槍殺了？這不會再是爲了贏馬的罷，因爲「霹靂火」那時已經輸定了。

警車和救傷車吵鬧地迎面經過，馳向馬塲，而司馬洛已把車子開到了一座那種極度豪華的大厦前面，停住了。等着。

過了二分鐘，一個人從大厦的門口走出來了。這是一個高而胖的人，皮膚白而嫩得幾乎像女人，唇上蓄着一撮小小的仁丹鬚，而頭上的頭髮很豐滿及梳得很齊整，雖然他已人過中年，但是仍然未有一點禿髮或白髮的現象。他手上提着一隻大約一呎長的小皮箱。

司馬洛不忘自己的司機身份，連忙要推門下車去爲他開門，因爲這人就是車子的主人。但那人揮揮手示意他不必費事了，便自己拉開另一邊車門上了前座。車主而坐在司機的旁邊，這有點不平常的，特別是這種豪華的大汽車，但車主是有權這樣做的，所以司馬洛也沒有過問了。

那人上了車，便把箱子放在膝上，嘆了一口氣，而司馬洛便開動了車子，一面問：「到哪裏去呢，連先生？」

連先生拿不定主意地揮揮手：「隨便兜幾個圈子吧，阿洛，我要想一想。」

於是司馬洛便把車子向最優靜的地區駛去，而保持着普通的速度。這車子有着最優良的馬達和最優良的結構，而且又是一直有着最優良的保養，所以平穩得就像停在路邊似的。

過了半晌，司馬洛說：「很對不起，連先生，『霹靂火』沒有跑出來。」

「我知道。」連先生說：「我也看見。」他是和司馬洛約好了的，如果第一塲就輸，司馬洛便開車到大厦的門口來接他，這上面是連先生情婦的住所，他可以從睡房的窗口用望遠鏡看到賽馬。

「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連先生說：「但還是不行。」

「盡了什麼力量？」司馬洛裝出一派愚直的樣子。

連先生微笑，把那隻小皮箱打開了，說：「看看這個。」

司馬洛看了一眼，作吃驚狀而連忙把車煞停：「這是槍！」那箱裏放着的就是一把最新型的長程手槍，旁邊還放着長槍柄及望遠鏡瞄準器，和一排子彈。

「是的。」連先生微笑：「我開槍把『天降橫財』的騎師打落馬下，但高大杜還是不肯贏，所以我就把他槍殺了。」

「但是——」司馬洛現出不知所可的樣子。

「你知道我因爲高大杜而輸過多少錢嗎？」連先生問：「這一次算是小的數目了。賭馬是我最大的愛好，以前，我祇是

想贏，但高大杜總是使我輸，爲了翻本，我愈賭愈大，於是變得泥足深陷了，現在，我是完蛋了，因爲高大杜而完蛋了，所以我要殺掉他；」連先生說來一直是平平淡淡的，毫無激動；他向來是一個處事鎮定，深藏不露的人，但今天，他却恨到明目張胆地槍殺了一個人。

司馬洛吶吶地不知該說什麼好，而連先生又說：「繼續開車吧，阿洛，我要想一想。」

於是司馬洛默默地開動了車子，也想起自己是怎會牽涉進這件事裏的。

事情是發生在大約三個月之前。

那天早上，司馬洛起床之後，正打開報紙來看了一遍，門鈴就响了。他皺眉。來的是什麼不速之客呢？如果是來纒他的女人，也不會在早上來的。門鈴又响，他祇好去看看。這一次，他的寓所是在市中心的一座高貴的住宅大廈裏。

從門洞張一張，他可以看到一個蓄着小鬍的英國人站在外面。

司馬洛把門開了，微笑：「進來坐吧，史勿夫先生。」

史勿夫就是聯合國一個專查犯罪部門的東方代表。上一次，在對付「天字煞星」時司馬洛就和他合作過。不過祇是在案結的時候合作清理那些未了的手續而已，彼此間的交情並不深。史勿夫嚴肅地點點頭，走進來坐下了。

「要一杯酒嗎？」司馬洛問。

「茶好了！」史勿夫說。

司馬洛笑起來，笑說：「世界變了。西方人去探訪人家時多數要喝茶，東方人在探訪人家時反而多數愛喝酒，剛好倒轉過來！」

史勿夫沒有做聲，因爲他是一個嚴肅而毫無幽默感的人。司馬洛替他倒來了一杯茶，又說：「你來找我當然不是爲了聯絡感情。」

「不。」史勿夫說：「我是來給你一件工作。」

「唔。」司馬洛說：「我正在失業期間，對任何工作都頗感興趣，先說說是什麼工作？」

「做汽車司機。」史勿夫說。

「這不是很有趣的工作。」司馬洛說：「但價錢也許會使我感興趣的。」

「價錢照上一次一樣吧。」史勿夫說道。

司馬洛摸着下頷：「這倒是世界上待遇最高的汽車司機職位了。我要做些什麼呢？當然不祇是開汽車吧？」

「當然。」史勿夫說道：「你要爲我們做一個間諜。我們認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過獎，這比做賊好玩得多了。」司馬洛說：「你出的價錢使我不忍心拒絕，但請你把整件事情詳細說出來，我才正式答應你吧！」

史勿夫點點頭，呷了一口茶：「我應該從哪裏說起呢？唔，報紙，你有看過今天的早報嗎？」

「大略看過。」司馬洛說。

「我是指那件命案。」史勿夫說。

司馬洛拿起報紙，再看了一遍、新聞上是說一位著名的檢察官在家中吞槍自殺了。警方正因此事而感到十分迷惑，因爲初步調查顯示，這位檢察官是絕無理由要實行自殺的。

司馬洛皺眉：「你想我替你偵查這件命案嗎？但這是本地警察的事情呀！」

史勿夫搖頭：「不，我不是要你替我找到兇手，我是要你替我查出爲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因爲，有一點是報紙上沒有提的。在他的自殺遺書上，死者用筆點點子，用電報密碼點出一句話：『我是被逼自殺；首領說，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時，世界就會落入他的掌中！』」史勿夫掏出一張紙來，遞給司馬洛，說道：「這就是那封遺書！」

司馬洛展閱遺書時，史勿夫又說：「同樣的情形在遠東許多個地方都有發生，每一件都是大同小異，這已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要插手來管！」

「唔。」司馬洛把遺書看了一遍。除了那句密碼之外，正文是簡單而語焉不詳的，祇說他對世界已經厭倦，所以要離開了，就是如此，他皺眉：「這很可能是一個人在神經不正常時的胡言亂語。」

「我承認這聽起來像是神經病人的胡言亂語。」史勿夫說，「一個人這樣說是偶然，兩個人這樣說還可以說是巧合，但不祇兩個人這樣說，那就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了。」

「你是說。」司馬洛問：「有很多人這樣說嗎？」

「是的。」史勿夫說：「在過去一年之中，東南亞幾個城市中就至少死過過十個像今日的死者這種地位的人。我們查不出他們是誰謀殺的，但他們都是沒有理由自殺的人。我們查過他們的日常生活，發覺有一個共同之點，那就是，他們都說過一句同樣的話，對家人或者朋友提起的：『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時，世界就會落入首領的掌中。』總之，大意就是如此，而當時說的人，也不在意，因爲以爲他們祇是說笑吧了。這一次的檢察官，是第一個親筆指出這句話的可怕性的人。」

「唔！」司馬洛說：「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就有人會征服世界，那麼你祇要留意着，如果有十二條銀蛇出現在天空，你就馬上把它們捉下來好了。」

史勿夫嚴肅地看着他：「這不是說笑的事，司馬洛，一年多以前，天空已經出現過一條銀蛇——」

「等一等！」司馬洛忽然若有所悟地皺起眉頭，「我現在記得了，一年以前，印度——那個什麼省——？」

「不是省。」史勿夫說：「是一個小縣馬哈拉斯，那一次發生了神秘的暴動，差不多全縣的人都發起狂來，大多數地方官員被殺，而富人們的家都給洗刦乾淨了，這是一次很奇怪的暴動，但凡暴動總是由小而大的，起先是一些搗亂份子在破壞，煽動，然後好像野火一般蔓延起來，但那一次，却並不如此，那一次是發生得突如其來的，毫無預兆，因此也毫無防範的了。」

「而你說這是跟十二條銀蛇有關？」司馬洛問道。

「是的。」史勿夫說：「如果你的記性是好的，你大概還會記得，報上報導，



似乎事發的因由是在天空中出現的一條銀蛇。一條很大的銀蛇，銀光閃閃在很高的高空，那時天朗氣清，有月亮，但月亮的光芒也給掩蓋了。」

「這是眞事嗎？」司馬洛問：「我當時祇以爲這是故作驚人的謠傳吧了。」

「是眞的。」史勿夫說：「一些可靠的人都如此說，這銀蛇一出現在空中時，暴動就發生了，一直到銀蛇在空中消失爲止。後來盤問一些被捕的暴動份子，他們都說他們的暴行是由那條銀蛇所觸發的，看見銀蛇出現在空中，他們便不由自主地，有了搗亂的衝動了，他們說不知道爲什麼。」

「眞的不知道？」司馬洛問。

史勿夫嘆口氣：「印度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人們是特別迷信的，如果他們是因爲一個邪惡和迷信的理由而這樣做，他們也決不會對警方說出來。但我也相信他們是眞不知道的，不然就不會衆口一辭都如此說了。」

「這銀蛇究竟是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有空去查究。」史勿夫說：「總之它在空中出現了差不多個多兩小時才消失。可能是彗星之類吧，但現在看來却應該是人爲的。」

司馬洛玩弄着手中的茶杯一會之後才說：「你現在是眞使我感興趣起來了。但你不是要叫我到印度去吧？坦白說，我對印度話是一竅不通，而對印度女人也沒有胃口。」

「不。」史勿夫說道：「我已經說過，我是要給你一份司機的職位，當然你不是做我的司機。你聽過一個叫連烏陽的人嗎？」

司馬洛皺眉：「似乎不時有在報上見過他的名字。」

「對了，」史勿夫說：「這是本地名流之一。大概你也知道，名流是有兩種的，一種是眞正的正人君子，他們是眞正受到大衆的尊敬而成爲名流的，而另一種則是用錢買名的名流，也許是暴發戶，也許錢是循不正當途徑賺回來的。」

「而連烏陽就屬於後一種嗎？」司馬洛問。

「是的，」史勿夫說：「而且是屬於後一種的一種，我們有很多理由相信他的錢是經營走私和販毒而賺回來的，不過他最近已不幹這件事了，所以就再也沒有人能證明，總之，我們查出了在白理智檢察官——就是這一次的死者——死前曾和他頻頻接頭，連烏陽的行動最近是受着我們監視的，因爲根據種種跡象，我們相信他會再幹起販毒的生意來，不過，他一直都沒有實際行動，而我們從白理智的私人資料上，也查不出和連烏陽有關的任何紀錄，所以看來，連烏陽和白理智的來往，一定不會是公事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連烏陽和白理智的死一定很有關係，連烏陽不是那種會給檢查官選作好朋友的人物。所以要你去担任他的司機，你要查出連烏陽和白理智檢察官是什麼關係，而連烏陽又是正在做着一件什麼事，因爲他近來的行動有時太神秘了！」

「你是說！我就這樣去問連烏陽要不要聘請司機，要就聘用我，而他也不會懷疑我嗎？」

「當然不。」史勿夫說道：「連烏陽在報紙上招請一個汽車司機，你可以去應徵。」

「噢，別廢話吧，」司馬洛說道：「比我好的汽車司機在本地隨隨便便可以找到以萬計，你憑什麼覺得連烏陽會選中我呢？」

史勿夫微笑：「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找你。你看，連烏陽不單是要找一名司機而已，他要找的是一名司機兼保鑣，他找的人，都由他親自考試，駕駛術似乎在其次，最重要的還是搏鬥的能力，他似乎要找一個至少能與他打個平手的人，我們也派過人去企圖考取這職位了。但不入選，」臉微微一紅：「你要知道，連烏陽本身是一個很會打架的人，沒有哪一種搏鬥不是他所精通的！我們的人考不上，所以，我祇們好找你了。目前他這個缺是仍然空着的。」

「我愈來愈感興趣了。」司馬洛說：「他出多少錢薪水呢？」

史勿夫嚴肅地看着他：「連烏陽是愛用美鈔作單位的，他出的薪水是週薪五百美元。」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這比好些大學教授拿到的待遇更高了，如果我得到這位職位，薪水是歸我的嗎？」

「當然了。」史勿夫說：「而且外加我們要給你的酬金。」

「我的確是世界上最值錢的司機了，」司馬洛微笑：「你們出的待遇比連烏陽肯出還高呢？恕我不辭冒昧提出一個愚蠢的問題吧，你們又是從什麼地方拿到這許多錢來請我呢？」

史勿夫第一次輕鬆地笑起來：「你可知道走私在這個世上是一門多麼活躍的生意嗎？黃金、寶石、鑽石、白粉，這些違禁品不斷地給從一個地方運到一個地方，而不經海關，這數字簡直是大到無法統計的，上月，我們就破獲了一批走私的鑽石而把它們充公了，這批鑽石的時值就是二百五十萬美元。」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等着他說下去。

史勿夫笑一笑，又說：「而這批鑽石還不算是走私案中最大的。換句話說，我們每年都充公到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現在，你還要問我們那裏能找到許多錢來請你嗎？」

「不問了，」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們是大富翁了。」

史勿夫掏出一張支票遞給司馬洛：「大富翁已把支票帶來了，如果你認爲還要在什麼方面花費，你還可以開口的。」

司馬洛瞥了一眼支票上的銀碼，那是一個誘惑性十分强大的數目，他說：「但我還沒有答應你。」

「你也沒有拒絕。」史勿夫說着把支票放在茶几上：「你什麼時候動手呢？」

司馬洛沉默了一回，終於拿了那張支票，揷在晨褸袋裏，說：「隨時可以開始，但還有一個問題，連烏陽以前沒有這樣的司機嗎？」

「有。」史勿夫說：「但最近忽然失

踪了！」

那天下午，司馬洛便到連烏陽的家應徵去。連烏陽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司馬洛雖然在每一種搏鬥裏都打勝了他，却也勝得相當吃力。祇有在槍法的方面，他和連烏陽是較成平手。

在各種試驗完畢之後，連烏陽顯得很高興，而邀他進廳中去喝一杯酒。他對司馬洛說：「你知道嗎，阿洛，你的成績好極了。我已經考過不少人，但多數都是經不起一拳的，而你却每一方面都能擊敗我，這是難得——」

「意思是我得到這份職了？」司馬洛問。

「不。」連烏陽微帶歉意地說：「問題就是在這裏。情形是這樣的；我前幾天已經選定了一個人，不大滿意，不過却比其他的人好得多了。我是幾乎已經決定錄用他的，事實上，我已叫了他到這裏來住。但現在我却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就不想用他了，所以你得替我解決他！」

司馬洛皺眉，說：「我爲了保護你也許會殺人，但我却不能就這樣去謀殺一個人——」

「我並不是叫你去殺死他。」連烏陽說：「我祇是想你使他相信，你是一個比他强的人，而叫他離開這裏。我是已經寫好了一張支票的，金額是五百美元。你去交給他好了。」吃吃一笑：「但萬一他使你相信了他是比你强的，那你就不用再來見我，自己拿了這支票離開好了。」

司馬洛微笑：「用寶劍去碰寶劍，以選出最好的劍，是嗎？」

連烏陽微笑：「可以這樣說的，阿洛。」他掏出一張支票交給了司馬洛：「就是這張支票，你大概還沒有忘記它的用途的。好了，我們別浪費時間了，你可以從那門口走出後園，你的對手已經在那裏等着你。他的名字就叫做劉福雄。」

於是司馬洛便走出了後園。他發覺那後園的面積大不可測，而平坦的草皮地上植着一行一列的千里香樹叢，修剪得很整齊，而構成了一堵一堵的樹牆，把這個花園攔成一座八陣圖似的。

司馬洛小心踏入去，在八陣圖的中部找到了劉福雄。連烏陽並沒有讓他們携帶武器，於是他們就在那八陣圖的中央肉搏起來。

劉福雄是一個身軀壯健而微感肥胖的大漢，下頜蓄着山羊鬚，看來倒像水滸傳之類小說中使雙鎚的莽將。祇是他却並不魯莽，因爲司馬洛一直和他鬥到日落黃昏，才能使他恨恨地拿了那張支票走了。

於是自此以後司馬洛便當了連烏陽的司機兼保鑣。

當了連烏陽的司機之後，司馬洛對他的私生活果然知道得很多，因爲他是要住在連烏陽的家中的。譬如，他知道連烏陽最大的嗜好就是賭馬，不論場外場內都賭，而且注下得重。他知道連烏陽有一個美麗而姣蕩的管家婦人李英，和一個飛女型的十八歲女兒雅典娜。司馬洛不是一個小白臉型的人物，但是他相當英俊，而且體格壯健，身材標準；而他面部如果英俊不足，也由那發自內心修養的風度表情補救了。因此當他一住進連烏陽家後，他就成爲了這兩個女人追求的對象。對於李英他是來者不拒的，那一晚，當李英悄然進入他的房間，爬上他的床時，他便和她成其好事了。對於雅典娜他倒沒有那麼隨便，第一因爲她太年輕，第二因爲她是連烏陽的女兒；連烏陽似乎把她視作掌上明珠了，也許假如司馬洛碰了她，連烏陽會把他殺掉的。

連烏陽的家裏就是祇有這幾個人物，三個月來，司馬洛對他們的瑣事都知道得相當詳細。但使史勿夫十分失望的是，司馬洛一點也查不出連烏陽和檢察官白理智的死有什麼關係，事實上他每天跟着連烏陽出入。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不軌行動。如果說有不軌行動的話，那就是每星期去看一次他的情婦；而在一個中年喪偶的男人來說，這也不算是一件值得責難的事。

每一次和史勿夫通電話，史勿夫都對司馬洛無可奉告表示焦急。他曾說：「你得少點和他的管家婦談情，多動點腦筋去找尋我們要找的綫索！」

「但我和管家婦睡覺也是爲了找綫索呀！」司馬洛辯說。事實上，在每次事後，他都盡量不着痕跡地向李英刺探他就職之前連烏陽的行動，但李英也不能告訴他什麼，因爲她也沒有注意到有什麼不對的。司馬洛甚至在一次趁屋中無人時把全屋都細細搜過了，也搜不出什麼。

三個月就是在這種毫無成績的情況之下過去了，直到今天。今天早上，連烏陽給了他那一大筆欵子和一條馬纜入場投注，而第一隻馬就斷了纜，而連烏陽就把出策「霹靂火」的大盜騎師高大杜槍殺了。

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而現在，開着車子，司馬洛的心情興奮得像一條拉緊的弓弦，知道終於有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了。

忽然連烏陽說：「在這裏停停吧。」

司馬洛把車停在路邊，這時車已上了山上，而停車之處是下臨着大海的懸崖邊。連烏陽望着下面的海，在晴明的陽光下，海面上那兩隻白色的小帆船小得像是紙摺的。

連烏陽嘆一口氣，終於轉向司馬洛說：「阿洛，我相信我已經完了，完全完蛋了！」

司馬洛錯愕地看着他，說：「爲——什麼？」

「你知道我這幾年來在馬的身上輸了多少錢嗎？」連烏陽說：「到今天，我已輸乾輸淨！」

司馬洛奉承地吃吃笑道：「沒要緊的，錢財是身外物，可以賺來就可以花掉，算得什麼一回事呢？」

「問題就是在這裏。」連烏陽說：「那些不是我的錢，我却一個銅板都花清光了。今天我是孤注一擲，我還在外圍下了更大的注，如果贏了，我可以塡回一部份。但我輸了。今晚，我要去參加一個會議，而在會議上，他們會問我錢是到了哪裏去了——我是替他們管財權的。當我作不出令他們滿意的解釋時，他們就不會讓我活着離開。」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笑起來：「這是什麼公司，怎會爲了一點錢就殺人呢？連先生，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連烏陽說：「這是一間很特別的公司，他們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打算向你們投誠。」

「我們？」司馬洛驚愕地說：「你在說什麼？」

連烏陽苦笑：「別再假裝吧，阿洛，如果我不是故意放鬆的話，你以爲我會讓你們的人滲入我家嗎？我不知道你是代表什麼組織，但總之你一定和警方有關的。和你爭飯碗的那個劉福雄，却是他們派來的人。我要你而不要他，是因爲我本來的用意就想有一個你們的人在我身邊。」

「我不明白。」

連烏陽忽然仰天大笑：「這樣當我走上絕路時仍然有一個方向可以伸手，這就是我的目的了！」

一時，司馬洛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好。連烏陽讓他想了一會，又說：「怎麼樣，司馬洛？你帮我，我可以供給你們很有用的情報。」

「我們怎樣帮你呢？」司馬洛問。

「今晚凌晨三時，我就應該開會完畢的。」連烏陽說：「但如果搭正三時仍未得到我的電話，那就表示我的解釋不能令他們滿意了，你多帶些人攻進去救我。」他掏出一隻連着鉛筆的記事簿，匆匆寫了一個地址，撕下來交給司馬洛：「就是這個地方。」

司馬洛把紙看了一遍，默記在心，便按着車上的打火機，把紙點着了，放在座椅扶手上的烟灰盅裏，看着它燒完了，然後說：「假如他們滿意你的解釋呢？」

「我還是你們的人，以後我做內應。」連烏陽說：「我已受夠了，我不能再爲他們服務。」

「這就是白理智檢察官的死因嗎？」司馬洛問道。

「是的。」連烏陽點點頭：「我和他是在會議上認識，他對我說過他想退出了。我相信一定是他們殺了他之後把槍放進他的手裏。」

「什麼是十二銀蛇？」司馬洛問。

連烏陽忽然有着夢一般的表情，他祈禱似地說：「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世界就在首領的掌中了！」

「爲什麼？」司馬洛發怔地問。

「我不知道。」連烏陽好像忽然從夢中醒來似的搖搖頭。

「是誰告訴你的？」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連烏陽說：「我不記得有人告訴過我這句話。我祇知道有這話，而且相信這是事實——就像這是與生俱來的知識，就像看見天黑就知道明天會天亮……」

「你在語無倫次！」司馬洛喝道。

連烏陽頽喪地搖搖頭：「這正是他們可怕的地方，就像鬼迷了我一樣。這也就是爲什麼我要擺脫……」

「他們是誰？」司馬洛執住他的肩搖動起來：「首領又是誰？」

「他們都沒有名字。」連烏陽說：「但今晚當你捉到了他們之後就會知道他們是誰！」

「聽着！」司馬洛焦急地說：「爲什麼你不現在就帶我去找他們？我們可以現在就去把他們抓起來！」

「你一下子捉不盡他們的。」連烏陽說：「我還希望他們接受我的解釋，讓我保持着職位，這樣，我們可以在時機成熟時把他們一網打盡。」

「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司馬洛說：「你把你所知的全說出來！」

連烏陽搖頭。「不，你送我回去我的情婦那裏去吧。我沒有時間了；我也許今晚就會死。我要對着一個能使我快樂的女人等待天黑來臨。」

「但——」

「不用多說了。」連烏陽說：「我不會改變主意的，我有我的計劃。你照我的計劃去做好了，也許他們不會殺死我，那麼便一切都好了。」

「我還是覺得你應該把這件事交給我們來辦——」司馬洛說。

「開快一點吧，」連烏陽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催促道：「我不想浪費了我最後的時間。還有。」他誠懇地按着司馬洛的肩：「如果我萬一有什麼不測，你要好好照顧雅典娜，因爲——她是我唯一的骨肉……」他的聲音有點嗚咽起來了。

「好吧。」司馬洛說：「你怎說怎好吧！」

他開着車子，沿路向賽馬場對面的那列住宅大厦馳回去。

沉默了好一回，連烏陽才再開口：「我並不後悔殺了高大杜；如果世界上有一個我最恨的人，那就是他。」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並不同意高大杜是一個可恨的人；他不過是另一個出身低微的騎師，一旦厠身在能呼風喚雨的行列中，自然就要不顧一切地去歛財了。在他身上輸錢的人祇能怪自己愚蠢吧了，燈蛾偏要撲火焚身，怎能怪火的存在呢？不過，他覺得現在不是向連烏陽開導的時候。事情已經做出來了；連烏陽已經殺了一個人。

司馬洛把連烏陽送回那座大厦的門口。連烏陽自己推開了車門，對他說：「用不着來接我了，把車子開回家吧。我自己會乘的士去開會。」

又拍拍那隻裝槍的小皮箱：「好好地替我保管着這個。」然後他便下了車，頭也不回地進入了大厦的門口。

司馬洛聳聳肩，把車子開回連烏陽的屋子去，一面決定暫時還是不要把今天發生的事告訴史勿夫，因爲史勿夫知道了，可能堅持要把連烏陽抓起來問話，這對事情的發展很有影响。也許正如連烏陽所說，要博一博，如果那個「組織」仍繼續用他，才有希望把他們一網打盡的。

連烏陽的屋子座落在一塊近郊的地皮上，周圍的花園面積很廣，有樹林也有草坪，還有那很特別的千里香樹叢，砌成八陣圖似的，司馬洛就是在這裏制服了對手劉福雄而得到這份司機的職位。

司馬洛把車停進了車房，再出來時，看見車房側面那塊樹蔭草地的石桌石椅坐着兩個女人，正在那裏下棋。這兩個女人就是接近三十歲的管家婦人李英，與及二十歲未出頭的雅典娜——連烏陽的唯一骨肉。兩個人都抬起頭來對他微笑。司馬洛對她們點點頭。便走向他在車房樓上的宿舍。但李英叫住他：「阿洛。」

司馬洛停下來了，轉對着李英；李英走過來，親熱地把咀唇湊到他的耳邊，說道：「今晚有空嗎？天黑之後，我到你房中來。」

司馬洛忽然微笑，因爲他想到他要在這屋裏等到午夜過後，這段時間是很長很寂寞的。他說：「爲什麼要等到天黑呢？老頭子今天整天不會回來。」

李英狡黠地微笑，說：「摸黑情趣，比較美妙得多，而且光天化日之下，下人會講閒話的呢！」

「你們在說什麼？」雅典娜一手支着下顎，不耐煩地在石桌那邊問道。「約定今晚幽會嗎？她上你的床，還是你上她的床！」

「別胡說！」李英轉身向她怒目。雅典娜便哈哈笑起來。

她是一個發育得簡直是過份成熟的少女，一把長長的烏黑頭髮在腦後束成馬尾裝，面型神態都有點像荷里活女明星蘇麗安。

她現在是穿着一件白色緊身短袖的過頭笠毛巾衣，和一條極短的白色短裙——這是打網球的服裝，她大概剛和李英到屋後的網球場打過球了。

因爲她已到達了性慾抬頭的醜惡年齡，所以她不但使她的爸爸頭痛，也使司馬洛頭痛。

譬如有一次，當屋中祇有她和司馬洛二個人時，她忽然來找他，告訴他她已不是處女了。又一次，司馬洛回到他的宿舍時發覺她正一絲不掛地在他的淋浴間裏洗澡。

這都是不容易抵抗的誘惑，因爲她已經是發育那麼成熟了。唯一使司馬洛能不動心的就是她的年齡和她的身份，每當他感到誘惑難禁時他就想起這兩點。

「喂，李英。」雅典娜又叫：「輪到你走子了！」

「今晚天黑以後吧。李英低聲和司馬洛約好了，便又提高聲音回答：「好了！來了！」她走回石桌去了。

「司馬洛。」雅典娜仍托着下頷看着司馬洛：「仍然對我不感興趣嗎？」

「如果你眞有心，你就等我吧。」司馬洛說：「再等十年，讓你充份成熟的時候，也許我會感興趣的！」

「哼。雅典娜不屑地一歪咀：「也許我會等你的！」

司馬洛懶洋洋地上了樓梯，回到他的宿舍裏，而解衣躺在床上，用兩手托着後腦，沉思起來。

連烏陽剛才在車中的話，使他陷進了一陣深深的迷惑中。似乎情形是這樣的，連烏陽替一個「組織」管財權，却把公欵都在馬身上輸光了，而這個「組織」在今晚的會議上可能會質問連烏陽公欵的下落。連烏陽顯然早巳知道過不了這一關，也顯然早巳知道會有今天，所以在幾個月之前就招請保鑣司機，故意把一個代表警方的人引來；這人就是司馬洛。而且，連烏陽把輸錢的責任都歸咎於騎師高大杜的操縱賽果（傳說高大杜是騎師集團的領導人物），於是在走上絕路時便把馬大杜殺掉，以洩心中之憤。

如果今天連烏陽能贏到錢，情形也許會改觀的，但連烏陽這最後一個機會也給高大杜破壞了。

使司馬洛感到毛骨悚然的倒是連烏陽所說關於「十二銀蛇」那番話。連烏陽說他知道十二銀蛇出現時，「首領」就會統治世界，但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知道，也不知道是誰告訴他，這是什麼意思呢？連烏陽不是個迷信的人，却會像一些邪教教徒般，對一句毫無理由的話深信不疑。他所陷身的這究竟是怎樣一個邪惡的組織呢？這些疑問，看來連連烏陽自己也不會解答的。

終於，司馬洛拿起電話，打給史勿夫，說：「我巳經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綫索，但現在未經證實，我也沒有時間解釋。你能準備人馬在今晚凌晨三時左右去圍剿一個地方嗎？要一批幹練的人員，因爲遭受到的抵抗，可能是很強烈的。」

「好吧。」史勿夫說道：「到那裏去呢？」

「你等我的電話吧。」司馬洛說：「我晚上再把地址告訴你。」他不想史勿夫另外派人去那地方探頭探腦，把他要釣的大魚嚇走了。

放下電話，司馬洛便在沉思中睡去。

當他憬然而醒時，天色巳經全黑了。使他醒來的是一陣踏上樓梯來的輕盈脚步聲。司馬洛記起了他和李英的約會。

門給輕輕地推開了，一個苗條的身影閃入，門又關上，室內便又變得幾乎完全漆黑了。那脚步聲移近床邊，司馬洛聽到一陣衣服與皮膚磨擦的輕微聲音，一件衣服「索」一聲掉到地上。

接着她便在床邊坐下，床褥發出輕微的「吱」一聲。

司馬洛伸手過去，摸到一塊光滑的背脊皮膚，而背脊的主人便忽然挺直，而深吸了一口氣。司馬洛問：「現在是幾點鐘了？」

一隻帶着香氣的手指伸過來，在他的咀唇上輕壓一下，示意他不要說話，然後拿起了他放在床頭几上的夜光錶，而遞到他臉前。司馬洛看見是晚上九點半。

「唔。」他嘆一口氣，伸了個懶腰，「我們有很多時間。」

接着她便伏在他身上了，兩片咀唇印在他的唇上。司馬洛的手，沿着她的背滑到其他部份，發覺她身上巳經完全沒有衣服。

司馬洛輕輕地抱着她，舌頭好像一條小蛇般在她的口腔游移。他記得李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不到五分鐘她就會瘋狂起來。

但這一次都似連五分鐘也不用着。很快，她的手便在催促他扯他的衣服，於是司馬洛坐起身，把衣服脚下來，她沒有帮忙，祇是躺在身邊低低地喘息。

司馬洛再躺回床上時，和她是肉貼着肉了，她沒有動，祇是任從他擺佈，司馬洛心裏暗暗好笑；她什麼時候變成新娘一樣了？

她的喘息愈來愈急，而當眞正的接觸開始時，她發出了低低的嚶嚀之聲。

「等一等！」司馬洛叫着，忽然離開她了，而跳下床去開燈，但她死命地拉着他。



「你不是李英！」司馬洛狠狠地說。

「我不是！」雅典娜的聲音說。

「你在攪什麼鬼？」司馬洛低聲喝道：「快起來，穿上衣服！」

「來！」雅典娜把他拉回床上：「躺下來，讓我們先談一談！」

「你先穿上衣服！」司馬洛說。

「阿洛！」雅典娜忽然發蠻起來。「你再不聽我的話，我就大聲叫強姦！」

「好了，好了！」司馬洛祇好在她身邊躺下，因爲知道這個任性的女孩子的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而他今晚有重任在身，不能鬧事。他低聲問：「你在攪什麼鬼，雅典娜？」

我給了李英五百塊錢，她讓我替她來的！」雅典娜說。

「那母狗！」司馬洛低聲罵。

「來吧。」雅典娜說道：「你不可以把我當作李英嗎？我有那一點是比不上她的？」

「不行。」司馬洛坐起來：「你還是別胡鬧吧，快穿衣服，我叫李英還你五百塊錢！」

「我不要五百塊錢。」雅典娜說：「我要你！」她以很大的力氣把司馬洛一拉，司馬洛也坐不穩而跌到她身上。

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氣。她的皮膚是那麼滑而富於彈性，而且知道她是袒裼裸裎在面前，他便不由自主想像起來了。雖然口氣仍強硬，實在她的誘惑巳快衝破他的自制力了。

司馬洛連忙再坐起來，吶吶地說：「聽着，雅典娜，你是個女孩子，你不該幹這種事的，你跟李英不同。」

「有什麼不同？」雅典娜問。「我巳經對你說過了，我不是處女，那就沒有什麼不同的了！」

「但是——」司馬洛插咀。

「但是關於有孩子的問題嗎？」雅典娜又打斷他的話。「這個你也不用担心，李英給了我一些藥丸。」

「那母狗。」司馬洛咬牙道。「原來什麼事情她都敢做？我有機會倒要量量她的臉皮有多厚！」

雅典娜吃吃笑了一會，說：「別再提她好不好？」

她的手又把他拉動了。「別忘記，司馬洛，我仍然可以強姦的！」

司馬洛要推開她，但是，觸手都是膩滑而充滿彈性的皮膚，使他感到力不從心了。

「這是不對的！」他吶吶地說：「雅典娜，我怎樣向你爸爸交代呢？」

「別告訴他好了。」雅典娜的手在毫不害羞地活動起來了。「人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私事；這一件，就是私事了。」

「但是妳爲什麼要我呢？」司馬洛說道：「你可以隨便找到比我更好十倍的男人——」

「別以爲我很隨便。」雅典娜說道：「我祇要我所喜歡的，而能使我喜歡的人，你就是我自己所喜歡的男人。你自己也許不知道，你不會是一個普通的人，將來係一定可以做大事的，我可以看得出。來吧，大人物，不要憐惜我，我巳不是小孩子了！」

「好吧！」司馬洛一咬牙齒：「小淫婦，這是你自招的！」

於是他便在她身上馳騁起來。雅典娜起先痛苦地呻吟，後來輕輕推住他的兩肩：「別那麼快——我受不了！」

但司馬洛毫不理會而繼續着剛才的速度，她漸漸又不反對了。她夢囈似地說：「我想不到……是這麼好……」

「但你說是有經驗的。」司馬洛說。

「我祇是說我不是處女。」雅典娜幽幽地說：「第一次，一個飛仔朋友把我灌醉了，我一點也不知道，祇是醒來時覺得痛？」

「第二次呢？」司馬洛問。

「第二次正在進行着。」雅典娜狡猾地笑着說，接着，便無法自制地開始狂放了……

後來，她替他點了一根香烟，而放在他的唇間：「我知道你們男人在事後總愛抽一根香烟。」

「不錯。」司馬洛說：「小說上這樣寫，電影裏是這樣做，事實是這樣的。」

「阿洛。她搓捏着他那結實的肌肉說：「剛才，在你發現我之前，我們差點巳經成功了。但——你是怎樣發現的？」

司馬洛聳聳肩，說道：「很簡單，你的肌肉彈性得多。而且，李英生過一個孩子——」

「我知道。」雅典娜說：「生過孩子，有一些地方的肌肉就鬆弛了，所以你馬上就知道。但！」頓一頓：「阿洛，比起別的女人，我怎樣呢？我的意思是，我雖然缺乏經驗——」

司馬洛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我認爲你的問題太多了。你應該穿上衣服回到你的房間去。」

「我想在這裏睡一會，可以嗎？」雅典娜可憐地說道：「讓我吧，我是那麼孤單！」

「好吧。」司馬洛愛憐地輕撫着她的背。

× × ×

午夜，連烏陽坐着一部的士前往參加他的「會議」。看着夜街在車窗外不斷掠過，他的臉上是一點表情也沒有的，沒有人能看出他心裏是正在想什麼。也許細細一看，可以從他的眼中看到一點點的傷感和憂鬱。

車子漸漸離開了鬧市，而到了一個幽靜的住宅區。

這裏的馬路中心，是植着樹的，每座屋子，都有一塊草坪，使屋子與路邊距離不會太近。

連烏陽吩咐司機在其中一座黑暗的屋前停了下來，付了車資，便下車，踏着草坪而向屋子的大門口走去。屋內沒有亮燈，這使他奇怪，因爲這裏應該在外表看來是舉行着一個舞會的。使他更奇怪的是原來大門虛掩着，他正在躊躇着，屋內響起了電話鈴聲。

連烏陽躊躇了一下，終於伸手去把燈光開亮了，然後輕輕推門走進去。裏面是一個人也沒有的，廳中除了傢俬之外就空空如也，好像是一個全家人都巳出外的家庭。

（未完・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絕魂手岳天鵬因玉面神簫萬人傑和自己妻子通姦，約會姦夫到墓陰深處決鬥，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之際，突然被自己妻子從旁一劍刺倒，這淫婦手上抱着他的兒子岳雲龍，亦遭到逼害，重傷棄於墓地，幸被莫如剛救走，因中了寒風殘骨掌毒，用朱鶴靈菓救活岳雲龍，將他撫養至八歲，莫如剛亦因受了殘骨掌毒，垂死前告知岳雲龍自己的身世來歷，尚未說出殺父仇人和他母親的名字便死去，岳雲龍浪蕩江湖十二年，除莫如剛所授武功外，更闖了不少招式，無意中協助追魂秀士冷奇和黔川二梟格鬥，將旋風梟殺掉，自己亦受傷，暫時運功調息……

## 內功達空明　迷踪勝移形

長夜梟微微一頓間，已見寒光一縷，閃電般襲向自己的前胸，他本想一掄陰陽雙把往外一封，就在此刻，追魂秀士身軀如離弦之箭飄射過來，左掌一揚，揮出一股怒濤洶湧的狂飈，緊隨着那一縷寒星而進，突然由一暗器內散開，四道寒光，挾着勁疾的風聲，分襲長夜梟的雙胛與「將台穴」、「期門穴」。

長夜梟怪臉倏變，瘦長身軀一縮小，斜刺裏便要翻閃開去，但爲時已遲，一聲悶哼，長夜梟雙胛各中了暗器，眞氣一洩，翻出的身子微微一頓，只這眨眼之間，追魂秀士腕中的魚刺短劍，突化做一道白虹脫手飛出，左掌又劈出了一道剛猛無儔的勁風。祇聽一聲淒厲慘嗥！響徹夜空，長夜梟心窩正中，被魚刺劍貫空，瘦長的軀體被掌風一掃，在地面上連滾了幾滾，兩脚一直，一命便魂歸離恨天，永遠做了異地的孤魂！

追魂秀士由長夜梟屍體上拔出魚刺劍，轉頭一瞥正跌坐療傷的岳雲龍，追魂秀士咦的一聲驚叫。

在朦朧的星光月色照映下，岳雲龍臉色莊嚴，狀如老僧入定的趺坐着，他的天靈頂上，斷斷續續冒出一縷白烟，搖曳昇空，這顯然是岳雲龍正運行着極爲上乘的內功。

追魂秀士驚訝不已，他萬想不到岳雲龍年紀輕輕，內功此等深厚，大概已進入「脫塵空明」，佛家至上內功修爲，如果讓他再有幾年勤練，定可達到內功最高深的境界，「天地空明」，那時候天下武林，有誰能夠與他對壘抗衡乎？

追魂秀士此刻嘴裏泛出一絲陰險，狠毒之色，那雙星目，射出一道駭人的獰光，反手握着那柄青光閃閃的魚刺短劍，身軀慢慢的挪移過來。

此刻，萬籟俱寂，只有深夜的秋風吹拂着樹梢，濤音起自天空，如泣如訴，朦暗的星月之下，橫躺着兩具僵硬的屍體，和一個移動鬼魅幽靈，在此郊外，這是多麼陰森、可怕的一幕呀！



岳雲龍現在正運氣逼上十二重樓，這時只要有人在他身上任何一處要害，輕觸一下，他便會眞氣逆洩，當場喪生，眼看追魂秀士的陰森之影，已離岳雲龍不過三尺，他手中的魚刺劍，已經緩緩的向岳雲龍刺出。

驀在此刻，追魂秀士突聞背後，傳來一聲輕蔑不屑的冷笑，聲音雖小，但聽在追魂秀士的耳中，有如古鐘巨響，震耳欲聾。

追魂秀士身軀驟然暴退，曼妙的一個轉身，星目瞥射過去，追魂秀士臉若死灰，身軀略顯顫抖。不知何時離冷奇三丈之外，正站着一位嬌纖玲瓏的黑衣蒙面人，肩後斜背着一隻黝黑發亮的長簫。

此時，岳雲龍微微一聲輕嘆，張開微瞇的俊目，突掃在黑衣人那雙澄清的美眸上。

黑衣人像是脚尖並未點地，輕飄飄直走過來，捷若鬼魅，輕鬆瀟洒已極，突見追魂秀士含笑恭聲道：「不知公主芳駕來臨，恕冷某未有遠迎之罪，仰請原諒。」

黑衣人聞言冷冰冰的哼了一聲，並不理睬他，竟然一步一步的向岳雲龍逼近過來，直待相距他三四尺處，才停下身子，不理不睬追魂秀士迎迓之辭，輕輕鬆鬆的向岳雲龍道：「今夜此地，兇險異常，對你有害無益……」

岳雲龍倔強天性，他見不慣黑衣人對追魂秀士那種冷冰冰的傲態，此刻，再聽她訓戒自己，不由燃起一腔怒火，截斷他的話語道：「敢問這位高人，夤夜到此，就爲此事嗎？你之盛情，在下心領。」

驀地，黑衣人低沉冷喝道：「站住！」右手倏地輕輕往後彈出，突地一縷簫韻響起……。

原來在岳雲龍與黑衣人說話的當兒，追魂秀士突然悄悄的溜走，就在追魂秀士剛剛騰空飛起，便被黑衣人發覺，打出一枚暗器，追魂秀士像似被暗器擊中，一聲悶哼，懸空的身子突然往下墜，猛地，他雙臂向空一振，身形驟若飛梟，閃電般向荒崗暗影處逸去，眨眼無踪。

黑衣人突然嬌聲，道：「岳相公，你若無事，最好趕緊離此。」語音婉轉美妙，若黃鶯出谷，充滿關切之意。黑衣人語音甫落，人影驟閃，如一道黑烟，向荒崗暗影處，疾掠而去。

岳雲龍被黑衣人那句銀鈴般的：岳相公，叫得呆呆愣住，一陣寒冷夜風吹來，岳雲龍暗罵一聲：「糊塗」，緊隨着凌空而起，半空中連打幾個轉，飄出四五丈遠，展開輕功，疾若閃電，向荒崗暗影處飛去。

岳雲龍輕功高絕，起落無聲，一連翻過幾處樹叢，荒崗亂塚，夜色茫茫中，驀見前面屋脊重疊，隱約有一座大莊院。他毫不遲疑，忽然一挺身，飛起了兩三丈高，直向那座巍峨莊院之中射去。

眨眼間，岳雲龍輕輕飄落院牆之內，驀地，他暗自警惕：聽黑衣女示警之語，大概即是指此莊院，那麼這莊院四周定巳埋伏有暗樁……。

就在此念頭剛動未幾，突聞弩弦風響，只見他停身院牆以外五六丈之處，一株高大古柏之上，飛出一支弩箭，直向莊院正中射去。

岳雲龍抬頭向那古柏瞥掃過去，只見樹高在四丈以上，枝頹葉落，乍看去絕不會疑有人在樹上守望，不禁暗忖道：此莊院中人，狡詐機智的很，竟然在這枝頭頹枯的古柏上，埋下暗樁。

岳雲龍由懷中掏出一口小劍，想把這幾處暗樁挑了，就在此時，突見一團黑影，由四丈多高的那株古柏上直摔下來。距實地尚有兩丈多高之時，橫裏疾飛過一條人影，雙臂一伸把落下來的，黑影接在手中，輕輕放在一叢深草中，拔身躍起，直向那莊院後進撲去。

但見來人一襲長衫，背上斜背兵刃，一晃而失，夜色朦朧中，無法看得清眞實面貌。

岳雲龍抬頭打量了一下四週景物，也縱身相繼撲去。

這座廣大的莊院之中，除了房屋啣接，高樓聳閣之外，四周皆是高大的白楊、槐樹、梧桐，陰氣森森，不見一點燈火。

岳雲龍撲至一座樓閣之前，猛地一長身形，似隻大夜梟般投身隱入前面一棵大樹之上。

他自幼慘痛遭遇，久歷江湖多年，使他具有頗爲豐富的江湖經驗，超人的機智和見解。

所以，在剛才他聽到黑衣少女鄭重的示警，以及自己最近搜得的消息使他能夠肯定的斷定，此座莊院與白鳳令旗有着連帶關係，此刻，他置身在江湖人物神出鬼沒地方，當然是更加機警謹愼。

岳雲龍剛隱身入樹，忽聞衣袂飄風之聲傳來，祇見樓閣左側廂房屋脊上，二條人影，疾如海燕掠波一般，幾個起落，停身在岳雲龍隱身的大樹下。

岳雲龍見此二人輕功高絕，星目下瞥，朦朧星光下，來人皆是二十左右年紀，一個身背一柄金光閃閃，環狀劍把的奇特長劍。長衫粉履，星目朱唇，舉止典雅，神態之間更顯得是個風流倜儻的美少年。

另一個則是虎臂蜂腰，濃眉虎目，混身泛着一股粗獷，豪爽的氣質，身着緊身藍衫，更顯露出壯健的體格，神態爽朗，英氣勃勃，氣宇不凡。

祇聽那位藍衫少年，微嘆口氣，道：「楊兄，我們武林雙秀，在江湖之上深受人愛戴，但是今夜竟如此不濟，眞是愧對於師長，與我輩中人。」

原來武林雙秀，是當今江湖武林後起之秀，一個是少林掌門慧空禪師的關門俗家弟子，金環劍楊元秀，一個則是華山派掌門謝一飛的愛徒，追魂八絕掌凌秀風。

他們二人天賦異稟，生性聰慧，各學一身絕頂武功，自從滿藝出師，行道江湖，立刻揚名顯姓，出人頭地，譽滿江湖，因二人皆是出身名門正派，年紀輕輕，即躋登高手之列。故武林中人甚爲看重。

岳雲龍一聽這二位竟是鼎鼎聞名江湖的武林雙秀，內心微吃一驚，他想不到武林雙秀，也加入爭奪碧鳳寶旗的漩渦，照說天下武林高手，差不多都已聞信，雲集洛陽附近了。按此情形看來，自己若要獨得碧鳳寶旗，那簡直是太艱難了。

岳雲龍越想越不斷的泛出種種難題，想至困難處，心中不禁一片渺茫、空虛，

無法自主。

金環劍楊元秀冷笑一聲，道：「凌兄，你不要太長人家志氣，滅自己威風，今夜如沒探到虛實，我也絕對不肯甘休。」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豪聲道：「楊兄，說得甚是，管它是龍潭虎穴，我們倒要見識見識，不過……。」

金環劍楊元秀又是一聲陰森的冷笑，打斷凌秀風的話，道：「凌兄，是不是說此莊院，大有文章嗎？」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道：「楊兄，你眞機智超人，兄弟就是說這座莊院，造得確是獨具匠心，事事都有安排，處處皆有伏椿，倒像似五行、八卦那類的奇門異術陣法，你看我們今夜已經轉了一個更次，仍然在此四週團團轉，都無法逼進前面那座獨立巍峨高聳的樓閣。兄弟閱歷過淺，此刻，還看不出其中奧秘，楊兄是不是亦有種感覺？」

金環劍楊元秀淡淡說道：「凌兄高見甚是，但是，莊院中所設的陣式，並非五行八卦之類，家師曾經耳提面命過本少林派羅漢陣精奧變化之法，所以，兄弟對五行八卦演變之術，倒略知一點皮毛，以兄弟淺膚之見，莊院中的陣勢決不是五行八卦之類。」

岳雲龍在樹上凝神靜聽武林雙秀的談論，內心暗自欽佩不已，暗忖道：「無怪他們年紀輕輕，便享譽江湖武林，若不是現在偷聽到他們的談論，自己也要像他們一樣冤枉奔走幾個更次，終是徒勞無功，可是；自己又不精通奇門異術陣勢，這怎能……。」

驀地，又聽到凌秀風語音，打斷了岳雲龍的思潮。

祇聽凌秀風道：「那麼，楊兄你也不知此陣勢了，這樣我們怎能探到碧鳳寶旗的虛實，與持旗之人的陰謀呢？」

金環劍楊元秀嘴角泛着一絲獰笑，道：「凌兄，其實探察碧鳳寶旗這件事，今夜未得要領，倒也無甚關係，有件比碧鳳寶旗更迫不及待的秘寶，必需要我們打探，這件秘寶如無迅速摸清底細，那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凌秀風驚奇問道：「楊兄，那是什麼秘寶，値得我們捨棄打探碧鳳寶旗，楊兄，不要說笑了。」

金環劍嘴角仍然泛着一絲高深莫測的冷笑，道：「這件秘寶說出來，當今天下江湖武林，無人不知過去持寶人絕跡以來，將近二百餘年間，就無人獲悉該寶秘藏了，甚至洞悉秘寶出世，持寶人重現江湖的事情者，普天之下，只不過二三人而已，而且，那原來告訴我的那人，恐怕在今夜就難逃慘死的命運，哈，哈！照此下去就唯我獨知秘聞了。」

金環劍楊元秀，驀地仰天一陣得意的哈哈長笑，聲音冗長高昂，凝震蒼空，悠悠不絕，內力之深厚，由此可見一般。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說得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急聲問道：「楊兄，請你不要賣關子，到底是什麼秘寶？」這時正潛匿在樹上凝神靜聽的岳雲龍，他也急欲知道這件秘寶是什麼。

金環劍楊元秀，笑聲倏斂，冷冷道：「青霜短劍！」

凌秀風驚叫一聲道：「青霜短劍！是二百年前青霜老人，手中那柄滿佈血腥的青霜短劍！」

金環劍楊元秀，淡淡道：「正是，這柄青霜短劍。」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聽到是青霜短劍，在他眼前好像又映出青霜老人那幕擧世天驚慘酷的大屠殺。

倏地，他又喃喃自語道：「青霜短劍，其本身不但是件千古罕見的神兵利器，根據傳聞，說青霜短劍是塊萬年寒鐵鑄成，有鎭邪，辟毒之妙，如人常把青霜劍緊貼身上，運行內功，則劍身那股暖和劍氣，能有帮助增長功力之效，而且，青霜短劍牽連着青霜老人那段極廣的武林恩仇，如果一旦重現江湖，勢必又要掀起滔天風浪，而造成武林中人的瀰天浩刦。」

凌秀風此刻爲了此事情重大，震懾心魂，致成疑神疑鬼，眼中不斷泛出恐怖之神色，似幻非幻，宛如看到滿地死屍，斷肢殘軀，哀聲遍野，鼻中聞到空氣中，充滿着腥羶之味。

經過好久，凌秀風臉色仍然顯出憂心忡忡，誠惶誠恐的樣子，突然開聲問道：「楊兄，你這消息得自何人？」

金環劍楊元秀由鼻孔中輕哼一聲，冷冷道：「追魂秀士冷奇！」

突然，楊元秀厲聲喝道：「是誰，在樹上？」隨着語音，楊元秀右手倏地一揚，脫手打出二點寒星，勁嘯劃空，疾如閃電，向樹上襲去。

祇聽暗器穿過樹葉之聲，接着便如石沉大海，毫無反應，金環劍楊元秀見自己的暗器落空，不禁怒叱道：「朋友，藏頭露尾，是那門子的好漢，是不是有些地方見不得人，如果不識相，楊某可要不客氣了。」

岳雲龍在樹上聽到金環劍所說的秘寶，便是自己懷中的青霜短劍，這下他腦際中立刻燃起愁懷長思，想到那幕慘酷的血仇，心中一陣動盪，不禁脚下微微發出一些音響，立刻便被金環劍楊元秀察覺。

岳雲龍此時聆及此情，眞恨極了江湖上的一般笑裏藏刀，奸詐之徒，他本來以爲追魂秀士冷奇，是位大義不屈的俠義中人，那知是位眞正盜世欺名的僞君子，此刻，他對於黑衣女的誠摯情意，萬分感激銘心。

他腦中眞是千頭萬緒，聽金環劍楊元秀語鋒逼人，他本是性格冷傲之人，豈容得金環劍這樣叫陣，這時一聽金環劍鼻中發出輕蔑的冷哼，那能忍受得了，身軀如飄風落絮，飄落在金環劍左側二丈外。

武林雙秀四道目光，迅捷的瞥過去，恰好和岳雲龍那對敏銳的星眸相碰，武林雙秀，他們各自感覺前面這位少年，那雙星眸閃動着，强烈如火的光輝，含蘊着機警，智慧，和略顯冷酷的寒氣，但那神光却跟他軀體一樣，這麼富於男性的磁性魅力，使他們不自然的心中一懍。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對岳雲龍此種不凡的氣質，滋生好感，臉含笑意，豪聲問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不知可能賜知否？」



岳雲龍雙手微一抱拳，躬身作禮，道：「區區江湖無名小卒，剛才冒犯兩位清談，誠不應該，尙請兩位兄台海涵一二，倘蒙見恕，沒齒難忘，在下尙有瑣事待理，只好就此告別。」

岳雲龍自幼慘痛遭遇，使他養成一種冷漠，孤獨的心理，不喜跟人論交，何況他今夜是爲碧鳳寶旗而來。

金環劍楊元秀自從剛才經過詳細打量對方之後，驀地，他那俊俏的臉上，閃過一抹獰笑，但笑容一掠即逝，冷冷道：「閣下，大概自以爲武功不凡，便可任所欲爲，偷聽他人密談，哼！這樣就要走，可沒那麼容易，楊某倒要領敎領敎。」

岳雲龍輕哼一聲，眸光暴射，冷冷道：「楊元秀，你語氣這等咄咄逼人，在下只有敬候吩咐，捨命陪君子了！」

追魂八絕掌凌秀風，突然走二步，朗聲道：「楊兄，天涯若毗隣，四海皆兄弟，彼此切磋武學，不必拚個你死我活，不妨點到就收，只要一分勝敗，就不必再打下去，大家握手言歡，結爲知友如何？」

凌秀風自從一見岳雲龍，就好像似多年深交的知友，此刻，他倒願見識見識岳雲龍的武功，但他却深知金環劍武功高絕，爲人陰險，生怕岳雲龍失手傷在金環劍手下。

金環劍楊元秀冷笑一聲，道：「凌兄，你言重了，彼此切磋武學，何須再勞煩吾兄吩咐。」

岳雲龍隨即冷冷道：「閣下就請發招吧！」

岳雲龍生性倔强，不屈威武，縱使他明知非敵，亦絕不肯退縮。

金環劍楊元秀嘴角泛起一絲冷笑，道：「我先到這裏，算我爲主，我主你客，主讓客三招，來吧！」

岳雲龍冷哼一聲，捷速的由背後拔出一柄長劍，振腕一劍刺去。

金環劍楊元秀施出少林絕技「移形換位」的奇妙身法，輕輕一閃，讓開岳雲龍的劍勢，驀地劍花抖轉，岳雲龍翻腕連攻兩劍，身子全不移動。

楊元秀滿臉笑容，閃身避開兩劍，道：「這位兄台，楊某有潛了。」翻腕拔出金環劍，一招「冰崖轉石」，逼開岳雲龍的長劍。

岳雲龍心頭一驚，仰身疾退五尺，那知身子還沒站穩，楊元秀的金環劍挾帶一片尖風攻到，出手之快，無與倫比，岳雲龍閃避不及，只得揮劍硬接一招。

但聞一聲金鐵交鳴，岳雲龍長劍幾乎被震脫手，楊元秀却若無其事一般，笑道：「這位兄台武功眞是不凡，請再接楊某三劍！」金環劍揮搖之間，金光閃耀，連環三絕招，「風號雪舞」，「風雨飄飄」，「風雲變幻」，相繼出手，威力駭人，空氣激蕩，劍氣森寒，端的毒辣無比。

在旁的凌秀風，心頭大爲懍駭，他想不出楊元秀爲何向岳雲龍驟下毒手，凌秀風和楊元秀相處長久，他深知這連環三絕招，詭異已極，凌厲絕倫，楊元秀自出道以來，極少施用，一旦施用出來敵人便立傷手下，霸道至極，凌秀風雖然想出手搶救，但却無能爲力，祇見岳雲龍四面八方盡爲金環劍籠罩之下。

就在千鈞一髮的刹那，祇見岳雲龍輕靈的閃了兩閃，已脫出金環劍的圍困、

這出乎神技的奇奧身法，却使楊元秀大吃一驚，收劍躍退三步，脫口問道：「這位兄台，用的是什麼身法？能夠脫出我的劍招！」

岳雲龍聞言，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的冷哼，冷冷道：「區區幾步閃避之學，算不上什麼怪異武功，歉難啓齒相告，且希宥諒。」

在旁觀戰的凌秀風，這時則暗自慶幸岳雲龍脫出劍圈，但他被這種奇詭的閃避身法，看得暗驚不已。

其實，岳雲龍也不知道自己這種身法，稱作什麼名堂。

原來岳雲龍浪跡江湖十多年，遍歷全國大川山脈。三年前他遊歷新疆時，在巴哈拉大沙漠，邂逅一位滿身劍痕，並加受內家掌傷的垂死老叟，呼喝要水，當時岳雲龍拿水給老叟止喝，並加以細心照顧，等到老叟高熱退去，人智清醒時，老叟突拿一本破舊小册，贈給岳雲龍，也沒說明此本册子是什麼書籍，便揚長而去。

岳雲龍當時感到這位老叟，好似神經失常，他就把那本破舊小册子收了起來，和青霜短劍藏在一起，一直待他遊歷巴哈拉大沙漠後二年，才憶起那本破舊小册，於是翻開來看是何種書籍，祇見全書都繪畫着岳雲龍剛才施展的奇詭身法。

當時，岳雲龍並不知這是種什麼武功身法，但他感到此種身法，複雜曲折，離奇異常，他本是個嗜武若狂的人，時時刻刻，都在幻想着武功，雖然他不知這就是一種上乘的武功，但他却存着一絲希望。

於是，岳雲龍便按照小册中所載身法，一步一步的走着，走了百十次後，他突又覺得這些步法，精奧絕妙，詭譎莫測，倒頗像是種奇奧的武功身法，當他領悟到此種身法是武功時，眞使他歡喜若狂，整天不斷的練習，自始至終，共費了半年的時間，全册所繪的步法，被他走得滾瓜爛熟。

可是，他自從學通了這種步法，却還沒有施展過，在剛才楊元秀施出連環三絕招時，岳雲龍只覺四面八方盡是金環劍影，恍似銅牆鐵壁，又如浩瀚江海，無懈可擊，當下心頭大駭，人類求生的本能，使他一時施出這種奇詭的身法，脫出楊元秀的金環劍圈。

其實岳雲龍這種詭異的身法，便是西藏密宗門的秘經，天佛經中所載的「星象迷踪法」。

沒想到西藏密宗門，千古之寶秘天佛經，不期然會遺落到那老叟的手中，而贈送一部「星象迷踪身法」給岳雲龍，這實在是費人猜疑。

但聞金環劍楊元秀，冷笑一聲道：「這位兄台既然不肯相告，莫怪楊某出手狠辣了。」忽的振腕一劍，當胸點擊過去。

金環劍楊元秀，是現今少林掌門慧空禪師的心愛徒弟，而因爲他爲人機智，聰明異常，善攻心計，且喜逢迎，溫勤禮敬長輩，所以，少林寺的老輩皆喜歡他，不但把全身絕技都授給楊元秀，連那少林聖地「藏經樓」也任他隨意出入。

楊元秀爲人城府極深，他在藏經閣裏

，暗中學習少林上古拳譜絕技，以今日預測金環劍楊元秀的功力，大概連他的授業恩師，慧空禪師也非其匹，但是，他機智陰森，藏鋒不露，少林寺的長輩以及慧空禪師，都不知道楊元秀已負有高深莫測的武功。

金環劍楊元秀點向岳雲龍的這一劍，就是少林上古拳經劍譜上記載的劍術奇學，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那一劍攻擊中，暗藏着三招變化，不管岳雲龍用劍封架，或是縱身躲避，都難逃出那三招變化之內。

那知岳雲龍劍勢近身之際，又施出天佛經中的「星象迷踪身法」，祇見他忽然間一個轉身，消失不見。

楊元秀一劍刺空，已知要糟，趁勢挫腰縱身，向前躍進九尺。

果然岳雲龍閃到了楊元秀身後，刺出一劍。

雙方迅速的對拆數招，金環劍楊元秀驕敵之氣，完全收歛了起來，凝神橫劍，不敢再冒然搶攻。

凌秀風觀看楊元秀在這幾招交接之中，覺得楊元秀的武功，似較過去，精進數倍，不禁暗暗忖道：「這人心機，好生深沉，年前我和他合力破七刹寺時，武功和自己在伯仲之間，迄今不過年餘時間，武功怎麼進步得這等神速，不但攻出的劍勢，深奧難測，自己從沒見他施用，而且功力深厚異常。」

岳雲龍深驚於楊元秀的功力，現在見他不攻自己，也不敢搶先出招，當下凝神靜氣，蓄勢待敵。

兩人都爲對方奇奧的武功所震驚，都不敢貿然搶攻，對峙的一盞熱茶工夫，金環劍楊元秀已難再忍耐，緩步向岳雲龍逼去。

這次，岳雲龍不再讓他出手，驀地振腕一劍「凄風苦雨」，長劍揮動，銀星四洒。

楊元秀見岳雲龍劍招，精奧詭異，亦不敢輕視，凝神運氣，施出少林劍譜所載的一招，「冰封長河」，金環劍當胸劃出一圈銀虹，護住身子。

但聞幾聲金鐵交鳴，雙劍連續相擊數次，楊元秀那護身劍幕，絲毫未被震開，而岳雲龍却被雙劍相擊的彈震之力，震的右腕發麻。

忽聞楊元秀暴喝一聲，護身劍幕忽然一變，片片劍影，頓時合而爲一，變招「狂風驟雨」直刺過去。

這一劍威力奇猛，金環鏘鏘，劍風似輪，當胸直刺，若點若劈，變化無窮，詭異莫測。

岳雲龍剛才硬接了楊元秀幾招劍勢，手腕微麻，知對方功力高出自己很多，不再用劍封架，雙肩微晃，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閃避開楊元秀襲來劍勢。

可是狡猾的金環劍楊元秀，早已留上了心，這一劍攻勢雖然兇猛，但却可虛可實，他已料到岳雲龍不會用劍封架自己攻襲劍勢，是以，在金環劍攻勢出手之時，運足兩道眼神，凝望着岳雲龍，看他用什麼身法閃避。

他雖然全神貫注，想看出一點破綻，再思忖破解之法，但那星象迷踪身法，乃是極爲深奧之學，移步轉身無不暗含玄機，有鬼神莫測之妙，但見岳雲龍身子晃動，人已閃到一側，竟無法看出他用的是什麼身法。

楊元秀微感心頭一震，不待岳雲龍運劍反擊，迅快的躍退幾尺，一股殺機，堪堪閃過，冷笑一聲，驀然，又欺身而進，施出少林絕技「移形換位」身法，但見人影飄忽，冷芒飛繞，倏忽間刺擊七劍。

漫天劍氣，配合着他那靈活難測的身法，確使岳雲龍感到驚惶失措，只得舞出一片護身劍幕，勉强把楊元秀七劍迅快的攻勢封開，氣聚丹田，神凝玄關，施展那滿有自信的星象迷踪身法，只守不攻，處處避讓金環劍攻襲的劍勢。

要知那星象迷踪身法，乃是西藏密宗門，萬古武宗，天佛經中所載的一種極爲深奧的武功，步步蘊蓄着玄機，星象幻滅變化之效，比起楊元秀少林派的「移形換位」身法高出很多，盡管金環劍，劍勢如虹，身軀疾轉如飛，但却始終無法傷得岳雲龍，此刻岳雲龍自忖有此種奧妙身法護身，立時運氣行功，準備反擊。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見的拚搏，兩人均以輕靈奇快的身法，游走閃擊，只看得那追魂八絕掌目瞪口呆，事先他實在萬難猜想到楊元秀與岳雲龍，都有此種深淵的武功。

金環劍楊元秀是中原武林泰斗，少林門下傑出弟子，有此蓋世武功，自不爲稀奇，但岳雲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少年，擁有此種驚人的武功，那實在令凌秀風驚奇，如果，他知道岳雲龍並沒有師父敎導，專靠自己偷學人家招式，那麼便更會使凌秀風難以相信。

其實，他那裏知道岳雲龍自幼食了罕世奇珍靈果，全身已經脫胎換骨，更在年幼之時，鐵掌神劍莫如剛，以自己殘餘的精氣，替他運轉血脈，奠下岳雲龍上乘內功的基礎，更兼有那柄青霜短劍的無形劍氣，無形中在增長着岳雲龍的內功，幾種奇緣異合，而使岳雲龍成爲絕世奇才。

驀聞，岳雲龍仰天長嘯，手中長劍振腕擊出，直刺楊元秀後背。

楊元秀冷哼一聲，回手一劍：「斗轉參橫」，硬砸岳雲龍長劍，緊隨着左脚向內一圈，身軀疾轉半週。

他這「移形換位」身法，本是輕功中極高的一種攻守之學，移步出脚，都有一定的尺度，只要心念一動，立時身隨念轉，如果練習純熟，進退翻身，靈活無比，縱然遇上武功比自己高强之人，也可以奇快的翻轉身法，搶制先機，克敵竟功，和岳雲龍的星象迷踪身法，同屬一種以弱制强，以快打慢，以巧制機的上乘身法。

但岳雲龍的星象迷踪身法，是運合星象生尅變化之理，那翻轉閃襲之勢，處處隱含玄機，又較「移形換位」高出一籌，在出脚換步的同一刹那，身軀已隨同翻轉過去，是故，楊元秀空負一身絕學，但却無法傷得岳雲龍，就在楊元秀一劍橫撩出手，岳雲龍已收劍移步轉身，待他疾轉半週時，已不見岳雲龍人踪何處，不禁呆了一呆。

只聽身後一聲冷笑，一道森森劍氣，已到頸後，形勢所逼使他無法再用劍封架，只得身子向前一傾，驟若閃電，借勢向



前躍飛出一丈開外。

回頭望去，祇見岳雲龍橫劍而立，臉色冷漠，寒湛光灼四射。

忽然，岳雲龍垂下橫在胸前的長劍，凄嘆一聲，身軀微挫，人影驟閃間，整個人如脫弦之箭，直向樓閣疾射而去，刹時無踪。

就在岳雲龍騰身躍出的時候，風聲嘎然，由岳雲龍身上飄落一片衣袖，這些動作都在同一刹那間，凌秀風本欲叫住岳雲龍，但微瞬間，他身形已隱暗影之處。

凌秀風感慨的輕嘆一聲，俯身拾下這片斷袖，道：「武學之途，浩若瀚海，果無窮盡，我先還以爲自己的武功，足以縱橫江湖，鮮有敵手，但今夜見到楊兄那種神乎其技，蓋世武功，實叫自己慚愧的無以復加！」

金環劍楊元秀，在岳雲龍走後，他仰望着穹蒼夜空出神，俊臉泛着一絲詭譎莫測的獰笑，驀地，他星目中射出一股狠毒，兇殘的稜光，但他這種駭人的形狀，在聽到凌秀風的語音時，瞬息即逝，立刻換上一副端祥的笑容，說道：「凌兄，眞的太自卑感了，兄弟這點微末之技，實在難及凌兄萬一，這些我們撇開不談罷了，剛才那位兄台，武功詭異淵博，不知是何門派，但看他那種凛人的氣概，實是我輩中人。」

凌秀風本就對岳雲龍那種獨特的風度非常欽佩，此刻聽楊元秀也讚揚他，忙接口道：「楊兄獨具慧眼，所見甚是。」

楊元秀臉色莊嚴，道：「凌兄，這種人物，如我們失之交臂，眞是可惜，可恨我剛才粗魯孟浪，得罪了他，凌兄，以我看，他大概也是爲着碧鳳寶旗而來，這樣看來當然是志同道合，我們趕去助他一臂之力，隨着向他道歉示意如何？」

凌秀風爲人粗獷豪爽，心胸磊落，他聽楊元秀說出此番豪氣的話，滿心歡喜，全部忘了楊元秀那狡獪詭譎，喜怒難測的性格，豪聲道：「楊兄，心胸磊落，宅心忠厚，兄弟衷心欽佩，現在時候不早，我們趁早趕去。」

凌秀風語音甫落，身形倏起，金環劍楊元秀嘴角泛出一絲陰狠的暗哂，身軀猛挫，但見二條人影，疾如海燕掠波一般，直撲向樓閣飛去，瞬息隱入暗處……。

再說岳雲龍疾縱躍過兩重院落，長長吁了一口氣，星目瞥注自己的左袖口，一股思潮又湧回腦際，滿臉悽愴，仰望着星空白雲出神。

原來剛才金環劍回手一劍，「斗轉參橫」，疾速撩出的當兒，雖然岳雲龍施出星象迷蹤身法，閃過正鋒，但因左邊身子稍爲轉慢了一點，左袖口已被金環劍劃斷了一片，可是，岳雲龍在袖口被割的同一瞬間，實在也有出手便可制死楊元秀的絕好機會，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此刻，岳雲龍感嘆着自己武功，未達到心滿意足的程度，如此下去，徒耗時光，不務長進，自己血海深仇，何時可雪，何時可了，想到此處，心中不禁一陣凄傷，惟有自怨自艾，望空嗟嘆？奈何……奈何……

如果，岳雲龍知道金環劍楊元秀的武功，在當今江湖武林，難有幾個人能夠勝他，那麼他便不會如此悲傷了。

驀地，岳雲龍自語道：「我不能這等沒出息，受不住挫折的考驗，我今夜定要偷到碧鳳寶旗。」

想到碧鳳寶旗，岳雲龍心中充滿了生命的光輝，他滿想得到了碧鳳寶旗，便能學習到驚人的絕學，湔雪慘痛的沉冤。

岳雲龍想到此處，不禁仰天一聲搖曳着蒼穹的長嘯，便覺自己滿腔凄愴積忿，盡隨這聲長嘯而出，心情爲之一暢。

放眼望去，但見星河耿耿，四野不見人跡，岳雲龍暗覺奇怪，忖道：如果說此莊院是白鳳令旗主的巢穴，爲什麼江湖人物，這等暴露行跡，却沒人出面攔阻，也沒人暗中施襲？

但這等出於意外的平靜，却使人更覺着這陰森莊院，凄凉恐怖。

夜風輕拂，花氣襲人，岳雲龍星目瞥掃前面高低起伏的院落，驀地，岳雲龍嘿的一聲驚叫出來。

原來剛才所見的那座摩雲高聳的樓閣，不知何時已經消失不見，前面黑黝黝的院房，左一座右一座，紊亂異常，並不像先前那些房屋左右啣接。

岳雲龍只覺眼前的景像，沉悶中充滿了變幻莫測之感，雖然自己早先已聽到武林雙秀說此莊院，是種奇妙的陣勢，但現在自己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正自爲難之際，瞥見數丈外一條人影，疾如電奔，一閃而逝。

岳雲龍正覺得難以自處的當兒，見了這條人影，立時疾追上去。他懸空躍起二文七八尺高，施展出「施風大轉」身法，連越過兩重屋面，落到一株白楊樹上。

手抓懸空搖曳的樹枝，微一借力，人又向前飛出一丈六七尺遠，落在另一屋面之上。

他心中急於追上那逝去的人影，施展全力追來，脚落屋面，抬頭望去，夜色茫茫，那裏還有人在。

忽聽咚的一聲，似是一件重物，落在地面。

岳雲龍很快的轉過頭，只見左側屋簷角下，似狗伏般跪着一團黑影，當下一提眞氣，猛撲過去。

岳雲龍早已被這陰森恐怖的氣氛，嘔的滿腔氣惱，只想早些找着一個人，探出這院中陣勢變幻的情形，是以，一見那跪伏的黑影，也不考慮，立時疾撲而下，探臂一抓，脚落實力，已把那條黑影抓了起來。

仔細看去，只見手中提着的，竟是一個身着勁裝，背插單刀的屍體，此人身體尙有餘溫，分明剛死不久，但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傷痕，耳目口鼻之處，亦無血跡，不知是怎樣致死。

岳雲龍暗道：此壯漢大概不是院中人，如是白鳳令旗中人，決不會此等膿胞，那麼，就是外來江湖人了，但他們守在屋簷做甚，這些使岳雲龍有些模糊。

驀地，岳雲龍舉手在頭上輕拍了一下，恍然大悟，道：「是啦，一定是聞信白鳳令旗主在此莊院中趕來的綠林敗類，他們欲要爭搶碧鳳寶旗，被所設暗樁所傷無疑……。」

正在思忖之間，岳雲龍忽聽一陣輕微

的飄風之聲，起自身後。

岳雲龍機警無比的轉過身子，凝目望去，只見一個灰衣長衫，修長的陰影，像是鬼魅似的一步步走來，因見岳雲龍疾快的轉過身來，他像似略爲一驚，便立刻停止脚步。

沉沉的夜幕下，原來這個灰衣人，整個臉上蒙着一條黑面巾，站在離岳雲龍約二丈開外，那露出面巾外的兩道冷電，正怔怔地凝望着岳雲龍。

四道寒光交射，互注良久，彼此都未講一句話。

岳雲龍覺得灰衣人那雙眼神，好生熟悉，他緩緩把手中屍體放下。

倏地，灰衣人右手迅快的往肩後一探，嗖的一聲輕響，勁風呼嘯，空氣激蕩，一股剛猛無儔的勁風，有若排山倒海，向岳雲龍疾捲而來。

岳雲龍萬想不到灰衣蒙面人，一句話不說，突然下手施襲，他還沒看清灰衣人抽出是何兵刃，便覺有股重如山嶽的無形勁氣，直撞當胸。

猛地，凝聚眞氣，施出「大力金剛千斤墜」，足下生根，左右雙掌，迅快的揮出兩股勁風，嗡！嗡！勁風反撞，發出廻旋的聲音，嘶！嘶！岳雲龍一陣搖晃，疾退了三四步，方才拿樁站定。

星目凝處，岳雲龍不禁脫口驚叫，道：「白鳳黑旗！」

原來此時灰衣蒙面人，右手斜擧着一根旗幟，祇見旗桿三尺來長，黝黑發亮，不知何物所做，旗桿上掛着一面三角形的黑綢，黑綢上赫然畫着一隻栩栩欲生的白鳳，精緻美麗。

灰衣蒙面人一聲陰森低沉的嘿！嘿！冷笑，道：「我白鳳黑旗楊琪樂，定有規例，凡現出我黑白鳳令旗之時，對方必需經得起旗風一捲，才有資格交手，我看當今江湖上，能夠擋我一捲之威者，算你是第一人。」

岳雲龍聽此灰衣人，就是白鳳令旗中的第二號人物，武功僅次於令旗主的白鳳黑旗楊琪樂，內心大震，立時摒除雜念，抱元守一，目光略注黑旗令楊琪樂，冷然道：「黑旗令，你且勿太狂傲，別人怕你，在下岳雲龍却不怕你。」

黑旗令楊琪樂幽靈似的冷笑一聲，道：「有胆量，有胆量！本旗令萬分欽佩，姓岳的你是何緣，深更半夜到此，定然有因而來，可否見告。」

岳雲龍朗聲道：「明人不做暗事，岳某是爲搶貴旗主的碧鳳寶旗而來的。」

黑旗令楊琪樂輕蔑的哼了一聲，冷漠道：「姓岳的，你太過自不力量，既然不知天高地厚，本旗令送你一個便宜，隨你利用何種閃避身法，如你躲過本旗令十招旗風，便饒你不死。」

岳雲龍雖然知道黑旗令武功絕高，但他本是個倔强冷傲之人，那能夠接受他這等藐視，心中不由憤然，道：「黑旗令，你不要過於欺人，岳雲龍在十招之內，絕對不用身法閃避，赤手空拳，硬接你十招旗風。」

黑旗令楊琪樂響起一聲莫測高深的冷笑，道：「很好，很好，姓岳的，你既然速求早死，本旗令也不願强人所難。」跟着便是一陣陰森森，唏！唏！冷笑。

江湖中的波譎雲詭，狡獪奸詐，這是人們防不勝防的，如果，黑旗令楊琪樂沒有那黑巾蒙面，岳雲龍定可看清他的俊臉，正泛着一絲得意的獰笑。

黑旗令笑聲甫歇，右手黑白鳳令旗，翻腕一揮，周圍樹枝搖擺，敗葉蕭蕭，一陣撼山震嶽的徹骨寒颸，業已隨旗而出，捲向岳雲龍。

岳雲龍此時猶不肯過分的示弱，提聚丹田眞氣，雙掌平推，硬接下黑旗令的一旗，身子微微搖晃而已。

祇聽一聲懾人心魄的狂笑聲起處，黑旗令身形倏地急轉旋風，那種一陣强似一陣的勁氣罡風，嗡嗡作響的，聲勢驚心動魄。

岳雲龍站離丈外，見黑旗令施出此種詭異的身法，內心一陣懍駭，他知道黑旗令旋轉之後，第二招的襲擊，便會帶來雷霆萬鈞的勁風，當下凝聚眞氣，佈滿全身百骸，靜待他第二招施襲。

祇見黑旗令身形越轉越疾，旗風是越捲越强，越捲越烈，四週白楊、梧桐，枯枝殘葉，被黑旗令的勁疾旗風，捲得滿天亂飛，塵沙蔽天，難辨敵我，惟由沙影中，恍然得見，岳雲龍似像隻敗公鷄，垂手停立，星目寒光，一瞬不瞬地注定黑旗令楊琪樂騰轉的身形。

倏地，黑旗令影忽停，楊琪樂傲然卓立，祇把右手令旗，輕輕往外一展，毫未見有甚勁氣强風。

但是，岳雲龍祇覺心胸一陣血翻氣湧，全身却突然似被一股無形大力，抛起空中，岳雲龍强提眞氣，硬用大力千斤墜，落下身軀，惟步履顯得一陣蹌踉，似已立足不穩。

黑旗令楊琪樂「唏唏」一陣冷笑，旗影接連又是三飄，岳雲龍雙掌連拍，硬想擋住三旗，祇覺自己軀體，硬被一種無形潛力，抛出一丈有餘，搖搖欲倒。

岳雲龍此時心血洶湧，他想不到自己今夜逞一時之勇，便要喪命在黑旗令楊琪樂手下，大丈夫生有何戀，死亦何懼，何必這等驚恐，只不過自己那慘痛的血仇未報、……

岳雲龍想到血仇未報，一股眞氣，突由丹田泛昇起來，佈滿四肢百骸，把洶湧的氣血，立刻沉靜下來。

就在此時，黑旗令的右手旗，又連續飄了四下，而岳雲龍的雙掌，也倏忽拍出四掌，這時岳雲龍的四掌，忽然變得强厚無比，帶起一股强勁無倫的勁力，直掃過去。

兩股無形的潛力，强勁力道，帶起盈耳的嘯風，互撞在一起。

猛聞一陣如雷霆九霄，撼山震嶽的聲響。

岳雲龍疾退三步，一屁股跌坐地上，黑旗令楊琪樂脚步也一陣踉蹌，雙肩晃擺連退了三步。

驀地，楊琪樂發出一聲森冷凄厲，懾人心魂的怪笑，右手的黑旗令影，又已翻出最後的第十招。

他這最後一旗，是凝聚全身的功力所發，威力比起初九旗强出數倍，「呼」的一聲，勁氣狂颸，破空捲處，岳雲龍迅快



的站立起來，雙掌猛推，挾着一股劈空勁氣，也自出手。

雙方功力，本已懸殊，何況岳雲龍早就已力竭筋疲，他最後這幾招硬接，完全是丹田一股奇特的眞氣，支持着他不倒的，此刻，怎能擋得住楊琪樂的全力一擊，掌力旗風一接之下……

岳雲龍祇覺眼前一黑，嗓口一甜，但他仍咬緊牙關，强行忍住一口瘀血，未曾吐出，可是足下拿樁不住，一陣前仰後合，但終於一屁股跌坐地上，再也沒有氣力站立起來。

黑旗令楊琪樂見岳雲龍，既然能擋過自己十招旗風，而不立刻暴斃，這實在使他懍駭不已。

驀地，楊琪樂嘻嘻兩聲陰森詭笑，身軀直似幽靈鬼魅般，一步一步，緩緩向岳雲龍逼近了。

岳雲龍此時耳鳴心跳，氣血洶湧，雙眼發黑，四肢百骸，俱如散了一般，那裏有力量抵抗。

岳雲龍環眼一瞪之下，心中懍然欲裂，眼眶隱隱露出血絲，嘶啞的吼聲，使他覺得世人竟是如此不仁，憎惡……。

白鳳黑旗楊琪樂的陰影，已離岳雲龍不過三尺遠近，倏然，他仰天狂聲大笑，聲如夜梟嘶啼，刺耳難聽。

倏地，笑聲斂歇，黑旗令的右手旗，緩緩的斜擧起來，岳雲龍此刻全部絕望了，那凄痛慘絕的血仇沉冤，此生此世，再也不能報了，壯志未酬身先死，生死離合有何求，唯恨無力自雪父仇，心何以堪，想至此，他星目中所蘊藏着的一顆顆淚水，不，那是血水，簌簌而下。

月光朦朧，夜色悽然，寒風刺骨難熬，淡淡清輝照着土地，但此時此際，却絲毫沒有和平溫柔的感覺，相反的，竟顯有肅殺，恐怖陰森的徵象。

正在此刻，蒼穹的夜空，突飄下一縷極細若無的絕妙琴韻。

黑旗令楊琪樂聽到琴韻，那殘酷兇狠的目光，暴出一種異樣的光彩，那已緩緩下落的黑白鳳旗令，突然停頓不下，但樂音一斷，黑白鳳旗令仍然又再緩緩下降。

這時，那妙音琴韻，又錚錚！叮叮！再由寂靜的夜空不斷飄送過來。

岳雲龍此刻對於自己的生命，已完全的絕望了，他緊閉雙目，只急死神來臨，但他在靜待中聽出琴韻有異，好像對心胸傾注一種樂感，心胸內不禁舒曠神怡，飄飄欲仙的感覺。

這時黑旗令楊琪樂右手的黑白鳳旗令，已離岳雲龍靈蓋三寸，只要內勁微吐，岳雲龍便要一命含恨歸天。

驀地，琴韻旋律，突然轉變爲哀艷凄涼的聲調，如良人遠戍，綺夢難成，對鏡憐孤，焦心莫耐的如少婦獨處深閨，那一股纏綿悱惻，盪氣迴腸的哀嘆，眞令人掩耳不忍卒聞。

楊琪樂猛地由鼻孔中，發出一聲重重的冷哼，隨着發出一聲搖撼蒼穹的吭嘯，身形疾似鷹隼般，疾掠而起，帶着一陣凌厲勁風，直往那黑黝黝的院落撲去，晃眼間，魔踪即杳。

岳雲龍見黑旗令楊琪樂身影消失後，凄然的長嘆一聲，這時他胸中激盪的氣血雖然已漸停止，但是混身無力，於是趺坐地上安靜調息。

就在岳雲龍盤膝坐定的時候，猛感到自己的丹田裏，又泛出那股奇異的熱流，緩緩上昇，由少陰腎經脈起，經過少陽經脈，厥陰心包絡經脈，厥陰肝經脈，暢通四肢百骸，直衝上十二重樓，運行了一週天。

岳雲龍運行了一週天，祇覺得周身清靈暢達，濁氣頓消，胸中眞氣溢滿，剛才狼狽不堪之痛苦情形，立刻消失，岳雲龍暗中調勻一下眞氣，祇覺暢通無阻，他伸手摸摸懷中的青霜劍，張開星目，緩緩站起身來。

猛地，岳雲龍身軀疾挫，斜躍開去，怒聲叱道：「凌秀風，你緊追岳某不捨作甚？」

原來在岳雲龍趺坐處三丈外，停立着一條人影，他便是武林雙秀中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虎目如炬，呆愣愣的凝望着岳雲龍。

凌秀風見岳雲龍出口責問，並不生氣，輕輕長嘆一聲，道：「岳兄，你內功大概已達登峯造極，脫塵空明之境，不過在這段過程裏，行氣運功，必須要有人隨侍護法才行，不然是最危險不過的。兄弟在一刻前便到此地，見岳兄在運氣行功，不敢叫醒你，順便爲岳兄效點微勞。」

岳雲龍在初見凌秀風之時，就覺得他是個粗獷豪爽之正義人，心裏已有意結納爲知己，但因他性格倔强冷傲，不願屈就於人，而且，他身懷青霜劍，不願爲人所知，所以，在剛才和楊元秀比劍後，凌秀風叫住他，才會不顧而去。

此刻，岳雲龍聽凌秀風語言，表露滿腔誠摯，使他大受感動，朗聲道：「凌兄肝胆照人，誠心相護，在下岳雲龍永銘五內，剛才，因有難言之衷，出口責問，敬請凌兄寬予原有。」

凌秀風道：「那裏，那裏，兄弟緊緊追隨岳兄，便是意欲向兄道歉，剛才拜兄楊元秀誤犯之咎，亦不敢推諉，望兄原諒，弟胆敢代表拜兄，這裏謝過！」

岳雲龍本是熱情豪放之人，因他幼逢慘變，八歲流浪江湖，看到的却盡是冷漠的世情，虛僞的阿諛，而使他把一顆熱情豪放的心，被外面冷冰氣氛冰藏起來，今夜他却被凌秀風那顆火熱的友誼所感，露出本來性情。

岳雲龍道：「凌兄，楊兄爲何沒和你一起來。」

凌秀風道：「因我們武林雙秀，衷心讚佩岳兄胸蘊武學，淵博如海，而不恃强好勝，肝胆互見，此種美德，在下與楊兄，均被感動得心悅誠服，並羡慕得無以復加，更使楊兄後悔不已！想向岳兄道歉，因而我們分頭尋找岳兄，機緣不錯，却被在下先碰到岳兄。」

岳雲龍道：「凌兄這等肝胆照人的胸襟，實令在下更覺汗顏……」

凌秀風截住岳雲龍的話，道：「岳兄，怎可這樣說，如果你不嫌兄弟冒昧，我及楊兄都有一片誠心，願意和兄結爲異姓兄弟。」

岳雲龍臉帶悽愴之色，道：「凌兄這肝胆相待，小弟實在愧不敢當，爲了自己

一身血仇，所負重担，當應自我承担，更是不敢累及他人，爲此，只有辱凌兄此番好意，甚至於……。」

原來岳雲龍深記着鐵掌神劍莫如剛死前對他說的言語：「你此生是孤獨無援的，因爲這人譽稱四海，天下武林正邪各派，黑白二道與他多少套有交情……。」

所以，岳雲龍拒絕了凌秀風的要求，雖然他明知凌秀風是一片眞情，但因他思及自己的血仇，將牽及武林各派，凌秀風是華山派的掌門徒弟，自所難免以師門爲重，一旦凌秀風和自己結爲兄弟，縱然凌秀風不會和自己反面爲仇，但却害了他在武林上的地位與聲望，甚至於自己身懷青霜劍……。

「青霜劍」——他想到「青霜劍」不由泛起了重重心思。

這柄短劍，牽帶着二百年前青霜老人那幕慘酷的血腥武林恩仇，如果此劍爲人所知，再次重現江湖，勢必又會掀起彌天大難，斯時自己便會變成一個武林中人所注目的標幟，那時候凌秀風跟自己在一起，便會隨之受到殺身之禍。

岳雲龍與凌秀風，他們在初次相逢時，二人的內心各起了一樣的心情，這也許是蒼天冥冥註定的前緣，而締造將來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凌秀風聞聽岳雲龍拒絕和自己結爲兄弟，乃疾聲道：「岳兄只要有事，不管我們是否結義，凌秀風赴湯蹈火，百死莫辭，必定竭盡所能，以效犬馬之勞。」

岳雲龍實在被凌秀風此種誠摯的友誼所感，激動地道：「凌兄義薄雲天，岳雲龍何德何能，盛情隆誼，當永銘肺腑。」

凌秀風見岳雲龍答應了，面露歡喜之色，說道：「岳兄待人忠厚，磊落胸懷，實使兄弟敬佩之至……。」

凌秀風停頓一會，開口又道：「岳兄剛才在此地，是否巳碰到强敵。」

岳雲龍聞言暗讚凌秀風料事果然不錯，道：「凌兄眼光果然銳利，不愧爲享譽江湖武林豪傑，剛才，兄弟和黑旗令楊琪樂强搏了一陣，差點送掉送命，說來慚愧的很。」岳雲龍便將剛損與黑旗令交手經過情形，敘述出來。

凌秀風驚奇的望着他的面孔，十分讚嘆的道：「岳兄，你確實堪爲神奇，罕見的一代之雄，若論過去，江湖武林人物，凡是碰到黑旗令的人，都巳身亡，而今夜岳兄能夠重創」他，實是可嘉可慶。」

自從白鳳令旗縱橫江湖以來，最使人懼怕的便是黑旗令楊琪樂，其武功淵博如海，深不可測，爲人兇戾殘酷，出手心狠手辣，碰到他的武林人物，都擋不了他的一旗之威，便告暴斃。就是這樣，武林各大門派，才會深爲重視，各自派出高手打探白鳳令旗的虛實。

岳雲龍見凌秀風誤會自己重創了黑旗令，內心不禁一陣惆悵。剛才，雖然是自己硬擋過了黑旗令的十招，總算是自己的勝利。可是，自己堂堂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在人家十招之下，受此挫敗，其內心的羞愧，實使自己難以忍受。

岳雲龍沉思有頃才道：「凌兄，今夜兄弟來此莊院，實是有所爲而來，凌兄如有興緻的話，我們不妨深入察探一下。」

凌秀風道：「凌兄，我們既然敢來，縱然裏面是龍潭虎穴，刀山劍林，陰森冥府，也非要探他個虛實不可，只要爲着武林同道着想，即令死去，又何恨之有？」

岳雲龍暗自慚愧，覺得自己太自私了，但轉念到慘痛的沉寃，單爲己身待報親仇一節，確使自己進退兩難。他沉思有頃，才說道：「凌兄，剛才白鳳令旗主，彈出那琴韻，是否你也聽到了？」

凌秀風道：「兄弟就是聽聞琴韻起自這個地方，順隨聲音趕來，才巧遇岳兄，按白鳳令旗主彈琴的手法，好像如武林中失傳巳久的迷踪魔音，奇異使人難以捉摸的，就是其發琴的眞正所在是什麼？」

岳雲龍道：「兄弟剛才凝神靜聽那琴韻，的確是以迷踪魔音手法彈出的，有時起自南方，恍然有時突轉在東方，飄忽不定，擾人聽聞，不過兄弟認定是出於東，南二個方向，是否正確，現在我們就分頭找尋如何？」

凌秀風道：「岳兄高見甚是，兄弟向東方，不論尋着與否，我們約定五更時分，在莊院的左側方山峯上的丘陵處會面，兄弟和金環劍楊元秀，也約定在那裏。」

凌秀風說完話，身形倏然直撲東面的屋宇，捷速迅快的逸去。

（未完・二）

## 武林雙鐵丐

（本文承自69頁）

「這是鐵鱗神香——」陰陽怪氣人在怪叫。而一條綠的耀眼之高大身形，向小化子撲到。但是，老怪，你上當了。你自己是看得分明，還有二個化子未被你的毒香，毒霞所迷倒，這一對可是好對付的？兩條光影投到，老魔正想用毒物對付兩人，不想，背後又是一陣嬌笑聲中，背心莫明其妙一冷。用毒者覺决不能背心發冷，老魔曉得中計，雙杖又擊到，可憐，一聲「咭」厲嘯中，不愧爲新起之一代魔祖。大靈祖師竟然會在如此幾面受擊下，他是手一揚，七顆紅星般東西投起，人，再不顧此地一切，如此重傷之下，他依然能衝破密佈之羅網，向空中如飛鳥一般去了。

雙鐵丐，小化子，那個華妹妹是不能讓七顆紅星落地爆散，而貽害萬里人畜。因此，祇能讓大靈祖師負傷而去。至於大靈祖師發出的七粒瘟疫珠，總算讓四人接受去了。錢青可看了少女一眼，少女好自知理錯，伸伸舌頭去救護那些受害者了。

「老前輩，爲人正直，難免中人奸計，尙幸，此事巳有證件，江湖風波，也不至於引到大鵬莊上。至於令郎，唉，年輕人那個不犯錯……以後，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錢青說話是萬分誠懇，韋老夫婦幾乎哭了出來……

「至於鐵氏之仇，我，還是不會罷休，你們還去，請他們好好的等着吧！此地，巳無你我事，再見了……」

雙鐵丐之光明磊落，俠骨眞情，從此，更騰傳江湖。丐帮巳眞正步入中興之時……以後，以後再談吧！

（全文完）